

圆悟克勤禅法心要

圆悟心要校注

〔宋〕圆悟克勤 著

明尧 明洁 校注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四十八世圓悟克勤禪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圆悟克勤禅法心要：圆悟心要校注 / 圆悟克勤著

. --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155-0345-5

I. ①圆… II. ①圆… III. ①圆悟克勤(1063-

1135)-书信集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3987号

原 著 【宋】圆悟克勤

校 注 明 尧 明 洁

责任编辑 柯 湘

装帧设计 杨林青 张 利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33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345-5

定 价 70.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编：100102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84161225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010)64970501

总策划

净 慧

学术顾问

楼宇烈	杨曾文	黄心川	王雷泉	王维邦
业露华	孙昌武	陈 兵	洪修平	黄夏年
葛兆光	赖永海	魏道儒	何燕生	温金玉
徐文明	吴言生	潘宗光	纪华传	宗 舜

主 编

明 海

执行主编

明 尧

编 委

明 基	明 憨	明 影	明 启	明 证
明 杰	崇 延	崇 谛	崇 悲	戒 毓
明 清	明 一	常 宏	宏 用	陈红兵
马明博	周 娟	明 怡	王子涵	耿英杰
沈成宝	明 尧	明 洁	曾然然	邹 璐
刘俐君	耀 察	郭 建	张 雷	王 进
黄 鑫	王素丽	孟子悻	王泰朴	张清远
杨玉芬	徐志强	崔耀文	张淑霞	王 彦
刘硕果	朱 华			

《正法眼》 丛书出版总序



1991年初，净慧老和尚于河北省赵州柏林禅寺，提出了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为宗旨、以“做人做事的二八方针”（做人的八字方针是信仰、因果、良心、道德；做事的八字方针是感恩、包容、分享、结缘）为切入点、以“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为特色的“生活禅”修行理念，并于1993年起，专门针对具有较高学历的青年佛教信众，在柏林禅寺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生活禅夏令营”活动。后来，老和尚又在湖北黄梅四祖正觉禅寺也举办了类似的“禅文化夏令营”活动。通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和弘扬，“生活禅”的修行理念逐渐得到了教界、学界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认同。

关于“生活禅”的修行理念，我们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给予定位：

1. 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来看，生活禅是从宗门圆顿见地和信心的角度，对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继承、深化、完善和落实。

2. 从汉传佛教的角度来看，生活禅是以禅宗为核心的

禅教律净之间的相互融通。

3. 从整个佛法的角度来看，生活禅是以祖师禅为核心的解脱道、菩萨道和祖师道的完美结合。

4. 从修行特色的角度来看，生活禅是在宗门圆顿的见地和信心的统摄之下，以菩提心和般若见来融一切法门于自身，摄三乘于一乘，会权归实，将修行与生活融为一体，将解脱与度生圆成于当下一念的修证理念。

5. 从解脱观的角度来看，生活禅继承了祖师禅“因赅果海，果彻因源”的传统，强调因地现前一念上的透脱，认为现前的“念念无住”才是解脱的根本，而果地上的解脱不过是现前解脱的必然结果和表现而已。这就是宗门中所说的“途中即家舍，家舍即途中”，“既不在途中，又不在家舍”。

6. 从生活禅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来看，生活禅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将“成佛”与“做人”、“出世”与“入世”、“生活”与“修行”、“契理”与“契机”、“当下解脱”与“究竟解脱”、“自利”与“利他”等几对关系圆融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佛教的“现代化”与“化现代”问题，为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生活禅的理论和修证体系，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充实、不断完善的过程。这当中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探索和解决。比如，如何帮助信众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牢固的宗门圆顿见地和信心，而这一点正是契入生活禅的前提和基础。

宗门的圆顿见地和信心之建立，当然离不开对大乘经典和祖师语录的研读。大家都知道，禅宗一方面标榜“不

立文字，教外别传”，可是另一方面，禅宗留下的语录文字，在汉传佛教的八大宗派中，却是最多的。面对浩如烟海的禅宗语录和大乘经典，对于绝大多数初入门的信众来说，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引导，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找到登堂入室之路，那是非常困难的：有没有时间和条件去读，是一个问题；哪些是应该先读、必读、精读的，哪些是可以略读、后读乃至不读的，这也是一个问题；另外，历代祖师的语录中，保存了大量的方言口语，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难以克服的文字障碍。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类似于教材式的大乘经典和祖师语录的系列读本，尽可能地将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对宗门的发展产生过重大深远影响、对修行具有特殊指导意义的大乘经典和祖师语录，一一囊括进来，并辅以必要的注解，以满足现时代广大信众的修学需要。这也是中国禅宗要重新焕发生机，必须事先做好的工作之一。

2011年秋，净慧老和尚在湖北黄梅老祖寺，将生活禅系所属寺院的主要负责人及部分护法居士召集在一起，就生活禅理论的完善和传播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会上，净慧老和尚提出了编辑出版“正法眼”系列丛书的设想。他说，我们要尽快地组织人，整理一套《正法眼》丛书，把它作为我们“生活禅系”修学和弘传的根本教典，帮助修禅的人更顺利地树立起宗门的圆顿见地和信心，找到修行的下手处，把握住正确的用功原则和方法。老和尚还指示，这套丛书的整理工作由河北禅学研究所具体负责实施。

会后，我们便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主要由生活禅

系寺院的出家人、护法居士和学界的部分专家学者组成。经过反复商量，我们初步拟定了第一批需要整理的书目，大体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在家教徒必读经典》（将净慧老和尚主编的《在家教徒必读经典》第一辑、第二辑合刊在一起）、《禅宗七经》（在净慧老和尚原编的《禅宗七经》的基础上，抽出《六祖坛经》，补入《文殊般若经》、《华严经》中的“净行品”、“梵行品”）、《大乘起信论》等。

第二部分是有代表性的禅宗历代祖师之语录，包括：《禅宗六代祖师传灯法本》、《马祖四家语录》、《赵州和尚语录》、《顿悟入道要门论》、《禅宗永嘉集》、《五宗七家语录》、《圆悟心要》、《碧岩录》、《宗杲尺牋》、《正法眼藏》、《宗门武库》、《无门关》、《禅林宝训》、《牧牛图颂》、《高峰禅要》、《中峰明本禅师法语选要》、《憨山大师法语选要》、《禅关策进》、《缙门崇行录》、《居士分灯录》、《博山禅师警语》、《禅门锻炼说》等。以上为计划要整理的内容，最终书名以实际出版的图书为准。

第三部分是《生活禅纲要》，主要是系统介绍生活禅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来源、现实意义、主要特色、理论构架、基本观点及其实践方法。

关于有代表性的禅宗历代祖师语录那一部分，我们的整理以“择其精要，校对准确，注解简明，阅读方便”为标准，在整理的过程中要求做到：1. 注明版本来源；2. 附上作者简介；3. 正文加标点及必要的校勘说明；4. 对疑难字词和重点人物、地名及生僻典故作简短的注解。

除上述语录之外，我们还拟同时编辑《禅宗历代祖师

开示精华录》（收录上述语录之外的历代祖师语录的精华部分）、《禅宗大德诗歌偈颂选读》，以及《禅宗历代祖师关于念佛禅的开示》等书，作为补充。总之，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书，能够把中国禅宗典籍中，对于修证有特别指导意义的精华部分，集中地呈现出来，以便信众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好的学习效果。

当然，要做好这项工作非常不容易，尤其是注解部分，需要花费整理者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不过，就它的未来意义而言，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毕竟宗门的发展，需要有一批人默默地去完成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才行。

由于这项工作带有一定的尝试性，所以其结果不一定是令人十分满意的，一定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在教界、学界广大人士的热心帮助下，我们的整理工作会在不断克服困难、听取意见、纠正错误的过程中走向完善。

二〇一四年元月十五日
河北禅学研究所

目 录

序言：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 / 明尧 1

佛果圆悟真觉禅师心要卷上始

1. 示华藏明首座	65
2. 寄张宣抚相公（二章）	75
3. 示圆首座	80
4. 示裕书记	87
5. 示隆知藏	95
6. 法王冲长老	102
7. 示法济禅师	109
8. 示杲书记	112
9. 示报宁静长老	117
10. 示开圣隆长老	122
11. 示普贤文长老	124
12. 示鼎州德山静长老	132
13. 示潭州智度觉长老	134
14. 示蜀中鹞峰长老	137

15. 示显上人	141
16. 示谏长老	145
17. 示元禅客	147
18. 示杲禅人	148
19. 示蕴初监寺	150
20. 示一书记	153
21. 跋一书记法语	156
22. 示宗觉禅人	159
23. 示光禅人	165
24. 示民禅人	167
25. 示才禅人	170
26. 示璨上人	177

佛果圆悟真觉禅师心要卷上终

27. 示璨上人	183
28. 示宁副寺	186
29. 示详禅人	187
30. 示慧禅人	188
31. 示若虚庵主修道者	190
32. 示良炉头禅人	192
33. 示许奉议	195
34. 示谐知浴	200
35. 示印禅人	208
36. 示信侍者	210
37. 示祖印沙弥	212

38. 示民知库	213
39. 送自闻居士出京	219
40. 示涌道者	220
41. 示实上人	221
42. 示枢禅人	223
43. 示实禅老	225
44. 示瑛上人	227
45. 示泉上人	229
46. 祖思禅人	231
47. 示杰上人	232
48. 示成修造	234
49. 示逾上人	238
50. 示净禅人	241
51. 示坚道者	243
52. 示尚禅人	245
53. 示瑛上人	246
54. 示升禅人	251
55. 示民上人	253
56. 示心道者	255
57. 示照道人	258
58. 示伦上人	261
59. 示正上人	263
60. 示性然居士	265
61. 示慧空知客	267
62. 示张直殿	272
63. 示胡尚书悟性劝善文	275

64. 示张宣机学士	278
65. 示同龢居士傅申之	280
66. 示黄声叔	286
67. 示曾待制	287
68. 示吕学士	289
69. 寄蜀守苏仲虎	290

佛果圆悟真觉禅师心要卷下始

70. 示黄太尉钤辖	295
71. 送雷公达教授	300
72. 巨济了然朝奉	303
73. 示张仲友宣教	306
74. 示德文居士	310
75. 示兴祖居士	312
76. 示超然居士	314
77. 示魏学士	316
78. 示嘉仲贤良	319
79. 示方清老	321
80. 示李宜父	323
81. 示韩通判	326
82. 示张国太	327
83. 示张子固	330
84. 示元宾	333
85. 示曾少尹	339
86. 示蒋待制	340

87. 示宁禅人	346
88. 示胜上人	348
89. 示琛上人	350
90. 示英上人	352
91. 示圆上人	354
92. 示照禅人	356
93. 示鉴上人	358
94. 示祖上人	361
95. 示宴禅人	363
96. 示从大师	364
97. 示祖禅人	366
98. 示诸上人	369
99. 示扬州僧正净慧大师	371
100. 示觉禅人	373
101. 示自禅人	375
102. 示有禅人	377

佛果圆悟真觉禅师心要卷下终

103. 示月禅人	383
104. 示本禅人	385
105. 示达禅人	387
106. 示印禅人	392
107. 示妙觉大师	394
108. 示仁书记	397
109. 答怡然道人	399

110. 答黄通判	401
111. 示禅人	404
112. 示诏副寺	407
113. 示灯上人	412
114. 示禅人	414
115. 示鲁叟	417
116. 示禅者	421
117. 示禅人	424
118. 示远猷奉议	430
119. 示严殊二道人	434
120. 示道明	437
121. 示侍者法荣	439
122. 示道人	442
123. 示仲宣维那	444
124. 示中竦知藏	447
125. 示钱次道学士	451
126. 示处谦首座	455
127. 示悟侍者	459
128. 示冯希蒙	462
129. 示华严居士	466
130. 示无住道人	468
131. 示元长禅人	469
132. 示丹霞佛智裕禅师	472
133. 与耿龙学书批	475
134. 示杨无咎居士	477
135. 示成都雷公悦居士(二章)	481

136. 示张持满朝奉	485
137. 示吴教授	490
138. 示禅人	494
139. 示韩朝议	495
140. 示曾待制	499
141. 示宗觉大师	501
后记	505

序言： 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

关于整理本书的缘起，笔者曾在《大慧宗杲禅法心要——大慧尺牋校注》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圆悟克勤和大慧宗杲师徒，在中国禅宗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法语（主要是书信），对当时乃至后代禅人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参禅一法，关于如何入门用功，如何避免落诸禅病，讲得最系统、最到位者莫如宗杲；解粘去缚，勘机辨境，向上一路，审察谛当者莫如圆悟。是故此二老之法要，参禅之士不可不读。后代禅人，若能认真系统阅读此二老之法语，何愁用功不入门？何愁见地不到位？何愁禅病不能避免？何愁向上一路无人指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特地校注了二大老之法语——书信部分，希望后代禅人修学有个入手处。”

生平简介

圆悟克勤禅师，俗姓骆，彭州（今四川境内）人。其祖上世代以儒为业。克勤禅师儿时记忆力极好，日记千言。一

日，克勤禅师偶游妙寂寺，见到佛书，读之再三，如获旧物，怅然不已，谓同伴曰：“予殆过去沙门也。”于是便立志出家，依寺僧自省法师落发，后又从文照法师学习讲说，从敏行法师学习《首楞严经》，不知疲倦。

一次，克勤禅师得了重病，病得快要死了，痛苦不已。回想起平生所学，在病死到来之际，一点都帮不上忙，遂感叹道：“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声求色见，宜其无以死也！”于是病好之后，克勤禅师便放弃了过去那种沉溺于文字知见的做法，离开了妙寂寺，往参宗门大德。

克勤禅师首先来到黄檗真觉惟胜禅师座下。惟胜禅师是黄龙慧南禅师之法嗣。一日，惟胜禅师创臂出血，告诉克勤禅师道：“此曹溪一滴也。”克勤禅师一听，惊诧不已，良久才说：“道固如是乎？”

带着疑惑，克勤禅师于是徒步出蜀，遍参禅德。他先后礼谒了玉泉皓、金銮信、大沕喆、黄龙心、东林总等大德，都被他们视为法器。晦堂祖心禅师曾告诉他说：“他日临济一派属子矣！”

经过多方展转，克勤禅师最后投到五祖法演禅师座下。克勤禅师因为博通经教，加上参访过不少禅门宿德，因此他有很重的豪辩之习气。为了将克勤禅师锻造为一代法将，法演禅师对克勤禅师要求非常严格，决不徇一丝一毫的人情。凡克勤禅师所尽机用，法演禅师皆不认可。

一日，克勤禅师入室请益，没谈上几句，又与法演禅师争辩起来。法演禅师很不高兴，便说道：“是可以敌生死乎？他日涅槃堂孤灯独照时（指死亡来临时）自验看！”

克勤禅师被逼得无路可走，生大懊恼，居然出言不

逊，抱怨法演禅师“强移换人（犹言“逼人太甚”、“强人所难”）”，然后忿然而去。

法演禅师也不阻拦，只是说：“待你着一顿热病打时，方思量我在。”

克勤禅师离开五祖后，来到金山，不久便染上了很厉害的伤寒，身体困顿无力。克勤禅师试图用平日所学，来应对眼前的这场疾病，可是一点都不得力。这时，他才想起临走时五祖法演禅师对他所说的话，于是心中发誓道：“我病稍间（稍微好一点），即归五祖。”

克勤禅师病愈后，果然重新回到了五祖。法演禅师一见，非常高兴，于是令他入住侍者寮。

半个月之后，适逢部使者陈氏解印还蜀，前来五祖礼谒问道。

法演禅师道：“提刑少年，曾读小艳诗否？有两句颇相近：‘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

部使者一听，惘然莫测，唯应“喏喏”。

法演禅师道：“且子细。”

当时，克勤禅师正侍立于侧，听到这两句诗，恍然有省。

部使者走后，克勤禅师问法演禅师：“闻和尚举小艳诗，提刑会否？”

法演禅师道：“他只认得声。”

克勤禅师问道：“只要檀郎认得声，他既认得声，为甚么却不是？”

法演禅师道：“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ní，呢）！”

克勤禅师忽然大悟，连忙走出丈室，这时，恰好看见

一只雄鸡飞上栏干，鼓翅而鸣。克勤禅师自言自语道：“此岂不是声？”

于是克勤禅师便袖里笼着香，重新入丈室，向法演禅师报告他刚才所得，呈偈曰：

“金鸭香销锦绣帟，笙歌丛里醉扶归。

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法演禅师一听，知道他已经彻悟，非常高兴，说道：“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诣。吾助汝喜！”

印可完毕，法演禅师于是遍告山中修行的大德们说：“我侍者参得禅也！”

从此以后，克勤禅师便被推为上座，与五祖座下其他两位得法弟子佛鉴慧懃、佛眼清远，并称三佛。他们师徒之间，经常就宗门之事，多有激扬。

一天，克勤、慧懃、清远三人陪侍法演禅师，夜话于山间凉亭之上。回来时，灯已经灭了，四面漆黑一团。

法演禅师吩咐三人道：“各人下一转语。”

慧懃禅师道：“彩凤舞丹青。”

清远禅师道：“铁蛇横古路。”

克勤禅师道：“看脚下。”

法演禅师听了这三个人所下的转语，说道：“灭吾宗者，乃克勤尔！”

可见，克勤禅师的作略迥异乎两位师兄。“看脚下”这三字，虽平实而最有力量。日用中若能如此用功，即步步踏着实处。

因为门庭日渐兴盛，法演禅师后来命众又新建了一座东厨，厨房当庭有一棵大树，长得非常茂盛，但是对厨房有所妨碍。当时克勤禅师负责寺务。法演禅师事先嘱咐道：“树子纵碍不可伐。”可是后来克勤禅师还是让人把那棵树砍掉了。法演禅师非常震怒，举着拄杖追打克勤禅师，克勤禅师连忙逃避。

就在跑的过程中，他突然猛省：“此临济用处耳！”

于是便停下，接过法演禅师手中的拄杖，说道：“老贼，我识得你也！”

法演禅师一听，哈哈大笑。从此便与克勤禅师分座接众。

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克勤禅师辞别五祖，回蜀中看望老母。五祖山诸长老相谓曰：“道西行矣！”

克勤禅师回到成都后，四众迓拜。后应成都帅翰林郭公知章之邀请，开法于六祖山，继而移住昭觉寺。政和年间（1111-1118），克勤禅师辞去住持之职，复出峡游于荆楚，结识了大居士张商英，并应张商英之请，留居夹山碧岩。在那里，他完成了在中国禅宗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碧岩录》。

不久，克勤禅师又迁湘西之道林。后蒙太保枢密邓子常之奏请，得赐紫服及“佛果禅师”之号。宣和六年（1124），克勤禅师奉诏到开封住持天宁寺，曾受到宋徽宗的召见。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在宰相李纲的奏请下，克勤禅师又奉敕住持镇江金山寺。

在金山寺，高宗皇帝曾召见克勤禅师，请问佛法。

克勤禅师道：“陛下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统万殊，真俗虽异，一心初无间然（没有差别）。”

高宗听了，非常高兴，遂赐“圆悟禅师”之号。

晚年，克勤禅师又回四川成都昭觉寺。绍兴五年（1135）示寂。春秋七十三岁。谥真觉禅师。

法系著作

圆悟克勤禅师乃南岳系临济门下杨歧派高僧。他的禅法，始自临济义玄，经兴化存奖、南院慧颺、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昭、石霜楚圆、杨歧方会、白云守端、五祖法演等一路高标而来，所以毫无疑问地秉持了临济宗素有的“棒喝截流”之凌厉风格。另一方面，作为宋代文字禅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圆悟克勤禅师在接众的过程中，也受到了云门宗的影响，尤其是他对云门宗高僧雪窦重显禅师的颂古拈提非常关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评唱，现存之《碧岩录》和《击节录》，正是这一关注的结果。所以，他的禅法思想同时也很明显地吸收了云门宗以“铁钉饭、铁酸馅”接人的高深莫测。读圆悟克勤禅师的语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这两种风格的交错并举。

圆悟克勤禅师的语录，现存主要有四种：一是《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二十卷，见《大正藏》第四十七册，由门人虎丘绍隆禅师辑录；二是《碧岩录》十卷，见《大正藏》第四十八册，是圆悟克勤禅师对雪窦重显禅师“颂古百则”所作的评唱；三是《击节录》，两卷，见《卍续藏经》第六十七册，收录了圆悟克勤禅师对雪窦禅师拈古百则的评说。此外，还有其嗣法弟子鸿福子文禅师在《圆悟佛果

禅师语录》第十四至第十六卷“法语”的基础上，补辑而成的《佛果圆悟真觉禅师心要》，四卷，见《卍续藏经》第六十九册。

《佛果圆悟真觉禅师心要》，简称《圆悟心要》，汇集了圆悟克勤禅师写给部分僧俗四众弟子的重要法语，一共141篇。这些开示，一改过去上堂及对古德公案的评唱之风格，而采取一种“慈悲落草”、“平实道来”的方式，就宗门的信心和见地、下手处和用功方法、禅病和见刺、功夫次第和向上一路等问题，一一作了非常精当的正面开示，篇篇见肝见胆，要言不繁，令人心眼洞然，庆快无比。该书不仅可以作为浅学初基培养宗门圆顿信解、开启金刚正眼的入门书，同时也可以作为老参上座勘验自己见地是否透彻、证悟是否谛当以及帮助自他解粘去缚的绝佳指导。

禅法思想

关于圆悟克勤禅师的禅法思想，其《心要》第112信《示诏副寺》中有一段文字，略有揭示：

“衲僧家，第一须得具金刚眼，第二须得金刚宝剑，第三须得拄杖子，第四须得衲僧巴鼻。直饶一一透得，更须知有末后句始得。”（第112信《示诏副寺》）

这一段话非常关键。细读《圆悟心要》，我们会发现，圆悟克勤禅师写给弟子们的每一封开示，基本上都是围绕

这五个环节而展开，只不过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这五个环节构成了他的整个禅法体系。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对整个宗门修学体系的一个总结。

“金刚正眼”是指宗门的圆顿见地和信心。这种圆顿的见地和信心，表现在知见上，就是“本自具足，一切现成”；表现在日用功夫上，就是“安住当下，直下承当”。

“金刚宝剑”是指作为宗门用功原则和方法的般若正观，其核心要义就是休去歇去，驱耕夺饥，住无住处。

“拄杖子”是指宗门用功夫的下手方便，即是念念回光返照，念念透脱自在，向一念未生之前觑捕。

“衲僧巴鼻”则是指明心见性，又称本来面目、本地风光，乃宗门的修证核心所在。

“末后句”则是指宗门中的向上一路，乃大用繁兴、超越凡圣、悟无悟迹、归无所得的圆满果证。

为了帮助读者系统、深入地理解这五大要素的丰富内容，本文拟分金刚正眼、直下承担、休去歇去、下手方便、本地风光、悟后起修、向上一路、修证阶次、本分师资等九个部分，以“边提纲边引文”这种看似比较懒惰的方式，对圆悟克勤禅师的禅法思想，作一个简单的展开说明。在这里，提纲只是导引，引文才是读者应当重点阅读的。

一、金刚正眼

圆悟克勤禅师强调，参禅学道首先必须具备金刚正眼，也就是宗门的圆顿见地，这是修行的根本前提。所谓的宗门圆顿见地，不外乎是“自性本具”、“即心即佛”、

“一切现成”、“圆融不二”等传统祖师禅法的基本义理。

关于这一点，请看圆悟克勤禅师的两段开示：

(1) 人人脚跟下本有此段大光明，虚彻灵通，谓之“本地风光”。生佛本具，圆融无际，在自己方寸中，为四大五蕴之主，初无污染，本性凝寂。但为妄想倏起翳障之，束于六根六尘，为根尘相对，黏腻执着，取一切境界，生一切妄念，汨没生死尘劳，不得解脱。是故诸佛祖师悟此真源、洞达根本，悯诸沉沦、起大悲心、出兴于世，正为此耳；达磨西来，教外别行，亦为此耳。只贵大根利智，回光返照，于一念不生处明悟此心……才生心动念，即昧却此本明也。如今要直截易透，但放教身心空劳劳地，虚而灵、寂而照，内忘己见，外绝纤尘，内外洞然，唯一真实。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皆依他建立，他能透脱超越得如许万缘，而如许万缘初无定相，唯仗此光转变。苟信得此一片田地及，则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便能随所作为皆是透顶透底大解脱金刚正体也。要须先悟了此心，然后修一切善。(第63信《示胡尚书悟性劝善文》)

(2) 无疑、无二边、无执着、无取舍，无见刺，日用一切皆为妙用、皆为道场。当人脚跟下一段事，本来圆湛，不曾动摇，威音王佛前直至如今，廓彻灵明、如如平等，只为起见生心、分别执着，便有情尘、烦恼扰攘。若以利根勇猛身心，直下顿休，到一念不生之处，即是本来面目。所以古人道：“一念不生全体现”，此体乃金刚不坏正体也；“六根才动被云遮”，此动乃妄想知见也。……若有心弃一边、着一边，便是知解，不能彻底见性。此性非

有，不须弃；此性非空，不须着；要当离却“弃着有无”，直下怙怙地，圆湛虚凝，倏然安稳，便能自信此真净妙心。（第122信《示道人》）

这两段文字，在整个《圆悟心要》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它将宗门禅法的理论基础和修证理路，都揭示得非常清楚。

大道本自具足，本来现成，当下即是，这一点，生佛之间是完全相同的。差别在于，凡夫对此既不明白更谈不上相信，看不透内外境缘唯心所现的虚妄本质，所以终日起心动念，陷入分别驰求取舍当中，枉受生死轮回之苦。解脱的希望不在别处，就在当下一念之间回光返照，休去歇去，将所有分别妄想、执着爱憎等（包括有所求、有所得的心）统统放下，至于“无心而照、照而无心”的境地，便可以与自己的“本分”相应。宗门的圆顿精神，就体现在“当下即信、即解、即观、即证”这一点上。

这与当年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时“三叹奇哉”的开示，是完全一致的：“奇哉！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颠倒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颠倒执著，则一切智、无师智、自然智当下现前。”其精神实质，我们可以用“无心合道”这四个字，或者用张拙秀才的悟道诗来概括它：

“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含灵共我家。
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
断除烦恼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

随顺世缘无挂碍，涅槃生死等空花。”

纵观整个《心要》，圆悟克勤禅师所说的“金刚正眼”，主要有如下几个要点：

1. 自性具足体相用三大，不能把它与能观的现量鉴觉划等号。

初入禅门的人，在圆满的见地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很容易站在能所对立的基础上，将“能观的现量鉴觉”当作是“自性”本身，并且加以执着。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

细读前面所引圆悟克勤禅师的两段开示，我们可以看出，圆悟克勤禅师对自性的理解，虽然所使用的语言概念不一样，但精神实质与六祖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

（1）从“体大”的角度来看，自性是无形无相的，其性本空，非空非有，非善非恶，非垢非净，非常非无常，无有一法可得，“说似一物即不中”。

（2）从“相大”的角度来看，自性又是包罗万象的，无一法不在其中，一切都是自性的显现。

（3）从“用大”的角度来看，自性虽然能生一切法、能含一切法、周遍一切处，但是，它于一切法自在无染，去住自由，不落二边，这个属于自性的本觉妙用。

（4）自性的本觉妙用，跟生灭意识相比，它的最大特征就是圆融不二，即平等、包容地对待一切，不分别、不取舍、不好恶，也就是“无念、无相、无住”；在心态上，表现为高度的自觉、自主、自足和自在。

自性具足体相用三大以及圆融不二之特征，表明：自性并不等于内外二分中的内（内在的主观的心）、自他二分

中的自、色心二分中的心、能所二分中的能、善恶二分中的善、染净二分中的净、常与无常二分中的常、动与不动二分中的不动。实际上，自性已经超越了内外、自他、色心、善恶、能所，乃至主客观的二边分别，是一个内容无限丰富的“宝藏”，故又称“如来藏”。华严宗则称它为“一真法界”、“法界心”。

《华严经》“觉林菩萨偈”云：“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如心佛亦尔，如佛众生然，应知佛与心，体性皆无尽。若人知心行，普造诸世间，是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心亦不住身，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这首偈子，把“见佛”和“了佛真实性”的标准讲得非常清楚，那就是能够如实地证知“诸世间”是由人的“心行”所造（而非心外之实有），并能够享受“身亦不住心，心亦不住身，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的喜悦。“自性即佛”的完整意义，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为了方便学人能够在功夫上得个入处，圆悟克勤禅师在谈自性、本地风光的时候，虽然兼顾了自性的体相用三大，但是，相对来说，他从自性的圆融不二的本觉妙用上，开示得更多些。这是由宗门“借功明位、借位明功”这一特殊的方法论决定的。“位”指自性之本体；“功”指自性之妙用；“体”是无形无相的，不可思议、不可把捉，只能通过“用”来描述、体验和契入。这是我们在理解圆悟克勤禅师的禅法时，需要明白的一点；否则，我们很有可能滑入“执能观之智为究竟”的二边知见中。

2. 自性本自具足，当下现成，所以对于修行人而言，自心是道场，当下是道场，生活是道场，不要向外驰求，也不要向过去、未来寻觅，不要将生活与修行打成两截。

（1）此段大缘，人人根本，洞然融通，包括群有，不灭不生，亘今亘古，常在日用之中，而以无始妄习翳障，强作知解，不能独脱尔！（第110信《答黄通判》）

（2）盖此法天地不能覆载，虚空不可包容，蕴在一切含灵根脚，为一切依倚，长时净保保、无处不周。但为情识所拘、闻见所隔，妄认缘影为心、四大为身，不能证得此正体。所以诸圣以悲愿力指出示人，令一切群生有根器者回光返照、单拈独证去！（第57信《示照道人（尼）》）

（3）若脚下谛实，二六时中，更转一切物，而无能相，等闲空劳劳地，不生心动念，随自天真平怀常实，便是从宦游干斡，悉皆照透“承阿谁恩力”。既识得渠，则如下水船相似，略左右照顾，扶持将去，自然速疾于般若相应。此禅流所谓“自做工夫，触处无有虚弃底时节”。绵绵长久，办不退转心，不必尽弃世间有漏有为，然后入无为无事；当知元非两种。若怀去取，则打作两橛也。一切时、一切处唯以此为实，在力行之，当截断众流、得大安乐矣。（第118信《示远猷奉议》）

3. 自性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遍一切时，遍一切处，遍一切机境，不离日用，不离见闻觉知，所以不要离开当下、在日常见闻觉知之外去寻找自性。日用中的一切都是我们与自性打照面的机会。关键是要做到“无心而照，照

而无心”。

(1) 现定见闻觉知是法，法离见闻觉知；若着见闻觉知，即是见闻觉知，非达法也。大凡达法之士，超出见闻觉知、受用见闻觉知、不住见闻觉知，直下透脱，浑是本法。此法非有非无、非语非默，而能现有现无、现语现默，长时亘然，不变不异。是故云门云：“不可说时便有，不说时便无去也；思量时便有，不思量时便无去也。”直须妙达此法，令得大用，长时语、默、纵、横，悉令般若现前，何必更论在善知识身边为亲、在田野间作为是疏，一往直前，自然触处逢渠也。(第25信《示才禅人》)

(2) 殊不知人人根脚下圆成，只日用之中，净保保地，被一切机、遍一切处，无幽不烛，无时不用；但以背驰既久，强生枝节，不肯自信，一向外觅，所以转觅转远。是故达磨西来，唯言“直指人心”而已。(第90信《示英上人》)

4. 自性不离当处，恒常现前，须臾不曾离，故修行要时刻保持圆满的信心，不要被暂时的外在之逆境和内心的负面情绪所左右。即便是我们正处在烦恼中、功夫不上路时，自性仍然在现前起作用。修行人就是要相信，当下的举手投足、起心动念、日用应缘，都是自性在起作用，都是我们跟自性打照面的时候，时刻准备回头，回头就是岸。家舍并不在遥远的未来，它就在当下一念之歇处，途中和家舍本来就是不二的。

(1) 永嘉云：“不离当处常湛然”，亲切无过此语。“觅

则知君不可见”，但于当处湛然，二边坐断，使平稳，切忌作知解求觅，才求即如捕影也。……信得心及，见得性彻，于日用中无丝毫透漏，全世法即佛法，全佛法即世法，平等一如，岂有“说时便有、不说时便无，思量时便有、不思量时便无”？如此，即正在妄想情解间，何曾彻证？直得心念念照了无遗，世法佛法初不间断，则自然纯熟、左右逢原(源)矣。(第27信《示璨上人》)

(2) 况此段事，不道在知识身边时便有、居乡井便无也，所谓“暂时不在，如同死人”。正当在时，亦不起模画样。虽则平常，而滴水滴冻，卓然绝识，成个无为、无事、无心事业，表里洞然无际，不与万法为侣，不与千圣同途。深根固蒂，只守闲闲地，养来养去，不忧不彻。但尽凡情，作自己工夫，勿管外缘，勿逐名利、起我见、竞胜负。是故古德道：“任运犹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爱。”(第47信《示杰上人》)

5. 自性的本觉妙用，“虚而灵、寂而照，内忘己见、外绝纤尘，内外洞然、虚融圆明”，无住、无为、无求、无得。故后天赖以修习的始觉之智，也必须是远离分别取舍，离文字相，离心缘相，扫荡一切圣解凡情，住无住处。此所谓“无心体得无心道，体得无心道亦休”。

(1) 立志办道之士，于二六时中自照自了，念兹在兹，知有自己脚跟下一段大因缘——处圣不增，居凡不减；独脱根尘，迥超物表；凡所作为，不立方所，寂湛凝然；惟万变千化，初不动摇；应缘而彰，遇事便发，靡不圆成。

惟要虚静，一切超然。(第29信《示详禅人》)

(2) 透脱要旨，唯在歇心。此心知见生即转远，直下歇到无心之地，虚闲寂静；虽万变千转，非外非中，了不相干，自然腾腾任运、照应无方，便可以使得十二时、用得一切法；根本廓然，不形彼我、爱憎、得失、去来。所谓“任运犹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爱。”(第81信《示韩通判》)

(3) 道贵无心，禅绝名理，唯忘怀泯绝，乃可趣向。(第135信《示成都雷公悦居士》)

二、直下承担

上述圆顿的见地，落实在信心上，就是要相信触目是道，敢于直下承担。所谓直下承担，就是要将“解脱”和“成佛”的理念圆成于现前一念，当念做到“即解即信，即观即证”。换言之，就是要念念信得及，超性离见，不怀疑，不分别，不拟议，不驰求；遇境逢缘，观得彻，转得及，把得住，作得主；安住当下，内心闲闲的，自觉、自主、自足、自在。

圆悟克勤禅师所说的“直下承当”，主要有四个要点：

1. 信得及。

相信大道遍一切时处，相信日用一切都是自性的妙用，相信自性不离当处常湛然，相信现前之见闻觉知都是修行人与自性打照面的绝好时机。换言之，就是将修行与生活融为一体，不在修行境缘的好坏、染净等方面作好恶之取舍。相信赵州和尚所说的“你从道场来，你从道场去，全体是道场，何处更不是”，以及神照本如禅师所说的“处

处逢归路，头头达故乡，本来成现事，何必待思量”。

(1) 况自己本有根脚，生育圣凡，含吐十虚，无一法不承他力，无一事不从他出，岂有外物为障为隔？但恐自信不及，便把不住去。若洞明透脱，只一心不生，何处更有如许多？所以道：“灵光独耀，迥脱根尘。”要须直下承当从本以来自有底活卓卓妙体，然后于一切时、一切处，无不逢渠、无不融摄，吃饭着衣、凡百作为、世出世间，皆非外得。既达此矣，只守平常，不生诸见。(第104信《示本禅人》)

(2) 此心虽人人具足，从无始来清净无染，初不取着，寂照凝然，了无能所，十成圆陀陀地。只缘不守自性，妄动一念，遂起无边知见，漂流诸有，根脚下恒常佩此本光，未尝暧昧，而于根尘枉受缠缚。若能蕴宿根，遇诸佛祖师直截指示处，便倒底脱却腻脂衲袄，赤条条，净保保，直下承当，不从外来，不从内出，当下廓然，明证此性。(第78信《示嘉仲贤良》)

(3) 此段事，天、人、群生，至于佛祖，皆承威力。但以群灵虽蕴此而冥昧，枉受沉溺，佛祖达此而超证，迷悟虽殊，其不思议一也。是故佛祖开示直指，莫不令一切舍灵，各各独了自己本来圆具、清净妙明真心，更不留如许尘劳、妄想、计念、知见，直向五蕴身田回光返照，湛寂如如，廓尔承当，明见此正性……要深具信根，信此不从他得，行住坐卧凝神寂照，净保保地，无间无断，自然诸见不生，契此正体不生不灭、非有非无、无实无虚、离名离相，即是当人本地风光、本来面目也。(第86信《示蒋待制》)

2. 超情离见，远离取舍驰求。

凡对宗门圆顿的知见信得及者，必定是内心超情离见，无所求、无所得、无所守。凡是内心不能安住当下，不能正视和接受现前之境缘；或者向外、向未来的驰求心、企盼心不断；或者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想象中的、适合于修行的、理想的时间、地点、环境、境界、道友等上面；或者在意识领解中找答案和出路，如此等等，都说明他没有能够做到真正的承当。

佛祖以禅道设教，唯务明心达本。况人人具足、各各圆成，但以迷妄，背此本心，流转诸趣，枉受轮回，而其根本初无增减。诸佛以为一大事因缘而出，盖为此也；祖师以单传密印而来，亦以此也。若是宿昔蕴大根利智，便能于脚跟直下承当，不从他得，了然自悟“廓彻灵明，广大虚寂，从无始来亦未曾间断，清净无为”妙圆真心，不为诸尘作对，不与万法为侣，长如十日并照，离见超情，截却生死浮幻，如金刚王坚固不动，乃谓之“即心即佛”。更不外求，唯了自性，应时与佛祖契合，到无疑之地，把得住，作得主，可不是径截大解脱耶！（第137信《示吴教授》）

文字知见是建立在二边分别的基础之上，它的最大特征就是，以自我为心，在境界和对象中作是非、善恶、美丑等判断。它是烦恼的根源之一。所以修行悟道，首要任务就是要斩断命根，阻断“言语道”和“心行处”，只有这样，我们本有的圆融不二的自性光明才能够彰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修行人不打破知见窠窟的束缚、沉溺于思

维知见中，即是不能当下承当的表现。

达磨西来，不立文字语句，唯直指人心。若论直指，只人人本有，无明亮子里全体应现，与从上诸圣不移易丝毫许，所谓天真自性本净明妙，含吐十虚，独脱根尘，一片田地。惟离念绝情、迥超常格，大根大智，以本分力量，直下就自根脚下承当，万仞悬崖，撒手放身，更无顾藉，教知见解碍倒底脱去，似大死人已绝气息，到本地上大休大歇。……古来悟达百种千端，只这便是。是心不必更求心，是佛何劳更觅佛？倘于言句上作路布、境物上生解会，则堕在骨董袋中，卒捞摸不着。此“忘怀绝照”真谛境界也。（第26信《示璨上人》）

3. 在念头上观得彻、做得主。

直下承当，在当下的功夫上表现为，面对外在的逆顺、染净之境缘和内心的起心动念等等，观得彻、转得及、作得主，不被怀疑、好恶、有所求、有所得、有所期盼、有所逃避的心所左右。

要直截透脱，须先深信自己根脚下有此一段，辉腾今古，迥绝知见，净保保，没依倚，常在目前，无毫发相，宽同太虚，明逾杲日，天地万物有成坏、此个无变无移，古人谓之“不与万法为侣底人”，亦号“如来正遍知觉”。但谛实承当，使一念不生，彻透本来，元不动摇，长时无间，若行若住、百种作为，初不妨碍，历历孤明，一机一境、一句一言皆合法界，称本真如，情想计度无起灭处，

以此正印，一印印定，自然随方逐圆，悉非二种。(第113信《示灯上人》)

4. 无所求、无所得、无所守，自足自在，闲闲无事。

真正的信得及和直下承当，在心态上必定是无所求、无所得和无分别好恶、闲闲自在的。凡心态上有所求、有所得、有分别好恶，即是信不及、不能安住当下和直下承当的表现。所以，无所求、无所得、无所守，自足自在、闲闲无事，是对修行人直下承当之功夫的根本考量。这一点，圆悟克勤禅师在他的开示中反反复复地强调。

(1)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诚哉是言！才有拣择即生心；心既生，即彼我、爱憎、顺违、取舍掇然而作，其趣至道，不亦远乎？至道之要，唯在息心；心既息，则万缘休罢，廓同太虚，了然无寄，是真解脱，岂有难哉？(第102信《示有禅人》)

(2) 佛祖妙道，唯在各人根本上，实不出本净妙明、无为、无事心矣。虽久存诚，未能谛实，盖无始聪利智性、多作为而汨之。但教此心，令虚闲寂静，悠久湛湛如如、不变不易，必有大安隐快乐之期。所患者，休歇不得，而向外觅、作聪明也。殊不知本有之性如金刚坚固，镇长只在，未曾斯须间断。若消歇久，蓦地如桶底子脱，自然安乐也。(第85信《示曾少尹》)

无所求是判断一个人的修行是否真正将般若精神落实到位的一个重要标准。达磨祖师将“无所求行”列为四行

之一，其用意大值得我们深思。

无所求并不是世人所理解的消极避世，而是一种非常高深的修证境界。因为无所求在心态上，必须是安住当下的(如果心不能安住在当下，必定是内心生起了隐秘的追求)，自足自在的(如果当下很烦恼，觉得不自在、空虚无聊，向外寻求心理安慰，那必定是心有所求)，不起心动念，无心而照、照而无心(无所求不是槁木死灰，其内心是灵动自在的)，而这些特质，又岂是普通的凡夫所能企及！

无所求的本质是直下承当。只有对“大道本自具足、一切现成、须臾未曾离、当下即是，只要一念无生、即可与之相应”这个圆顿的宗门正见，产生了决定的信解，才能够安住当下、当处、当念、当机(当下所做之事)，心不旁骛。这就是直下承当。如果不能安住在当下、当处、当机、当念，而向过去未来求，向他处求，向他人求，向他事求，就说明他不能直下承当；不能直下承当就必然做不到无所求。所以，无所求的实质就是直下承当，直下承当的实质就是无所求。

圆悟克勤禅师之所以反复强调“无所求”、“闲闲自在”，是因为它在禅修和见道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修行悟道最难对付、最隐秘的障碍，主要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内心隐秘的有所求、有所得、有所守的心，比如，求开悟、求入定、求某种胜妙境界一直持续下去等等，这些都会导致修行者的内心陷入斗争当中，古人称之为“家贼”。翻开《传灯录》，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禅宗大德，他们的开悟都是在无心的状态下发生的。这恰恰

说明，无所求才能合道。

古来大有不惜眉毛为人指出处：云门觐体全真；临济坐断报化佛头；德山“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寂而照”；岩头“只守闲闲地，一切时中无欲无依，自然超诸三昧”；赵州道：“我见百千个汉子，只是觅作佛底，中间觅个无心道人难得。”但熟味其言，休心履践，它时异日，逢境遇缘，乃得力也。要当慎护，勿令渗漏，乃秘诀也。（第84信《示元宾》）

三、休去歇去

既然自性是本具的、遍一切时处、不离当处常湛然，而它的本觉妙用又是无分别、无取舍、无为无心无住，所以，与自性相应的修行方法，也必定是放下一切思维知见、分别执着，以及有所求、有所得、有所守和将心等悟的心。这就是所谓的“休去歇去”。宗门的圆顿知见，表现在信心上，就是直下承当；表现在功夫上，就是休去歇去。

休去歇去是宗门的主要用功原则；实际上，它就是般若的异名。而般若的实质就是六祖所说的“三无”——无念、无相、无住，于念而离念，于相而离相，不立一法、不废一法，住无住处。所以，宗门中又把般若比作“金刚王宝剑”，意指断一切分别执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又比作是“大火聚”，意指不可思议，“无你凑泊处”，“近之即燎却面门”。赵州和尚讲，“有佛处急走过，无佛处不

得住”，船子和尚讲，“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所要表达的，正是般若的这种“无相无住”精神。

“休去歇去”可以说是圆悟克勤禅师禅法思想的核心。休去歇去的提法，可能跟石霜庆诸禅师有关。石霜禅师生前经常以“休去歇去”示人，故“休去歇去”几乎成了石霜禅风的代名词。《五灯会元》卷六记载：

瑞州九峰道虔禅师，福州人也，尝为石霜侍者。洎霜归寂，众请首座继住持。师白众曰：“须明得先师意，始可。”座曰：“先师有甚么意？”师曰：“先师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万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庙香炉去，一条白练去。其余则不问，如何是一条白练去？’”座曰：“这个只是明一色边事。”师曰：“元来未会先师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装香来，香烟断处，若去不得，即不会先师意。”遂焚香。香烟未断，座已脱去。师拊座背曰：“坐脱立亡即不无，先师意未梦见在。”

代表石霜禅风的“石霜七去”之典故，即出自于此。

在圆悟克勤禅师的开示中，休去歇去的含义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放下世间杂务，远离名闻利养、胜负之心。

修行悟道必须以出世为第一要务，大忘人世，不得沾染名闻利养。

（1）古贤达具大根器，能自证明，又能力行之，唤做“作工夫”。长时只觑自己起心动念，才有毫发，即及令净

尽，终不用作一种事业——“资谈柄，期胜于人而伏人，长知见，作能作胜，图声名”，实头只为死生大事，百劫千生不昧、不陷坠。（第84信《示元宾》）

（2）昔雪山童子为半偈舍全躯，可祖断臂立雪没膝求一句子，老卢八个月负舂，象骨饭头担桶杓同岩头事园，钦山补纽而九上洞山三到投子，只为究此段；其余效勤戮力、卧雪眠霜、攻苦食淡，盖不可胜数。鞠其趣向，初不为名闻、苟利养，并以死生大事为怀、绍隆佛祖种草作务。是故虽埋光雪林，声迹不到人间，往往有终老至死，脱然独得，如鸟出笼，了然明证，万世不移。至如传记所载，太山毫芒，十一于百千万，特少分尔！其为高隐深遁，流转沟壑，长往不顾，岂有涯量哉？（第112信《示诏副寺》）

2. 放下世智辩聪，远离机境解路，摒除思维知见。

（1）近世参学多不本宗猷，唯持择言句、论亲疏、辨得失、浮沔上作实解是夸，善淘汰得多少公案，解问诸方五家宗派语，一向没溺情识，迷却正体，良可怜愍！有真正宗师，不惜眉毛，劝令离却如上恶知恶见，却返谓之“心行移换，摆撼煅炼”，展转入荆棘林中，所谓“打底（按：一开始、打基础的时候）不遇作家，到老只成骨董”。（第38信《示民知库》）

（2）所以入此门来，要是根器猛利，能疾速弃舍从前知见解路，使胸次空劳劳，不留毫发，洞照虚凝，言思路绝，直契本源，泯然无际，自得“本有、无得”妙致，方号“信及、见彻”，犹有无量无边难测难量大机大用在！倘

留些能所、堕在缘尘，则卒急未便相应。是故古德劝令直下休去、歇去。（第79信《示方清老》）

3. 远离二边取舍斗争之心。

对于修禅的人而言，取舍斗争是悟道的一个最大也最难破除的障碍。很多人对佛、解脱等等的理解，都是从清净境界上着眼的：认为清净的境界是佛，染浊的境界是凡夫，光明的境界是佛，暗昧的境界是凡夫，法喜充满的境界是佛，痛苦烦恼的境界是凡夫，离念之空境是佛，有念的境界是凡夫。实际上，从宗门的角度来看，佛和解脱不是某种特殊的清净境界，而是一种对待一切差别境界的态度，即能够透视诸法之虚幻性、平等无分别、无依无住、不动不摇的态度。在境界上起善恶、好坏、染净、是非之分别，全是心的妄想、心的妄动、心的迷失。很多人修行不上路、不省力，乃是因为见地不圆，心有分别取舍，故常常陷入二边斗争当中，将心地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所以，对于修行人而言，扫除二边分别之知见，是修行的第一要务。

（1）人生各随缘分，不必厌喧求静，但令中虚外顺，虽在闹市沸汤中，亦恬然安稳；才有纤毫见刺，则打不过也。（第137信《示吴教授》）

（2）“至道无难，唯嫌拣择。”诚哉是言！才有拣择即生心；心既生，即彼我、爱憎、顺违、取舍挺然而作，其趣至道，不亦远乎？至道之要，唯在息心；心既息，则万缘休罢，廓同太虚，了然无寄，是真解脱，岂有难哉？是

故古德蕴利根种智者，聊闻举着，别起便行，快自担当，更无回互。如大梅即佛即心、龙牙洞水逆流、鸟窠吹布毛、俱胝竖一指，皆是直截根源、更无依倚，脱却知见解碍、不拘净秽二边，超证无上真宗、履践无为无作。（第102信《示有禅人》）

（3）禅非意想，道绝功勋。若以意想参禅，如钻冰求火、掘地觅天，只益劳神；若以功勋学道，如土上加泥、眼里撒沙，转见困顿。倘歇却意识、息却妄想，则禅河浪止、定水波澄；去却功用、休却营为，则大道坦然、七通八达。（第140信《示曾待制》）

4. 放下将心待悟、有求有得的心。

一个修行人，当他的心处在“将心待悟”、“有所求、有所得”的状态中的时候，对他来说，实际上就意味着，现在不是、将来是，此处不是、他处是，这个不是、那个是；这个时候，他的心已经处在二边取舍和斗争当中了。其结果是，面对现前的境缘，要么选择逃避，要么选择对抗，其内心是无法平静的。这是修行悟道最难破除的一大障碍，古人称之为“家贼”。

（1）“一切有心，天地悬隔”，酌然！如今透关不得，只为心多执重。若脱然摒当到无心之地，一切妄染情习俱尽、知见解碍都销，更有甚事？是故南泉云：“平常心是道。”然才起念待要平常，早乖差了也。此最为微细难凑处，没量大人到个里踟蹰，何况学地？（第58信《示伦上人》）

（2）参问要见性悟理，直下忘情绝照，胸襟荡然，如痴似兀，不较得失，不争胜劣，凡有顺违悉皆截断，令不

相续，悠久自然到无为无事处。才有毫发要无事，早是事生也；一波才动众波随，岂有了期？（第45信《示泉上人》）

5. 不住空寂之境，不住路途风光。

（1）最难整理是：半前落后，认得瞻视光影，听闻不随声，守寂湛之性，便为至宝，怀在胸中，终日昭昭灵灵，杂知杂解，自担负我亦有见处，曾得宗师印证，惟只增长我见，便雌黄古今、印证佛祖、轻毁一切，问着即作伎俩，黏作一堆。殊不知，末上便错认定盘星子也。及至与渠作方便、解黏去缚，便谓“移换人、扭转人”。作恁么心行，似此有甚救处？除是蓦地自解知非，却将来，须放得下。为善知识遇着，此等须是大手脚与烹炼，救得一个半个得彻，不妨翻邪成正，却是个没量大人。何故？只为病多谩药性。（第1信《示华藏明首座（住江宁府天宁）》）

（2）每见久参，凝神澄照既多时，虽然有个入处，蓦地便认一机一境，硬把住，不受拨剔，此正大病也。要须销融放下、自得大休歇处始得。（第46信《示思禅人》）

6. 休歇的目的在于无心无为，与道相应。

（1）此宗省要，唯是休意休心，直令如枯木朽株，冷湫湫地，根尘不偶，动静绝对，根脚下空劳劳，无安排存坐它处，脱然虚凝，所谓“人无心合道，道无心合人。”（第93信《示鉴上人》）

（2）透脱要旨，唯在歇心。此心知见生即转远，直下

歇到无心之地，虚闲寂静；虽万变千转，非外非中，了不相干，自然腾腾任运、照应无方，便可以使得十二时、用得一切法；根本廓然，不形彼我、爱憎、得失、去来。所谓“任运犹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爱。”（第81信《示韩通判》）

四、下手方便

对宗门圆顿见地和信心的直下承当，以及休去歇去之用功理念的落实，最终都必须体现在对现前一念的观照和透脱上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宗门用功的下手方便就是照顾好当下一念。照顾好当下一念，宗门中称之为“管带”，又比作为“牧牛”、“觑捕”。觑捕就是如猫捕鼠，时刻守候在老鼠洞口，只要洞中的老鼠探出头来，马上扑过去，照看念头亦应如是。

念头上的功夫，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面对贪嗔痴等染污的念头，要“念起即觉，觉之即无，断相续心，不随他转”。

二是在圆顿的见地和信心的引领下，在念头上做好休去歇去的功夫，打成一片，趋于无心无为。

（1）参问之要，当人不论晓夕以为事，长令念兹在兹，自觑捕，蓦然绝情识，忘思量。一旦桶底子脱，心上更不见心、佛上岂假作佛，得大休歇场，虚闲寂静，无相无为、无执无住。（第106信《示印禅人》）

（2）岩头道：“他得的人，只守闲闲地，二六时中无欲无依，自然超诸三昧。”德山亦云：“汝但无事于心、于

心无事，则虚而灵、寂而照。若毫端许言本末者，皆为自欺。”此既已明，当须履践，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会愈有力量。异念才起、拟心才生，即猛自割断，令不相续，则智照洞然，步步踏实地，岂有高低、憎爱、违顺、拣择于其间哉？无明习气旋起旋消，悠久间自无力能扰人也。古人以牧牛为喻，诚哉！所谓要久长人尔！直截省要，最是先忘我见，使虚静恬和，任运腾腾，腾腾任运，于一切法皆无取舍，向根根尘尘，应时脱然自处，孤运独照，照体独立，物我一如，直下彻底无照可立，如斩一絛丝，一斩一切断，便自会作活计去也。佛见、法见尚不令起，则尘劳业识自当冰消瓦解。（第136信《示张持满朝奉》）

照顾念头并不是排斥或压制念头、住在离念之空境中，而是要念念透脱自在，于念而离念，即念证真，而非离念证真。换言之，要内忘己见、外绝纤尘，做到念念自觉、自主、自足、自在。自觉就是了了分明，不昏沉、不散乱。自主就是能觑破念头的虚幻性，不被它转。自足就是心安无求。自在就是闲闲自如，不被境缘所逼恼。

照顾念头，在方法上，需要注意者有三：

1. 坚持禅修，做好座上息念澄虑的功夫。

宗门中虽有“我宗门下，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之说，但是，作为初入门者的下手方便，坚持禅修，做好座上的息念澄虑的功夫，是入道的一个最基本的功夫。这个功夫如果没有做好，后续的修行会遇到很大的障碍。

此段大缘，人人根本，洞然融通，包括群有，不灭不生，亘今亘古常在日用之中，而以无始妄习翳障，强作知解，不能独脱尔！……然此心本来澄湛、物我一如，境之与心初无两种，要心冥境寂，然后有所证入；及至证入之后，证亦非证，入亦非入，倏然通透如桶底子脱，始契无生、无为、闲闲妙道正体。今作息念澄虑工夫，乃是入道门径。但办此心，当有深证尔！古德道：“若不安禅息定，到这里总须茫然去。”逗至透得到彻头处，玄亦不立，佛祖亦不立，乃向上大机大用。其中人行履处，又且更须知有始得。（第110信《答黄通判》）

2. 日用中，以宗门的圆顿知见和信心来统摄一切顺逆染净之境缘，当下转尘劳为妙用，将修行与生活融为一体。

时时提起正念，面对一切境缘，当下转化成自性菩提之妙用，不取不舍。这是在念头上做功夫的窍诀。

（1）于日用中当自参取，万境万缘皆为自己入路；一尘中透脱，遍界皆是大宝藏；发此蕴奥，八万尘劳皆八万波罗蜜；转物归己，随处了心，并为作工夫处。（第101信《示自禅人》）

（2）举要而指，唯是灵利上智以透脱根尘、截断生死为意，向日用中高着眼，觑破万缘，一切胜劣境界，了无一实，惟有本来灵明大解脱，亘古洞今，长时活鱗鱗地，一念契合，得无罣碍，便放下人我知见、世智辩聪、喜愠得失种种执着，坦然一切平怀。初不妨日逐作用，筑着磕着，俱为本地风光，应物现形，不将不迎，湛然真寂，逗

到腊月三十日便了当得，所谓“把得住，作得主”。岂不见老庞长养，临行谓于頔相公：“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第125信《示钱次道学士》）

（3）古人念此大事，虽处深山幽谷村落间，未尝斯须违背，遇境逢缘，若色若声，动作施为，无不回转令就自己分上，与从上来透彻之士所履践无二无别。所以根本牢强，不随境界风转，静然安闲，不落圣凡情量，直下大休大歇、得坐披衣。（第41信《示实上人》）

（4）学道之要，在深根固蒂。于二六时中，照了自己根脚，当大起念、百不干怀时，圆融无际，脱体虚凝，一切所为曾无疑间，谓之现成本分事；及至才起一毫头见解，欲承当作主宰，便落在阴界里，被见闻觉知、得失是非笼罩，半醉半醒，打叠不办。的实而论，但于闹哄哄中管带得行，无一事相似，透顶透底，直下圆成，了无形相，不费工用，不妨作为，语默起倒终不是别人；稍觉纤毫滞碍，悉是妄想。直教洒洒落落，如大虚空，如明镜当台，如果日丽天，一动一静、一去一来不从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缚，不求法脱，尽始尽终打成一片，何处离佛法外别有世法、离世法外别有佛法也？是故祖师直指人心，金刚般若贵人离相，譬如壮士屈伸臂顷，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长时自退步体究，令有个落着谛实证悟之地，即是念念遍参无边无量善知识也。（第36信《示信侍者》）

3. 于尘劳中，时时参究话头，向一念未生之前着眼。

经常回光返照，审问：“是谁？”、“是个什么？”、“从何处起？”“承谁恩力”、“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通过这

些参问，念念向意根下觑捕，念念向自性上回归，日久功深，打成一片，能所双亡，一念不生，即可契入无心之本地风光。

(1) 每接士大夫，多言尘事萦绊，未暇及此，待稍拨剔了，然后存心体究。此虽诚实之言，然一往久在尘事中，口以尘劳为务，头出头没，烂骨董地熟了，只唤作尘事，更待拨却尘缘，方可趣入。其所谓“终日行而未尝行，终日用而未尝用”，岂是尘劳之外、别有此一段大因缘耶？殊不知大宝聚上放大宝光，辉天焯地，不自省悟承当，更去外求，转益辛勤，岂为至要？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从朝起正却念、静却心，凡所指呼作为、一番作为，一番再更提起审详，看：“从何处起？是个甚物作为得如许多？”当尘缘中一透，一切诸缘靡不皆是，何时拨剔？即此便可超宗越格，于三界火宅之中，便化成清净无为清凉大道场也。法华云：“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经行及坐卧，常在于其中。”（第86信《示蒋待制》）

(2) 古人道：“百草头边荐取。”只如从朝至暮，是个什么？但念念觑捕、心心无住，攸久（悠久）纯熟，只见光辉，观一切法空，不曾有实，唯此一心亘今亘古，可以透脱死生。学此道者不得其门，只为情在解上，触途成滞。若一切尽情打叠，胸中不存纤微，自然七通八达也。但长时无间消遣将去，净念、圣解尚令不生，何况触情而动、作众不善耶？（第116信《示禅者》）

(3) 向独行独步处，靠实考究，看“从何而起？自何而来？”，去缚解黏，不真何待！无业只说个莫妄想、俱胝

只竖一指、天皇胡饼、赵州吃茶、雪峰辊球、禾山打鼓，浑无别事。参！（第115信《示鲁叟》）

(4) 初机晚学，乍尔要参，无扞摸处。先德垂慈，令看古人公案。盖设法系住其狂思横计，令沉识虑到专一之地，蓦然发明“心非外得”，向来公案乃敲门瓦子矣！只如庞居士问马大师：“不与万法为侣底是什么人？”马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但静默沉审，然后举看，悠久之间，须知落处去。若以语言诠注语言，只益多知，无缘入得此个法门解脱境界。（第106信《示印禅人》）

(5) 若确实未有个谛当处，时中逢境遇缘，即纷纷扰扰，易得随一切物转，长堕在生死缠缚中。应须快着精彩，但念无常，以生死为大事，向逐日日用之中，行时行时看取，坐时坐时看取，着衣时着衣时看取，吃饭时吃饭时看取，直下脚跟有个发明处，深信此大事因缘从空劫那边、以至父母未生前，合下圆明朗照，只如即今日用之中，又何曾亏欠？一处透得，千处百处无遗，所谓“处处真，处处真，尘尘尽是本来人。真实说时声不现，正体堂堂没却身。”则一尘才举，大地全收，遍法界都卢是个自己，更向何处着眼耳鼻舌身意？轩知无二无别，如水入水，如金博金，真如如实际大解脱也。（第73信《示张仲友宣教》）

五、本地风光

宗门素来就有“不见本性，学法无益”之说，可见明心见性心在宗门修行中的核心地位。明心见性之后的修行，才是真正的修行，才能称得上达磨祖师所说的“称法

心”，才能将《金刚经》所说的“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妙义落到实处。明心见性之前的修行，只能算加行、积累资粮，属有漏的人天福报，甚至是盲修瞎炼。

明心见性在宗门中又称“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踏着本地风光”、“摸着衲僧巴鼻”。“本地风光”一词，圆悟克勤禅师在他的开示中频繁地提到。现就其具体的内容，分述如下：

1. 如何是本地风光？

本地风光，从体性上看，就是指自性，它通过法尔如是的无我、无住、无分别的本觉妙用（即佛性）体现出来；从果证上看，就是指后天起修的始觉之智与自性般若（先天的本觉）完全相应，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圆明、无住、无为、无心、无二边取舍的灵明状态。

（1）大丈夫汉打办精彩，岂可向山鬼窟子里作活计，有甚出彻之期？应须发不可测、不可量、荷负大事、超情离见、卓绝颖迈之志，直下透脱，摆拨无始以来妄想轮回、彼我得失、是非荣辱秽浊之心，令净秽两边都不依怙，翛然独脱，不依倚一物，向千圣未有消息时、生佛世间出世间不曾显露处，一念不生，前后际断，踏着本地风光，明见本来面目，承当得直下牢固，无毫发见刺，内外融通，荡荡然得大安稳，乃转身吐气于这边来，自然日用之中、凡百施为之际，一一朝宗返本，岂是分外事耶！虽吃饭着衣修世间法，无不如如，无不通透，无不与所证正体相应，更论甚高低、向背？才生见刺，即刺却命根尔！

（第111信《示禅人》）

（2）大凡学道探玄，须以大信根，深信此事不在言语、文字、一切万境之上，确实惟于自己根脚，放下从前作知作解狂妄之心，直令丝毫不挂念，向本净无垢、寂灭圆妙本性之中彻底承当，能所双忘，言思路绝，廓然明见本来面目，使一得永得、坚固不动，然后换步移身、出言吐气，并不落阴魔境界，则一切佛法端坐现前，遂契行坐皆禅，脱去生死根本，永离一切盖缠，成个洒洒无事道人，何须向纸上寻他死语？（第24信《示民禅人》）

2. 一念不生，前后际断，能所双亡，根尘迥脱，照体独立。

从教下的角度来看，本地风光之现前，意味着第七识之俱生我执已破，平等性智现前，证得了理一心。不过，这还仅仅是理体上的空性，还不是事相上的空性。用圆悟克勤禅师的原话来讲，本地风光是一种“虚而灵、寂而照，内忘己见、外绝纤尘，内外洞然、虚融圆明”的觉照状态。

请看圆悟克勤禅师的几段开示——

（1）有志之士欲决定信入此个大事，要须将从前智能聪明、所解所知倒底放下，令如痴兀，胸中空劳劳，百不知、百不解，千休万歇、万歇千休，蓦然从本地风光上倜倘透脱，前后际断，彻证自得，契金刚正体，如斩一絛丝，顿然齐了，虽劫火洞然，初无变异。（第49信《示逾上人》）

（2）幸而今富有春秋，正好着力，念念趣向，心心不移，向根脚觑捕到一念不生、前后际断处，蓦然透彻如桶

底子脱，有欢喜处，极奥穷深，踏着本地风光，明见本来面目，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坐得断，把得住，以无心无为无事养之，二六时中更无虚过底工夫，心心不触物，步步无处所，便是个了事衲僧也。（第55信《示民上人》）

（3）若真体道之人，通之于心，明之于本，直下脱却千重万重贴肉汗衫，豁然契悟本来真净明妙、冲虚寂淡、如如不动真实正体，到一念不生、前后际断处，踏着本地风光，更无许多恶觉知见、彼我是非、生死垢心，拔白露净，信得及，与他从上来人无二无别，等闲不作为、不确执，虚通自在、圆融无际，随时应节、吃饭着衣，契证平常，谓之无为无事真正道人。（第53信《示璞上人》）

（4）祖师诸佛单传显示，不出人人脚根下本有之性，唯圣凡、器界、根尘正体，历劫以来曾未间断，但以各人人妄想缘尘翳障。若发起本根大力量勇猛操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直下明信此心、明见此体，宽若太虚、明如杲日，不分能所、不作限量，透顶透底直下彻证，便透得“即心即佛”，无别有心是佛，无别有佛，净保保，虚妙明通，全无依倚。（第99信《示扬州僧正净慧大师》）

从上面的开示中，我们可以看出，本地风光往往是在一念不生、前后际断处现前。宗门下经常用如下几个语汇来描述它——

（1）一念不生：思维、分别、攀缘心不起，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2）前后际断：从时间的链条中透脱出来，三心不可得。

（3）能所双亡：从空间的链条中透脱出来，自他内外之分别亦不可得。

（4）根尘迥脱：六根六尘之间的分别意识之联系已经被切断，内心不再粘滞于六尘境界。

（5）照体独立：无为的觉照不再受六根六尘的控制和干扰。

3. 无心、无事、无为，圆陀陀，如珠走盘。

本地风光，虽然是一念不生，处于一种无心、无事、无为的状态，但是，这里的“一念不生”并不是“离念之死寂的空境”，而是虚灵自在、活泼泼、圆陀陀的，触着便转，别起便行，如珠走盘，了无粘滞。

（1）“平常心是道”，才趣向即乖。到个里，正要脚踏实地，坦荡荡、圆陀陀，孤迥危峭，不立毫发知见，倒底放下，澄澄绝照，壁立万仞，唤甚作心作佛、作玄作妙？一往直前，不起见，不生心，如猛火聚、不可近傍，似倚天长剑、孰敢撄锋？养得纯和冲淡，透彻无心境界，便可截生死流、居无为舍，端如痴兀拍盲，罔分皂白，犹较些子。所谓“绝学闲闲，真道人也”。了了回光，深深契寂，乃绝渗漏，自然与向上人不谋而同、不言而喻。若作聪明、立知见、怀彼我、分胜负，则转没交涉。此唯尚猛利，快割断、悬崖撒手、弃舍得性命，便当下休歇。只大休处是究竟合杀处尔！（第129信《示华严居士》）

（2）岩头云：“却物为上，逐物为下。若论战也，个个立转处。”若能于物上转得疾，则一切立在下风，并归自掌握，擒纵卷舒，悉可点化。居常自处泰然安静，不挂纤

末于方寸，动而应机，自秉璇玑，回转变通，得大自在，万彙万缘皆迎刃而解，莫不如破竹势、从风而靡，所以“立处既真，用时有力”。（第2信《寄张宣抚相公》）

4. 休去歇去乃洞见本地风光之要。

休去歇去，用无分别心起照，趋于无心无为，最后能所双泯，根尘迥脱。此乃见本地风光之要。

“一切有心，天地悬隔”，酌然！如今透关不得，只为心多执重。若脱然摒当到无心之地，一切妄染情习俱尽，知见解碍都销，更有甚事？是故南泉云：“平常心是道。”然才起念待要平常，早乖差了也。此最为微细难凑处，没量大人到个里踟蹰，何况学地？直须抵死谩生咬嚼教断，直似大死底人绝气息，然后苏醒，始知廓同太虚，方到脚踏实地、深证此事。明得彻，信得及，等闲荡荡地百不知、百不会，才至筑着，便转辘轳，更无拘制、亦无方所，要用便用，要行即行，更有甚得失、是非？通上彻下，一时收摄。此无心境界，岂是容易履践凑泊？要须是个人始得。若未如此，当须放下身心，教冥然地无一毫许依倚，觑来觑去，日久岁深，自然盖天盖地、触处现成。未有天生释迦、自然弥勒，阿那个在娘肚里便会？直应快着精彩，时不待人。蓦然一咬咬断，也不奈你何。大丈夫须到自得、自由、自在处始得。（第58信《示伦上人》）

5. 本地风光非暂时的澄澄湛湛之定境。

有过较深用功经验的人都知道，在某个不经意的时

刻，我们会进入一种澄澄湛湛的定境之中，时空感消失了，自我好象也不存在了，时间过得很快，内心充满了法喜，而且此后有一段时间，不需要作意就能自然而然地提起觉照，这种状态有时能会持续三五天，乃至十天半月，但后来就慢慢地消失了。

由于见地不圆，不少人在这儿错认定盘星，认为这就是本地风光，就是明心见性，实际上，这只是暂时的路途风光，并不真实。真实的见性，古人把它比作“如露地白牛，趁亦不去”；换句话说，见性之后的这种无为的觉照是不会消失的。凡是本分的东西就不会丢掉，凡是能丢掉的东西必定不是本分。

本地风光，必须符合“无我，无疑，无住，无为，恒常”这一标准。无我，就是说必须破除俱生我执。无疑，就是说是真实体会到了，绝不怀疑，古人把这种真信不疑的状态，比作“如十字街头，见亲爹亲娘一般”。无住，就是面对一切境缘，不分别取舍。恒常，意思是常现在前，不会丢失，很稳定。从“恒常”这一标准来看，一切石火电光般的刹那无念状态，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开悟。古人反对在“击石火、闪电光”处“着到”，原因即在于此。

六、悟后起修

见到本地风光以后，并不是说修行就结束了，还需要绵密地做悟后起修的功夫。如汾山灵祐禅师讲：“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时，修与不修是两头语。如今初心虽从缘得，一念顿悟自理，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

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不可别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可见，净除无始旷劫之习气，乃悟后起修的重要内容。另外，达磨祖师的“二入四行观”中的“四行”，实际上也是对悟后起修的描述。

圆悟克勤禅师在他的开示中，把悟后起修的内容讲得非常清楚。下面这段文字，既谈到了悟前的功夫，也谈到了悟后之起修，可算是一篇纲领性的开示，尤其值得读者注意：

然此段大缘人人具足，但向己求，勿从它觅。盖自己心无相、虚闲静密，镇长印定六根四大、光吞群象。若心境双寂双忘，绝知见，离解会，直下透彻，即是佛心，此外更无一法。是故祖师西来，只言“直指人心，教外别行，单传正印，不立文字语句”，要人当下休歇去。若生心动念、认物认见、弄精魂、着窠窟，即没交涉也。石霜道：“休去，歇去，直教唇皮上醭生去，一条白练去，一念万年去，冷湫湫地去，古庙里香炉去。”但信此语，依而行之，放教身心如土木、如石块，到不觉、不知、不变动处，靠教绝气息、绝笼罗，一念不生，蓦地欢喜，如暗得灯、如贫得宝，四大五蕴轻安、似去重担，身心豁然明白，照了诸相犹如空花、了不可得。此“本来面目”现本地风光、露一道清虚，便是自己放身舍命、安闲无为、快乐之地。千经万论只说此，前圣后圣作用方便妙门只指此。如将钥匙开宝藏锁，门既得开，触目遇缘、万别千差，无非是自己本分合有底珍奇，信手拈来皆可受用，谓之一得永得。尽未来际，于无得而得，得亦非得，乃真得也。若不如是，

便落有证、有得、相似般若中，却不究竟也。

既豁然达得此根本分明，然后起力作用，正好修行。二六时中孜孜履践，不取一法、不舍一法，当处圆融，处处是三昧、尘尘是祖师，而不留胜解之心，专行无人、无我、平等一相大道。奉戒持斋，精修三业，令纯净无染、滴水滴冻，乃至六度万行一一圆通，发大机、启大用，展转令一切人信此、参此、悟此。须行解相应，慎勿作拨无因果、潏潏荡荡魔邪见解；才作此，即谤般若，却招恶报去！所以佛祖垂教，谓之“清净明诲”，当须依此正因，然后当证妙果，所有一生力量正要透脱死生。若一念圆证、念念修行，以“无修而修、无作而作”炼磨将去，于一切境不执不着，不被善恶业缘缚，得大解脱。到百年后，倏然独脱，前程明朗，劫劫生生不迷自己，便是千了百当。（第77信《示魏学士》）

纵观圆悟克勤禅师的开示，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强调的悟后起修之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1. 尽除烦恼习气和思维分别习气，继续做“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的功夫，掀翻第八识，破俱生法执，证理事无碍一心，趋于无为、无心、无事之境界。

因福德因缘之差异，在明心见性这件事情上，每个人的情形不尽相同。有的人在开悟见性之前，经过了漫长的艰苦的打磨过程，其功夫已经趋于事一心不乱，故一旦见到本地风光，其力用非常强大。有的人则因慧根猛利，在某种特殊的因缘下，突然触着“娘生面孔”，但是，此前并没有做过绵密的打磨功夫，烦恼习气很重，所以虽然见性

了，但其般若正念的力用非常有限。因此，面对无始以来养成的强大的烦恼习气和思维分别习气，还需要继续做保任的功夫。也就是说，要通过休去歇去，强化定慧等持的穿透力量，不断地扫荡烦恼、文字习气，彻底打破第八阿赖耶识这个生死窠穴，在事上体证空性。前面所言本地风光，仅指在理体上证空性，即“理一心”，只破俱生我执；在事上证空性，则要求达到“理事无碍”的境界。

(1) 既得旨之后，绵绵相续管带，令无间断，长养圣胎，纵逢境界恶缘，能以正知见定力融摄之，使成一片，则生死大变不足动，自己胸次养得岁深，成个无为无事大解脱人，岂不是能事已办、行脚事毕耶？（第43信《示实禅老》）

(2) 古人得旨之后，向深山茆茨石室，折脚铛子煮饭吃，十年、二十年，大忘人世，永谢尘寰。今时不敢望如此，但只韬名晦迹，守本分，作个骨律锥老衲，以自所契所证，随己力量受用，消遣旧业，融通宿习。或有余力，推以及人，结般若缘，炼磨自己，脚跟纯熟，譬如闲荒草里，拨剔一个半个同知有，共脱生死，转益未来，以报佛祖深恩。（第1信《示华藏明首座（住江宁府天宁）》）

(3) 得底人心机泯绝，照体已忘，浑无领览，只守闲闲地，而诸天捧花无路、魔外潜觑不见，深深海底行，漏尽意解，所作平常，似三家村里无以异，直下放怀。养到恁么处，亦未肯住在。才有纤毫，便觉如泰山似碍塞人，便即摆拨。虽淳是理地，亦无可取；若取着，即是见刺。所以道“道无心合人，人无心合道。”岂肯自眩我是得底人？原他深不欲人知，唤作“绝学无为”、“与古为俦”，真

道人也。（第1信《示华藏明首座（住江宁府天宁）》）

(4) 古人为此大法，捐躯舍命，历无边无量辛勤，及至洞明奥旨，郑重如至宝，保护如眼睛，造次动转，不令轻触，才起一毫胜解知见，即若云翳青天、尘昏镜面。故赵州道：“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饭二时是杂用心处。”曹山指人：“保任此事，如经蛊毒之乡，水也不得沾他一滴始得。”以忘心绝照，践履到如如实际，无事于心、于心无事，平澹无为、超然独运。自既脚踏实地，方可为人解去黏缚，度尽一切人、实无人可度，直须用取最后句，物物头头有出身之地也。（第40信《示涌道者（尼）》）

(5) 但于一切时令常在，勿使走作，湛湛澄澄，吞烁群象，四大六根皆家具尔！况知见、语言、解会耶？一时到底放下，到至实平常大安稳处，了无纤芥可得；只恁随处轻安，真无心道人也。保任此无心，究竟佛亦不存，唤甚作众生？菩提亦不立，唤甚作烦恼？儻然永脱，应时纳佑，遇饭吃饭，遇茶吃茶，纵处阗阗如山林，初无二种见。假使致之莲华座上，亦不生忻；抑之九泉之下，亦不起厌。随处建立，又是赢得边事，何有于我哉？（第97信《示祖禅人》）

2. 以无住的心广行六度，成就度生之大用，圆满后得智。

证理一心和理事无碍一心，可得平等性智和空观智，属于自受用境界。但是，要实现广度有情的菩提大愿，仅靠空观智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后得智。所以，悟道之后还要广修六度万行，这既是一个开启后得智、圆满功德的过

程，也是一个无尽的度生过程。这个过程，用《金刚经》中的话来说，就是“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而行一切善法”的过程。

(1) 是故古德道：“如人学射，久久方中。”悟则刹那，履践功夫须资长远，如鹤鹑儿出生下来，赤骨剔地，养来餽去，日久时深，羽毛既就，便解高飞远举。所以悟明透彻政要调伏，只如诸尘境界，常流于中窒碍，到得的人分上无不虚通，全是自家大解脱门。终日作为、未尝作为，了无欣厌、亦无倦怠，度尽一切、而无能所，况生厌堕耶？苟性质偏枯，尤当增益所不能，放教圆通，以诤和摄化、开权俯仰应接，俾高低远迩略无差误。行常不轻行，学忍辱仙人，遵先佛轨仪，成就三十七品助道法，坚固四摄行。到大用现前，喧寂一致，如下水船不劳篙棹，混融含摄，圆证普贤行愿，乃世出世间大善知识也。（第3信《示圆首座》）

(2) 大凡为善知识，当慈悲、柔和、善顺接物，以平等无诤自处。彼以恶来，以恶声名色加我，非理相干，讪谤毁辱，但退步自照，于己无歉，一切勿与较量，亦不动念嗔恨，只与直下坐断，如初不闻不见，久久魔孽自消。尔若与之较，则恶声相反，岂有了期？又不表显自己力量，与常流何以异？切力行之，自然无思不服。（第3信《示圆首座》）

(3) 古人十年二十年只要参透，一透之后，便解作活计。如今岂是欠阙？但不要起情，不生执着，随力遇缘靡不通彻。唯贵专一纯静，虽干事缘，亦非外物，摄归自

己，即为妙用，八万尘劳实时化作八万波罗蜜，更不须别参知识。于日用中度无量数众生，成就无量数佛事，历涉无量数法门，皆从自己胸中流出，岂有他哉！所谓“百尺竿头须进步，大千沙界现全身。”（第54信《示升禅人》）

七、向上一路

如前面所言，无论是破除俱生我执、见到本地风光、证得理一心，还是破除俱生法执、证理事无碍一心、圆满度生功德，这当中，还有一个迷悟的“悟”在，有一个所证的“道”在，有一个成佛的“佛”在，有一个度众生的“众生”在，还有一个“理事无碍”的“法界量”在，换言之，理与事、凡与圣、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槃等二边之迹，还没有扫尽。所以，用功至此，还必须知道有一个“向上一路”在。

古人讲，“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向上一路”，又称“向上人行履”、“佛向上人”，这是一个绝待圆融的境界；在这里，一切二边相都不复存在，住无住处，归无所得，同时又互即互入，大用无方，不可思议；即所谓“坐断报化佛头”，“把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搅长河为酥酪，变大地作黄金”，“于一毫端现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超情离见，不涉纤尘”，“诸天捧花无路，魔外潜觑不见”，“头头上明，物物上显”。

请看圆悟克勤禅师关于向上一路的几段开示：

(1) 是故本分作家终不上人钓钩、落人圈圃，唯自洞

明照了，胸次不留毫发，超然孤高，不与万法为侣，不与千圣同躔，脱白露净，湛然虚凝。至于涉缘应机，如飞剑轮、如聚猛火，安可近傍？语默、有无、动静、彼我，一并截断。是故道：“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把断要津，不通凡圣。”不得已谓之“一句”，谓之“正位”，谓之“顶门”，谓之“金刚王”。才得此意，历落通透，情尘意想、见解胜智自然销融，时中宽广，获大自在。以此修身行己，以此定国安邦，泽及生民，位望转隆，心术愈正，而能不居其功、不有其德；万世一时，万年一念，十方犹目击，造化握掌中，只是个“转物”；回天易地，纳须弥于芥中，擲大千于方外，岂难为哉？（第64信《示张宣机学士》）

（2）朴实头脚跟着地、修行净意，是大便宜，所谓“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然见性悟理，情念俱捐、胸次廓然，离一切相，融彻虚通，然后透顶透底物我一如，生与死齐，佛与众生等。至于动静语默，触处逢原，举一毫一尘，靡不该收。然后日用之中，如踞地师子，谁敢当前？乃一相一行，得遍行三昧。根机既脱，一出无心，才有纤微，悉皆截断，方是“向上人行履”。所以古老贵参玄之士先悟妙心，行无修之修，证无证之证，不用向外驰求，只自回光便了。（第74信《示德文居士》）

（3）大凡出家离俗，要宏圣道、度一切人，而无度人得道之迹，方可超诣向上人行履处。且向上人肯自谓会佛法、能证妙果、越佛超祖不？酌然的无是理。盖只觅个毫发许能所、解悟、证入，亦了不可得，岂况炽然生见刺耶？是故古德道：“他得底人，只守闲闲。”（第107信《示妙觉大师》）

（4）如今照了本心，圆融无际，色声诸尘那可作对？迥迥独脱，虚静明妙，要须彻底提持，勿令浮浅，直下高而无上、广不可极，净裸裸、圆垛垛，无漏无为，千圣依之作根本，万有由之建立，应须斗顿回光自照，令绝形段，分明圆证，万变千化无改无移，谓之“金刚王”、谓之“透法身”。倘间行住坐卧无不透彻，物物头头靡有间隔，唤作“干白露净、单明自心”。不可只么守之，守住便落窠窟，却须猛割猛断，十分弃舍，转舍转明，转远转近，抵死打叠，令断却命去，始是绝气息人，方解“向上行履”。若论“向上行履”，唯己自知，知亦不立，释迦、弥勒、文殊、普贤、德山、临济不敢正眼觑着，岂不是奇特底事？一棒上、一喝下、一句一言、若细若粗、若色若香，一时穿透，方称无心境界。养得如婴儿相似，纯和冲淡，虽在尘劳中，尘劳不染；虽居净妙处，净妙收它不住。随性任缘，饥餐渴饮，善尚不起念，恶岂可复为？所以道：“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第135信《示成都雷公悦居士》）

宗门圆顿的见地、圆顿的信心、圆顿的观行、圆顿的果证，在“向上一路”中，得到了圆满的体现。这与《金刚经》的大旨完全一致。比如，《金刚经》里就讲：

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

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金刚经》中的这三段文字，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宗门“向上一路”的经典注解。

八、修证阶次

宗门之修证，若从圆顿的见地而言，并无次第可分。前面所讲之“下手方便”、“本地风光”、“悟后起修”、“向上一路”，看起来似乎是有先后次第，但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贯穿于每一阶次中的见地、信心和用功原则等等，却完全是相通的，并无高下之分。所谓的修证阶次，只是就功夫的生熟、粗细、深浅而言。这与教下的渐修次第是不同的。

纵观圆悟克勤禅师的开示，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从功夫上来讲，宗门之修证，一般来说会经历四个阶次：

一是悟前，先依止本分宗师，建立圆顿的见地和信心，并以此为指导，在日用中踏实地做休去歇去的功夫，断除一切烦恼习气、二边执着，令功夫纯熟成片，趋于“事一心”。

二是开悟，指破除俱生我执，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踏着本地风光，与“理一心”相应。

三是悟后起修，指以无漏智慧，净除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和二边知见，行一切善法，破除俱生法执，与“理事无碍一心”相应。

四是向上一路，扫除凡情圣解，归无所得，与“事事无碍一心”相应。

这四个阶次中的后三个阶次，正是人们常说的“禅宗三关”。

宗门有三关之说，由来已久。清代以来，教界有不少人士，或依教下经论，或依祖师语录，纷纷对三关的内容，进行不同的解说，因为角度不一样、证悟缓急之不同，故开合亦有所异，但其基本的精神大体是一致的。

现将三关之不同说法，列表如下：

	初关	重关	牢关
依相宗说	破第六分别我法二执	破俱生我执	破俱生法执
依三谛三观说	证空谛	证假谛	证中道谛
依大乘起信论说	体大	相大	用大
依华严四法界说	理法界	理事无碍法界	事事无碍法界
雍正皇帝说	前后际断，照体独立，悟空寂之自性	大死大活，从空性起妙用，色空不二	扫除悟迹，任运无为

关于禅宗三关的理解，若依六祖慧能悟道的三个阶段来看，就是：

初关，根尘迥脱，照体独立，破俱生我执，平等无分别智现前；

重关，证万法唯心之空性，破俱生法执，空观智现前；

牢关，由空返有，不住寂灭，全体起用，悟无悟迹，归无所得，入不二法门。

一般所说的开悟，指初关；也有人认为，破重关才算开悟；更有人认为只有破了末后牢关才算开悟。此皆应机而设，不必争执，总之，要令学人“未入门者入门，已入门者上上增进”，扫除悟迹。

圆悟克勤禅师所说的“见到本地风光”，主要是指初关而言。他对禅宗三关的理解，正好与此完全一致。现以圆悟克勤禅师当年在荆南游历时，与张商英居士交往的一段对话为证——

一日，克勤禅师造访张商英居士，大谈《华严》宗旨，云：“华严现量境界，理事全真，所以即一而万，了万为一，一复一，万复万，浩然莫穷。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卷舒自在，无碍圆融。此（按：指理事无碍的境界）虽极则，终是无风匝匝之波。”

张商英听了，不觉移榻近前。

克勤禅师讲完这段话之后，便问：“到此，与祖师西来意是同是别？”

张商英道：“同矣！”

克勤禅师道：“且得没交涉！”

张商英遭克勤禅师否定之后，面带愠色。

克勤禅师并不在意，继续点拨道：“不见云门道，山河大地无丝毫过患，犹是转句，直得不见一色，始是半提，更须知有向上全提时节。彼德山、临济岂非全提乎？”

张商英这才心悦诚服，连连点头称是。

第二天，克勤禅师又谈起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等四法界。当谈到理事无碍法界时，克勤禅师便问：“此可说禅乎？”

张商英道：“正好说禅。”

克勤禅师笑道：“不然，正是法界量里在（按：还是落在理事等名相差别当中），盖法界量未灭。若到事事无碍法界，法界量灭，始好说禅：如何是佛？干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净偈曰：

‘事事无碍，如意自在。

手把猪头，口诵净戒。

趁出淫房，未还酒债。

十字街头，解开布袋。’”

张商英听完这一段开示，如醍醐灌顶，赞叹道：“美哉之论，岂易得闻乎！”

这段对话中，值得注意的是圆悟克勤禅师所引云门文偃禅师的那一段话：

“山河大地无丝毫过患”，乃初关境界。俱生我执已破，方能目中之山河大地无纤毫过患，故云。

“转句”，转者，转身也，转生死向涅槃之谓。

“不见一色”，乃重关境界。已证万法唯心之空性，所谓“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故云。

“半提”，意指还不是最究竟、最圆满的证悟。

“向上全提时节”，乃末后牢关境界。从空起用，圆修六度，悟无悟迹，归无所得，故云。

九、本分师资

宗门之师资传（传法）受（受法），最看重“资胜师强”、“师资道合”。师生之间，如龙得水，似虎靠山，目机铢两，举一反三，方堪传受宗门的旨；否则就有可能出现诸如“焦砖打着连底冻，赤眼撞着火柴头”的尴尬局面。

焦砖，用粘土烧制成的青砖，质地很坚硬。连底冻，指彻底冻透的冰块。赤眼，指眼睛因上火而发红。火柴头，指燃烧着的木头。这句话的意思是，师资不契，或者说说法不对机，犹如热砖打在厚冰上，作用有限，或者说说法不透脱，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焦砖打着连底冻”指师胜而资劣，尤指所教非器；“赤眼撞着火柴头”指师资俱劣，尤指所师非人。

（一）“具眼参学”的条件

宗门一法，乃佛之心眼，唯上根利器者方可承受。此处的上根利器，并非是世智辩聪，其主要素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一是能够放下世间名闻利养，存诚真为生死；
- 二是对宗门之圆顿见地有决定的信心，敢于承当；
- 三是具有长久不退的坚固志愿；

四是能够放下文字知见及人我胜负等心，老老实实地做休去歇去的功夫。

具备这四个条件，可称之为“克家种草”、“具眼参学”。

圆悟克勤禅师在他的开示中，反复强调参禅学道者必须具足上述这四个最基本的条件。他说：

（1）探究此事，要透死生，岂是小缘？应当猛利、诚志、信重，如救头然，始有少分相应。多见参问之士世智聪明，只图资谈柄、广声誉，以为高上趣向，务以胜人，但增益我见，如以油投火，其炎益炽，直到腊月三十日茫然缪乱，殊不得纤毫力，良由最初已无正因，所以末后劳而无功。是故古德劝人参涅槃堂里禅，诚有旨也。（第137信《示吴教授》）

（2）学道先于择师。既得真正具顶门眼善知识，依其决择死生大事，须猛勇放下身心，忘情体究，当资悟入，发明从本以来独脱无滞碍本分事，日损日日损，履践到无疑、至实、大休歇之场，此所谓“具眼参学”。有胜负、存窠臼，虽一往超胜，不知有、不存诚、不学道、不求出离者，然于此宗未得深造，犹在半途，亦为可悯。（第107信《示妙觉大师》）

（3）古人以生死事大，是以访道寻师决择，岂可只学语言、理会古人公案、下得三五百转好语，便当得也！将知聪明黠慧皆为障道之本，要须冥然扣寂，不怕放教身心如土木瓦砾，蓦然翻却业根种子，便乃知非；见学佛、学法如中毒药相似，然后透出佛法，乃体得本分事也。（第119

信《示严殊二道人》)

(二) 学道必须依止本分善知识。

宗门中的本分善知识，一方面要求自己证悟透彻，通达向上一路；另一方面要有观机逗教的杀活手段。本分善知识因以传佛心印为使命，故最贵嫡嫡相传。他们一般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并得到上一辈“具咬猪狗手段”之本分作家的反复勘验，才逐渐得到到丛林大众的广泛认可的。

在修学的过程中，本分善知识的主要功能有五：

- 一是帮助学人开启圆顿的见地和信心；
- 二是指示学人修行的下手处和用功原则；
- 三是帮助学人解粘去缚，避免误入歧途；
- 四是勘验学人所悟所证是否真实谛当；
- 五是护持传承宗门之法脉源流。

本分善知识既有如是功德，所以，宗门里强调，依止善知识是宗门修学的首要前提。他至少可以保证修学者能够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1) 威音已前，无师自悟，一往超证，千圣同途，放得行、把得住、作得主，浑圆成现，不须煅炼，而自纯熟。及至威音已后，虽自有超卓处，直下承当到无疑之地，要须依师决择印可，使成法器；不尔，必有魔孽坏破正因。是故有祖以来，资受师传，最贵师法，何况此个事非世智辩聪所了、非闻见觉知所拘！(第43信《示实禅老》)

(2) 所以学道先须择正知正见师门，然后放下馊子，不论岁月，用做事绵绵相续，不怕苦硬难入，参取管须彻

去。不见睦州道：“未得个入头，须得个入头处；若得个入头处，不得辜负老僧。”既操诚日久，大经钳锤、洪炉煅炼，日近日亲，田地稳密，只更办悠久管带，使如证如悟始终无间，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物物头头有出身处，不堕尘机，不为物转，闹市里、十字街头活浩之中，正好着力也。(第53信《示瑛上人》)

(3) 方来衲子有夙根、作工夫、蓦地得入者，不遇真正宗师，返引他作露布、堕在机境中，“无绳自缚、半前落后、似是不是”，难整理。要须识其病脉、辨其落着、征其所偏坠，而发起之，俾舍执着、住滞，然后示以本分正宗，使无疑惑，了然得大解脱、居大宝宅，自然趁亦不去，可以洪济大法、传续祖灯、堪报不报之恩也。黄龙老南禅师昔未见石霜，会一肚皮禅，翠岩悯之，劝谒慈明，只穷究“玄沙语灵云未彻处”，应时瓦解冰消，遂受印可，三十年只以此印拈诸方解路。瘥病不假驴驮药，紧要处岂有许多佛法也？大宗师为人，虽不立窠臼路布，久之学徒妄认，亦成窠臼路布也，益以无窠臼为窠臼、无路布作路布也。应须及之令尽，无令守株待兔、认指为月。(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

(三) 以本分手段接人之要求

1. 本分善知识在传承佛法慧命中的重要性

本分善知识既然负有承传佛法慧命的重大责任，故其个人的修为、德行以及接众时的作风，将关乎整个祖道之兴衰。宗门中认为，善知识在接众时，最忌讳者有二：

一者善知识如果自己证悟不透，见刺未尽，展转用解

会授与学人，这样就会犯“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之大忌。

二者善知识在接众时，如果一味方便随众，丧失宗门之本分，老婆心切，徇人情、存知见、下合头语、以实法系缚人，不能真正令学人大死大活，这样就会犯“钝置学人、瞎人眼目”之大忌。

这两种情形，都会败坏宗门，误导、埋没学人，所谓“模子不正，脱得出来，七凹八凸，取笑作者”。

所以，古来明眼大宗师，在择人传法的时候，无不慎之又慎，审之又审，不敢丝毫苟且。圆悟克勤禅师在给一些长老的开示中，反复告诫他们在接众时，一定要观机逗教，善用杀活手段，以本分草料接人，干净利索，不能“弄泥团”、“草里滚”。

(1) 佛祖以心传心，盖彼彼颖悟透脱，如两镜相照，非言象所拘，高超格量，箭锋相拄，初无异缘，乃受道妙、嗣祖继灯。绝意路，出思惟，脱情识，到荡荡然宽通自在处，逗到择人付嘱，亦要气异羽毛，头角体裁全具，然后不坠家声，得从上爪牙方相应副。所以数百年绍续，愈久愈光显，所谓源流深长也。今则颇失故步，多擅家风，存窠窟，作路布。自既不出彻，转以为人，则如老鼠入牛角，渐渐尖小，安得宏纲不委于地哉？（第11信《示普贤文长老》）

(2) 是故从上作家古德行棒行喝、立宗旨、明与夺、设照用、三要三玄、五位偏正、峻机电卷、言前格外、旁提正按，只贵当人活卓卓地，千人万人罗笼不住，知有向上宗乘，终不指注定杀、掘坑埋人。若有如此者，定是弄

泥团、非慷慨透脱真正具眼衲子。所以不吃人残羹馊饭。被系驴橛子缀住，不唯埋没宗风，抑亦自己透脱生死不得，况复展转将路布、窠窟、解路传授与后学，遂成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岂是小祸！复令正宗只见淡薄、祖佛纲纪委地，岂不痛哉！（第53信《示瑛上人》）

(3) 盖观机逗教、百煅千炼，才有偏执疑情，尽为决破，俾彻底放下，得平稳履践转换到扑不破之地，如皮可漏子相似，禁当得，然后放出接物利生，此非小小因缘。才一不周，即模子不正，脱得出来，七凹八凸，取笑作者。是故古德唯务周正、八面玲珑，内于己行持洁清如冰玉，外则圆通迥和，览群情，善回互，如陂泽。立参之际，一一以本分事敲点，待其领略，即放手段与琢磨，譬如一器水传一器，切忌渗漏。其间驱耕、夺饥，神鬼莫测，只凭仗一大解脱，更不生异类相中头角，妥贴无为，真五戒十善出尘阿罗汉也。达磨有言：“行解相应，名之曰祖。”（第6信《法王冲长老》）

2. 以本分事接人，下手要紧，不可徇人情。

赵州和尚讲，“老僧此间，即以本分事接人。若教老僧随伊根机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若是不会，是谁过软？己后遇着作家汉，也道老僧不辜他。但有人问，以本分事接人。”此后，“以本分事接人”成为宗门与教下的一个重要区别。

所谓以本分事接人，就是不立文字，通过“棒喝”、“逼拶”、“偷换眼目”等峻烈的方式，将学人置于“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死地，令其超越二边，当下回归自性，

这就是所谓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由于这种方式，壁立万仞，滴水滴冰，不同于教下的平实商量，故又被称为“咬猪狗手段”，意谓不徇人情，穷追猛打，一咬令断，决不松口。

(1) “杀人须是杀人刀，活人须是活人剑。”既杀得人，须活得人；既活得人，须杀得人；若只孤单，则偏堕也。垂手之际，却看方便，勿使伤锋犯手，着着有出身之路，八面玲珑，照破他、方与下刃，亦须紧密始得；稍宽缓，即落七落八也。只自己等闲，尚不留毫发许；设有，亦斩作三段，何况此宗门从上牙爪，遇其中人才拈出。若投机则共享，不投机则划却。(第1信《示华藏明首座(住江宁府天宁)》)

(2) 岩头道：“大凡扶宗唱教，意在未扃时一觑便透，纵然理论亦没痕迹。”……他古人自有如是风范，要离泥水、截葛藤、啮镞破的、雷卷风旋、乘机当阳、劈面快与，乃称临济宗风，亦不辜方来依扣，以言破言、以迹划迹，不堕死水，遑(按：当作“绰”)得便行，驱耕牛、夺饥食，意在出生死、越圣凡、平人我、融染净，承当辉天照地大解脱，自利利他，绍圣种族。不见道：“二祖不往西天，达磨不来东土。”与人去缚解黏、拔楔抽钉，正在密室中，不将实法系缀人，从头与伊槌将去，一个半个眼目定动，堪作种草。若求义路、立解会、治择语句、商较古今，宁可无人扫地，此乃据曲录床本职事也。时中勤勤垂手，继之不倦。若只管推懒，则失却本宗、辜负先圣。(第124信《示中疎知藏》)

(3) 有祖以来，唯务单传直指，不喜带水拖泥、打露

布、列窠窟钝置人……。具正眼大解脱宗匠变格通途，俾不滞名相、不堕理性言说，放出活卓卓地、脱洒自由妙机，遂见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机夺机、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传七百余年，枝分派列，各擅家风，浩浩轰轰，莫知纪极。鞠其归着，无出“直指人心”。心地既明，无丝毫隔碍，去胜负、彼我、是非、知见、解会，透到大休大歇安稳之场，岂有二致哉？所谓“百川异流，同归于海”。要须是个向上根器，具高识远见，有绍隆佛祖志气，然后能深入阃奥，彻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证“堪为种草”。舍此，切宜宝秘慎词，勿容易放行也。(第5信《示隆知藏(住苏州虎丘)》)

(4) 五祖老人平生孤峻，少许可人，干曝曝地壁立，只靠此一着。常自云：“如倚一座须弥山，岂可落虚弄滑头谩人？”把个没滋味铁酸馅劈头拈与学者，令咬嚼，须到渠桶底子脱，丧却如许恶知恶见，胸次不挂丝毫，透得净尽，始可下手锻炼，方禁得拳踢；然后示以金刚王宝剑，度其果能履践负荷，净然无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应转向那边“千圣笼罗不住处”，便契乃祖以来所证、传持正法眼藏。及至应用为物，仍当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证验得十成无渗漏，即是本分道流也。(第5信《示隆知藏(住苏州虎丘)》)

3. 不可“立一法”、以实法系缚人。

接人贵在解粘去缚。此过程实乃“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扫荡一切义学解会，令学人超越二边，住无住处。此即所谓“本分草料”。宗师接人，最忌立一法、一机、一境，系缚学人；最忌在文字知见中打葛藤，论量拣

择，让学人落在思维领解中。

自古至今，执能观的平等无分别之鉴觉是佛，执昭昭灵灵的明觉之心为自性，执前念已灭、后念未生、了了分明的空档为见性，执离念的了无一物的空明之境为开悟，执念头的起处为本来面目，执现量之境为究竟，等等，持类似观点的人，可以说大有人在。其实，这些观点都犯了执方便为究竟之过失，最容易迷惑人。真正的本分宗师绝不会将这些见刺植入学人的心田中。

(1) 椎拂之下，开发人天，俾透脱生死，岂小因缘？应恬和词色，当机接引、勘对，辨其由来，验其存坐，攻其所偏坠，夺其所执着，直截指示，令见佛性，到大休大歇、安乐之场。所谓‘抽钉拔楔，解黏去缚。’切不可将实法系缀人，令如是住、如是执。勿受别人移倒，此毒药也；令渠吃着，一生担板赚误，岂有利益耶？（第3信《示圆首座》）

(2) 秉拂据位、称宗师，无本分作家手段，未免赚误方来，引他入草窠里打骨董去也。若具金刚正眼，须洒洒落落，唯以本分事接之。直饶见与佛齐，犹有佛地障在。是故从上来，行棒行喝、一机一境、一言一句，意在钩头，只贵独脱。切忌依草附木，所谓“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若不如此，尽是弄泥团汉。（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

(3) 大凡奋丈夫气概，要超轶上流，合下手便教罗笼不得、呼唤不回，利物应机，莫非洒洒落落，不向草窠里辊、鬼窟里弄精魂，将玄妙理性、扬眉瞬目、举手动脚、下合头语，以实法系缀人家男女，一盲引众盲，成何

方便？既已据位称师，固不可容易，只自己分上，滴水滴冻，孤迥危峭，如师子儿遨游，意气惊群，出没纵擒，卒难测度，蓦然踞地返掷，百兽奔驰丧胆，岂非殊胜奇特耶？（第9信《示报宁静长老》）

(4) 至道简易而渊奥，初不立阶梯，壁立万仞，谓之“本分草料”。……从上来大达大悟，才信彻极致处，即如快鹰俊鷁，迷风曜日、背摩青霄，直下透脱，使二六时中无纤毫障隔，八达七通，卷舒擒纵，圣位尚不居，岂肯处凡流？胸次荡然，该今括古，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茎草，初无胜劣取舍，惟在当机活卓卓地。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俱不夺，出格超宗，十成萧洒，岂是只贵笼罩人、盖覆、移换走作人？要当扑实头，显示无依倚、无为、无事、大解脱各各本分事。所以古人风尘草动便先照了，才出毫芒，即与划断，尚不得一半；岂可彼此草里辊、相牵相拽、机关语句上论量拣择、作窠臼，埋没人家男女？……（第13信《示漳州智度觉长老》）

以上我们从九个方面，对圆悟克勤禅师的禅法思想，作了一个大体的介绍。正如一开始我们所强调的，这几个方面，同时也是整个宗门修证理论的关键所在。通过这种“边提纲边引文”的方式，读者庶几可以初步领略宗门禅法之真精神矣。

明尧

二〇一五年秋于北京三省堂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
卷上始

嗣法 子文 編

1. 示华藏明首座 (住江宁府天宁)

祖师直示，岂有如许^[1]蹊径？只贵向上人聊闻举着，别起便行^[2]；明眼觑来，早是钝置^[3]。古者道：“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者，吾不与也”^[4]。个个须是举一明三，目机铢两^[5]，转辘轳地^[6]，疏通^[7]俊快，始称提持^[8]。岂不见良遂见麻谷^[8]，第一番见，谷便入方丈，闭却门，渠疑着^[8]。及至第二次，谷骤步去菜园里，渠便瞥地^[9]，乃谓谷曰：“和尚莫漫^[10]良遂；若不来见和尚，洎^[11]被十二本经论赚^[12]过一生。”看渠恁地，不妨^[13]省力。既归，谓徒曰：“诸人知处，良遂总知；良遂知处，诸人不知。”信知^[14]渠知处有不通风，诸人卒未荐得^[15]，可谓真师子儿。要作他家种草^[16]，直须更出他一头地^[17]始得。

[1] 如许：这么多。

[2] 别起便行：放下就走。意思是，不假思索，当下承担，更不怀疑顾盼。别，挑出，拔除，放下。

[3] 钝置：迷惑、愚弄、误导，使变得更加不聪明、更糊涂。

[4] “吾不与也”，《论语》中原作“则不复也”，原文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隅，角落，物之方者皆有四隅。

[5] 目机铢两：即“目机于铢两”，能从极微细的事物中洞见事物发展变化

的征兆。目，洞见。机，事物变化的迹象或征兆。铢两，极轻微之量。铢，古代的衡制单位。

[6] 转辘轳地：比喻心无执着、灵动自在的样子。辘轳，车轮转动的声音。

[7] 疏通：通达。

[8] 提持：提唱，举扬，宣扬。

[8] 寿州良遂禅师参麻谷宝彻禅师，麻谷禅师一见他来了，便扛着锄头去锄草。于是良遂禅师便跟在麻谷禅师后边，来到锄草的地方。麻谷禅师一见，根本不理睬，便归方丈，关上门不出来。第二天，良遂禅师又去参麻谷禅师，麻谷禅师一见他来了，又闭上门。于是良遂禅师便敲门。麻谷禅师问：“阿谁？”良遂禅师道：“良遂。”刚一称名，良遂禅师忽然契悟，便说道：“和尚莫谩良遂。良遂若不来礼拜和尚，泊被经论赚过一生。”麻谷禅师一听，便开门相见。良遂禅师后回讲肆，对众人讲：“诸人知处，良遂总知；良遂知处，诸人不知。”

[8] 疑着：怀疑、执着。

[9] 瞥地：意为像眼光一瞥那么快，形容时间极短，犹言一刹那，宗门中专指顿悟见性。

[10] 谩：欺骗。

[11] 泊：几乎。

[12] 赚：欺骗。

[13] 不妨：表程度，无比、非常。

[14] 信知：深知，确知，确信无疑。

[15] 荐得：体悟，明白。

[16] 种草：犹言佛种，意谓佛性之于人，犹如草木之含种芽，人人本具，故名。后专指能够延续佛法慧命之大根器者。

[17] 出他一头地：即超过他。出一头地，典出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云：“读轼（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达磨游梁入魏，落草寻人^[1]，向少林冷坐九年，深雪之中觅得一个。及至最后问：“得个什么？”，却只礼三拜，依位而立，遂有“得髓”之言^[2]。至令守株待兔之流，竟以无言、礼拜、依位为得髓深致^[3]，殊不知“剑去久矣，尔方刻舟”，岂曾梦见祖师？若是本色真正道流，要须超

情离见，别有生涯，终不向死水^[4]里作活计，方承绍得他家基业。到个里^[5]，直须知有从上来事^[6]，所谓“善学柳下惠^[7]，终不师其迹”。是故，古人道：“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8]诚哉！

[1] 落草寻人：即行游于红尘之中，和光同尘，以便寻找合适的接法者。落草，原指逃入山林为寇，禅林中有二义，一指教化者为度化凡愚众生，故意降低自己的身分，随凡愚污浊之现实而施行化导，称之为落草，又称向下门。二指在教化过程中，因过分随顺学人而失去了自己的本分原则，落入第二义，不能彻底荡尽学人的文字知见，如落草谈、落草汉，均指此义，含有轻蔑之意。“落草谈”指丧失了第一义，落于第二义之谈；或指随顺现世因缘而苦口婆心地教化众人的泛泛之说。落草汉则指堕落于卑下境地、失去了自己的本分。此处当指第一义。

[2] 达磨祖师见梁武帝之后，机缘不契，遂离开金陵，北上至洛阳，止于嵩山少林寺后山洞中，面壁而坐，终日默然。后遇慧可禅师。慧可禅师悟道后九年，祖师预感化缘已尽，欲返南天竺，一日，将众门人召集在一起，问道：“时将至矣，汝等盍（何不）各言所得乎？”当时，祖师座下有一位弟子，名道副禅师，起身应道：“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祖师道：“汝得吾皮。”另一位弟子尼总持说道：“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闍佛国，一见更不再见。”祖师道：“汝得吾肉。”道育禅师回答道：“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祖师道：“汝得吾骨。”轮到慧可禅师，慧可禅师遂起身礼拜，然后依位而立。祖师叹道：“汝得吾髓。”

[3] 深致：奥妙，深远的意味。

[4] 死水：指因执着于空净之境而不得活用。

[5] 个里：这里。个，这。

[6] 从上来事：指向上一路之究竟妙旨，又称实相、第一义谛。

[7] 柳下惠：即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鲁僖公时人，因食邑柳下，谥惠，故称柳下惠。任士师时，三次被黜。与伯夷并称夷惠。

[8] 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佛法都是方便法，贵在应病与药。若将方便对机之法语执为绝对真理，即被它所控制，如同一头驴子被一个木橛所系住。合头语，指方便对机之开示。意指师徒之间的一问一答，犹如禅头对禅眼、帽子对脑袋，互相契合，而非绝对实有之定法。有时也指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结论。有的词书将“合头”解释成“形容愚笨、不开窍”，恐不确。

破有法王^[1]出现世间，随众生欲，种种说法，将知^[2]所说皆为方便，只为破执、破疑、破解路、我见。若无许多恶觉恶见，佛亦不必出现，而况说种种法耶！

古人得旨之后，向深山茆茨石室，折脚铛子煮饭吃^[3]，十年、二十年，大忘人世，永谢尘寰^[4]。今时不敢望如此，但只韬名晦迹^[5]，守本分，作个骨律锥^[6]老衲，以自所契所证，随己力量受用，消遣旧业，融通宿习；或有余力，推以及人，结般若缘，炼磨自己，脚跟纯熟，譬如闲荒草里，拨剔一个、半个同知有^[7]，共脱生死，转益未来，以报佛祖深恩。抑^[8]不得已，霜露果熟，推将出世，应缘顺适^[9]，开拓人天，终不操心于有求，何况依倚贵势，作流俗阿师^[10]举止，欺凡罔圣^[11]，苟利^[12]图名，作无间业！纵无机缘，只恁度世，亦无业果，真出尘罗汉也。

[1]破有法王：佛以无碍智之善巧方便，破有情认万法为实有之执著，令诸众生出离三界，了脱生死，故称破有法王。

[2]将知：当知，须知，方知。

[3]此句指代隐居。茆茨，一作“茅茨”，用茅草盖成的屋顶。茨，音cǐ，盖覆。折脚铛，即断脚锅。

[4]永谢尘寰：对尘世间的事了无牵挂。谢，断绝。

[5]韬名晦迹：隐退自匿，不欲人知。韬，音tāo，掩藏。晦，隐藏。

[6]骨律锥：宗门中经常把那些道行高邈、透脱无依、机锋峻烈的尊宿比作“骨律锥”，或者“老古锥”。骨律，又作“骨力”、“骨立”、“身躯”，或称“赤骨”、“赤骨力”、“赤骨律”，赤裸的意思。

[7]拨剔一个半个同知有：挑选一个半个志同道合、知有宗门向上之事的修行者。知有，宗门中多用来指代开悟见性。拨剔，拨除，剔除，此指提拔。

[8]抑：或者。

[9]顺适：顺从，迎合。

[10]阿师：即僧人，多数情况下含有揶揄的口气。

[11]罔圣：迷惑，罔冒，以假乱真。

[12]苟利：苟且求取财利。苟，苟得，苟求，不当得而得，不当求而求。

僧问天皇^[1]：“如何是戒定慧？”皇云：“我这里无恁闲^[2]家具。”又问德山：“如何是佛？”山云：“佛是西天老比丘。”又问石头^[3]：“如何是道？”答云：“木头。”“如何是禅？”云：“碌砖^[4]。”僧问云门：“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谭^[5]？”答云：“餠饼。”又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云：“庭前柏树子。”又问清平^[6]：“如何是有漏？”答云：“箬篙。”又问：“无漏？”答云：“木杓。”问三角^[7]：“如何是三宝？”答云：“禾粟豆。”是皆前世本分宗师脚踏^[8]实地本分垂慈之语。若随他语，即成辜负；若不随他语，又且如何领略？除非具金刚正眼，即知落处耳。

[1]天皇：即荆州天皇道悟禅师，石头希迁禅师之法嗣，俗姓张，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东阳人。

[2]闲：多余无用。

[3]石头：指石头希迁禅师，青原行思禅师之法嗣。

[4]碌砖：石碾子（或石礮子）和砖块。碌，音liù。

[5]谭：同“谈”。

[6]清平：即鄂州清平山安乐院令遵禅师，翠微无学禅师之法嗣，俗姓王，东平（今山东泰安）人。有僧问：“如何是有漏？”师云：“箬篙。”曰：“如何是无漏？”师曰：“木杓。”问：“靦面相呈时如何？”师曰：“分付与典坐。”箬篙，用竹篾编成的既可舀东西又可滤水的器具。

[7]三角：即蕲州（今湖北蕲春）三角山令珪禅师，清平令遵禅师之法嗣。

[8]踏：同“踏”。

此门瞥脱^[1]契证却是。素来未曾经人坏持^[2]，拍盲^[3]百不知，一旦以利根种性，孟八郎^[4]便透，直下承当^[5]，

要用使用，要行即行，无如许般；心行纯熟，顿放着所在，便得休歇安乐，终日饱齁齁^[6]地，不妨^[7]真正。最难整理是：“半前落后^[8]，认得瞻视光影^[9]，听闻不随声，守寂湛之性，便为至宝^[10]，怀在胸中，终日昭昭灵灵，杂知杂解，自担负^[11]我亦有见处，曾得宗师印证，惟只增长我见，便雌黄^[12]古今，印证佛祖，轻毁一切，问着即作伎俩、黏作一堆”，殊不知，末上便错认定盘^[13]星子也。及至与渠作方便、解黏去缚，便谓“移换人、捩转人”^[14]。作恁么心行，似此，有甚救处？除是蓦地^[15]自解知非，却将来^[16]，须放得下。为善知识遇着此等，须是大手脚与烹炼，救得一个半个得彻，不妨翻邪成正，却是个没量大人^[17]。何故？只为病多谮药性^[18]。

[1] 警脱：迅疾貌，犹言突然，一说刹那间透脱。

[2] 坏持：被教坏，被不究竟的道理所误导。

[3] 拍盲：瞎子，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此处用作状语，意为全然像个瞎子一样，两眼漆黑。拍，满、充满，多作“大拍”，表示程度很深，犹“极”、“甚”。

[4] 孟八郎：原指乡野里无知粗鲁的庄稼汉，此指没有先入知见作障碍、没有机心、性情粗率的修行人。

[5] 承当：即念念之间无可怀疑地相信日用中的一切施为当下都是真性的妙用，不用向外向他时他处寻找，当下脱体现成。永嘉大师讲，“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即是承当义。承当不只是知见上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念念之间要信到位，此时的信同时即是观、即是证。

[6] 饱齁齁：吃饱了后，呼呼大睡，比喻心中无事，自在洒脱。齁齁(hōu)，鼾声。

[7] 不妨真正：自然真实，非常真实，不失本色。不妨，表肯定之语气，犹言无比、非常、自然、确实。

[8] 半前落后：指功夫和见地还不透脱，犹言“半生不熟”。

[9] 光影：原指弄皮影戏时，借助灯光，显示种种影像，称之为光影。比喻

事物依他而起，所见虚幻不实，皆为假象。

[10] 便为至宝：便当作是最好的宝贝。

[11] 自担负：自认为，自以为是。

[12] 雌黄：原指一种矿物质，晶体，橙黄色，古人以黄纸写字，写错了，就用雌黄涂之，因称改易文字为雌黄。后引申为评论。

[13] 盘：原作“槃”，今改。

[14] 移换人、捩转人：故意跟人过不去，刁难人，强人所难，逼人太甚。捩，音 lie，扭转，拗折。

[15] 蓦地：突然。

[16] 将来：拿过来。

[17] 没量大人：不可限量测度的超凡之士。没量，不可限量，不可测度，不可言说。

[18] 病多谮药性：因为经常生病吃药，所以对药性也就熟悉了。谮，熟悉。

得底人心机泯绝，照体已忘，浑^[1]无领览^[2]，只守闲闲地^[3]，而诸天捧花无路、魔外潜觑不见^[4]，深深海底行，漏尽意解^[5]，所作平常，似三家村^[6]里人无以异，直下放怀。养到恁么处，亦未肯住在。才有纤毫，便觉如泰山似碍塞人，便即摆拨^[7]。虽淳是理地，亦无可取；若取着，即是见刺^[8]。所以道，“道无心合人，人无心合道”。岂肯自衒^[9]我是得底人？原他深不欲人知，唤作“绝学无为”、“与古为俦^[10]”，真道人也。

德山一日斋晚，老子^[11]持钵自方丈下来。雪峰云：“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什么处去？”山低头遂回。岩头闻，云：“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在。”德山谓：“汝不肯老僧那？”岩头遂密启其意。山次日升座，与寻常迥殊。岩头拊掌谓大众云：“且喜老汉会末后句。虽然如是，只得三年。”^[12]此个公案，丛林解会极多，然少有的确透得者。有以谓真有此句，有以谓父子唱和、实无此句，有以谓此

句须密传授。——不免只是话会^[13]，增长机路^[14]，去本分甚远。所以道：“醍醐上味，为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15]毒药。”

[1] 浑：全，都。

[2] 领览：领会。

[3] 闲闲地：心中无事，自在无牵挂。

[4]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修行人因为心无所住，不留痕迹，所以诸天想捧花来供养他，却找不到他的影子；天魔外道想暗中寻找他的破绽、干扰他，却不可得。《维摩经·观众生品》载，中印度毗舍离城之长者维摩诘为诸菩萨、舍利弗等大弟子及诸天人说法，时有天女散天华于会众，因诸菩萨已断一切分别想，故天华不著诸菩萨身，大弟子舍利弗等则未绝分别想，犹畏生死，色、声、香、味、触等五欲得其便，故天华著于彼等之衣，神力亦不能去之。后宗门中用“诸天捧花无路”比喻修行已进入到无相无住的境界。魔外指天魔外道。障蔽魔王领诸眷属，一千年随金刚齐菩萨，觅起处不得。忽一日得见，乃问曰：“汝当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觅汝起处不得。”齐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无住而住，如是而住。”

[5] 漏尽意解：犹言“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意思是分别意识或知解心已经没有了。

[6] 三家村：人烟稀少、偏僻的小村落。

[7]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到了无事的境界，亦不肯住在上面。修行人到了这个程度，若有纤毫的执着，便觉得心中像压了座泰山似的，应当立即把这种执着扫荡掉。摆拨，摆脱，扫除，消除，拔除，放下。

[8] 见刺：二边分别取舍之见，犹如利刺在身内或在眼中，令人不自在，故云。

[9] 銜：同“炫”。

[10] 与古为俦：以古来圣贤为榜样。俦，音 chóu，伴侣，指榜样。

[11] 老子：指德山禅师。

[12] 雪峰义存禅师在德山山下作饭头时，一日饭迟，德山禅师擎钵下法堂。峰晒饭巾次，见德山，乃曰：“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甚么处去？”德山便归方丈。峰举似岩头全震禅师。岩头禅师曰：“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在。”山闻，令侍者唤岩头禅师去，问：“汝不肯老僧那？”岩头禅师密启其意。山乃休。明日升堂，果与寻常不同。岩头禅师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

堂头老汉会末后句，他后天下人不奈伊何！虽然，也只得三年活。”三年后，德山禅师果然示灭。老子，指德山禅师。大小德山，犹言“老德山”。大小，偏义复词，偏重于“大”，犹言“老”，以示加重语气。这一用法，在禅宗灯录中很常见。如“大小瞿昙”，犹言“老瞿昙”；“大小汾山”，犹言“老汾山”；“大小赵州”，犹言“老赵州”；“大小云门”，犹言“老云门”。有人把“大小德山”解为“统指德山和他的弟子”，非。

[13] 话会：从语言上作意识领解，非真实证量。

[14] 机路：机巧心、思维心。

[15] 翻成：反过来变成。

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若要与祖佛为师，须明取活句。韶阳出一句，如利刀剪却^[1]。临济亦云：“吹毛^[2]用了急还磨。”此岂阴界中事^[3]？亦非世智辩聪所及。直是深彻渊源^[4]，打落从前依他作解、明昧逆顺^[5]，以金刚正印印定^[6]，麾^[7]金刚王宝剑，用本分手段。所以道：“杀人须是杀人刀，活人须是活人剑。”既杀得人，须活得人；既活得人，须杀得人；若只孤单，则偏堕也^[8]。垂手^[9]之际，却看方便，勿使伤锋犯手，着着^[10]有出身之路，八面玲珑^[11]，照破他、方与下刃，亦须紧密始得；稍宽缓，即落七落八^[12]也。只自己等闲^[13]，尚不留毫发许；设有，亦斩作三段^[14]。何况此宗门从上牙爪^[15]，遇其中人^[16]才拈出。若投机则共享，不投机则割却^[17]。以是为要，无不了底事，切在力行之^[18]。

华藏明首座，自锦官^[19]、夹山、钟阜^[20]，从余游十余年，其情理胜解悉已拈去^[21]，入此门来，照用、机智、解路靡不打捩^[22]，惟向上一着，室中百煨干炼。比出佐民老^[23]，以谓“违去^[24]朝夕，欲得笔语”，因条列数章以付之。

[1] 韶阳，指云门文偃禅师。文偃禅师的接机开示，机锋峻峭，迥绝言思，平常开口一句，如铁疙瘩一般，无你下口处，又如利剑一般，让你的一切分别思维都通过不得。

[2] 吹毛：即吹毛剑，极锋利的宝剑。

[3] 阴界中事：五阴十八界等二边对立中的有为事物。

[4] 深彻渊源：彻底契入自己的本性。

[5] 明昧逆顺：泛指一切二边的分别执着。

[6] 印定：用实相般若照破一切境缘，转为菩提妙用，无取舍心，如如不动。

[7] 麾：同“挥”。

[8] 此段话意谓，明眼宗师接人，须具杀人、活人的手眼。杀人者，令学人放下一切思维分别执着，契入空理。活人者，令学人远离空寂，起活泼泼的大机大用。杀活须是同时，否则即落两边。

[9] 垂手：向下伸出手来接引学人。

[10] 着着：犹言“步步”、“处处”。

[11] 八面玲珑：意指内心无有执着，能自在地圆应万物，即所谓“圆融无碍”。

[12] 落七落八：比喻不彻底，不干净利索，命根未断，还有粘滞在。

[13] 等闲：平常，寻常。一说，对一切修行境界，等闲视之，不作奇特想，不生执着。

[14] 斩作三段：指彻底打破、放下。

[15] 从上牙爪：古来祖师所证得的大机大用。牙爪，又称“狮子爪牙”，此指有大势力用、眼明手快、能给学人解粘去缚的高超手眼。

[16] 其中人：指利根者。

[17] 划：音 chǎn，通“铲”，铲除、除灭。

[18] 在力行之：随力修行。在，任，随。

[19] 锦官：今四川成都。

[20] 钟阜：即钟山，今南京。

[21] 意谓各种分别执着和文字上的殊胜知解都已经扫除干净了。拈去，放下，弃置一边。

[22] 打摒：扫除，抛弃。

[23] 比出佐民老：近来离开寺院，外出辅佐民老禅师。比，近来。佐，辅佐。民老，盖指民知库或民上人。

[24] 违去：离开，辞别。

2. 寄张宣抚相公

畴昔受知^[1]于此道，极深且久，岂假言句可通^[2]？然格外超宗^[3]，在大达大观^[4]，所操持虽千变万化，不出掌握中。世法、佛法曾无以异^[5]；唯日用照了^[6]，镜心像迹^[7]，初不遗鉴^[8]，乃大定也。是故维摩取饭香积，借座灯王，转妙喜世界如陶家轮，纳须弥于芥子中，吸劫火于腹内，由反覆掌^[9]。盖中既虚而灵、寂而照，此外事物出没、转旋，不假他力，所谓“证不可思议，咸即方寸片田地^[10]尔”。矧^[11]建功立业，蕴德操诚^[12]，左右逢原，秉金刚宝剑，拈杀活杖子^[13]，指挥^[14]之际，皆此妙也。望期之言表意外^[15]，虽千万里犹目击耳。

[1] 受知：原意是受人知遇，此指很幸运，得遇明眼宗师赏识，指示祖师禅法。

[2] 通：传达、表达。

[3] 格外超宗：超越于言思、超越于二边之外的向上宗门妙旨。格外，超越于语言思维之外。超宗，又称向上一路、教外别外，超越于言教之外的不二之旨。

[4] 在大达大观：对于那些大彻大悟的人来说。大达大观，此指“大达大观之士”，即彻底通达佛法、大彻大悟的人。

[5] 曾无以异：本来就没有差别。曾，本来，从来，一直。

[6]照了：彻见，洞晓，觉照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

[7]镜心像迹：心如明镜，对境了了分明，犹如明镜鉴像。

[8]初不遗鉴：始终灵明不昧，不失觉照。初，表程度，全，始终。

[9]参见《维摩诘所说经》。

[10]方寸片田地：指自性、本心、如来藏心。

[11]矧：音 shěn，况，亦，又。

[12]蕴德操诚：积功累德，执持诚信。

[13]金刚宝剑、杀活杖子，均指般若智慧。金刚宝剑偏指空观智，指在扫荡一切名相执着。杀活杖子，偏指方便智，针对学人的根器，灵活运用，或与或夺，要在帮助学人解粘去缚。

[14]指挥：指点，指示。

[15]望期之言表意外：希望您从言意之外去体会大道之妙，不要执着于文字知见。

又

自古圣贤以过量^[1]杰出，如植大根器，独证此大因缘^[2]，以悲愿力发挥^[3]，直指“万有同体，至渊至奥”一段事，不立阶梯^[4]，顿超独得，从空劫已前^[5]湛然不动，印定群灵根脚^[6]，亘古今、绝思虑、出圣凡、越知见，初不动摇，净倮倮^[7]、活鱣鱣，见在一切有情、无情，莫不圆具。是故释迦初生，即指天地，大哮吼，当头拈出^[8]，次以明星^[9]，末后拈花^[10]，只贵具此正眼底领略。自尔^[11]四七^[12]、二三^[13]密传，不知有者^[14]以谓^[15]有多少妙用神机，只言随波逐流，初^[16]不究其根本；若鞠其至趣^[17]，不消一割^[18]。

[1]过量：超出常规、不可思议。

[2]大因缘：指人人本具之佛性、智慧德相。

[3]发挥：宣扬。

[4]不立阶梯：不立文字次第，当下顿悟。

[5]空劫已前：空劫已前，又作空劫以前，指此世界成立以前空空寂寂之时

代。天地未开以前，了无善恶、迷悟、凡圣、有无等差别对待；亦即未分别生起森罗万象以前之绝对的存在境界。与“父母未生以前”、“空王以前”、“空王那畔”、“朕兆未萌以前”、“本来面目”等，皆为同类用语，均指本来面目、自性佛。

[6]印定群灵根脚：意思是帮助众生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印定，印证、使之确信不疑。根脚，指自性、本心，又称本分事。

[7]倮倮：同“裸裸”。

[8]《佛本行集经》卷十云：“复次大师，童子初生，天人扶侍，住立于地，各行七步，凡所履处，皆生莲花，顾视四方，目不曾瞬，不畏不惊，住于东面，不似孩童呱呱啼叫，言音周正，巧妙辞章，而说是言：‘一切世间，唯我独尊，唯我最胜。我今当断生老死根。’”

[9]明星：指佛陀在菩提树下，睹明星而大悟，三叹“奇哉”，云：“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

[10]拈花：《五灯会元》卷一记载：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11]自尔：此后。

[12]四七：指禅宗西天二十八代祖师。

[13]二三：指禅宗东土六代祖师。

[14]不知有者：没有开悟见性的人。“知有”一词，在语录中经常用到，意指证悟的人，知道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回事，所以开悟的人又称“知有的人”，没有开悟的人称“不知有的人”。

[15]以谓：以为、认为。

[16]初：表程度，全然，根本。

[17]若鞠其至趣：若考查其究竟处。鞠，考查，穷究。至趣，究竟处，奥妙处。

[18]不消一割：犹言不值得一提，意谓道在日用，本来就很简单，并无奇特之处。割，音 zhā，刺，扎。

昔李驸马见石门，门谓曰：“此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李即便领，以颂自陈：“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趣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1]盖上智利根，天

机^[2]已具，唯务^[3]确实透彻，当受用^[4]时，握大机、发大用^[5]，先机而动、绝物而转^[6]。岩头云：“却物为上，逐物为下。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7]若能于物上转得疾，则一切立在下风，并归自掌握，擒纵卷舒悉可点化，居常自处泰然安静，不挂纤末于方寸，动而应机，自秉璇玑^[8]，回转变通，得大自在，万彙^[9]万缘皆迎刃而解，莫不如破竹势、从风而靡，所以，“立处既真，用时有力”。况总领英雄、驱貔虎之士，攘巨寇、抚万姓、安社稷、佐中兴之业，皆只仗此一着子，拨转上头关键^[10]、万世不拔之功，与古佛同见、同闻、同知、同用。四祖云：“非心不问佛。”德山云：“佛只是个无事人。”永嘉云：“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临济云^[11]：“无位真人常从面门出入。”皆此蕴^[12]也。今枢密大丞相已领之于言外，透出于声前，而山野剩语^[13]切切^[14]，纳败缺^[15]。猥蒙钧慈见照^[16]，以此^[17]遂忘老农、老圃^[18]、老马之智而献芹^[19]焉。

[1]李附马，即李文和（李遵勳），宋代人，字公武，祖父为李崇矩，父李继昌。举进士，任都尉驸马。曾礼谒谷隐蕴聪禅师，问出家事。隐以崔赵公问径山公案答之（崔赵公问：“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径山道钦禅师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公于是有省。）公于言下大悟，遂作偈曰：“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趣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李文和居士悟道后，往来于禅客间，与慈明楚圆、杨亿等禅者交谊甚厚。天圣年间（1023~1030）上呈所编《天圣广灯录》三十卷，以阐明禅之传灯。宝元元年示寂，享年不详。著有《闲宴集》二十卷、《外馆芳题》七卷。石门，指襄州谷隐山石门蕴聪禅师，首山省念禅师之法嗣。

[2]天机：先天的资质、根性。

[3]唯务：只知道，一心致力于。

[4]受用：得到利益。

[5]握大机、发大用：意指针对学人的根机，能恰到好处地抓住时机，充分发挥佛法接化学人之妙用。“握大机”的“大机”，除了有大作用、大功能的意思之外，还包含有“来机”、“时机”的意思。

[6]先机而动、绝物而转：意指立足于不二之般若自性观，自在无碍地面对一切日用境缘，不粘滞于万物，不被万物所转。机，动之微也，即事情发生之前的微细征兆。

[7]岩头，即岩头全庵禅师，参德山而契旨，住于岩头。值武宗汰教，隐身为渡子，后庵于洞庭卧龙山，徒众辐凑。光启三年入寂，敕谥清岩禅师。却物，除却对事物的执着，即无相无住。逐物，即执取境缘。“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意思是，如果是在战场上，他们个个都处于灵动无住的状态，不执着于任何一法，能够自由自在地圆应一切可能发生的变化。“立在转处”的“立”，原作“力”，乃误写，今改。转处，虚灵转动之处，指无住的状态。

[8]璇玑：本指观测天象的仪器中能够转动的机关部分，此处喻指灵动无住的自性般若。

[9]万彙：万事万物。彙，音hùi，类，品类。

[10]上头关键：又称“向上关楔子”，喻指超越于二边之上的真如、自性、实相。

[11]原文无“临济云”三字，据文意补。

[12]蕴：奥义。

[13]剩语：多余无用的话。

[14]切切：唠叨，啰嗦。切，音dāo。

[15]纳败缺：找亏吃，折便宜，露破绽，丢面子，因暴露过失而出丑。

[16]猥蒙钧慈见照：犹言承蒙您慈悲关照。猥蒙，谦辞，犹辱蒙。

[17]以此：因此。

[18]老圃：有经验的菜农。

[19]献芹：谦辞，微薄的礼品或情意。

3. 示圆首座

得道之士，立处既孤危峭绝，不与一法作对，行时不动纤尘，岂止入林不动草、入水不动波？盖中已虚寂，外绝照功，**翛然**^[1]自得，彻证无心；虽万机^[2]顿赴，岂能挠其神、干其虑^[3]哉？平时只守闲闲地^[4]，如痴似兀^[5]；及至临事物，初不作伎俩，准拟割割，风旋电转，靡不当机^[6]，岂非素有所守也？是故古德道：“如人学射，久久方中。”悟则刹那，履践功夫须资长远，如鹑鸪儿出生下来，赤骨𦏧地^[7]，养来餒^[8]去，日久时深，羽毛既就，便解高飞远举。所以悟明透彻，政^[9]要调伏。只如诸尘境界，常流^[10]于中窒碍，到得的人^[11]分上无不虚通，全是自家大解脱门。终日作为未尝作为，了无欣厌，亦无倦怠，度尽一切而无能所，况生厌惰^[12]耶？苟性质偏枯^[13]，尤当增益所不能，放教^[14]圆通，以诤和^[15]摄化，开权俯仰应接，俾^[16]高低远迩略无差误。行常不轻行^[17]，学忍辱仙人，遵先佛轨仪，成就三十七品助道法^[18]，坚固四摄行^[19]。到大用现前，喧寂一致^[20]，如下水船^[21]不劳篙棹^[22]，混融含摄，圆证普贤行愿，乃世出世间大善知识

也。古德云：“三家村里须自个丛林^[23]。”盖无丛林处，虽有志之士，亦喜自便^[24]；到恁么，尤宜执守，唯在强勉，以不倦终之^[25]。至于喧、静亦复尔：喧处周旋应变，于中虚寂，静处能不被静缚，则随所至处，皆我活业^[26]。唯中虚外顺、有根本者能然^[27]。

[1] 翛然：自然洒脱貌。翛，音 xiāo。

[2] 万机：各种各样的事物和境缘。

[3] 干其虑：扰乱他的思想。干，干扰。

[4] 闲闲地：心中无事，自在无牵挂。

[5] 如痴似兀：像个痴呆汉一样。兀，混沌无知的样子。

[6]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等到有了事情需要处理，根本用不着去费尽心思筹算，自然而然便如快刀斩乱麻一般，干净利索，无不恰到好处。准拟，定可，打算。割割，割截。割，音 tuán。

[7] 赤骨𦏧地：犹言赤条条地、赤裸裸地。𦏧，音 lì，亦作“力”。

[8] 餒：音 wèi，哺食，饲。

[9] 政：同“正”。

[10] 常流：普通人，平常人。

[11] 得的人：即大彻大悟的人。

[12] 厌惰：厌倦懈怠。

[13] 性质偏枯：偏于空境，不得大机大用。

[14] 放教：使，令。

[15] 诤和：一作“沕和”，“沕和俱舍罗”的简称，意为善巧方便、方便胜智。

[16] 俾：使。

[17] 常不轻行：常不轻，《法华经·常不轻菩萨品》中所说之菩萨名，又作“常被轻慢菩萨”，系过去威音王佛灭后像法时期所出世的一位菩萨比丘，即释尊之前身。此菩萨每见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是言：“我深敬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众人闻言而有生怒者，以瓦、石、木杖等击之，然常不轻菩萨恭敬依然，乃至远见四众，亦复礼拜赞叹如昔。是故，增上慢之四众称之为“常不轻”。此菩萨临终时，闻威音王佛说《法华经》，得六根清静，寿增益命，更为入宣说此经，显现神通，令增上慢四众归服。“常不轻行”即由此而来，

意指对一切众生恒修恭敬礼拜。净宗中的“念未来佛”当与此行有关。

[18]三十七品助道法：又称三十七觉支、三十七菩提分、三十七助道法、三十七品道法。循此三十七法而修，即可次第趋于菩提，故称为菩提分法。

包括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正道等。

[19]四摄行：菩萨为摄受众生，令其生起亲爱心而进入佛道，所修之四种方法，即布施、爱语、利行、同事。

[20]喧寂一致：即动静一如，动时静时皆不失本分。

[21]下水船：顺流而下之船。

[22]篙棹：行船用的工具。篙，音 gāo，撑船用的竹杆。棹，音 zhào，划水用的桨。

[23]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是处在荒僻的山村里修行，也需要有自己的丛林，否则，就会很容易放逸。三家村，即偏僻荒远的小乡村。须，必须，应当。自个，自己。

[24]自便：随便，随意。

[25]这句话是意思是说，离开了丛林，即便是一个有道心、有毅力的修行人，也很容易落入懈怠和放逸，这个时候，尤其要提起功夫，勉力行之，自始至终，孜孜不倦，不失正念。恁么，这种境地。

[26]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至于喧嚣和宁静的环境，亦应当如是提起警觉。在喧嚣的环境中，若能内心不动，应对自如，在宁静的环境中，不被空静所系缚，不失灵动——若能如是，则所到之处，应缘接物，无不是我的大机大用之显现。活业，指大机大用。

[27]此句意谓，唯有那些内心证得了空性，能够自由地随顺外境，同时又不失自己本分的人，才能够达到“随所至处，皆是我活业”的境界。中虚外顺，内心空无执着和牵挂，外面随缘自在应物。顺，随顺，顺应。

大凡为善知识，当慈悲、柔和、善顺接物，以平等无净自处。彼以恶来，以恶声名色加我^[1]，非理相干^[2]，讪谤^[3]毁辱，但退步自照，于己无歉^[4]，一切勿与较量，亦不动念嗔恨，只与直下坐断^[5]，如初不闻不见，久久魔孽自消。尔若与之较，则恶声相反，岂有了期^[6]？又不表显自己力量，与常流^[7]何以异？切力行之，自然无思不服^[8]。

椎拂^[9]之下，开发人天^[10]，俾透脱生死，岂小因缘？应恬和词色，当机接引。勘对^[11]辨其由来，验其存坐^[12]，攻其所偏坠^[13]，夺其所执着，直截指示，令见佛性，到大休大歇、安乐之场，所谓“抽钉拔楔，解黏去缚”。切不可将实法系缀人^[14]，令如是住、如是执。勿受别人移倒^[15]，此毒药也；令渠吃着，一生担板^[16]、赚误^[17]，岂有利益耶？

[1]以恶声名色加我：恶声，辱骂之声。名色，名号，称号。加，侵陵，施加。

[2]干：干扰，侵扰。

[3]讪谤：讥笑、诽谤。

[4]歉：音 qiàn，抱恨，不安。

[5]坐断：斩断。坐，顿，遽。

[6]此句意谓，如果与对方理论、计较，必致互相辱骂毁损，无有了期。

[7]常流：普通人，俗人。

[8]无思不服：一切烦恼魔障无不被化解。思，指见思二惑中的思惑，即烦恼障。

[9]椎拂：指代提携、接引、锻炼学人。

[10]开发人天：培养人天眼目、人天导师。

[11]勘对：勘验、应对。

[12]存坐：存身，安坐，安放，此指安身立命之处。

[13]偏坠：片面、不圆融、产生失误的地方。

[14]不可将实法系缀人：不能用一成不变的实有之法来束缚人。从宗门的角度来讲，一切法都是方便法，都是为了对治众生不同的心理疾病而设的，病不同故药亦不同，最后是病去药除，不可执药成病，所谓“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系缀，束缚。

[15]此句意谓不要被别人所动摇，以致失去本分。移倒，动摇。

[16]担板：因肩扛木板的时候，只能看到前方或者一侧，不能兼顾左右，故宗门中把那些见解偏执、不能圆通的人，称之为“担板汉”。

[17]赚误：欺骗、迷惑。

佛祖出兴^[1]，特唱^[2]此段大因缘，谓之单传心印、不立文字语句，接最上机，只贵一闻千悟，直下承当了修行，不求名闻利养，唯务透脱生死。今既作其儿孙，须存它种草^[3]。看他古来大有道之士，动是^[4]降龙伏虎，神明授戒，攻苦食淡^[5]，大忘人世，永谢尘寰^[6]，三、二十年折脚铛儿煮饭吃，遁迹埋名，往往坐脱立亡^[7]。于中一个、半个，诸圣推出，建立宗风，无不秉高行，务报佛恩，流通大法^[8]；始出一言半句，出于抑不得已，明知是接引入理之门、敲门瓦子，其体裁^[9]力用不妨^[10]为后昆^[11]模范。当宜师法^[12]之，转相勉励，追复^[13]古风，切忌希名苟利^[14]。兹深祝^[15]也。

马祖昔归乡，以簸箕之讥，畏难行道，因再出峡，缘会江西^[16]。大隋昔归乡，先于龙怀路口三载茶汤结众缘，遂隐于木庵，道行于蜀^[17]。香林昔归乡，潜神隐照于水晶宫，成四十年一片事^[18]，拨正智门老祚^[19]，寻出雪窦^[20]，大^[21]云门正宗。或留、再出，皆以缘断^[22]。今既万里西归，但存行脚本志，亦不必拘去留也。

[1] 出兴：出现，化现于世间。

[2] 唱：倡导，宣扬。

[3] 种草：犹言佛种，意谓佛性之于人，犹如草木之含种芽，人人本具，故名。后专指能够延续佛法慧命之大根器者。

[4] 动是：动辄，经常，常常。

[5] 攻苦食淡：吃苦耐劳，生活简朴，辛勤自励。淡，一作“啖”，食无菜茹谓之啖。

[6] 意谓彻底放下世间名闻利养，谢绝世间人事。

[7] 坐脱立亡：坐着脱化，站着往生。

[8] 大法：广度有情、深广难思之大乘妙法。

[9] 体裁：风格、行履，做事的方式。

[10] 不妨：可以，堪当。

[11] 后昆：后代，子孙。

[12] 师法：效法，向……学习。

[13] 追复：仿效、履践。复，履践，按照……去实践。

[14] 希名苟利：追名逐利。希，欲求，企求。苟，苟求、苟取。

[15] 祝：祝付，嘱咐。

[16] 《五家正宗赞》卷一载：“师（马祖）讳道一，汉州什邡人，姓马氏。容貌奇异，虎视牛行。得法南岳，后归蜀乡，人喧迎之。溪边婆子云：‘将谓有何奇特，元是马簸箕家小子！’师遂曰：‘劝君莫还乡，还乡道不成。溪边老婆子，唤我旧时名。’再返江西。”后有人称马祖为“马簸箕”，盖由此而来。出峡，离开四川。

[17] 大隋，一作大随，即益州（今四川成都）大随法真禅师，长庆大安禅师之法嗣，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人，俗姓王。少时出家，先后礼谒过药山、道吾、云岩、洞山等诸大禅师。后于大沲禅师座下，得其心要。数载后，法真禅师辞别沲山，返回西川，寄居于天彭棚（péng）口山龙怀寺，每日于路旁煮茶，普施过往客人，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在龙怀寺的后山，法真禅师曾发现了一处古老寺院，名曰大随。寺周围群峰耸秀，涧水清冷。中有一棵古树，树围四丈余，树的南侧恰好有一口，其状如门，中空无碍，不假斤斧，天然生成的一个小庵。法真禅师于是移居于此，名之曰“木禅庵”。法真禅师临终时，曾为徒众作了一段极精彩的表演——众僧参次，法真禅师以口作患风势，嘴角歪斜，面部扭曲。法真禅师对众人道：“还有人医得吾口么？”众僧竞送药以至，俗士闻之，亦多送药。法真禅师皆不受。七天后，法真禅师自掴其口，令恢复如常，并对众人说：“如许多时，鼓这两片皮，至今无人医得。”说完，端坐而逝。

[18] 香林，即香林澄远禅师，云门文偃禅师之法嗣，汉州绵竹人，姓上官。……将示寂，辞知府宋公瑄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这僧风狂，八十岁行脚去那里！”宋曰：“大善知识，去住自由。”师谓众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讫而逝。

[19] 智门老祚，即智门光祚禅师，香林澄远禅师之法嗣，浙江人。出家后，入蜀参香林澄远，受心印，后回随州智门住山传法。座下最著名的弟子有雪窦重显。

[20] 寻出雪窦：不久，座下出了雪窦重显这样一个禅门巨匠。寻，不久。

[21] 大：光大。

[22] 此句意谓，或留住山中，或出世度众，皆根据因缘而定。

慈明昔辞汾阳，祝云：“修造自有人，且与佛法为主^[1]。”自尔^[2]五据^[3]大刹，不动一椽，唯提振临济正宗，遂得杨岐、黄龙、翠岩三大士^[4]，而子孙遍寰海，果不辜^[5]所付授。盖古人择可以荷担之士，不轻如此，信严饰壮丽梵苑，未足以奇佛法也^[6]。

佛道悬旷^[7]，久受勤苦，乃可得成。祖师门下，断臂立雪^[8]、腰石舂碓^[9]、担麦推车、事园^[10]作饭、开田畴、施汤茶、般^[11]土拽磨，皆抗志绝俗^[12]、自强不息、图成功业者乃能之，所谓“未有一法从懒堕懈怠中生”。既已洞达渊源，至难至险，人所不能达者尚能，而于涉世应酬、屈节俯仰^[13]而谓不能？此不为，非不能也。当稍按下云头^[14]，自警自策，庶几^[15]方便门宽旷，不亦善乎？

[1] 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石霜慈明楚圆禅师，汾阳善昭禅师之法嗣。祝，同“嘱”，嘱咐。修造，指建寺修庙之类的事情。

[2] 自尔：此后。

[3] 据：住持。

[4] 指杨岐方会、黄龙慧南、翠岩可真这三位禅师。

[5] 辜：辜负。

[6] 信，信知，确信。奇佛法，显扬、绍隆佛法。

[7] 悬旷：高远广大，深不可测。

[8] 断臂立雪：指二祖慧可向初祖达磨求法之事，参见《五灯会元》卷一。

[9] 腰石舂碓：指六祖慧能在五祖弘忍座下为法忘躯之事，参见《五灯会元》卷一。

[10] 事园：负责菜园、种菜。

[11] 般：同“搬”。

[12] 抗志绝俗：坚持崇高的志愿，放弃世俗攀缘。抗志，坚持平素志向，不屈不挠。抗，或当“高”讲。

[13] 屈节俯仰：指代日常应用、人事应酬。

[14] 按下云头：为慈悲接众，抑高就低，俯身开示。

[15] 庶几：表希望或推度之词，也许、可以。

4. 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

脚踏实地到安稳处时，中无虚弃^[1]的工夫，绵绵不漏丝毫，湛寂凝然，佛祖莫知，魔外无捉摸，是自住无所住大解脱，虽历无穷劫，亦只如如地，况复诸缘耶？安住是中，方可建立^[2]，与人拔楔抽钉^[3]，亦只令渠无住着^[4]去，此谓之大事因缘。“如来有密语，迦叶不覆藏”，乃如来真密语也。当不覆藏即密，当密即不覆藏，此岂可与系情量^[5]、立得失、存窠臼^[6]、作解会者举？要须透脱，到实证之地，向出格超宗顶颈上领始得^[7]。既已领略，应当将护^[8]，遇上根大器方可印授也^[9]。

[1] 虚弃：没有结果、白白丢掉了。

[2] 建立：指树立法幢，施設门庭，以接引学人。

[3] 拔楔抽钉：犹言解粘去缚，意谓帮助学人摆脱文字知见等方面的执着。

[4] 无住着：不执着，没有可执着的地方。

[5] 系情量：执着于分别意识。

[6] 窠臼：先入之见，思维定势。

[7]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此事必须证悟透彻，证到实际理地，超出二边，直达到上一路才行。出格超宗，超越常规，不同凡响。顶颈，头顶，指超越二边之上的向上一路。颈，音nǐng。领，领会。

[8] 将护：犹言保任，护念。

[9]也：原作“耶”，据《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五改。

秉拂据位称宗师^[1]，无本分作家^[2]手段，未免赚误方来^[3]，引他入草窠里打骨董^[4]去也。若具金刚正眼^[5]，须洒洒落落^[6]，唯以本分事接之；直饶见与佛齐，犹有佛地障^[7]在。是故从上来^[8]行棒行喝、一机一境、一言一句，意在钩头^[9]，只贵独脱^[10]，切忌依草附木^[11]，所谓“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12]。若不如是，尽是弄泥团汉^[13]。

方来衲子^[14]有夙根、作工夫、蓦地得入者，不遇真正宗师，返引他作露布^[15]、堕在机境^[16]中，无绳自缚，半前落后^[17]，似是不是，难整理^[18]！要须识其病脉、辨其落着^[19]、征其所偏坠^[20]，而发起之^[21]，俾^[22]舍执着、住滞，然后示以本分正宗，使无疑惑，了然得大解脱，居大宅，自然趁^[23]亦不去，可以洪济^[24]大法、传续祖灯、堪报不报之恩^[25]也。

[1]秉拂据位称宗师：手持拂尘，高踞法座，号称一代明眼宗师。

[2]本分作家：禅宗里，称那些见地透脱、道眼明彻、能知众生根机、以本分事接人的善知识为作家，亦称本分作家。本分，又称本分事，指自性即佛这件事。

[3]赚误，貽误，误导。方来，“方来衲子”的简称，从诸方而来的学人，即参方的衲子。

[4]入草窠里打骨董：陷入文字知见和意识领解当中，玩弄古人公案，呈口舌之能。草窠，指文字知见、思维分别。

[5]金刚正眼：指般若正见，以其能断一切执着、能扫一切相、能除一切二边分别，故云金刚正眼。

[6]洒洒落落：远离执着，无有挂碍，豁达自在的样子。

[7]佛地障：唯识学中讲，菩萨于十地中，每一地断一种障。至等觉地，则断第十一种障，即佛地障。金刚喻定现在前时，断佛地障，即入妙觉，名究竟解脱。

[8]从上来：从前，过去。

[9]意在钩头：意在钓取池中之鱼，而非钓钩本身。此语从船子和尚开示夹山“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一公案中转化而来。垂钩之意，要在钓取潭中之金鳞、狞龙。

[10]只贵独脱：只是希望学人能够当下脱去系缚，获得解脱。贵，欲，希望，想要。独脱，超然于物外，不与万法为侣，自在解脱。独，孤立。脱，脱落，散去。

[11]依草附木：原指人死后，生缘未定之际，精灵无法独立自存，只好依附草木而住。禅宗借指学者执着于语言文字，不悟本来，认假为真，不得透脱自在。

[12]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宗门中比喻用杀夺之法，扫荡学人的一切知见执着。牛对于农夫来说是最重要的，食物对于饥饿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现在，要逆其心愿而剥夺之，使其一无所有，面临绝境，以此来令其获得新生。

[13]弄泥团汉：禅林中用来责骂那些惯用情识分别、计度思虑来理会佛法的僧徒。他们玩弄文字知解，欲求解脱，如同玩弄泥团欲成馒头一样可笑。

[14]方来衲子：即参方的衲子，从诸方而来的学人。

[15]作露布：意指玩弄文字概念。露布，一作“路布”，原指不封缄、公开张贴的公文，如榜文、告示等，此处指代寻常的人云亦云式的书本文字。

[16]机境：指明眼宗师在接引学人时所使用的机锋转语或合乎机宜之方便手段，如棒喝等，与“义理”相对，后人又称为公案。

[17]半前落后：有二义：一指中途犹豫，得少为足，不肯前进；二指见地不透，所悟还不到位，半生半熟的，犹言“半吊子”。

[18]难整理：像这样的人难以救治处理。

[19]落着：此指执着心所在。

[20]征其所偏坠：考察他见地上的偏颇和违背正理的地方。

[21]发起之：启发其悟性而救拔之。

[22]俾：使。

[23]趁：驱逐，驱赶。

[24]洪济：弘扬，广泛流通传播。

[25]不报之恩：犹言难以报答之恩。

黄龙老南禅师昔未见石霜^[1]，会一肚皮禅，翠岩^[2]悯之，劝谒慈明，只穷究玄沙语灵云未彻处^[3]，应时^[4]瓦

解冰消，遂受印可，三十年只以此印，拈诸方解路^[5]。瘥病不假驴駝药^[6]，紧要处岂有许多佛法也？大宗师为人，虽不立窠臼、路布，久之，学徒妄认，亦成窠臼、路布也，益^[7]以无窠臼为窠臼、无路布作路布也。应须及之令尽^[8]，无令守株待兔、认指为月。

[1] 隆兴府（治所在今江西南昌）黄龙慧南禅师，石霜慈明楚圆禅师之法嗣，俗姓章，信州玉山（今江西玉山县）人。慧南禅师十一岁从本州怀玉寺智奩禅师出家，十九岁落发受具足戒，后游方参学，先后师事于庐山归宗自宝禅师、栖贤澄谿（shì）禅师、泐潭怀澄禅师、福岩审承禅师。其中，怀澄禅师对慧南禅师尤为器重，曾经令他分座接众，一时名震诸方。时慧南禅师与云峰文悦禅师相友善。文悦禅师是大愚守芝禅师之法嗣、汾阳善昭禅师之嫡孙。文悦禅师见到慧南禅师，每每感叹道：“南，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色钳锤耳！”一日，慧南禅师随同文悦禅师游西山，夜间谈话，论及云门之禅道。文悦禅师道：“澄公（怀澄）虽是云门之后，法道异矣。”慧南禅师于是追问文悦禅师，为什么澄公的道法与云门祖师不同。文悦禅师道：“云门如九转丹砂，点铁成金。澄公药汞银，徒可玩，入锻则流去。”慧南禅师一听，以为文悦禅师是在贬损他的老师怀澄禅师，便大怒，用枕头投击文悦禅师。文悦禅师见慧南禅师发火了，第二天，便向慧南禅师谢过，但同时，他又说：“云门气宇如王，甘死语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语也。死语，其能活人乎？”说完，便要离开。慧南禅师一听文悦禅师的话中大有深意，便挽留他说：“若如是，则谁可（适合）汝意？”文悦禅师道：“石霜圆（石霜慈明楚圆禅师）手段出诸方，子宜见之，不可后也。”慧南禅师心中暗想：“悦师翠岩，使我见石霜，于悦何有哉（文悦禅师师事于翠岩可真和尚，他却让我去见石霜和尚，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慧南禅师的意思是说，文悦禅师这样做并非出自私心）！”于是，慧南禅师便前往参礼石霜慈明楚圆禅师。石霜禅师是汾阳善昭禅师之法嗣，属临济宗。途中，慧南禅师听人说，慈明楚圆禅师平时不管事，轻忽诸方小丛林，于是便心生悔意，遂改道登衡岳，投福岩寺，礼谒福严贤和尚。贤和尚于是命慧南禅师充当书记（寺院里专门负责文案工作的出家人）。不久，贤和尚圆寂了。郡守便请慈明楚圆禅师补福岩寺住持之位。慧南禅师得知此事，很高兴，想亲眼看看这位大名鼎鼎的禅师是否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慈明禅师到福岩之后，慧南禅师一面随众参请，一面冷眼旁观。他目睹了慈明禅师经常贬剥诸方，将诸方种种教法斥为邪解，心里顿

感意气索然，但是转念又想：“大丈夫心膂之间，其可自为疑碍乎？”于是便决定继续留在福岩寺，随众参请。一天晚上，晚参结束之后，慧南禅师入室请益。慧南禅师道：“慧南以暗短，望道未见。此闻夜参，如迷行得指南之车。然唯大慈，更旋法施，使尽余疑。”慈明禅师道：“书记领徒游方，名闻丛林，借使有疑，不以衰陋鄙弃，可坐而商略，顾（岂、难道）不可哉！”于是便令侍者搬来禅床，请慧南禅师坐。慧南禅师被慈明禅师的诚恳所感动，惶恐不安，坚辞不肯坐，并再三哀请慈明禅师为他开示。慈明禅师道：“公学云门禅，必善其旨。如云门放洞山三顿棒，是有吃棒分、无吃棒分？”[洞山守初禅师初参云门和尚，云门和尚便问：“近离甚处？”守初禅师道：“查渡。”云门和尚又问：“夏在甚处？”守初禅师道：“湖南报慈。”云门和尚道：“几时离彼？”守初禅师道：“八月二十五。”云门和尚于是呵斥道：“放汝三顿棒！”守初禅师一听懵然，不知过在何处。第二天，守初禅师便上丈室，向云门和尚问讯：“昨日蒙和尚放三顿棒，不知过在甚么处？”云门和尚道：“饭袋子！江西湖南便恁么去？”守初禅师一听，终于言下有省。]慧南禅师道：“有吃棒分。”慈明禅师一听，便板起面孔，说道：“从朝至暮，鹊噪鸦鸣，皆应吃棒。”慧南禅师当即瞠目结舌，连连后退。慈明禅师道：“吾始疑不堪汝师，今可矣！”说完，慈明禅师便端坐不动。慧南禅师于是焚香作礼。慧南禅师礼毕，慈明禅师又问：“脱（倘或、或许）汝会云门意旨，则赵州尝言‘台山婆子，被我堪破’，且那（哪）里是他勘破婆子处？”[有僧游五台，问一婆子曰：“台山路向甚么处去？”婆曰：“蓦直去。”僧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恁么去。”后有僧举似赵州，赵州曰：“待我去勘过。”明日，赵州便去问：“台山路向甚么处去？”婆曰：“蓦直去。”赵州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恁么去。”赵州归院，谓僧曰：“台山婆子为汝勘破了也。”]慧南禅师被问得无言以对，汗下如雨。第二天，慧南禅师又入室请益。才隔一夜，慈明禅师象变了一个人似的，一见慧南禅师，便指着他的鼻子，诟骂不已。慧南禅师大惑不解，说道：“骂岂慈悲法施邪？”慈明禅师道：“你作骂会那！”慧南禅师一听，言下大悟。后作颂，呈给慈明禅师，颂曰：“杰出丛林是赵州，老婆勘破有来由。而今四海清如镜，行人莫与路为仇。”慈明禅师一看，知道慧南禅师这次真正彻悟了，便点头印可。

[2] 翠岩：翠岩可真禅师，石霜楚圆禅师之法嗣，黄龙慧南禅师之师兄。此处当为云峰文悦禅师，黄龙慧南禅师之法侄。

[3] 玄沙语灵云未彻处：福州灵云志勤禅师，初在汾山灵祐禅师座下，因见桃花而悟道，遂作偈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汾山禅师览偈后，遂勘验他所悟。志勤禅师所答，皆一一符契宗旨。汾山禅师于是给予印可，并嘱咐道：“从缘悟达，永无退

失。善自护持。”后有一位僧人将此事告诉了玄沙师备禅师，玄沙禅师道：“谛当甚谛当，敢保老兄未彻在。”众人皆疑此语。因为泐山禅师是一代宗师，他是不随便印可人的，他既印可志勤禅师，志勤禅师必定是开悟无疑。但是玄沙禅师却不肯。从此以后，玄沙禅师的这句话，便成为宗门大德用来勘验学人的一个重要话头。

[4] 应时：当即，立刻。

[5] 拈诸方解路：打掉诸方学人的义解思维，令其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拈，拈却，拈除。

[6] 瘥病不假驴驢药：治病的关键是要对症，而不在于用药的多少。《指月录》卷三十二云：“瘥病不假驴驼药。若是对病与药，篱根下拾得一茎草便可疗病，说甚么朱砂、附子、人参、白术！”瘥，音chài，病愈，使病愈。驢，同“驮”。

[7] 益：逐渐。

[8] 及之令尽：及时扫荡干净。

鉴在机先^[1]，风尘草动亦照其端倪，况应酬扰扰^[2]哉？非胸次虚静、无一法当情^[3]，安能圆应无差、先机照物耶？此皆那伽在定^[4]之効也。

临济金刚王宝剑^[5]、德山末后句^[6]、药峤一句子^[7]、秘魔杖^[8]、俱胝指^[9]、雪峰辊球^[10]、禾山打鼓^[11]、赵州吃茶^[12]、杨岐栗棘蓬、金刚圈^[13]，皆一致^[14]耳。契证得，直下省力，一切佛祖言教无不通达，唯在当人善自宏^[15]持耳。

[1] 鉴在机先：在事物发生变化之前，即已觉察到事物的发展趋势。机，动之微也，事情发展变化之前的微细征兆。

[2] 扰扰：纷乱不安的样子。

[3] 无一法当情：心中空荡荡的，无一丝毫的执着和牵挂。

[4] 那伽在定：全言“那伽常在定，无有不定时”。那伽，义为“龙，象，无罪，不来”。佛经中称佛或阿罗汉为摩诃那伽，喻其有大力用。《大智度论》卷三云：“摩诃那伽，名阿罗汉。摩诃言大，那名无，伽名罪。阿罗汉诸烦

恼断，以是故名大无罪。次那伽，或名龙，或名象。是五千阿罗汉，诸阿罗汉中最大力，以是故言。”又佛之禅定，称为那伽定，或那伽大定。《俱舍论》卷十三（大二九·七二上）：“有余部说，诸佛世尊常在定故。心唯是善，无无记心，故契经说：‘那伽行在定，那伽住在定，那伽坐在定，那伽卧在定。’”

[5] 临济金刚王宝剑：《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卷一：“师问僧：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师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么生会？僧拟议，师便喝。”

[6] 德山末后句：雪峰义存禅师在德山座下作饭头时，一日饭迟，德山禅师擎钵下法堂。峰晒饭巾次，见德山，乃曰：“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甚么处去？”德山便归方丈。峰举似岩头全衲禅师。岩头禅师曰：“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在。”山闻，令侍者唤岩头禅师去。问：“汝不肯老僧那？”岩头禅师密启其意。山乃休。明日升堂，果与寻常不同。岩头禅师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头老汉会末后句，他后天下人不奈伊何！虽然，也只得三年活。”三年后，德山禅师果然示灭。

[7] 药峤一句子：《五灯会元》卷五：“大众夜参，不点灯。师（药山惟俨禅师）垂语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公牛）生儿即向你道。有僧曰：特牛生儿也，只是和尚不道。师曰：侍者把灯来。其僧抽身入众。”药峤，指药山惟俨禅师，石头希迁禅师之法嗣。

[8] 秘魔杖：五台山秘魔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见僧来礼拜，即叉其颈，问道：“那（哪）个魔魅教汝出家？那（哪）个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学徒鲜有对者。

[9] 俱胝指：婺（音wù）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金华山俱胝（音zhī）和尚，杭州天龙和尚之法嗣。刚开始住庵的时候，有一位比丘尼师父，名叫实际，前来参礼。她戴着斗笠，手执锡杖，围着俱胝和尚绕了三匝，说道：“道得即下笠子。”如是问了三遍，俱胝和尚均无言以对。于是，尼师拔腿便走。俱胝和尚道：“日势稍晚，何不且住？”尼师道：“道得即住。”俱胝和尚又无言以对。尼师走后，俱胝和尚慨叹道：“我虽处丈夫之形，而无丈夫之气。不如弃庵，往诸方参寻知识去。”当天晚上，山神告诉他说：“不须离此。将有肉身菩萨来为和尚说法也。”过了十多天，果然，杭州天龙和尚来了。俱胝和尚连忙顶礼迎请，并把实际比丘尼前来问难之事，详细地告诉了天龙和尚。天龙和尚听了，随即竖起一个指头给俱胝和尚看。俱胝和尚当下大悟。从此以后，前来参学的人，凡有所问，俱胝和尚都竖起一个指头来接引，没有什么其他的言语提唱。当时，俱胝和尚手下有位供过童子（又称供过行者，寺院过堂或上供时，专门负责分配饭羹茶果灯香花烛的行者），非常机

敏灵利。他经过长时间的暗中观察，发现俱胝和尚接引所有的信众，都竖起一个指头，因此他觉得接引人挺容易，并不是什么难事。于是私下里，常常趁俱胝和尚不在家，凡有人前来参问，也学着俱胝和尚的样子，竖起一个指头。天长日久，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就告诉了俱胝和尚，说道：“和尚，童子亦会佛法，凡有问，皆如和尚竖指。”俱胝和尚听了，决定勘验一下童子，看他是真会佛法还是假会佛法。于是，有一天，他在衣袖里暗藏着一把刀子，把童子叫到跟前，问道：“闻你会佛法，是否？”童子回答道：“是。”俱胝和尚便问：“如何是佛？”童子便竖起指头。俱胝和尚突然从袖子里拿出刀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削掉了童子的指头。童子负痛，嗷嗷地哭着，从方丈室往外跑。这时，俱胝和尚在后面大声地召唤童子的名字，童子便回首看。俱胝和尚问：“如何是佛？”童子一听，本能地举起手，却发现指头不在，当即豁然大悟。于是，俱胝和尚便把自己的法传给了童子。俱胝和尚临入寂的时候，曾告诉徒众道：“吾得天龙一指头禅，一生用不尽。”

[10]雪峰辊球：玄沙谓雪峰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么生？”师将三个木球一时抛出，沙作斫牌势。师云：“你亲在灵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升座，众集定，师辊出木球，玄沙遂捉来安旧处。师凡有僧来参，辊出示之。辊，同“滚”。

[11]禾山打鼓：吉州禾山无殷禅师，九峰道虔禅师之法嗣，福州吴氏子。七岁从雪峰出家。受具后，谒九峰悟道，住禾山。学徒济济，诸方赞叹。有僧问：“习学谓之闻，绝学谓之邻，过此二者，谓之真过。如何是真过？”师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谛？”师曰：“禾山解打鼓。”问：“即心即佛则不问，如何是非心非佛。”师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师曰：“禾山解打鼓。”问：“万法齐兴时如何？”师曰：“禾山解打鼓。”

[12]赵州吃茶：赵州从谗禅师问新到：“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喏。师曰：“吃茶去。”

[13]杨岐方会禅师（石霜慈明楚圆禅师之法嗣），室中常问僧：“栗棘蓬你作么生吞？金刚圈你作么生透？”

[14]一致：同一旨趣，没有差别。

[15]宏：原作“洪”，据《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五改。

5. 示隆知藏(住苏州虎丘)

有祖以来，唯务单传直指，不喜带水拖泥、打露布、列窠窟钝置^[1]人。盖释迦老子三百余会，对机设教，立世垂范^[2]，大段周遮^[3]，是故最后省要^[4]接最上机。虽自迦叶二十八世^[5]，少示机关^[6]，多显理致^[7]；至于付授之际，靡不直面提持，如倒刹竿^[8]、盪水投针、示圆相^[9]、执赤幡^[10]、把明鉴、说如铁橛子传法偈^[11]。

达磨破六宗与外道立义^[12]，天下太平，翻转我天尔狗^[13]，皆神机迅捷，非拟议^[14]思量所测。洎到梁游魏^[15]，尤复显言“教外别行，单传心印”，六代传衣所指显著。逮曹溪大鉴^[16]详示说通、宗通^[17]，历涉^[18]既久，具正眼大解脱宗匠变格通途^[19]，俾不^[20]滞名相、不堕理性言说，放出活卓卓^[21]地脱洒自由妙机，遂见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机夺机^[22]，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传七百余年，枝分派列，各擅^[23]家风，浩浩轰轰，莫知纪极^[24]。鞠其归着^[25]，无出直指人心。心地既明，无丝毫隔碍，去胜负、彼我、是非、知见、解会，透到大休大歇安稳之场，岂有二致^[26]哉？所谓“百川异流，同归于海”。

要须是个向上根器，具高识远见，有绍隆佛祖志气，然后能深入阃奥^[27]，彻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证，堪为种草。舍此^[28]切宜宝藏慎词^[29]，勿容易放行^[30]也。

[1] 钝置：迷惑、愚弄、误导，使变得更加不灵利、不聪明。

[2] 立世垂范：为后人树立榜样。立，流传。

[3] 大段周遮：十分唠叨。大段，犹言十分、非常。周遮，噜苏，唠叨。

[4] 省要：简单扼要，此指当下直指、至简至捷的佛之心法。

[5] 虽自迦叶二十八世：虽然从迦叶开始，在西土传承了二十八代。

[6] 少示机关：在教化世人方面，很少用开示向上一路的机关转语。

[7] 理致：理趣，义理。

[8] 倒刹竿：阿难尊者一日问迦叶曰：“师兄，世尊传金襴袈裟外，别传个甚么？”迦叶召阿难，阿难应诺。迦叶曰：“倒却门前刹竿着。”

[9] 盪水投针，示圆相：提婆尊者，南天竺国人，姓毗舍罗。初求福业，兼乐辩论。后谒龙树大士。将及门，龙树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满钵水置于座前。尊者睹之，即以一针投之而进，欣然契会。龙树即为说法，不起于座，现月轮相，唯闻其声，不见其形。尊者语众曰：“今此瑞者，师现佛性，表说法非声色也。”盪，同“钵”，《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五，作“盪”。

[10] 执赤幡：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大士，初得法已，至巴连弗城。闻诸外道欲障佛法，计之既久。大士乃执长幡入彼众中，其幡八尺，竿长丈二，于彼而立，更不移步。外道曰：“汝何不前？”曰：“汝何不后？”外道曰：“汝似贱者。”曰：“汝似良人。”外道曰：“汝解何法？”曰：“汝百不解。”外道曰：“我欲得佛。”曰：“我灼然得。”外道曰：“汝不合得。”曰：“元道我得，汝实不得。”外道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无我故，自当得佛。”彼既辞屈，乃问曰：“汝名何等？”曰：“我名提婆。”外道素闻其名，乃悔过致谢。

[11] 禅宗第十七祖僧伽难提尊者得法受记已，行化至摩提国。忽有凉风袭众，身心悦适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风也，当有圣者出世，嗣续祖灯乎！”言讫，以神力摄诸大众，游历山谷。食顷，至一峰下。谓众曰：“此峰顶有紫云如盖，圣人居此矣。”即与大众徘徊久之。见山舍一童子，持圆鉴，直造祖前。祖问：“汝几岁邪？”曰：“百岁。”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岁？”童曰：“我不会理，正百岁耳。”祖曰：“汝善机邪？”童曰：

“佛言，‘若人生百岁，不会诸佛机，未若生一日，而得决了之’”。祖曰：“汝手中者，当何所表？”童曰：“诸佛大圆鉴，内外无瑕翳。两人同得见，心眼皆相似。”彼父母闻子语，即舍令出家。祖携至本处，授具戒讫，名伽耶舍多。他时闻风吹殿铃声，祖问曰：“铃鸣邪？风鸣邪？”舍多曰：“非风铃鸣，我心鸣耳。”祖曰：“心复谁乎？”舍多曰：“俱寂静故。”祖曰：“善哉！善哉！继吾道者，非子而谁？”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无生，因地从缘起。缘种不相妨，华果亦复尔。”祖付法已，右手攀树而化。

[12] 达磨祖师得法后，行化南天竺，经六十载，曾摄服佛大胜多座下六宗弟子，归于正教。参见《五灯会元》卷一“初祖菩提达磨大师”。“达磨破六宗”的“破”字原本无，据《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五改。

[13] 我天尔狗：印度诸师论义时，胜者自赞为天，负者被辱为狗，故“我天尔狗”乃自赞慢他之语，后引申为人我胜负之心。

[14] 拟议：试图思维言说。

[15] 泊到梁游魏：及至后来，达磨祖师来到梁朝，因与武帝法缘不契，遂渡江到达北魏。

[16] 大鉴：六祖慧能大师的封号。

[17] 说通、宗通：已经通达宗门的旨、超证第一义谛，谓之宗通；复为他人随机说法，晓示未悟，谓之说通。

[18] 历涉：度越，流传。

[19] 变格通途：改变常规。

[20] 不：原作“臣”，据《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改。

[21] 活卓卓：活泼泼的，超然自在。卓卓，超然，高迈，特立。

[22] 以机夺机：用机锋转语来打掉学人对文字公案的执着。

[23] 擅：善长，长于。

[24] 纪极：终极，限度，穷尽。

[25] 鞠其归着：究其最后归旨。鞠，考查，穷究。归着，犹言归旨，最后落脚点。

[26] 二致：两样，不同。

[27] 阃奥：犹堂奥，比喻事理的精微奥妙之处。

[28] 舍此：除此之外。

[29] 宝藏慎词：好自珍惜最上乘法门，谨慎言词，不要草率用语言知见束缚学人。

[30] 勿容易放行：不要轻易放过或印可学人。容易，轻易，草率。

五祖老人平生孤峻，少许可人^[1]，干曝曝地壁立^[2]，只靠此一着。常自云：“如倚一座须弥山，岂可落虚弄滑头谩人^[3]？”把个没滋味铁酸馅^[4]劈头拈与学者，令咬嚼，须到渠桶底子脱^[5]，丧却如许恶知恶见，胸次不挂丝毫，透得净尽，始可下手锻炼，方禁得拳踢^[6]；然后示以金刚王宝剑，度^[7]其果能履践负荷，净然无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应转向那边^[8]干圣笼罗^[9]不住处，便契乃祖^[10]以来所证，传持正法眼藏。及至应用为物^[11]，仍当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证验得十成无渗漏^[12]，即是本分道流^[13]也。

[1]少许可人：很少印可学人开悟。

[2]干曝曝地壁立：实打实，不随顺人情，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曝(bō)曝，迸裂声。宗门中多用“干曝曝”来形象机锋峻峭，硬梆梆的，无下口处，不可思议。

[3]落虚弄滑头谩人：油嘴滑舌，弄虚作假欺骗人。落虚，弄虚作假，不实在，脚不点地。

[4]铁酸馅：原作“铁酸躐”。躐，当为“赚”之误，“赚”同“馅”。《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五作“餠”，当为“馅”之误。禅宗典籍中，“铁酸馅”多作“铁餠馅”、“铁餠餠”。酸馅，以蔬菜为馅的包子。铁酸馅，即铁馒头、铁包子，比喻无法用二元思维来寻找答案的无意义的话头。

[5]桶底子脱：宗门中用来比喻开悟时的情景，指斩断了命根、断除了我执、无一丝毫执着的大解脱境界。

[6]拳踢：拳打足踢，此指锤炼。

[7]度：揣度，推测。

[8]那边：与“这边”相对，指超越生死及二边分别的实相境界。

[9]笼罗：束缚。

[10]乃祖：即先代祖师。乃，你的。

[11]为物：利济群生。

[12]无渗漏：无一丝一毫的烦恼分别执着。

[13]道流：道人。

摩竭陀国亲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1]正宗，而时流错认，遂尚泯默^[2]，以为无缝罅、无摸索、壁立万仞^[3]，殊^[4]不知本分事，恣情识转量便为高见^[5]，此大病也。从上来事，本无如是。岩头云：“只露目前些子个，如击石火、闪电光；若明不得，不用疑着，此是向上人行履处。”^[6]除非知有^[7]，莫能知之。

赵州吃茶去^[8]、秘魔擎杈^[9]、雪峰辊球^[10]、禾山打鼓^[11]、俱胝一指^[12]、归宗拽石^[13]、玄沙未彻^[14]、德山棒、临济喝^[15]，并是透顶透底，直截剪断葛藤^[16]，大机大用，千差万别会归一源，可以与人解黏去缚。若随语作解，即须与本分草料^[17]，譬如十斛驴乳，以一滴师子^[18]乳滴之，悉皆迸散。要脚跟下传持^[19]，相继绵远，直须不徇人情，勿使容易^[20]，乃端的^[21]也。“末后一句，始到牢关”^[22]，诚哉是言！透脱死生、提持正印^[23]，全是此个时节。惟是踏着向上关捩子^[24]者，便谳悉^[25]也。

隆公知藏，湖湘投机^[26]，还往北山十余年，真探赜^[27]精通本色衲子。遂举^[28]分席训徒^[29]已三载。予被睿旨^[30]，移都下天宁^[31]。欲得法语以表道契，因为出此数段。

宣和六年^[32]十二月中，佛果老僧书。

[1]全提：完整、全面的开示或表达。提，提示，提唱，开示，演说宗要。

[2]这句话的意思是，佛陀于摩竭陀国所传之正法，达磨祖师于少林面壁时所举扬之宗旨，时下的修行人绝大多数都不知道其真实，以致生出种种误解，崇尚默然无念的枯寂之境，以为究竟。尚，原本作“向”，据《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五改。

[3]壁立万仞：形容门风高峻，直以本分相见，扫荡了一切文字知见，不可思议，无可攀倚。

[4]殊：表程度，全然。

[5]恣情识转量便为高见：恣意用分别心去揣测思维，还自以为是高见。便为，认为是，当作是。

[6]岩头全叟禅师示众云：“但明取纲宗，本无实法。不见道，无实无虚。若向事上觑即疾；若向意根下寻，卒摸索不着。又曰：此是向上人活计，只露目前些子，如同电拂，如击石火，截断两头，灵然自在。若道向上有法有事，真椀鸣声（喻指虚妄、无实义），涂糊汝，系罩汝，古人唤作系驴橛。若将实法与人，土亦消不得。”

[7]知有：“知有”一词，在语录中经常用到，意指证悟的人，知道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回事，所以开悟的人又称“知有的人”，没有开悟的人称“不知有的人”。

[8][9][10][11][12][14]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注[12][8][10][11][9]，及第四自然段注[3]。

[13]归宗拽石：《碧岩录》卷五记载，归宗一日普请拽石，宗问维那：“什么处去？”维那云：“拽石去。”宗云：“石且从汝拽，即不得动着中心树子。”归宗智常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

[15]德山棒、临济喝：德山禅师接引学人时经常施棒，故称德山棒。曾有上堂法语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临济义玄禅师寻常教导学人时，多用喝，故称临济喝。所谓“德山棒如雨点，临济喝似雷奔”。

[16]葛藤：禅宗把语言文字比喻成葛藤，以其能缠缚学人故。

[17]本分草料：又称本色钳锤，比喻通过棒喝、逼拶等峻烈的方式，当下直指学人之心性，非教下的种种理论或方便开示。

[18]师子：狮子。

[19]脚跟下传持：意思是将祖师心印脚踏实地地承担并传扬下去。

[20]勿使容易：不要草率。

[21]端的：究竟。

[22]末后一句，始到牢关：大彻大悟之极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可言说，谓之末后句。此时锁断凡圣，不容通过，故曰牢关。夹山善会禅师示众曰：“末后一句，始到牢关。锁断要津，不通凡圣。欲知上流之士，不将祖佛见解贴在额头，如灵龟负图，自取丧身之本。”乐普元安禅师亦云：“末后一句，始到牢关，锁断要津，不通凡圣。”浮山圆鉴禅师云：“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指南之旨，不在言诠。”《碧岩录》云：“到彻悟极处，吐至极语，更无语句过之者，谓末后一句。于至极一句，不通凡圣，故云牢关也，便竖牢关锁也。”

[23]提持正印：坚持举扬宗门之正法眼。

[24]向上关捩子：喻指超越于二边之上的最高妙处的关键所在。关捩，又作“关捩子”，机轴，机关，枢机。捩，又作“榘”，音lì。

[25]谳悉：通达，洞悉。

[26]湖湘投机：圆悟克勤禅师移住湘西道林寺时，绍隆禅师从其参学，因而悟道，故云。湖湘，即湖南。投机，契入禅机，指悟道。

[27]探赜：探索奥秘。

[28]举：推举，荐用。

[29]分席训徒：分座说法，教训徒众。

[30]睿旨：圣旨。

[31]都下天宁：指宋都城东京开封天宁寺，时圆悟克勤禅师在此主持法席。

[32]宣和六年：即1124年。宣和，宋徽宗年号。

按：从“隆公知藏，湖湘投机”至文末，这一段文字，原本无，据《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五补。

6. 法王冲长老

从上宗乘，高超直证^[1]，师资契会^[2]，断不等闲^[3]，所以二祖立雪断臂^[4]、黄梅负春^[5]；自余服勤^[6]三十、二十载，岂容易^[7]印可哉？盖观机逗教^[8]，百煅千炼，才有偏执疑情，尽为决破，俾^[9]彻底放下，得平稳履践，转换到扑不破之地^[10]，如皮可漏子^[11]相似，禁当得^[12]，然后放出接物利生。此非小小因缘；才一不周^[13]，即模子不正，脱得出来，七凹八凸，取笑作者^[14]。是故古德唯务周正、八面玲珑^[15]，内于己行持洁清如冰玉，外则圆通返和^[16]，览群情，善回互^[17]如陂泽^[18]；立参^[19]之际，一一以本分事敲点^[20]，待其领略，即放手段^[21]与琢磨，譬如一器水传一器，切忌渗漏。其间驱耕、夺饥^[22]，神鬼莫测，只凭仗一大解脱，更不生异类相中头角^[23]，妥贴无为^[24]，真五戒十善出尘阿罗汉也。达磨有言：“行解相应，名之曰祖。”^[25]

[1] 高超直证：超越二边，直契心源。

[2] 师资契会：师徒机锋相契，心心相印。

[3] 断不等闲：决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等闲，草率，轻易。

[4] 二祖立雪断臂：指二祖慧可立雪断臂，向初祖达磨求法之事。

[5] 黄梅负春：指六祖慧能为了求法，在黄梅五祖座下腰石舂米之事。

[6] 自余，其余，其他。服勤，勤劳服职。

[7] 容易：随便，草率，轻易。

[8] 观机逗教：根据来机，方便施教。

[9] 俾：使。

[10] 转换到扑不破之地：意指将内心历练到坚固不动摇不退转之境地。

[11] 皮可漏子：即皮壳子、皮袋子，用极有韧性的皮子做成的袋子。可，同“壳”。

[12] 禁当得：经得起敲打。

[13] 才一不周：犹言稍一不慎。才，方始，刚刚。周，周正。

[14]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模具不正，脱落出来的瓦器，就会七歪八拐、高低不平，让真正的行家笑话。作者，一作“作家”，即行家、专家。

[15] 八面玲珑：意指内心无有执着，能自在地圆应万物，即所谓“圆融无碍”。

[16] 返和：一作“沕和”，“沕和俱舍罗”的简称，意为善巧方便、方便胜智。

[17] 回互：“回互”一词在禅宗语录中经常出现，主要有二义：一指回环交错，引申为互即互入，互摄互融，相互依存；二指善巧方便，循循善诱，说话转弯抹角，曲折宛转，旁敲侧击，前后照应，不直接说破，与“单刀直入、直截了当”相对。此处当指第二义。

[18] 陂泽：湖叉交错的湖泽。陂，音bēi。

[19] 立参：立地说法，又称晚参，即晚间所行之小参，因通常并无一定之处所，或于寝堂，或于法堂，师家集众而行开示。

[20] 敲点：敲击点拨。

[21] 放手段：施展手段，采取种种方便。

[22] 驱耕、夺饥：“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之略称，宗门中比喻用杀夺之法，扫荡学人的一切知见执着。牛对于农夫来说是最重要的，食物对于饥饿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现在，要逆其心愿而剥夺之，使其一无所有，面临绝境，以此来令其获得新生。

[23] 更不生异类相中头角：意即更不在生死烦恼中打转。异类，原指佛果位以外之因位，如菩萨、众生之类，此指六道轮回、生死迷界。

[24] 妥贴无为：指得大解脱之后，身心安稳、无心无为、远离分别造作的状态。

[25] 见达磨祖师的《四行观》：“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明佛心宗，等无差误。行解相应，名之曰祖。”

行脚超方^[1]，本为生死事大，接物利生、为大善知识，止发明大事因缘^[2]，此相须、相资之理，自古以然。唯堪任荷负大法器^[3]，乃能于壁立万仞^[4]、宗师炉鞴钳锤中，锻炼成就，始末真正^[5]；除是不出，一出必惊群动众，定也。盖缘承当处既不莽卤^[6]，付授时亦不率易^[7]。如让师在曹溪八年^[8]，马祖之与观音^[9]、德峤之与龙潭^[10]、仰山之于大圆^[11]、临济之于断际^[12]，皆不下一、二十载。是故一言一句、一机一境，金声玉振^[13]，后世莫能窥觑，惟超证^[14]到乎大同之地，自然必其落处^[15]。

[1]行脚超方：四处行脚，参访善知识。

[2]为大善知识，止发明大事因缘：作为大善知识，他的主要任务仅仅在于帮助参方学人启悟自性即佛的这一根本道理。大事因缘，指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一真理。

[3]唯堪任荷负大法器：只有那些能够直下承担自性即佛、能够荷负佛法慧命的上根利器的人。

[4]壁立万仞：形容门风高峻，直以本分相见，扫荡了一切文字知见，不可思议，无可攀倚。

[5]始末真正：因地真实，结果纯正，无丝毫邪僻。

[6]莽卤：粗疏，马虎。

[7]率易：粗率，轻易。

[8]让师在曹溪八年：南岳怀让禅师，六祖慧能大师之法嗣，俗姓杜，金州安康（今陕西安康石泉县）人。十四岁时，投荆州玉泉寺恒景律师座下落发，学习戒律，后改修禅宗，依止曹溪六祖，八年后而悟道。悟道后，怀让禅师继续执侍六祖，长达十五年之久。六祖入寂后，怀让禅师前往南岳，止于观音台，大弘禅法。座下弟子，以马祖道一最为著名。

[9]马祖之与观音：江西马祖道一禅师，南岳怀让禅师之法嗣，俗姓马，汉州什邡县（今四川什邡县）人。少时依资州（今四川资中北）唐和尚落发，又依渝州（今重庆）圆律师受具足戒。曾跟随成都净众寺的无相禅师学习禅定。后听说六祖法嗣怀让禅师在南岳观音台传法，遂前往依止参学。悟道后，继续侍奉怀让和尚十个春秋，开元十年（722）离开南岳，后住洪州开元寺，大

弘南宗禅法。此处的“观音”指当时在南岳观音台住世弘法的怀让和尚。

[10]德峤之与龙潭：德山宣鉴禅师，龙潭崇信禅师之法嗣，俗姓周，简州（今四川简阳、资阳一带）人。幼年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对律藏和性相二宗经论颇有研究。经常给信众讲《金刚经》，被时人称为“周金刚”。后依止龙潭崇信禅师而悟道，并在其座下留住了三十年之久。唐武宗灭法的时候，师曾一度避难于独浮山之石室。大中初年（847），武陵太守薛廷望出资重新修建了德山精舍，请师驻锡，大阐宗风，人称“德山禅师”。德山禅师的禅风以棒喝和呵佛骂祖著称。

[11]仰山之与大圆：仰山慧寂禅师，洩山灵祐禅师之法嗣，俗姓叶，韶州怀化人。九岁时投广州和安寺从不语通禅师出家。后以沙弥的身份，游方参学。初礼吉州耽源山应真禅师，得悟玄旨，后参洩山灵祐禅师，遂升堂奥。证道后，继续留在洩山和尚座下，盘桓十五年之久。后出世于仰山，开法化众，道誉天下，被尊为“洩仰宗主”。大圆，洩山灵祐和尚之谥号。

[12]临济之于断际：镇州（今河北正定）临济义玄禅师，黄檗希运禅师之法嗣，俗姓邢，曹州（治所在今山东菏泽）南华人。出家受具（具足戒）后，一度居于讲肆，听习毗尼，博研经论。后慕禅宗，乃投黄檗禅师会下参学，三度发问三度被打。后往高安（今江西境内）滩头参大愚和尚（归宗智常禅师之法嗣），得悟玄旨。悟道后，继续留在黄檗禅师身边请益，后开法于镇州，人称“临济宗主”。断际，黄檗希运禅师之谥号。

[13]金声玉振：原指声音洪亮和谐，此指宗师在接引人时，观机逗教，师资道合，机应相扣，神妙莫测。

[14]超证：超越于二边、契证不二之实相理体。

[15]必其落处：洞悉它的归趣或落脚点。必，确定，断定，肯定。

忆昔马祖为西堂^[1]云：“子曾看教么？”藏云：“教岂异耶^[2]？”祖云：“不然^[3]，子已后为人^[4]，若东道西说^[5]？”藏云：“某病，须自养，岂敢为人^[6]？”祖云：“子末年^[7]必大兴于世。”已而果然^[8]。细详古人，岂不是大彻大悟向上一段大因缘^[9]，绝言像、离分别、硬纠缠处^[10]，唯己自知，独乐安闲，休歇去处？然马师^[11]尚激励如此，正欲圆通转变，不守一隅、泥着^[12]一处，须该

括^[13]古今，践履融摄，混圆无际，贵^[14]利物之时，八面受敌，拨得草窟里一个半个焦尾^[15]，堪作种草。岂非方便作报佛祖恩德事业耶？要须打办精神^[16]，垂手方便，一着着须有出身之机^[17]，免瞎人眼、迷果谬因^[18]，却不利益。此最为知识要径也。

[1] 西堂，即智藏禅师，与百丈怀海、南泉普愿并称为马祖座下三大入室弟子。

[2] 教岂异耶：难道教与宗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吗？智藏禅师的意思是，从究竟处讲，宗与教本来是一体的，没有分别。而马祖的提问则是从方便接引学人的角度着眼，意思是通宗还须通教。

[3] 不然：不对，不是这样。

[4] 为人：“出世为人”的略称，即出世为一方宗主，接引参方学人。

[5] 若东道西说：如何循循善诱、方便开示学人？若，如何，怎样。

[6] 某病，须自养，岂敢为人：我自己有病，须自己调养自己，岂敢出世为师，接引学人？这是一种自谦的说法。

[7] 末年：老年，晚年。

[8] 已而果然：不久果然如此。已而，旋即，不久，后来。

[9] 向上一段大因缘：指超越生死、远离二边的究竟解脱之大事。

[10] 硬纠纠处：指究竟安稳处或实际理地。硬纠纠，坚硬、结实、有韧性。

[11] 马师：指马祖道一禅师。

[12] 泥着：拘泥或执着。

[13] 该括：包罗。

[14] 贵：欲，希求。

[15] 焦尾：“焦尾大虫”的略称，指猛虎，此处比喻上根利器者。

[16] 打办精神：犹言振作精神、鼓起勇气。打办，振作，鼓起。

[17] 出身之机：具有使人从执着缠缚之中转身出离的大机大用。

[18] 迷果谬因：即错了因果，种错了因、得轮回于生死之苦果。

黄龙老南大禅师尝有语：“端居丈室，以本分事接方来人^[1]，乃长老之职也；其余细事^[2]，付之知事^[3]，无不办^[4]者。”诚哉！然用人之际，必须慎择委任^[5]，令不败

事始得。大沲真如^[6]云：“住山无巧，只贵善用人。”思之、思之！

谚语云：“伎俩不如帐样^[7]。”只如百丈大智创立规绳^[8]，千古扑它底不破。今时但谨遵守，自己率先，不违他雅范^[9]，则众人无有不从^[10]去也。

最后折倒^[11]衲子、透脱死生，须知有干圣罗笼不住、截断命根底一着^[12]始得。古德大有道^[13]，能擒纵、善杀活，得大解脱知识无不用之^[14]。非知之难见，于行事当机警脱断得，行方始久远得力也^[15]。杨岐祖师倡起金刚圈、栗棘蓬^[16]，用辨龙蛇、擒虎兕。若本色是他家里人^[17]，等闲拈出^[18]，便坐断衲子舌头^[19]也。

[1] 方来人：如“方来衲子”同义，指从诸方而来的学人，即参方的衲子。

[2] 细事：小事。

[3] 知事：寺院里掌管诸僧杂事及庶务之僧人，如都寺、监寺、副寺、维那、典座、直岁等。

[4] 不办：不成功。

[5] 慎择委任：用人谨慎，量德量才，不草率。慎择，谨慎地选择。

[6] 大沲真如：即大沲真如慕喆禅师，翠岩可真禅师之法嗣，抚州临川人，俗姓闻。

[7] 伎俩不如帐样：意思是，处理事情与其靠一时的小聪明、小伎俩，不如先确立严格的明细法度，令大众有法可依。帐样，原指做帐时所依据的规矩、格式、榜样，此指法度、纲领、规范。《松源崇岳禅师语录》卷二云：“千兵不若一将，伎俩何如帐样。”

[8] 百丈大智创立规绳：百丈怀海禅师为天下丛林制立清规，人称“百丈清规”。

[9] 雅范：脱俗的风度，高尚的品格。

[10] 不从：不服从，不听从，不追随。

[11] 折倒：折服，折摄。

[12] 截断命根底一着：帮助学人截断生死轮回根本的手段和方法。命根，即众生在生死苦海中轮回的根本，指俱生我执以及表现在心念上的以二边分

别执着为特征的思维习惯，即“言语道”和“心行处”。

[13] 大有道：指非常有修行、有智慧。

[14] 得大解脱知识无不用之：凡是得大解脱的善知识，无不使用这种手眼来接引学人。

[15] 这句话的意思是，从理论上知道它并不难，难在于日常生活中做事的时候，于机境现前之际，能当下迅捷看破放下，不随机境所转，这样的修行才能够长久地得力。瞥脱，字面的意思是刹那间透脱，指爽快，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

[16] 杨岐方会禅师（石霜慈明楚圆禅师之法嗣），室中常问僧：“栗棘蓬你作么生吞？金刚圈你作么生透？”

[17] 若本色是他家里人：如果是本分衲子、真正的行家。他家里人，指已经登堂入室或者大彻大悟了的人，能与诸佛诸祖共一个心眼、同一个鼻孔出气，故称他家里人。

[18] 等闲拈出：随意拈出一个禅机（来勘验来者）。

[19] 坐断舌头：犹言让人开口不得。意指机锋峻峭，超越了二边，非语言思维所能领解和表达。

7. 示法济禅师（住泗洲普照胜长老）

释迦文多子塔前分半座，已密授此印，尔后拈花第二重公案^[1]，至于付金襴、鸡足山中候弥勒^[2]，是多少节文^[3]也。达磨迢迢自西竺游梁历魏，冷坐少林，深雪之中，有个断臂老子解觥破，不免漏泄，分付伊，谓之单传密记^[4]。子细推之^[5]，一场败阙^[6]。自此便喧传^[7]西来旨意，世间随流^[8]，将错就错，满地流行，分五家七宗^[9]，递立门户提唱^[10]。就实穷之，端的成得什么边事^[11]？

是故从上^[12]达人^[13]不吃这般茶饭，且如何却是谛当^[14]？将知六合外着得眼，早自别也^[15]；况无边香水海浮幢王刹^[16]表下视底，乃少知落着实处。所以道，此大丈夫事，扑迭掀豁^[17]步骤作略^[18]，唯同风^[19]契证，始善弘荷^[20]，终不搬沙搬土^[21]。遂与释迦、金色、碧眼、神光共一坐具地^[22]，等闲垂手^[23]，杀人、活人^[24]，初无窠臼^[25]，只贵紧峭^[26]，万苦干辛，至险至毒，下得断命手脚^[27]，然后不虚印授^[28]也。白云师公^[29]云：“神仙秘诀，父子不传。”

[1]《五灯会元》卷一载：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叶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围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传付将来。”

[2]《五灯会元》卷一载：迦叶乃告阿难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将正法付嘱于汝，汝善守护。听吾偈言：法法本来法，无法无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说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鸡足山，俟慈氏下生，即周孝王五年丙辰岁也。

[3]节文：原指礼仪、礼节、礼法。此处乃指“多而繁琐”之义，犹言啰嗦。

[4]此处叙述的是初祖达磨由印度泛海来华，与梁武帝因缘不契，遂北游之魏，面壁于少林，二祖慧可立雪断臂，求法悟道之事。西竺，即今印度。断臂老子，指二祖慧可。解觚破，领悟参透了教外别传之旨。密记，暗中授记。

[5]子细推之：仔细推究这段公案。

[6]败阙：又称“纳败阙”，找亏吃，折便宜，露破绽，丢面子，因暴露过失而出丑。

[7]喧传：哄传，盛传。

[8]世间随流：世间人随大流，人云亦云。

[9]五家七宗：五家指沩仰、临济、曹洞、法眼、云门，加上黄龙、杨岐二派，世称五家七宗。

[10]递立门户提唱：先后树立门户，宣扬本宗法旨。递，依次。

[11]端的成得什么边事：犹言究竟有什么用呢？

[12]从上：从前，过去，以往，自古以来。

[13]达人：通达实相、得大解脱的人。

[14]谛当：确当，恰当，真实可靠。

[15]这句话的意思是：须知不二之大道，原本离一切相。若厌离万有，试图在万物未生之前，寻找一个所谓的“一”的状态，那已经是落入了二边分别当中，早已经离开了“一”。将知，当知，须知。六合，指天地、宇宙。

[16]无边香水海浮幢王刹：此指无量无边的华藏世界海及重重无尽的诸佛刹土。长水子璿《首楞严义疏注经》卷五云：“浮幢王刹香水海者，准《华严经》，华藏海中有大莲华，其莲华中有诸香水海，一一香水海为诸佛刹世界之种。”又《楞严经疏解蒙钞》卷五云：诸佛世界从海涌现，故曰浮幢。华藏世界在香水海中，故曰浮幢王刹。华藏二十重，累高如幢，最为广大，故称王。

[17]扑迭掀豁：武术中的摔跌掀扑等动作，此指大成就者在接引学人杀活自在的大妙用、大手眼。迭，同“跌”。

[18]步骤作略：作派，风格，行履。

[19]同风：同一风格，同一格调，此指同道。

[20]弘荷：弘扬、荷担宗门中的教外别传之旨。

[21]撒沙撒土：《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六作“撒沙撒土”，“向净白地上撒沙撒土”的略称，意指向上一路远离二边，离名离相，不可思议，故师家在接引学人时，必须斩钉截铁，如若不然，试图通过语言等拖泥带水的方式，不仅不能帮助学人解粘去缚，反而埋没和染污了学人，使学人在语言思维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与“打葛藤”、“钝置人”的意思相近。《宗门拈古汇集》卷十九云：“因行不妨掉臂，打草只要惊蛇。若能一拨便转，免致撒沙撒土。”

[22]与释迦、金色、碧眼、神光共一坐具地：意思是，与释迦佛、金色头陀（迦叶尊者）、碧眼胡僧（达磨祖师）、二祖神光（慧可大师）同一手眼、同一行履，无二无别。类似的说法，还有“与诸佛祖师同一个鼻孔出气”、“与诸佛祖师把手共行”。一坐具地，一坐具那么大的地方。

[23]等闲垂手：寻常接引学人。等闲，寻常，平常。垂手，向下伸出手来接引学人。

[24]杀人、活人：通过逼拶的方式，将学人的分别取舍、思维知见、投机取巧等等生死念头，斩尽杀绝，宗门中谓之杀人。杀人的同时，将学人的法身慧命从生死牢笼中解救出来，使其得大自在，得大妙用，宗门中谓之活人。

[25]初无窠臼：本无固定的套路。初，本，本来。窠臼，指固定的模式或套路。

[26]紧峭：接引学人时，机锋紧逼，迅猛、峻峭，间不容发，让人来不及思维，无下口处。

[27]下得断命手脚：能够使出将学人的命根当下斩断的霹雳手段。手脚，手段。

[28]不虚印授：不枉印可学人开悟并传授他法卷，意思是实打实，决无半点虚假。

[29]白云师公：指白云守端禅师，杨岐方会禅师之法嗣，五祖法演禅师之师父，圆悟克勤禅师之师公。

8. 示杲书记(住杭州径山)

临济正宗，自马师^[1]、黄檗^[2] 阐大机，发大用，脱笼罗，出窠臼，虎骤龙驰，星飞电激，卷舒擒纵，皆据本分，绵绵的的^[3]。到风穴^[4]、兴化^[5]，唱愈高、机愈峻，西河弄师子^[6]、霜华奋金刚王^[7]，非深入阃奥^[8]、亲授印记，莫知端倪，徒自名邈^[9]，只益戏论。大抵负冲天气宇，格外提持，不战屈人兵，杀人不眨眼，尚未彷彿其趣向^[10]，况移星换斗、转天轮、回地轴耶？

[1] 马师：指马祖道一禅师，南岳怀让禅师之法嗣。

[2] 黄檗：指黄檗希运禅师，百丈怀海禅师之法嗣，临济义玄禅师之师父。临济一宗由马祖、百丈、黄檗一系而来。

[3] 绵绵的的：嫡派亲传，连绵不断。的的，音dídí，同“嫡嫡”。

[4] 风穴：指风穴延沼禅师，南院慧颙禅师之法嗣。

[5] 兴化：指兴化存奖禅师，临济义玄禅师之法嗣。

[6] 西河弄师子：《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一记载：“（僧）问：‘如何是学人着力处？’师（汾阳善昭禅师）云：‘嘉州打大像。’‘如何是学人转身处？’师云：‘陕府灌铁牛。’‘如何是学人亲切处？’师云：‘西河弄师子。’”此三句，时人称为“汾阳三句”。

[7] 霜华，指石霜庆诸禅师，初参汾山，次参道吾悟旨，旋即隐浏阳陶家坊。有僧自洞山来，诸问：“价公（洞山良价）比（近来）有何言句？”曰：“洞山曰：‘初秋夏末，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然对之者多不契。”诸曰：“何

不道‘出门便是草’？”洞山旋闻其语，惊曰：“浏阳乃有古佛耶？”自是僧多往依之，乃住成法席，号霜华山。奋，挥舞。金刚王，即金刚王宝剑。

[8] 阃奥：犹堂奥，比喻事理的精微奥妙之处。

[9] 名邈：言说描画。

[10] 尚未彷彿其趣向：尚不能揣测他的真实意旨。彷彿，此指模糊地臆测。趣向，目标，去向，此指意旨。

是故示三玄三要^[1]、四料简^[2]、四宾主^[3]、金刚王宝剑、踞地师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草^[4]、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5]，许多络索^[6]，多少学家抟量^[7] 注解，殊不知我王库^[8] 中无如是刀。及弄将出来，看底只是眨眼^[9]；须是他上流^[10] 契证验认，正按旁提^[11]，还本分种草^[12]，岂假梯媒^[13]？只如宝寿^[14] 开堂，三圣^[15] 推出一僧，寿便打。圣云：“你与么为人，非但瞎却这僧，瞎却镇州一城人眼去在！”寿掷下拄杖，便归方丈。兴化^[16] 见同参来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复喝。化云：“你看这瞎汉！”直打出法堂。侍僧问：“这僧有何相触悞^[17]？”化云：“是他也有权有实，我将手向伊面前横两遭，却不会。似此瞎汉不打，更待何时？”看他本色宗风，迥然超绝，不贵作略^[18]，只羨他眼正^[19]。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须是透顶透底、彻骨彻髓，不涉廉纤，迥然独脱，然后的的相承^[20]，可以起此大法幢，然^[21] 此大法炬也，继马祖、百丈、首山、杨岐^[22]，不为叨窃^[23] 耳。

[1] 三玄三要：临济义玄禅师所提出的关于对机说法的根本原则，所谓“一句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用”。《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卷一记载：上堂，僧问：“如何是第一句？”师云：“三要印开朱点侧（朱点侧，指代科考被录取，及第），未容拟议主宾分。”问：“如何是第二句？”师云：“妙解岂容无着（指无著文喜禅师）问，沩和（指善巧方便胜智）争负截流

机。”问：“如何是第三句？”师云：“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都藉里头人。”师又云：“一句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用。汝等诸人作么生会？”此即临济禅师有名的三句三玄三要之公案出处。关于三玄三要的含义，临济禅师并没有作明确的说明，后代祖师对此异解纷呈。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汾阳善昭禅师对三玄的理解。汾阳禅师认为三玄就是“体中玄，语中玄，玄中玄”。考虑到临济禅师的禅法思想是从百丈一系而来，所以，从百丈和尚的“三句”和“透三句外”来理解临济禅师的“三玄三要”，可能比较符合实际。一句指观机逗教之教法，三要即初中后三善之权法；三玄指初中后三善皆指向向上一路，归于无住。百丈禅师所谓初中后三善都指向向上一路，谓之一句中具三玄；向上一路必须通过初中后三善之权法来实现，谓一玄门具三要。说法必须具有三玄三要，方得无过——既不落二乘，又不落入狂禅。

[2]四料简：临济禅师所施的旨在接引学人的四种规则或方法，即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人境俱夺、人境俱不夺。《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卷一记载：“师晚参示众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时有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云：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孩垂发白如丝。僧云：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僧云：如何是人境两俱夺？师云：并汾绝信，独处一方。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云：王登宝殿，野老讴歌。”按：人指能观，境指所观。夺境不夺人指心外求法、好在境界之染净善恶上起分别执着的人，先破其对境界的执着。此指破凡夫缚。夺人不夺境指执能观为究竟而排斥所观的人，先夺其对能观之执。此指破二乘缚。人境俱夺指能观所观俱要破掉。此指破菩萨缚。人境俱不夺指能所双亡、能所历然之大活用大自在境界。指向上一路之佛果。

[3]四宾主：《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卷一记载：“参学之人大须子细，如主客相见，便有言论往来，或应物现形，或全体作用，或把机权喜怒，或现半身，或乘师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学人便喝，先拈出一个胶盆子；善知识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学人便喝，前人（指受参之善知识）不肯放。此是膏肓之病，不堪医，唤作客看主。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随学人问处即夺，学人被夺，抵死不放，此是主看客。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境出善知识前，善知识辨得是境，把得抛向坑里，学人言：“大好善知识！”即云：“咄哉，不识好恶！”学人便礼拜。此唤作主看主。或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善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辨，呼为客看客。大德！山僧如是所举，皆是辨魔拣异，知其邪正。”宾，来参者。主，受参者。看，勘破。

[4]金刚王宝剑、踞地师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草：此为临济之四

喝。临济之喝有四种作用：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狮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则不作一喝用。《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卷一记载：“师问僧：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狮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么生会？僧拟议，师便喝。”探竿就是用竹竿试探惊扰。影草就是拿草枝在水面上晃动，影子落入水中，使鱼惊疑乱窜。探竿影草，探竿和影草都是渔民驱赶鱼的方法，好将鱼聚在一起，然后下网捕捞。宗门中用它来比喻明眼宗师在接引学人时，试探学人，以便观机逗教，决定所使用的方便方法。

[5]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临济禅师在接引学人时，有四照用。《古尊宿语录》卷五记载：“（临济禅师）示众云：我有时先照后用，有时先用后照，有时照用同时，有时照用不同时。先照后用有人在。先用后照有法在。照用同时，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针锥。照用不同时，有问有答，立宾立主，合水和泥，应机接物。若是过量人，向未举已前撩起便行，犹较些子。”照者，观机。用者，逗教。或先观机而后逗教，先施教而后知机，或直趋向上一路，或用教下的方法，循循善诱，如是等等，谓之四照用。

[6]络索：同“啰嗦”，此指宗师在接引学人时所使用的种种复杂的方便法门。

[7]掂量：用分别心来思量、卜度。

[8]王库：犹言国库。

[9]看底只是眨眼：意思是看的人不明白，糊里糊涂的，不断地眨眼思索。

[10]上流：上等人物，此指出格的大善知识。

[11]正按旁提：正指正面，旁指侧面；按提，乃按剑、提刀之意。正按，意指正面举剑相向。傍提，谓侧面提刀突进。宗门中以此转喻师家在接化学人时，机锋变化自在。时而正面攻击，直下提示第一义谛，时而采取侧面奇袭之方式，令学人于进退间自然趋入正道。

[12]还本分种草：还他本来面目，或提供他本分草料。此处意指当下直指，不假方便。

[13]梯媒：引荐，中介，媒介，起推荐作用的人。此指迂回曲折的方便法门。

[14]宝寿：即宝寿和尚（宝寿二世），宝寿沼禅师（宝寿一世）之法嗣。

[15]三圣：指慧然禅师，临济禅师之法嗣。

[16]兴化：指兴化存奖禅师，临济禅师之法嗣。

[17]触悞：同“触忤”，冒犯、冲撞。

[18]作略：作事的手段和风格。

[19]只羨他眼正：只羡慕他知见正。羨，羡慕，爱慕。眼正，知见正确、透彻。

[20]的的相承：犹言一脉相传。的的，同“嫡嫡”，嫡派亲传。

[21]然：同“燃”。

[22]首山，指首山省念禅师，风穴延沼禅师之法嗣。杨歧，指杨歧方会禅师，慈明楚圆禅师之法嗣。

[23]叨窃：不当得而得，或自谦无才而据有其位。叨，音dāo，谦辞，犹“忝”。

9. 示报宁静长老

灵山单传、少室密付^[1]，要卓卓绝类离伦^[2]，验风尘草动^[3]，眼光睽睽^[4]逐青(去上)^[5]，隔山已识起倒^[6]，吞声削迹^[7]，不留毫末，而能鼓逆水波，运截流机^[8]。上门上户咬人^[9]，火急如俊鹰快鹞，迷影捎空^[10]，背摩青霄^[11]，眨眼便过，点着便来，挨着便去^[12]，不妨峭崿^[13]，所以流此正宗、标准异世^[14]也，个个须是杀人眨眼，然后入作^[15]。只如黄檗老汉，生知此段，才行脚天台，见罗汉凌波绝瀑流，即欲打杀^[16]，及抵百丈，闻举“马师一喝，三日耳聋”，乃退身吐舌，知是大机之用^[17]，岂单见浅闻^[18]所拟议？或其后接^[19]临济祖师，全体用此，不惜眉毛^[20]，成就克家之子^[21]，覆荫天下人^[22]。有志之士应饱谙熟练，使越格超宗，然后所以夺饥人食、驱耕夫牛，绍继先规^[23]，不迷向背^[24]，细处直是涓滴照透，宽广时千圣亦寻他不着^[25]，始是向上种草。祖峰老师常云：“释迦、弥勒犹是他奴。”^[26]至竟^[27]他是阿谁？那容向此乱下针锥^[28]？除非知有，则较些子也^[29]。

[1]灵山单传，指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微笑，将正法眼藏传给迦叶尊者。

少室密付，指达磨祖师在少室山面壁九年，将佛之心法传给二祖慧可。

[2]卓卓绝类离伦：出类拔萃，超凡脱俗。卓卓，特立、高远的样子。离伦，超出同伦，无与伦比。

[3]验风尘草动：勘验来机于风尘草动之际。

[4]睽睽，音 shǎnshǎn，目光闪烁明亮的样子。

[5]逐青：“逐青云”的略称，指志向高远。括号中的“去上”是原文所加，表去声上声。

[6]识起倒：明白得失、成败。大慧宗杲禅师云：“因地而倒，因地而起，起倒在人，毕竟不干这一片田地事。”

[7]吞声削迹：意指扫除一切相，不立一法。

[8]运截流机：施展截断众流之大机大用。运，运用，施展。截流机，截断生死心之流的大机用。

[9]上门上户咬人：大善知识用峻烈逼拶杀夺的方式接引人，让学人心思路绝，无处退避，偷心尽死，故比作“咬人”。上门上户，原指富贵人家，高门大户，此指大善知识、明眼宗师。

[10]迷影捎空：身影极快地掠过天空，一转眼就不见了。捎，拂，掠。迷，迷失。

[11]背摩青霄：形容鸟儿飞得极高，背都接触到了青天。摩，接触。

[12]点着便来，挨着便去：形容机锋迅捷，来去自如，不可测度。挨着、点着，都是触着、碰着的意思。

[13]不妨峭崿：非常高峻。不妨，无比，非常。峭崿，原作“峭净”，疑为“峭崿”之误。

[14]标准异世：为后世作楷模。异世，后代，后世。

[15]入作：入门，登堂入室。

[16]《景德传灯录》卷九记载：洪州黄檗希运禅师，闽人也。幼于本州岛黄檗山出家。额间隆起如肉珠，音辞朗润，志意冲澹。后游天台，逢一僧，与之言笑，如旧相识，熟视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属涧水暴涨，乃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师同渡。师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蹶波，若履平地。回顾云：“渡来！渡来！”师曰：“咄！遮自了汉！吾早知，当斫汝胫。”其僧叹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讫不见。生知，天生就知道，不待学而知。此段，此事，指宗门扫荡一切执着相的杀人不眨眼手段。绝瀑流，横渡瀑流。

[17]《五灯会元》卷三记载：一日，师（百丈怀海）谓众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黄檗闻举，不觉吐舌。师曰：“子已后莫承嗣马祖去？”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举，得见马祖大机大用，然

且不识马祖。若嗣马祖，已后丧我儿孙。”师曰：“如是！如是！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子甚有超师之见。”檗便礼拜。

[18]单见浅闻：犹言见识短浅，孤陋寡闻。

[19]接：接引。

[20]不惜眉毛：此语乃由“因风吹火，不惜眉毛”一语转化而来，意指不顾脸面、不怕丢丑、不怕露拙。

[21]克家之子：能够荷担光大祖业的儿孙。克家，就是治理家业的意思。

[22]覆荫天下人：犹言泽被天下人，作天下人的荫庇、依靠。

[23]绍继先规：继承先人的规范。绍，继承。

[24]不迷向背：即不迷失方向，不迷失正见。向背，即前后。

[25]细处直是涓滴照透，宽广时千圣亦寻他不着：其用心，说到细处，连一滴水都能照透，无有间断，无有遗漏；说到空灵宽广处，一丝不挂，连千圣都找不到他的踪迹。

[26]《续传灯录》卷十二载：东山五祖法演禅师示众云：“释迦、弥勒，犹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谁？”后有和州开圣觉禅师，久参长芦有所得，遍游丛林，至五祖演禅师会下。演问：“释迦、弥勒，犹是他奴，他是阿谁？”师曰：“胡张三黑李四。”演深喜之，以语悟首座（圆悟克勤禅师）。悟云：“恐未实，更须搜看。”演后复问师：“释迦、弥勒，犹是他奴，他是阿谁？”师曰：“胡张三黑李四。”演云：“不是！不是！”师曰：“昨日是，今日因甚不是？”演云：“昨日是今日不是。”师始大悟。祖峰，此指五祖法演禅师，因住五祖山，故自称祖峰。奴，仆人。

[27]至竟：究竟。

[28]乱下针锥：犹言乱下注解。

[29]除非知有，则较些子也：除非他开悟了还差不多。知有，宗门中常把已经明心见性的人，称之为“知有者”，意思是知有即心即佛这回事。较些子，还差一点，还不到位，此处犹言差不多。较，差。

大凡奋^[1]丈夫气概，要超轶上流^[2]，合下手便教罗笼不得^[3]、呼唤不回，利物应机，莫非洒洒落落^[4]，不向草窠里辊^[5]、鬼窟里弄精魂^[6]，将玄妙理性、扬眉瞬目、举手动脚、下合头语^[7]，以实法^[8]系缀^[9]人家男女，一盲引众盲，成何方便？既已据位称师^[10]，固不可容易^[11]，

只自己分上滴水滴冻^[12]，孤迥危峭^[13]，如师子儿遨游，意气惊群，出没纵擒^[14]，卒难测度，蓦然踞地返掷^[15]，百兽奔驰丧胆，岂非殊胜奇特耶？还是与么人^[16]，三千里外已审端倪了也。是故岩头道：“如水上按葫芦子相似，等闲荡荡地^[17]，拘牵惹绊不得^[18]，触着捺着^[19]则盖天盖地。”长养^[20]履践得到此地，始可与灵山、少室分一线路^[21]，黄蘖、临济、岩头、雪峰互为宾主^[22]，风行草偃^[23]，亦不虚出头播扬三十、二十年^[24]，他家^[25]自有同流共证明、通人^[26]相将护^[27]也。谁言卞璧^[28]无人鉴，我道骊珠^[29]到处晶^[30]。

[1] 奋：发扬，振奋。

[2] 超轶上流：犹言超凡脱俗。超轶，超越，胜过。

[3] 合下手便教罗笼不得：应当一下手就卓尔不凡，不被凡圣生死等二边见所系缚。合，应当。罗笼，笼罩，控制，束缚。

[4] 洒洒落落：远离执着，无有挂碍，豁达自在的样子。

[5] 草窠里辊：比喻在文字知见中打滚。辊，同“滚”。

[6] 鬼窟里弄精魂：指那些没有正知正见的指导，执着于定境，修炼精气魂魄等外道行为。精魂，原作“情魂”，今改。

[7] 合头语：指方便对机之开示。意指师徒之间的一问一答，犹如榫头对榫眼、帽子对脑袋，互相契合，而非绝对实有之定法。有时也指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结论。有的词书将“合头”解释成“形容愚笨、不开窍”，恐不确。

[8] 实法：绝对的固定不变的实有之法。与方便法相对。宗门中认为，一切法都是对机的方便法，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实有之法。

[9] 系缀：束缚。

[10] 据位称师：高据法座，接引信众，为一方宗师。

[11] 固不可容易：一定不能草率。固，必，一定。容易，轻易，草率。

[12] 滴水滴冻：比喻做事态度严谨，在在都落在实处，一点一滴、一丝一毫也不肯放过。

[13] 孤迥危峭：孤高峻峭，不可攀缘，无下手措足处。

[14] 纵擒：犹言收放。

[15] 返掷：同“返踹”。踹，音zhí，跳跃。

[16] 还是与么人：若是个中人。还是，表假设，若是。与么，如此，这样。

[17] 等闲荡荡地：自然而然，轻轻松松，自由自在。等闲，寻常，随便。荡荡，自在无碍的样子。

[18] 拘牵惹绊不得：犹言束缚它不得。惹，牵扯，羁绊。

[19] 捺着：按着。捺，往下按。

[20] 长养：培养令其生长。

[21] 分一线路：犹言把手共行、并肩而行。宗门中比喻大彻大悟者，其手眼行履相同。

[22] 互为宾主：此处的意思是平等不二、没有高下之分。

[23] 风行草偃：比喻德行教化影响世人，如风之行如草之偃，所到之处无不相应、无不感化。

[24] 亦不虚出头播扬三十、二十年：也不枉出世弘扬祖师教化二三十年。出头，出世。播扬，宣传，弘扬。

[25] 他家：他。家，人称的语尾。

[26] 通人：学识通达的人，此指大彻大悟的人。

[27] 将护：护持，卫护。

[28] 卞璧：和氏璧。

[29] 骊珠：骊龙颌下的宝珠。此指自性般若之宝珠。

[30] 晶：闪闪发亮。

10. 示开圣隆长老

开圣堂头隆老，政和^[1]中相从^[2]于湘西道林，胶漆相投^[3]，箭锋相直^[4]，由是深器之。既而复相聚于钟阜^[5]，大炉鞴^[6]中禁得^[7]钳锤，了此段因缘^[8]。日近日亲^[9]，向从上来^[10]乃佛乃祖^[11]越格超宗、万千人罗笼不住处^[12]、毛头针窍^[11]间，廓彻虚通^[12]，包容百千万亿无边香水刹海^[13]，拄杖点发^[14]列圣命脉，吹毛^[15]刃上截断路布^[16]，据曲录木床^[17]，与人拔楔抽钉，解黏去缚，得大自在。仍来夷门^[18]，分座共相扶立^[19]久之。况个一着^[20]临济正法眼藏，绵绵^[21]到慈明、杨岐，须风吹不入、水洒不着底剑利汉^[22]，负杀人不眨眼气概，高提正印^[23]，骂祖呵佛，犹是余事^[24]，直令尽大地人通顶透底绝死生窠窟，洒洒落落到无为无事大达之场^[25]，乃为种草。

[1] 政和：北宋徽宗年号（1111-1117）。

[2] 相从：跟随。

[3] 胶漆相投：指师徒之间非常投机，亲密无间。

[4] 箭锋相直：指师徒之间机锋相扣，丝毫不爽。直，当，正对。

[5] 钟阜：即钟山，今南京。

[6] 炉鞴：指代熔炉。鞴，炼铁炉用的风囊。

[7] 禁得：经受得住，经得起。

[8] 了此段因缘：指开悟见道。

[9] 日近日亲：一天比一天亲近。

[10] 从上来：从前，过去。

[11] 乃佛乃祖：即诸佛祖师。乃，你的。

[12] 万千人罗笼不住处：绝对透脱自在、不被人瞒骗和束缚。

[13] 毛头针窍：毫毛尖、针孔，比喻极微细处。

[12] 这句话的意思是，彻底通达超越二边的向上一路，不受任何人的欺骗或束缚，无住无相，自在无碍。

[13] 无边香水刹海：指无量无边的华藏世界海及重重无尽的诸佛刹土。长水子璿《首楞严义疏注经》卷五云：“浮幢王刹香水海者，准《华严经》，华藏海中有大莲华，其莲华中有诸香水海，一一香水海为诸佛刹世界之种。”

[14] 点发：点开。

[15] 吹毛：即吹毛剑，极锋利的宝剑。

[16] 路布：多作“露布”，此处指代寻常的人云亦云式的书本文字。

[17] 曲录木床：原作“曲剥木床”。剥，乃“录”字之误。曲录床即禅床，指代法座，因刻木成屈曲形，故云。

[18] 夷门：今河南开封东北隅。此指东京（开封）天宁寺，时圆悟克勤禅师住此传禅。

[19] 分座共相扶立：分座说法，共同扶持祖师法门。

[20] 个一着：这一个。

[21] 绵绵：不断流传。

[22] 剑利汉：多作“灵利汉”，指上根利器者。剑利，同“伶俐”。剑，音 líng，以刀剖物。

[23] 高提正印：高扬祖师禅的正法眼。正印，指教外别传的佛之心法，即佛法中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又称一实相印。

[24] 余事：多余的事情，不重要的事情。

[25] 大达之场：彻底通达、圆融无碍的境地。

11. 示普贤文长老

佛祖以心传心，盖彼彼颖悟透脱，如两镜相照，非言象所拘，高超格量^[1]，箭锋相拄^[2]，初无异缘^[3]，乃受道妙，嗣祖继灯^[4]。绝意路、出思惟、脱情识，到荡荡然宽阔自在处。逗到^[5]择人付嘱，亦要气异^[6]，羽毛、头角体裁全具^[7]，然后不坠家声，得从上爪牙^[8]，方相应副^[9]。所以数百年绍续，愈久愈光显，所谓源流深长也。今则颇失故步^[10]，多擅^[11]家风，存窠窟，作路布^[12]；自既不出彻^[13]，转以为人，则如老鼠入牛角，渐渐尖小，安得宏纲^[14]不委^[15]于地哉？

[1] 高超格量：超出常规，高妙不可思议。

[2] 箭锋相拄：箭头正好顶着箭头，毫厘不差。拄，顶着，抵，触。

[3] 初无异缘：没有一点其它的攀缘之念。初，全然，始终，都。

[4] 嗣祖继灯：继承祖师的心法，将禅宗的慧灯传扬下去。嗣，接续，继承。

[5] 逗到：犹言及至、等到、临至。逗，临，到。

[6] 气异：气象不同凡响。

[7] 羽毛头角体裁全具：羽翼丰满，头角初露，风规全具。体裁，风格、行履。

[8] 从上爪牙：古来祖师所证得的大机大用。爪牙，又称“狮子爪牙”，此

指有大势力用、眼明手快、能给学人解粘去缚的高超手眼。

[9] 方相应副：方可担当应对继承祖师家业之事。方相，方可。应副，对付，处理，应对，此处指叮嘱、托付。

[10] 颇失故步：非常不注意继承祖师的风规。颇，甚，很。故步，过去的风规、行履。

[11] 擅：善长，长于。此处有专注于、执着于的意思。

[12] 作路布：玩弄人云亦云的文字知见或口头禅。

[13] 不出彻：不彻底，不究竟。

[14] 宏纲：大纲，主旨，根本意旨。

[15] 委：委弃，抛弃。

老汉昔初见老师^[1]，吐呈所得，皆眼里耳里机锋语句^[2]上，悉是佛法心性玄妙，只被此老子举干曝曝^[3]两句云：“有句无句，如藤倚树^[4]。”初则摆撼用伎俩^[5]，次则立谕说道理^[6]，后乃无所不至，拈出悉皆约下^[7]，遂不觉泣下，然终莫能入得^[8]。再四恳提耳^[9]，乃垂示云：“你但尽你见解、作计较^[10]，待一时荡尽，自然省也。”随后云：“我早为你说了也。去！去！向衣单下体究^[11]，了无缝罅^[12]。”因入室信口胡道，乃责云：“你胡道作么？”即心服，真明眼人！透见我胸中事。然竟未入得。寻^[13]下山，越二载回^[14]，始于“频呼小玉元无事”处，桶底子脱^[15]，才始觑见前时所示真药石^[16]也，自是迷时透不得。将知^[17]真实谛当处^[18]，如良遂道：“诸人知处，良遂总知；良遂知处，诸人不知。”^[19]诚哉是言也。

[1] 圆悟克勤禅师出家后，经过多方展转，最后投到五祖法演禅师座下。克勤禅师因为博通经教，加上参过不少禅门宿德，因此他有很重的豪辩之习气。为了将克勤禅师锻造为一代法将，法演禅师对克勤禅师要求非常严格，决不徇一丝一毫的人情。凡克勤禅师所尽机用，法演禅师皆不认可。一日，克勤禅师入室请益，没谈上几句，又与法演禅师争辩起来。法演禅师很不

高兴，便说道：“是可以敌生死乎？他日涅槃堂孤灯独照时（指死亡来临时）自验看！”克勤禅师被逼得无路可走，生大懊恼，居然出言不逊，抱怨法演禅师“强移换人（犹言“逼人太甚”、“强人所难”、“故意跟人过不去”、“刁难”）”，然后忿然而去。法演禅师也不阻拦，只是说：“待你着一顿热病打时，方思量我在。”克勤禅师离开五祖后，来到金山，不久便染上了很厉害的伤寒，身体困顿无力。克勤禅师试图用平日所学来应对眼前的这场疾病，可是一点都不得力。这时，他才想起临走时五祖法演禅师对他所说的话，于是心中发誓道：“我病稍间（稍微好一点），即归五祖。”克勤禅师病愈后，果然重新回到了五祖。法演禅师一见，非常高兴，于是令他入住侍者寮。半个月之后，适逢部使者陈氏解印还蜀，前来五祖礼谒问道。法演禅师道：“提刑少年，曾读小艳诗否？有两句颇相近：‘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部使者一听，惘然莫测，唯应“喏喏”。法演禅师道：“且子细。”当时，克勤禅师正侍立于侧，听到这两句诗，恍然有省。部使者走后，克勤禅师问法演禅师：“闻和尚举小艳诗，提刑会否？”法演禅师道：“他只认得声。”克勤禅师问道：“只要檀郎认得声。他既认得声，为甚么却不是？”法演禅师道：“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nī，呢）！”克勤禅师忽然大悟，连忙走出丈室，这时，恰好看见一只鸡飞上栏干，鼓翅而鸣。克勤禅师自言自语道：“此岂不是声？”于是克勤禅师便袖里笼着香，重新入丈室，向法演禅师报告他刚才所得，呈偈曰：“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法演禅师一听，知道他已经彻悟，非常高兴，说道：“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印可完毕，法演禅师于是遍告山中修行的大德们说：“我侍者参得禅也。”

[2] 眼里耳里机锋语句：指所读到所听到的过去祖师接引人的机锋语句。

[3] 干曝曝：原作“干曝曝”，犹言硬梆梆的，宗门中多用“干曝曝”来形象机锋峻峭，无下口处，不可思议。曝（bō）曝，迸裂声。

[4] 有句无句，如藤倚树：疏山匡仁禅师听说福州大洩安和尚曾示众云“有句无句，如藤倚树”，于是便特地入岭，投大洩安和尚座下请益。刚到大洩的时候，正好赶上大洩安和尚在泥墙壁。匡仁禅师走上前问道：“承闻和尚道，‘有句无句，如藤倚树’。是否？”大洩安和尚道：“是。”匡仁禅师道：“忽遇树倒藤枯，句归何处？”大洩安和尚便放下手中的泥盘，呵呵大笑，回方丈寮去了。匡仁禅师跟在后面，说道：“某甲三千里卖却布单，特为此事而来，和尚何得相弄？”大洩安和尚一听，便唤侍者取二百钱给匡仁禅师，让他离开，并且嘱咐道：“向后有独眼龙为子点破在。”第二天，大洩安和尚上堂，匡仁禅师便从大众中走出，问道：“法身之理，理绝玄微，不夺是非之境，犹是法身边事。如何是法身上事？”大洩安和尚没有吭声，却举起

拂子。匡仁禅师道：“此犹是法身边事。”大洩安和尚反问道：“如何是法身上事？”匡仁禅师便从大洩安和尚手中一把夺过拂子，折断扔在地上，然后回到大众中。大洩安和尚叹息道：“龙蛇易辨，衲子难瞒。”离开大洩安和尚之后，匡仁禅师又听说婺州明招谦和尚正出世接众，而且谦和尚正好是一只眼，于是，匡仁禅师便径往礼拜。谦和尚问：“甚处来？”匡仁禅师道：“闽中来。”谦和尚道：“曾到大洩否？”匡仁禅师道：“到。”谦和尚问：“有何言句？”匡仁禅师便把自己参大洩安和尚的经过告诉了谦和尚。谦和尚一听，便道：“洩山可谓头正尾正，只是不遇知音。”匡仁禅师仍然没有省悟，反过来却问谦和尚：“忽遇树倒藤枯，句归何处？”谦和尚道：“却使洩山笑转新。”匡仁禅师终于言下大悟，遂感叹道：“洩山元来笑里有刀！”说完，便向大洩安和尚所在方向，遥望礼拜，悔过忏悔。

[5] 摆撼用伎俩：用尽各种手段伎俩来应对这一机语。摆撼，动摇，摇撼。

[6] 立谕说道理：从义理的角度解释这一机语。立谕，提出看法，确立论点。

[7] 约下：被否定掉。约，阻止。

[8] 入得：犹言入门，指开悟。

[9] 再四恳提耳：再三恳求开示教诲。提耳，意指恳切教导。

[10] 你但尽你见解、作计较：你只须把你的知见和思维分别心扫荡干净。计较，思维分别。

[11] 向衣单下体究：犹言坐在禅床上，好好参究。衣单，指代禅床。衣，即指衣钵；单，即书写人名之小红纸片。据《禅林象器笺》“座位门”记载，僧堂中，各人座席之壁上皆贴有名单，称之为单位，其上可挂置衣钵，故又以衣单为座席之代称。

[12] 了无缝罅：意思是实相无相，远离二边，不可思议，无你下口处。缝罅，缝隙。

[13] 寻：不久，接着，随即。

[14] 越二载回：过了两年又回来了。

[15] 桶底子脱：即桶底脱落，禅门中用来指代大彻大悟后，无丝疑滞和执着，犹如桶底脱落，桶中之物随而泄地，不再留有任何残物。

[16] 药石：疗病用的药饵与砭石。

[17] 将知：当知，方知。

[18] 谛当处：真实安稳处。谛当，确当，恰当。

[19] 寿州良遂禅师，麻谷宝彻禅师之法嗣，初参麻谷宝彻禅师，麻谷禅师一见他来，便扛着锄头去锄草。于是良遂禅师便跟在麻谷禅师后边，来到锄草的地方。麻谷禅师一见，根本不理睬，便归方丈，关上门不出来。第二

天，良遂禅师又去参麻谷禅师，麻谷禅师一见他来，又闭上门。于是良遂禅师便敲门。麻谷禅师问：“阿谁？”良遂禅师道：“良遂。”刚一称名，良遂禅师忽然契悟，便说道：“和尚莫漫（瞒骗）良遂，良遂若不来礼拜和尚，洎（几乎要）被经论赚（欺骗）过一生。”麻谷禅师一听，便开门相见。良遂禅师后回讲肆，对众人讲：“诸人知处，良遂总知；良遂知处，诸人不知。”

雪峰问德山：“从上宗乘中事，学人还有分也无？”德山以杖击之，云：“你道什么？”峰云：“我在德山棒下，似脱却千重万重贴肉汗衫”。^[1]临济被黄檗三击之，到大愚问“有过无过”，愚云：“黄檗与么老婆！你更来觅过在？”济猛省，不觉云：“元来黄檗佛法无多子。”^[2]此二老皆丛林杰出者，并于棒下发明^[3]，后来大振此宗，为世梯航^[4]。学者宜回思^[5]之，岂是粗浅邪？而近世有谓：“以杖接人，皆堕机境^[6]。直须究了心性，谈极玄妙，向时中^[7]绵绵密密、有针有线，方可入细。”只如一大藏教^[8]、五教三宗^[9]，析微发隐^[10]，剖露至真实际，彻佛地理性，岂不为细？何假祖师西来？将知法流既久，多生异见，不得真传，乃将醍醐而作毒药，岂德山、雪峰、黄檗、临济之咎哉？谚曰：“索短不到深泉。”^[11]

[1]《指月录》卷三十一“临安府径山宗杲大慧普觉禅师语要上”记载：昔雪峰真觉（义存）禅师，为此事之切，三度到投子，九度上洞山，因缘不相契。后闻德山周金刚（德山宣鉴禅师）主化，遂造其室。一日问德山：“从上宗风，以何法示人？”德山云：“我宗无语句，亦无一法示人。”后又问：“从上宗乘中事，学人还有分也无？”德山拈拄杖便打，云：“道什么？”雪峰于棒下方打破漆桶。贴肉汗衫，有二义：一者喻指我们的肉体，意思是，这个肉体只是临时的，并非真实的自我；二者喻指我们历劫以来养成的思维习惯和习气执着，即“言语道”、“心行处”。此处指第二义。

[2]临济义玄禅师在黄檗禅师会下参学，时睦州陈尊宿亦在黄檗禅师座下，充当首座和尚。一天，睦州问临济禅师：“上座在此多少时？”临济禅

师道：“三年。”睦州又问：“曾参问否？”临济禅师道：“不曾参问，不知问个甚么？”睦州道：“何不问堂头和尚（方丈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真实究竟之意旨）？”在睦州的鼓动下，临济禅师于是前去问黄檗禅师：“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话还没有问完，黄檗禅师早已一拄杖打过来。临济禅师莫明其妙地败下阵来。睦州见临济禅师垂头丧气的样子，便问：“问话作么生？”临济禅师道：“某甲问声未绝，和尚便打，某甲不会。”睦州道：“但更去问。”于是，临济禅师又去问，黄檗禅师举杖又打。就这样，临济禅师三度发问，三度遭打。临济禅师感到非常绝望。他告诉睦州道：“早承激劝问法，累蒙和尚赐棒，自恨障缘，不领深旨。今且辞去。”睦州觉得他辞去挺可惜的，便说道：“汝若去，须辞和尚了去。”临济禅师于是礼拜睦州而退，准备第二天前去拜辞黄檗禅师。睦州事先来到黄檗禅师那儿，说道：“问话上座，虽是后生，却甚奇特。若来辞，方便接伊。己后为一株大树，覆荫天下人去在。”第二天，临济禅师前来礼辞黄檗禅师。黄檗禅师于是指点他说：“不须他去，只往高安（今江西境内）滩头参大愚（归宗智常禅师之法嗣），必为汝说。”于是临济禅师便来到大愚禅师坐下。大愚禅师问：“甚处来？”临济禅师道：“黄檗来。”大愚禅师又问：“黄檗有何言句？”临济禅师道：“某甲三度问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过（过错）无过？”大愚禅师道：“黄檗与么（如此）老婆心切（慈悲心切），为汝得彻困（亦作“彻惛”，诚恳慈悲至极，操心到了极点），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临济禅师一听，言下大悟，惊喜道：“元来（原来）黄檗佛法无多子！”大愚禅师于是一把揪住他，问道：“这尿床鬼子（尿床鬼子，骂人的话，比喻糊涂，分不清醒梦，不能自觉自主），适来道有过无过，如今却道黄檗佛法无多子。你见个甚么道理？速道！速道！”临济禅师便向大愚禅师的肋下筑了三拳。大愚禅师推开临济禅师，说道：“汝师黄檗，非干我事。”元来，同“原来”。无多子，犹言“没有什么”、“没有多少”、“不多”。子，语气助词。

[3]发明：开发明白自己的本分事，指开悟。

[4]梯航：梯与船，登山渡水的工具。此处喻指引领众生走向解脱的精神依怙、精神导师。

[5]回思：回想，反省。

[6]机境：明眼宗师在接引学人时所使用的合乎机宜之方便手段，如棒、喝等，与“义理”相对，故后人又称之为公案。

[7]时中：“二六时中”、“一切时中”的略称，即经常、时常、恒常。

[8]一大藏教：指整个经、律、论三藏教法。

[9]五教三宗：五教有多种说法，如贤首大师的“贤首五教”，即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终教、顿教、圆教；又如宗密大师的五教观，即人天教、小

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一乘显性教。三宗，唐圭峰宗密大师将大乘各宗总分为法相、破相、法性三宗。其中，法相、破相二宗相当于华严五教的大乘始教，法性宗相当于终、顿、圆后三大乘。法相宗是始教中的相始教，指瑜伽、唯识二宗的教义。因其建立五位百法、三性二无我、四智三身等法相，故有此名。破相宗是始教中的空始教，指三论宗的教义。该宗主张四句百非、八不中道、无所得真谛，故有此名。法性宗是终、顿、圆三教的总称，以说真心缘起、缘起无性、法性自尔，故有此名。

[10]析微发隐：剖析阐发微妙之奥义。

[11]索短不到深泉：井绳太短无法打取深处的泉水，比喻小根小器之人无法领会最上乘之玄妙。

鲁祖见僧只面壁，南泉云：“我有时向道：‘直须向父母未生已前究取’，尚不得一个半个；恁么，驴年去！”^[1]二老并躅齐眉^[2]，不是不知有^[3]，因甚却恁么地说话？还究到鲁祖节文处^[4]么？若究到，则见南泉如水入水；若不谙此，乃分疏鲁祖僻执、南泉圆转^[5]，随他语脉路布^[6]，卒摸索不着在。

石鞞弯弓发箭^[7]，秘魔擎杈验人^[8]，俱胝只竖一指^[9]，无业唯言莫妄想^[10]，禾山打鼓^[11]，雪峰辊球^[12]，赵州吃茶^[13]，玄沙蹉过^[14]，佛法岂有如许耶？若一一作方便、下合头语^[15]，便论劫^[16]干生也未梦见在。若真实踏着曹溪正路，则坐观成败，觑见这一队漏逗也^[17]。

子文监寺留此轴，今数年矣。近退院稍闲，因为出此所有盖天盖地、绝出圣贤^[18]一着子。公久参，自如良遂知之矣。

建炎三年^[19]闰八月十一日云居东堂书。

[1]池州鲁祖山宝云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寻常见僧来参，便面壁不语。南泉闻曰：“我寻常向师僧道，‘向佛未出世时会取’，尚不得一个半个；

他恁么，驴年去！”后人称鲁祖这种奇特的接人方式为“鲁祖家风”。向道，向来参学人开示道。

[2]并躅齐眉：犹言并驾齐驱，意指同一行履、同一手眼，不相上下。躅，音zhuó，足迹。

[3]知有：宗门中，常把已经明心见性的人，称之为“知有者”，意思是知有即心即佛这回事。

[4]节文处：节文原指礼仪、礼节、礼法，此处的“节文处”指为接引学人而不惜采用拐弯抹角的繁琐方式之良苦用心和真实意图。

[5]圆转：圆滑，周全。

[6]随他语脉路布：被他们的机锋语言所转。

[7]石鞞弯弓发箭：石鞞慧藏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得法后，住抚州石鞞山化众，常以弓箭接引来机。曾有漳州三平义忠禅师，来参慧藏禅师。三平正在礼拜，慧藏禅师遂张弓架箭，说道：“看箭！”三平于是拨开胸道：“此是杀人箭。活人箭又作么生？”慧藏禅师遂将弓弦弹了三下。三平豁然有省，乃礼拜。慧藏禅师道：“三十年张弓架箭，只射得半个圣人。”说完，便将弓箭折断扔了。

[8][9][11][12][13]参见第4封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注[8][9][11][10][12]。

[10]无业唯言莫妄想：汾阳无业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悟道后，一度游方，后住开元精舍，大开弘化，接引学人。学者每问佛法，无业禅师多答之曰：“莫妄想。”

[14]玄沙蹉过：汾山灵祐禅师上堂，有僧出问：“请和尚为众说法。”师曰：“我为汝得彻困（操心到了极点）也。”僧礼拜。后有人举似雪峰，峰曰：“古人得恁么老婆心切。”玄沙云：“山头和尚蹉过古人事也。”雪峰闻之，乃问沙曰：“甚么处是老僧蹉过古人事处？”沙曰：“大小汾山被那僧一问，直得百杂碎！”峰乃骇然。蹉过，错过，失去机会。

[15]合头语：指方便对机之开示。意指师徒之间的一问一答，犹如榫头对榫眼、帽子对脑袋，互相契合，而非绝对实有之定法。有时也指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结论。

[16]论劫：按劫计算，犹言“多劫”。论，按照……计算。

[17]觑见这一队漏逗也：就可以窥破上述这些大德露出破绽不少。漏逗，原指老迈昏花、动作迟缓，此指疏忽，失误，露出破绽。

[18]绝出圣贤：超出圣贤。

[19]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建炎，南宋高宗年号。

12. 示鼎州德山静长老

长老道林相从^[1]，乃宿昔有大缘，拨转上头关^[2]，一语便契，圆照无遗。从上来莫不皆以是大机大用，龙象蹴蹋、非驴所堪^[3]。若不具此手段，云何与人解黏去缚、抽钉拔楔？此本分事也，但只一向操持^[4]，驱耕、夺饥^[5]，乃活句也。一切语言、机要、事理、明暗、语默、擒纵、杀活，皆在下文^[6]，不消一捏^[7]；唯黄檗、临济、睦州^[8]、云门、汾仰、雪峰、玄沙^[9]尤得妙也。山僧室中，不曾蹋着此关，断定不放过^[10]。付授之际，尤在牢实^[11]，切忌依稀^[12]，便骨董也^[13]。宁可无人承当，有则须是个中人^[14]始得。

[1] 道林相从：圆悟克勤禅师在湘西道林寺的时候，就跟随参学。

[2] 上头关：又称“上头关捩”、“上头关键”，超越于二边之上的最高妙处的关键所在。

[3] 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古以来的祖师大德，莫不认为宗门中向上一路的大机大用，只有上根利器才能行履，劣根陋器者是无法承担的。从上来，从前，过去，自古以来。蹴蹋，今作“蹴踏”，践履。

[4] 但只一向操持：只要自始至终地坚持行本分事。一向，一直，一味，总是，自始至终。操持，行持、行履、保任。

[5] 驱耕、夺饥：“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之略称，宗门中比喻用杀夺之法，扫荡学人的一切知见执着。牛对于农夫来说是最重要的，食物对于饥饿

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现在，要逆其心愿而剥夺之，使其一无所有，面临绝境，以此来令其获得新生。

[6] 下文：意指相对于“本”而言枝末上的方便施設。

[7] 不消一捏：犹言“不值得一提”。不消，不用，不必，不值得。

[8] 睦州：即睦州道明禅师，黄檗希运禅师之法嗣。江南人，俗姓陈。居睦州（浙江）龙兴寺，晦迹藏用。常织蒲鞋，密置于道上，鬻之以奉母。岁久，人知之，有陈蒲鞋之称。学人来叩问，则随问随答，词语锐不可当。由是四方归慕，号为陈尊宿。唐乾符四年示寂，世寿九十八。

[9] 玄沙：指福州玄沙山宗一禅师，名师备。少年为渔者，年三十，忽慕出家。初投芙蓉灵训禅师剃发受具，后就雪峰义存禅师契悟玄旨。初住普应院，后迁玄沙。闽主以师礼待之，学徒八百余。梁太祖开平二年寂，寿七十五。

[10]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山僧平日室中接引学人，如果学人未曾透过宗门中的向上一路，我是决不会轻易放过、印可他的。

[11] 尤在牢实：尤其是要看他所悟所证是否真正坚固真实。

[12] 依稀：似是而非，模糊不清。

[13] 便骨董也：意思是便成了一个没有用的老骨董。骨董，宗门中经常用它来形容那些不得真实活用、只会一些陈词滥调的人。

[14] 个中人：宗门中上根利器的人。

13. 示潭州智度觉长老

至道简易而渊奥，初不立阶梯，壁立万仞，谓之“本分草料”。是故摩竭掩室行正令^[1]，毗耶杜词揭本宗^[2]，尚有作家汉^[3]未放过，何况涉妙穷玄、说心论性，被贴肉汗衫子^[4]黏着、脱拆不下，则转见郎当^[5]尔！少室、曹溪风范迥殊，临济、德山作略剔脱^[6]，龙驰虎骤^[7]，地转天旋，不妨^[8]庆快人，了不拖泥水。

从上来大达大悟^[9]，才信彻极致处^[10]，即如快鹰俊鹞，迷风曜日^[11]，背摩青霄，直下透脱，使二六时中无纤毫障隔，八达七通^[12]，卷舒擒纵，圣位尚不居，岂肯处凡流^[13]？胸次荡然，该今括古^[14]，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茎草，初^[15]无胜劣取舍，惟在当机活卓卓^[16]地。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俱不夺，出格超宗，十成^[17]潇洒，岂是只贵^[18]笼罩人，盖覆、移换、走作人^[19]？要当朴实头^[20]，显示无依倚、无为、无事、大解脱各各本分事。

所以古人风尘草动便先照了，才出毫芒即与划断，尚不得一半^[21]；岂可^[22]彼此草里辊^[23]，相牵相拽，机关

语句上论量^[24]拣择、作窠臼，埋没人家男女？轩知^[25]是开眼尿床^[26]，他明眼人终不做个般路布。大丈夫意气惊群，须图正绍临济本宗，一喝一棒、一机一境，当阳^[27]剿绝，岂不见道：“吹毛用了急还磨。”

[1][2]摩竭掩室、毗耶杜词：《注华严经题法界观门颂》卷二云：“摩竭者，唐翻‘无毒害’，……佛于兹成道，三七日内不说法也，表名言路绝，状若掩室也。毘耶离，唐翻广严，……净名居士示疾于此，会诸菩萨各说不二法门竟，时文殊问言：‘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净名默然无言，名为杜口也。”行正令，举扬宗门正法。正令，宗门正法、无上宗旨。

[3]作家汉：禅宗里，指称那些见地透脱、道眼明彻、能知众生根机、以本分事接人的善知识，又称本分作家。

[4]贴肉汗衫子：有二义：一者喻指我们的肉体，意思是，这个肉体只是临时的，并非真实的自我；二者喻指我们历劫以来养成的思维习惯和习气执着，即“言语道”、“心行处”。此处指第二义。

[5]郎当：潦倒、狼狈、失意、困顿，此处犹言糟糕、差劲。

[6]剔脱：干净洒脱，不拖泥带水。

[7]龙驰虎骤：犹言龙腾虎跃。骤，奔驰。

[8]不妨：表程度，非常，十分。

[9]大达大悟：指大开悟、大解脱的人。

[10]信彻极致处：信到位、信到了极点。

[11]迷风曜日：形容气势宏大，令人不敢正视。

[12]八达七通：形容彻底透脱自在。

[13]凡流：凡夫，普通人。

[14]该今括古：包容古今。该，包括。

[15]初：表程度，全然，都。

[16]活卓卓：活泼泼的，超然自在。卓卓，超然，高迈，特立。

[17]十成：十分，完全。

[18]贵：欲，希望。

[19]盖覆移换走作人：蒙蔽人，使人茫然不知所措，失去本分，到处乱走。移换，移动、变换，使离开本位。走作，失去觉照，被境所转。

[20]朴实头：一作“朴实头”，老实头，本分实在人。

[21]这句话的意思是，过去的明眼人，面对学人极微细的起心动念，能当

下觑透，见学人有一丝一毫的分别执着，便即帮助铲除。用如此这般的手段接引人，尚不得一个半个。一半，一个半个。

[22] 岂可：岂肯。

[23] 辊：同“滚”。

[24] 论量：商量，讨论。

[25] 轩知：犹言“须知”、“当知”。

[26] 开眼尿床：比喻糊涂，分不清醒梦，不能自觉自主。

[27] 当阳：向阳、面对着太阳，此指当下明明白白地、毫无遮掩地。

14. 示蜀中鹞峰长老

多子塔前曾分半座^[1]，葱岭西畔只履独携^[2]，临济以瞎驴命惠然^[3]，夹峤因青山委洛浦^[4]，虽源分派别，要一脉出自曹溪，择大器利根，俾扫踪灭迹。是故从上来，龙驰虎骤，换斗移星，闪电中别殽讹^[5]，石火里分皂白，不论曹底^[6]，惟务俊流，悬肘后符^[7]，廓顶门眼^[8]，立起纲宗，单提正令^[9]。源不深则流不长，功不积则用不妙。是以，西河弄师子^[10]，要超宗越格^[11]；而杨岐吞栗棘蓬^[12]，取奔流度刃^[13]。

既入个选佛场，阐向上关捩子^[14]，应须一滴水一滴冻^[15]，硬着铁脊梁，荷担此大任，已躬下谛实^[16]，为人处无偏^[17]。才落世缘，便涉漏逗^[18]。祖峰老师横点头^[19]，白云祖翁浑豳吞枣^[20]，常为警策^[21]，如临深履薄^[22]，便可以向百尺竿头进千百步，悬崖上跳万亿遭，乃真皮可漏^[23]，方验扑不破^[24]，盖大雄的的种草^[25]也。慎之！

[1] 多子塔前曾分半座：事见《五灯会元》卷一：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世

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叶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围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传付将来。”

[2]葱岭西畔只履独携：指达磨只履西归之传说。西魏文帝大统二年（536）十月五日，达磨祖师第六度遭毒，知化缘已尽，端居而逝，葬于熊耳山，起塔于定林寺。越三年，魏使宋云奉使西域回，遇祖于葱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云问：“师何往？”祖曰：“西天去！”云归，具说其事。及门人启圻，唯空棺，一只革履存焉，举朝为之惊叹。

[3]临济以瞎驴命惠然：《五灯会元》卷十一载：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临济禅师将示灭，说传法偈曰：“沿流不止问如何，真照无边说似他。离相离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须磨。”复谓众曰：“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时三圣慧然禅师出众云：“争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临济禅师道：“以后有人问你，向他道甚么？”三圣禅师便大喝一声。临济禅师道：“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言讫，端坐而逝。

[4]夹峤因青山委洛浦：澧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洛浦山（又称乐普山）元安禅师，夹山善会禅师之法嗣。曾问道于临济，后前往夹山卓庵隐修。所居之处离夹山善会禅师的道场很近，但是，元安禅师自以为已彻，居然过了一年多，不曾前去礼谒夹山禅师。夹山禅师为了度化他，于是修书一封，令手下的僧人送给元安禅师。元安禅师接过书信，便把它放在禅座上坐着，然后又伸出手来向那僧索要书信。那僧无言以对。元安禅师拿起拄杖便打，并喝道：“归去举似和尚！”那僧回山以后，便把这一经过告诉了夹山禅师。夹山禅师道：“这僧若开书，三日内必来；若不开书，斯人救不得也。”果然，三天以后，元安禅师来了。见到夹山禅师，元安禅师也不礼拜，而是叉着手（合掌），站在他的对面。夹山禅师喝道：“鸡栖凤巢，非其同类。出去！”[夹山禅师的意思是说，你本来未彻，却自以为彻，本来是一只野鸡，却自以为是凤凰。你我不是同类，滚开！]元安禅师一听，气焰顿时矮了下去，于是作礼道：“自远趋风，请师一接。”夹山禅师道：“目前无阇黎，此间无老僧。”元安禅师便大喝一声。夹山禅师道：“住！住！且莫草草（轻率）。云月是同，溪山各异。截断天下人舌头即不无，阇黎，争教无舌人解语？”元安禅师一下子楞在那里，正在思索间，夹山禅师忽然一拄杖打过来。元安禅师豁然大悟。从此以后，他对夹山禅师非常膺服，并留在夹山禅师座下，日夜请益。就这样，经过夹山禅师多年不断钳锤，元安禅师的悟境日趋炉火纯青。夹山禅师将示灭的时候，曾对众垂语道：“石头一枝，看看即灭矣。”元安禅师出来应道：“不然。”夹山禅师问：“何也？”元安禅师道：“他家自有青山在。”夹山禅师听了，深感欣慰，说道：“苟如是，即吾宗不坠矣。”

[5]叢讹：同“淆讹”，混乱错误。

[6]瞢底：愚昧之人。瞢，蒙昧不明。

[7]悬肘后符：指大彻大悟，密契佛祖之心印。肘后符，原指护身之符，将符带在身上以图安全，因挂于肋之下，故称为肘后符。又作肘后印、肘后悬符。肘后，即肘之后或肋下之意。此系出典于《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赵简子”之故事：鲁定公之宰相赵简子为试探其子毋恤之能力，将肘后宝符藏于常山上，并召集诸子，谓先得者必赏之，诸子驰往，求而无得，仅毋恤得符而还。赵简子乃知毋恤之贤，遂立为太子。后禅林中用“肘后符”来喻指佛祖之心印。

[8]廓顶门眼：开启无上之智慧眼，喻指开悟或得大智慧。廓，开启。顶门眼，又称摩醯正眼、宗门正眼，指证悟透彻，具有超常的智慧，能明辨事理，善于观机逗教。佛经中记载，摩醯首罗天具有三眼，其中顶门竖立一眼，超于常人两眼，具有以智慧彻照一切事理之特殊功能，故称顶门眼。禅林用语中“顶门有眼”、“顶门具一只眼”，皆作此意。

[9]单提正令：又称“单提正印”、“单提密传”、“单提独照”，意指不涉其余，不落言诠，独标成佛之最上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10]西河弄师子：《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一记载：问：“如何是学人着力处？”师（汾阳善昭禅师）云：“嘉州打大像。”“如何是学人转身处？”师云：“陕府灌铁牛。”“如何是学人亲切处？”师云：“西河弄师子。”此三句，时人称为“汾阳三句”。

[11]超宗越格：超出常规，指超越二边之向上一路。

[12]杨岐吞栗棘蓬：杨岐方会禅师（石霜慈明楚圆禅师之法嗣），室中常问僧：“栗棘蓬你作么生吞？金刚圈你作么生透？”

[13]奔流度刃：指机锋险峻，不容伫足思议，犹如从急流中穿过、从刀刃上行走，稍一不慎，即有湿足、伤命之虞。

[14]阐向上关捩子：阐扬宗门向上一路之究竟心法。“关捩子”，机轴，机关，枢机，喻指超越于二边之上的最高妙处的关键所在。捩，又作“榘”，音lì。

[15]一滴水一滴冻：又称“滴水滴冻”，比喻做事态度严谨，一点一滴、一丝一毫也不肯放过。

[16]谛实：真实，稳实。

[17]为人处无偏：接引学人时不落于二边。为人，指接引来机。

[18]漏逗：原指老迈昏花、动作迟缓，此指疏忽，失误，露出破绽。

[19]祖峰老师横点头：东山五祖法演禅师示众云：“释迦、弥勒，犹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谁？”后有和州开圣觉禅师，久参长芦有所得，遍游丛林，至五祖演禅师会下。演问：“释迦、弥勒，犹是他奴，他是阿谁？”师曰：“胡

张三黑李四。”演深喜之，以语悟首座（圆悟克勤禅师）。悟云：“恐未实，更须搜看。”演后复问师：“释迦、弥勒，犹是他奴，他是阿谁？”师曰：“胡张三黑李四。”演云：“不是！不是！”师曰：“昨日是，今日因甚不是？”演云：“昨日是今日不是。”师始大悟（参见《续传灯录》卷十二）。祖峰，此指五祖法演禅师，因住五祖山，故自称祖峰。奴，仆人。“横点头”与“正点头”相对，代表否定、遮扫，不立一法；正点则表示肯定。

[20] 白云祖翁浑圆吞枣：白云守端禅师，杨歧方会禅师之法嗣，其禅风高峻，开示说法，常令学人无处下口。浑圆吞枣，即囫囵吞枣。圆，音 luán，圆。

[21] 警策：警示策励之类的开示。

[22] 临深履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3] 真皮可漏：乃真为生死、真为解脱、真为荷担如来家业的真正的参禅之士，非夸夸其谈的虚假禅和子。可漏，又作“可漏子”、“壳漏子”。皮可漏，即“皮袋子”，宗门中用来指代肉体。真皮可漏，乃有韧性的不易穿破的真皮袋子，此处则指代“皮可漏子禅”。圆悟禅师曾有“普说”云：“先师常云：‘莫学琉璃瓶子禅，轻轻被人触着便百杂碎。参时须参皮可漏子禅，任是向高峰顶上扑下，亦无伤损。劫火洞然，我此不坏。若是作家本分汉，遇着咬猪狗底手脚，放下馊子，靠将去，十年二十年管取打成一片。’”（《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三）

[24] 扑不破：摔打不破，意指非常结实。

[25] 大雄的的种草：堪当佛陀的真正接班人。大雄，指佛。

15. 示显上人(住苏州昆山惠严)

见处通透，用处明白，当旋机电卷；结角罗纹^[1]，盘错纵横，自能回转无凝滞^[2]；亦不立见，亦不存机^[3]，滔滔地风行草偃^[4]。盖根脚^[5]悟入时彻渊源，修证得无回互^[6]，会^[7]尚不可得，岂况不会？二六时中只恁无系无绊，初不存能所、我人，何有于佛法哉？此无心、无为、无事境界，岂世间聪明利智、辩慧多闻、无根本人^[8]能测量耶？达磨西来，岂将得此法来？他惟直指各各当人本有之性，令出彻明净^[9]，不为如许恶知、恶觉、妄想、计较所染污。

参须实参，得真正道师，不引入草窠^[10]里，直截契证，脱却贴肉汗衫子^[11]，令胸次虚豁，无一毫凡情圣量^[12]，亦不向外驰求，湛然真实，千圣莫能排遣^[13]，得一片净倮倮田地^[14]，透出空劫那边^[15]，威音王^[16]犹是儿孙，何况更从他觅？有祖以来，作家汉莫不如是。且如六祖，新州一鬻薪人^[17]，目不体字^[18]，逗至^[19]于大满^[20]相见，一面披襟^[21]，着着透脱。虽则圣贤混迹，要以方便显示此段不隔贤愚，皆己本有。今既厕迹禅流^[22]，日

逐^[23]冥心体究，知此大缘不从人得，只在猛利，担荷增进，日损日益，如精金百炼千煅。出尘之要、利生之本，尤须七穿八穴^[24]，到无疑安稳、得大机大用之处。

此工夫正在密作用中，只日于万缘交参^[25]，红尘扰攘，顺违得失，攸然^[26]罗列，于中出没，不被他所转，能转于他，活潑潑地，水洒不着，乃是自己力量。至于静默虚凝，亦非两种，乃至奇言妙句，险机绝境，亦只一概平之^[27]，了无得失，皆为我用。似此磨琢久之，生死之际脱然^[28]，视世间闲名破利如风过游尘，梦幻空花耳！倏然^[29]度世，岂非出尘大阿罗汉耶？

骨剗和尚^[30]一生有问，只以“骨剗也”酬之，如铁弹子，不妨紧峭^[31]。若善体究，真祖师门下师子儿。忠国师问本净禅师^[32]：“汝见一切奇言妙句时如何？”净云：“无一念心爱。”国师云：“是汝屋里事。”参学到此，乃是净洁、干曝曝地^[33]，不受人瞒者。只山僧恁么道，也合与本分草料^[34]。

[1] 结角罗纹：原指手指上的罗纹交错盘结处，宗门中引申为死路、绝路、走投无路、进退不得处，亦即生死存亡的转折点。“结角”一词，除可以组合成“结角罗纹”一词外，有时又组合成“下梢结角”一词，指代事情的结果。故“结角”一词有二义：一指关键、关口、盘根错节处，二指结局、结果。

[2] 凝滞：执着、粘滞。

[3] 机：机巧，机心，此指心意识之筹划。

[4] 滔滔地风行草偃：比喻教化广播，影响浩大。

[5] 根脚：指本分事、本来面目。

[6] 无回互：不转弯抹角，不拖泥带水，干净利索。“回互”一词在禅宗语录中经常出现，主要有二义：一指回环交错，引申为互即互入，互摄互融，相互依存；二指善巧方便，循循善诱，说话转弯抹角，曲折宛转，旁敲侧击，前后照应，不直接说破，与“单刀直入、直截了当”相对。此处当指第二义。

[7] 会：此指觉悟之相、觉悟之痕迹。

[8] 无根本人：指昧于本来面目、脚不点地之凡夫俗子。

[9] 令出彻明净：令无染的智慧功德被彻底地开显出来。

[10] 草窠：指文字知见、思维分别。

[11] 贴肉汗衫：有二义：一者喻指我们的肉体，意思是，这个肉体只是临时的，并非真实的自我；二者喻指我们历劫以来养成的思维习惯和习气执着，即“言语道”、“心行处”。此处指第二义。

[12] 凡情圣量：关于凡圣的种种分别。情和量均指意识分别。

[13] 排遣：排除，消除。此指使产生动摇。

[14] 净保保田地：指清净之本源心地。保保，同“裸裸”。

[15] 空劫那边：又作空劫以前，指此世界成立以前空空寂寂之时代。天地未开以前，了无善恶、迷悟、凡圣、有无等差别对待；亦即森罗万象未生起之前的绝待境界。“父母未生以”等、“空王以前”、“空王那畔”、“朕兆未萌以前”、“本来面目”等，皆为同类用语，均指本来面目、自性佛。

[16] 威音王：又称威音王佛，乃过去庄严劫最初之佛，此佛出世以前为绝待无限之境界，称“威音那畔”，其意与“父母未生以前”、“天地未开以前”、“空劫以前”等相同，而生灭的现象世界，则称“威音已后”。禅门中多用“威音王前”、“威音那边”、“威音那畔”等来比喻绝待无分别之实际理地，以示学人向一念未生之前处返照，以点醒学人自己本来之面目。

[17] 鬻薪人：以卖柴为生的人。鬻，卖。

[18] 目不体字：犹言“目不识丁”。

[19] 逗至：犹言及至、等到、临至。逗，临，到。

[20] 大满：五祖弘忍禅师之谥号。

[21] 一面披襟：一次相见便悟道。一面，一次见面。披襟，解开衣襟，比喻大事已成，心怀舒畅，此指全然放下，胸臆豁然，无心于事，无事于心。

[22] 厕迹禅流：混迹于修道参禅的人群中。

[23] 日逐：每天。

[24] 七穿八穴：指通透无碍。

[25] 交参：交错。

[26] 攸然：众多、纷错。攸，音 chuāng。

[27] 一概平之：一概以平等无分别的态度对待它们。

[28] 脱然：洒脱自在，了无挂碍。

[29] 倏然：自然洒脱貌。倏，音 xiāo。

[30] 骨剗和尚：指杭州罗汉院宗彻禅师，黄檗希运禅师之法嗣，湖州吴氏子。上堂，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骨剗也。”师对机多用此语，

故时号骨剉和尚。剉，同“挫”，折伤。

[31]不妨紧峭：机锋非常峻峭，不可思议。不妨，非常，十分。

[32]忠国师问本净禅师：南阳慧忠国师和司空山本净禅师，皆六祖旁出。见《五灯会元》卷二。

[33]干曝曝地：实打实，不随顺人情，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曝(bō)曝，迸裂声。宗门中多用“干曝曝”来形容机锋峻峭，硬梆梆的，无下口处，不可思议。

[34]合与本分草料：应当吃棒、给予棒喝，意思是要扫除一切语言文字之窠臼。本分草料，又称本色钳锤，比喻通过棒喝、逼拶等峻烈的方式，当下直指学人之心性，不历阶次，非教下的种种理论或方便开示。

16. 示谏长老(住蜀中无为山)

赵州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饭二时是杂用心处。”将知^[1]古德为此个事，不将作等闲^[2]，直是郑重。所以操修觑捕^[3]到彻底分明，于一机一境、一句一言，悉不落虚^[4]，是故世法、佛法打成一片。今时要凑泊着实^[5]，须是猛利奋发、倒肠换肚^[6]，莫取恶知恶见，莫杂毒食^[7]，一味纯正，真净妙明，直下踢着本地风光，到安稳大解脱之地，坐断报化佛头^[8]；凛凛孤危，风吹不入，水洒不着，正体现成^[9]；日用有力量，闻声见色不生取舍，着着^[10]有出身之路。岂不见僧问九峰^[11]：“见说和尚亲见延寿，是否？”峰云：“山前麦熟也未？”识得渠亲切近处，便见衲僧巴鼻^[12]，所谓“杀人刀、活人剑”。但请长时自着眼^[13]，看到出格时，自然知落处也。

[1]将知：当知，须知。

[2]不将作等闲：不等闲视之，不把它当作平常小事来看。

[3]觑捕：指绵密地照顾念头，宗门中比作是“如猫捕鼠”。

[4]落虚：落空，没有踏着实处。

[5]凑泊着实：踏着实处，此指契入真实。凑泊，接触，停靠。

[6]倒肠换肚：指彻底地清扫自己的分别取舍、恶知恶见。

[7] 毒食：妄想分别知见能害人慧命，为障道因缘，故名毒食。

[8] 坐断报化佛头：比喻扫除一切法见，远离凡情圣解，破一切相。

[9] 正体现成：自性光明常现在前，无心无为，即事而真。

[10] 着着：每一步，在在处处。

[11] 九峰：指庐山归宗道诠禅师，永明延寿禅师之法嗣，曾住九峰，故称九峰。

[12] 衲僧巴鼻：出家人的本分事、安身立命处，亦指本来面目，又称真如、实际理地。巴鼻，指可把捉处，犹言根据、把柄。

[13] 长时自着眼：自己平时用智慧去观照用功。长时，同“常时”，平时，平常。

17. 示元禅客(住成都府广孝)

赵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且道他为甚如此？莫是佛为一切智人，渠不喜闻耶？轩知^[1]不是这个道理。既不如此，何以不喜闻之？若是明眼人，聊闻便知落处。请问落在什么处？试吐露看！

鲁祖^[2]见僧来便面壁，是为人^[3]、不为人？节文^[4]在什么处？若要与他投机^[5]，作何趣向即得？百丈大智^[6]每上堂说法竟，复召大众，众回首，丈云：“是什么？”药山白云：“百丈下堂句。”且道用接何人？如何领览^[7]？

[1] 轩知：当知，须知。

[2] 鲁祖：指池州鲁祖山宝云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

[3] 为人：指接引学人。

[4] 节文：原指礼仪、礼节、礼法，此处指关键，关节。

[5] 投机：契合佛祖之心机，指大彻大悟。

[6] 百丈大智：即百丈怀海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谥“大智禅师”。

[7] 领览：领会。

18. 示杲禅人(住杭州径山)

杲^[1] 衲子根性猛利，负笈海上^[2]，遍访宗匠，受知^[3]于旧相无尽公^[4]，深器重之。负俊迈之气，不肯碌碌小了^[5]，标诚相从^[6]，一言投机，顿脱向来羈鞅^[7]，虽未倒底领略^[8]，要是昂藏^[9]、不受人抑勒快汉^[10]。原其所自^[11]，盖由傅公殿撰^[12]发渠本因^[13]，遂冒严凝^[14]，蹙之咸平来告行^[15]，且乞法语。予因示之：

“衲子当痛以死生为事，务消知见解碍^[16]，彻证佛祖所传付大因缘。勿好名闻，退步就实，俟^[17]行解、道德充实，愈潜遁^[18]而愈不可匿，诸圣、天龙将推出人尔！况以岁月淹练^[19]琢磨，待如钟在扣、谷应声，如精金出万煅炉冶，万世不易，万年一念，向上巴鼻^[20]在掌握中，草偃风行^[21]，岂不绰绰然有余裕^[22]哉！仍持此纸似^[23]傅翁，相与作证，履践贵长久不变耶。”

[1] 杲：指大慧宗杲禅师，圆悟克勤禅师之法嗣，一生提倡“话头禅”。

[2] 负笈海上：指四处参访。负笈，背着书箱。

[3] 知：知遇，赏识。

[4] 无尽公：即张无尽，北宋蜀州(四川省)新津人，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自幼锐气倜傥，读书日诵万言。初任通川主簿，一日入寺，见藏经之卷册齐

整，怫然欲撰无佛论。后因读《维摩经》，深有所感，遂倾心佛法。神宗年间(1068~1085)，因王安石之推举，入朝任官。大观四年(1110)任宰相，后因政策失败，左迁衡州(湖南省)知事。其间，元祐六年(1091)曾谒庐山东林常总，获其印可。并与苏轼及黄龙派兜率从悦、晦堂祖心、觉范德洪、真净克文等禅僧为友，尤与圆悟克勤过从甚密。宣和三年卒，世寿七十九。著有《护法论》一卷。

[5] 碌碌小了：碌碌，随众附和、平庸无能貌。小了，略有粗浅之知，意指得少为足，安于平庸。

[6] 标诚相从：真心实意地追随，执以师礼。

[7] 顿脱向来羈鞅：一下子脱去了过去的种种束缚。向来，过去，从前。羈，马络头。鞅，牛缰绳。

[8] 倒底领略：彻底领会，指大悟。倒底，彻底，一点不留。

[9] 要是：主要是，关键是。昂藏：气宇轩昂，超群出众。

[10] 不受人抑勒快汉：不受人压制的伶俐汉子。抑勒，强迫，压制。

[11] 原其所自：追溯其因缘。

[12] 傅公殿撰：傅公，未详何人，或指傅申之，圆悟克勤禅师之在家弟子。殿撰，官职名，宋代集英殿修撰、集贤殿修撰(后改为右文殿修撰)的省称。

[13] 发渠本因：启发了他修道参禅之因心。

[14] 严凝：严寒。

[15] 蹙之咸平来告行：暂于咸平年来向我辞行。蹙，同“暂”。咸平，宋真宗年号(998—1003)。告行，辞别，辞行。

[16] 解碍：知解之障碍。

[17] 俟：等到。

[18] 潜遁：潜藏、隐匿。

[19] 淹练：熟识。此指功夫纯熟。

[20] 向上巴鼻：通向向上一路的机关把柄。

[21] 草偃风行：比喻教化广播，影响浩大，如风之行、如草之偃。

[22] 绰绰然有余裕：从容自如，不慌不忙。绰绰，宽裕貌。裕，宽。

[23] 似：给与。

19. 示蕴初监寺(住苏州明因)

只道与你说一句子，早是着恶水泼人^[1]，何况更瞬目扬眉、敲床竖拂、“是什么”、下喝行棒，轩知是平地上骨堆^[2]。更有不识好恶底，问佛、问法、问禅、问道，请相为、乞相接^[3]，求向上、向下^[4]佛法知见语句道理，是乃泥里洗土、土里洗泥^[5]，几时得脱洒^[6]去？有般底闻与么道，便作计较云：“我会也！佛法本来无事，人人无不具足，终日吃饭着衣，何曾欠少来！”便向无事平常界里打住^[7]，殊不知岂有恁么事来？故知须是本分其中人^[8]，方谳^[9]从上宗乘本分。

若实有悟入处，识起倒^[10]、知进退、别休咎^[11]、离渗漏^[12]，日近日亲，转更豹变不守窟宅^[13]，跳出圈圜^[14]，不疑天下老汉舌头，一似生铁铸就^[15]，正好着力修行供养。然后可以然无尽灯^[16]、行无间道^[17]，舍身舍命，捞摠群生^[18]，令他各出樊笼、去执缚，佛病、祖病俱瘥^[19]，解脱深坑^[20]已出，作个无为无事快活道人去！

然自既得度，须不废行愿，思度一切，忍苦捍劳^[21]，向萨婆若海^[22]为舟为航，始有少分相应。慎勿做骨羸

锥^[23]，露柱灯笼^[24]，打净洁球子^[25]自了，得济甚事？是故古德须勉人行个^[26]一条路，堪报不报之恩。如今诸方多有灵利衲子，要直透得彻；有底探头太过、要易会^[27]，才知些趣向^[28]，便欲出头，又是一等^[29]蹉过；有推而不出^[30]，亦未圆通。知时节因缘而不失机会，乃通方^[31]之士也。

[1]早是着恶水泼人：已然是将脏水泼在他人身上。着，把，用。恶水，脏水，臭水。

[2]轩知是平地上骨堆：须知这种做法能埋没人，断人慧命。轩知，须知，当知。骨堆，坟墓。平地上骨堆，又称“平地上死人无数”，与“平地吃交”义同，意指因为地势平坦，人们往往容易放松警觉而摔倒，以致丧身失命。宗门中以此比喻顺境或迎合人习气之开示，反而容易让人起执着而失去觉照。

[3]请相为、乞相接：乞求明眼人来帮助接引自己。

[4]向上向下：向上是指究竟悟境，向下是指方便教化。宗门中，第一义门，又称向上门、向上一路，指超越于二边分别、真实绝对之悟境，或指不执于世缘、上求菩提之修行道法；与此相对，方便权巧，假借名言而设立之教义法门，或随顺世情以教化众生之菩萨行，则属第二义门，又称向下门、向下一路。

[5]泥里洗土、土里洗泥：在泥水里洗土块，欲得干净，纯粹是徒然费力。

[6]脱洒：潇洒透脱。

[7]向无事平常界里打住：便住在日常无事的境界中，执为究竟。打住，停驻。

[8]本分其中人：指开悟之人，即明白了自己本来面目的人。

[9]谳：明白。

[10]识起倒：明白得失、成败。大慧宗杲禅师云：“因地而倒，因地而起，起倒在人，毕竟不干这一片田地事。”

[11]别休咎：知道吉凶。

[12]渗漏：指贪嗔痴等烦恼分别妄想。

[13]豹变不守窟宅：幼豹长大，毛色变得光亮有文采，不再恋守原来的窟穴，比喻修行有了大的飞跃，不再执着于原来的境界。

[14] 圈圍：圈套，此指窠臼、旧的条条框框。圍，音huì，圈套。

[15] 一似生铁铸就：比如信心坚定，毫不改变。

[16] 然无尽灯：比如出世传法，开示众生。然，同“燃”。灯，比如佛法智慧，又指法脉承传。

[17] 无间道：又称“无碍道”，意指修行开始断除所应断除之烦恼，而不为烦恼所障碍，由此可以无间隔地进入解脱道。

[18] 捞摭群生：在生死苦海中，打捞、拯救沉溺之众生。

[19] 佛病、祖病俱瘥：执着圣相或解脱相的毛病都没有了。瘥，病愈。

[20] 解脱深坑：执着于个人解脱而不能圆满自利利他之行，譬如坠在深坑，故云。

[21] 忍苦捍劳：犹言吃苦耐劳。捍，抵御。

[22] 萨婆若海：诸佛究竟圆满果位的大智慧海。萨婆若，汉译为“一切智”、“一切种智”、“一切智智”，此处通指佛智，即包括一切智和一切种道。一切智知一切诸法之总相，一切种智知一切诸法之种种别相。《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云：“萨婆若多者，萨婆，秦言一切；若，秦言智；多，秦言相，一切如先说名色等诸法，佛知是一切法一相、异相、漏相、非漏相、作相、非作相等，一切法各各相、各各力、各各因缘、各各果报、各各性、各各得、各各失，一切智慧力故，一切世一切种尽遍解知。”

[23] 骨羸锥：宗门中把病骨羸形、不知通变、不关世事的苦行禅者比作“骨羸锥”。

[24] 露柱灯笼：宗门中曾有明眼师家，指露柱、灯笼来晓示或勘验来参学者。后流于形式，成为一种眩惑世人的怪诞不实的禅风。

[25] 打净洁球子：宗门中将执着于清净的境地、不得大机大用的修行比作打净洁球子。

[26] 个：这样。

[27] 探头太过、要易会：因急于出世弘法、引人注目，更喜欢那些易于领解的方便之谈，却不肯踏实地去做“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实在功夫。

[28] 才知些趣向：刚刚知道了一点入门的东西。趣向，朝向某一个目标前进，达到、现实。

[29] 一等：同样。

[30] 有推而不出：有的人，被人推举，却仍然不肯出世弘法。

[31] 通方：通达大道，自在无碍。

20. 示一书记(住四明雪窦)

英灵衲子，蕴^[1]卓萃^[2]奇姿，慷慨隳冠^[3]，视身世浮名如游尘、浮云、谷响。以宿昔大根器，知有此段超生出死、绝圣超凡、乃三世如来所证金刚正体、历代祖师单传妙心，跣步蹴蹋^[4]，作香象、金翅^[5]，要驰骤^[6]飞腾于亿千万类之上，截流摩霄^[7]，岂肯为鸿鹄燕雀局促^[8]于高低胜负、较目前电光石火间瞥转利害^[9]耶？

是故古之大达^[10]，不记细故^[11]，不图浅近，发志便欲高超佛祖，荷担一切所不能承当重任，普津济^[12]四生九类^[13]，拔苦与安，破障道愚昧，折无明颠狂毒箭，拈出法眼见刺^[14]，使本地风光澄霁^[15]，空劫已前面目明显，悉心竭力，不惮^[16]寒暑，刻意尚行，向三条椽下^[17]，死却心猿，杀却意马，直使如枯木朽株相似，蓦地穿透^[18]，岂从他得？发覆藏^[19]，然暗室明灯，拟舩^[20]航于津要，证大解脱，不起一念，顿成正觉，且通个入理之门，然后升普光明场，踞^[21]无漏清净殊胜伟特法空之座，口海澜翻^[22]，奋无碍四辩才^[23]，立一机、垂一句、现一胜相，普使凡圣有情无情俱仰威光、受庇庥^[24]，尚未是绝功勋

处^[25]；更转那头^[26]，千圣罗笼不住，万灵景仰无门，诸天无路捧花，魔外那能旁觑，放却知见，卸却玄妙，扬却作用，惟饥餐渴饮而已。初不知有心无心、得念失念，何况更恋着从前学解、玄妙理性、分剂名相^[27]、桎梏知见^[28]！佛见法见动地掀天，世智辩聪自缠自缚，入海算沙，有何所靠^[29]耶？等是^[30]大丈夫，应务敌胜惊群^[31]，满自己本志愿，乃为本分、大心大见、大解脱、无为无事、真道人也。

[1] 蕴：含藏。

[2] 卓犖：超绝出众。犖，音 luò，明显。

[3] 隳冠：指落发为僧。隳，音 huī，废弃。

[4] 跣步蹴蹋：举步行走。蹴踏，行走，奔跑。跣步，举步。跣，音 qī，跣起脚跟，指行走貌。

[5] 香象、金翅：香象，一种身体可发香气之大象，强悍有力，非平常大象可比，过河时能截断众流。金翅，即金翅鸟王，能飞行虚空，以清净眼观察大海龙王宫殿，奋勇猛力，以左右翅，搏开海水，撮取命尽之龙男龙女而食之。佛经中常用香象、金翅比喻具有大雄智慧力之佛菩萨。

[6] 驰骤：奔腾。骤，奔驰，迅猛，腾跃。

[7] 截流摩霄：截断河水（就香象而言），背负青天（就金翅而言）。摩，接触。

[8] 局促：局限，因执着而被束缚。

[9] 较目前电光石火间瞥转利害：看重眼前机锋对辩中的刹那转语之胜负利害。较，计较，看重，在乎。瞥转，原作“被转”，据《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一及《圣箭堂述古》卷一改，指机锋转变得很快。

[10] 大达：彻底看破，彻底通达，大彻大悟。此指大达之士，大彻大悟的人。

[11] 不记细故：不在乎小事。细故，细小不值得计较的事。

[12] 津济：救济，救度。

[13] 四生九类：泛指一切众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谓之四生，外加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合称四生九有。

[14] 法眼见刺：二边分别取舍之见，犹如利刺在眼，能障法眼，故云见刺。

[15] 澄霁：澄澈，没有任何尘埃遮障，朗然现前。

[16] 不惮：不畏惧，不害怕。惮，音 dàn。

[17] 三条椽下：僧堂之床，每人之座位横占三尺许，其头上之椽有三条，因指禅床曰三条椽下。

[18] 蓦地穿透：突然看破，豁然大悟。穿透，自在地往来于一切境缘中，无有粘滞。

[19] 发覆藏：开发过去被隐藏起来的如来宝藏。覆藏，隐藏。

[20] 舩：音 dì，船。

[21] 踞：坐。

[22] 口海澜翻：形容辩才无碍。

[23] 无碍四辩才：四种善巧说法之才能，即法无碍辩、义无碍辩、辞无碍辩、辩无碍辩，又作四无碍解、四无碍智。

[24] 庇麻：荫庇，庇护。

[25] 绝功勋处：超越了二边、超越了有为与无为的绝待圆融的境界。功勋，指有心有为之用功。

[26] 那头：泯绝了凡圣相之事事无碍境界。

[27] 分剂名相：分别概念。分剂，分别。

[28] 桎梏知见：能束缚人的各种二边知见。

[29] 靠：依赖。

[30] 等是：同是，都是。

[31] 敌胜惊群：超凡脱俗，罕与伦比。敌，匹敌，对等。胜，优胜者。群，普通的人群。

21. 跋一书记法语

予政和^[1]未抵琅邪^[2]，会一师若故旧，喜其志道不群^[3]，因作前偈；及应诏大梁^[4]，遂得游从，日以此段咨扣^[5]益勤，数百众中，乃肯戮力^[6]，复示以后语。建炎元祀^[7]，将之东南，因为重书，而复系之以跋，为他日再会之识。且以相分^[8]，虽道人本分，相知^[9]千万里外不隔毫末，而古者多于此时节行正令^[10]。

赵州云：“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急走过。”^[11]石室云：“莫一向去，已后却来我边。”^[12]洞山“万里无寸草”^[13]、大慈“带取老僧去”^[14]、归宗“时寒途中善为”^[15]、曹山“去亦不变异”^[16]、悟本“飞猿岭峻好看”^[17]，皆直截不覆藏。唯务百川明宗、当阳领略^[18]，则南州北县，何处不逢渠？

末后殷勤，未免重拈一遍，且作么生^[19]是谛当处^[21]？“榔栗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21]

[1] 政和：北宋徽宗年号（1111-1117）。

[2] 琅邪：今安徽滁州市西南。

[3] 志道不群：向道之志识超乎常人。

[4] 应诏大梁：宣和六年（1124），圆悟克勤禅师奉诏移锡开封天宁万寿寺。大梁，今河南开封。

[5] 咨扣：请教参问。

[6] 数百众中乃肯戮力：数百徒众中只有他肯努力参扣。戮力，同“效力”。乃，仅仅，只有。

[7] 建炎元祀：指公元1127年。建炎，南宋高宗赵构年号（1127-1130）。元祀，元年。

[8] 相分：分别，离别。

[9] 相知：知心朋友。

[10] 行正令：举扬宗门正法。

[11] 有僧辞赵州，州曰：“甚处去？”曰：“诸方学佛法去。”州竖起拂子曰：“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急走过。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曰：“与么则不去也。”州曰：“摘杨花，摘杨花。”

[12]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石头弟子长髭旷禅师之法嗣。一日，仰山慧寂禅师问石室：“佛之与道，相去几何？”石室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乃辞石室。石室门送，乃召曰：“阍黎！”山应诺，石室曰：“莫一向去，却回这边来。”

[13] 洞山禅师解夏上堂曰：“秋初夏末，兄弟或东或西，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良久曰：“只如万里无寸草处，作么生去？”顾视左右，曰：“欲知此事，直须如枯木花开，方与他合。”有僧到石霜，霜问：“和尚有何言句示徒？”僧举前话。霜曰：“有人下语否？”云：“无。”霜曰：“何不道出门便是草？”僧回，举似师，师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语，大唐国内能有几人？”后明安（大阳警玄）曰：“直是不出门，亦是草漫漫地。”

[14] 有僧辞大慈（大慈寰中禅师，百丈法嗣），慈曰：“去什么处？”僧云：“暂去江西。”慈曰：“我劳汝一段事，得否？”僧云：“和尚有什么事？”慈曰：“将取老僧去。”僧云：“更有过于和尚者，亦不能将得去。”慈便休。其僧后举似洞山，山曰：“阍黎争合恁么道！”僧云：“和尚作么生？”师曰：“得。”法眼别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篮子！”

[15] 芙蓉灵训禅师辞归宗。宗问：“甚么处去？”师曰：“归岭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装束了却来，为子说一上（意为“一下”、“一番”）佛法。”师结束了，上去。宗曰：“近前来！”师乃近前，宗曰：“时寒，途中善为。”师聆此言，顿忘前解。

[16] 曹山本寂禅师，于洞山座下，盘桓数载，乃辞去。洞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复问云：“子向甚么处去？”师云：“不变异处去。”洞山云：“不变异处岂有去耶？”师云：“去亦不变异。”

[17] 悟本，即洞山良价禅师，云岩昙晟禅师之法嗣，悟本乃其谥号。北院通参洞山，后辞师（洞山），拟入岭，师云：“善为！飞猿岭峻，好看！”通良久。师召：“通阁黎！”通应诺。师云：“何不入岭去？”通因有省，更不入岭。

[18] 当阳领略：意为当下领悟，如日中见物。当阳，正对着太阳，此外还有“当下”的意思。

[19] 作么生：如何，怎样。

[20] 谛当处：真实安稳处。

[21] 天台莲华峰祥庵主，奉先深禅师之法嗣。示寂日，拈拄杖示众曰：“古人到这里，为甚么不肯住？”众无对，师乃曰：“为他途路不得力。”复曰：“毕竟如何？”以杖横肩，曰：“柳栗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言毕而逝。

22. 示宗觉禅人

宗门接利根上智，提持“出生死、绝知见、离言说、越圣凡”道妙，岂浅识小见、理道机境解路上作活计者所能拟议？要须如龙似虎、杀人不眨眼汉，用瞥脱^[1]快利力量，聊闻举着，剔起便行^[2]；外弃世间缚著，内舍圣凡情量，直得孤迥迥、峭巍巍^[3]，不依倚丝毫，当阳荐透^[4]，全身担荷；佛来也炫惑不动，况祖师宗匠语句机锋？一刀截断，更不顾藉^[5]。自余诸杂，甚譬如闲^[6]，方可攀上流，少分相应也。不见永嘉才跨曹溪，便师子吼^[7]，丹霞闻马师示选佛场，当下决破，逗到二师之前，逆流投契^[8]，亮坐主四十二本经论言下冰消^[9]，德山吹纸烛便烧疏钞^[10]，临济六十棒后乃翻掷，并皆透脱，不知曾入室几回、请益几次？^[11]

[1] 瞥脱：迅疾貌，犹言突然，一说刹那间透脱。

[2] 剔起便行：放下就走。意思是，不假思索，当下承担，更不怀疑。剔，挑出，拔除，放下。

[3] 峭巍巍：险峻貌。

[4] 当阳荐透：当下体悟。荐透，领悟透彻。

[5] 顾藉：顾念，顾惜，顾忌。

[6]甚譬如闲：完全是等闲小事，不值得一提。譬如闲，一作“匹似闲”，等闲，不值一提。

[7]永嘉玄觉来参六祖，绕床三匝，振锡而立。师（六祖）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师曰：“如是！如是！”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师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师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岂有意耶？”师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师曰：“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觉”。

[8]丹霞天然禅师，石头希迁禅师之法嗣，自幼学习儒家经典。曾经与庞蕴居士结伴赴京考试，途经汉南，在一家旅店，遇见一位行脚的禅僧。闲谈时，禅僧问他们：“仁者何往？”天然禅师回答说：“选官去。”禅僧叹惜道：“选官何如选佛？”天然禅师一听“选佛”二字，便问：“选佛当往何所？”禅僧回答说：“今江西马大师（马祖道一）出世，是选佛之场。仁者可往。”于是天然禅师便放弃了进京赴考的打算，改道南行，直达江西洪州，参马祖。马祖问明来意，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天然禅师，说道：“南岳石头是汝师也”，于是便劝他前往湖南石头希迁禅师那儿参学。天然禅师于是急急忙忙地又赶到南岳。初礼石头和尚，天然禅师便把自己出家的愿望告诉了石头和尚。石头和尚并没有立即给他落发，而是命他去槽厂舂米。天然禅师礼谢了石头和尚，便住进了行者寮，随分干各种杂活儿，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后来，忽然有一天，石头和尚告诉大众说：“来日（明天）铲佛殿前草。”到了第二天，大众包括所有的行者，都纷纷各自拿着锹钁，准备殿前除草，唯独天然禅师端着一盆水，在大殿前的一块石头上洗头，然后胡跪合掌。石头和尚一见便笑，于是给他落了发，并为他说戒。说法的时候，天然禅师竟然道：“和尚讲得太多了”，遂掩耳而出。天然禅师开悟后，随即又往江西礼谒马祖。来到马祖的道场，他并没有立即去礼拜马祖，而是径直来到僧堂内，骑着菩萨像而坐。当时大众都很惊愕，连忙报告马祖。于是马祖亲自来到僧堂，一见是他，欣然笑道：“我子天然。”天然禅师立即从菩萨身上跳下来，礼拜马祖，说道：“谢师赐法号。”从此他便改名为“天然”。马祖问：“从甚处来？”天然禅师道：“石头。”马祖道：“石头路滑，还跣（dá，摔，跌）倒汝么？”天然禅师道：“若跣倒，即不来也。”“逗到二师之前”的“二师”，指马祖和石头。逗到，及至，临到。逆流投契，逆妄想生死之流而与祖师相应。

[9]西山亮座主，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四川人，生平不详。善于讲解经论，颇为自负。一日参马祖。马祖问：“见说座主大讲得经论，是否？”亮座主道：“不敢！”马祖问：“将甚么讲？”亮座主道：“将心讲。”马祖道：“心如

工伎儿，意如和伎者，争解讲得！”[工伎儿，随着锣鼓等乐器之节拍，表演各种杂技动作的演艺者。和伎者，调弄音乐以配合演艺者进行表演的伴奏者。]亮座主大声反问道：“心既讲不得，虚空莫讲得么？”马祖道：“却是虚空讲得。”亮座主认为马祖的讲法不正确，于是便起身告辞。正准备下台阶，马祖突然在背后大声招呼道：“座主！”亮座主刚一回头，马祖问：“是甚么？”亮座主豁然大悟，连忙向马祖礼拜致谢。马祖道：“这钝根阿师，礼拜作么？”亮座主道：“某甲所讲经论，将谓无人及得，今日被大师一问，平生功业，一时冰释。”

[10]德山宣鉴禅师，龙潭崇信禅师之法嗣，俗姓周，简州（今四川简阳、资阳一带）人。幼年出家，长于讲《金刚经》，时人称之为“周金刚”。后参龙潭崇信禅师。一天晚上，宣鉴禅师侍立次，龙潭禅师道：“更深，何不下去（夜深了，为什么不回寮房休息）？”于是宣鉴禅师便向龙潭禅师道了一声珍重，然后往外走。脚刚踏出门，却又缩回来了，说道：“外面黑。”龙潭禅师于是点了一支纸烛，递给宣鉴禅师。宣鉴禅师正准备伸手接，龙潭禅师忽然又将纸烛吹灭了。就在这当下，宣鉴禅师豁然大悟，连忙伏身礼拜。龙潭禅师问：“子见个甚么？”宣鉴禅师道：“从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第二天，龙潭禅师升座，告诉大众说：“可中（假使）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头。他时向孤峰顶上立吾道去在！”话音刚落，宣鉴禅师便搬出《青龙疏钞》，堆在法堂前，举起火把，说道：“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通过穷尽玄思言辩，来探求佛教真理，就好比将一根毫毛置于虚空；竭尽世间的聪明学问以探求实相之妙谛，犹如投一滴水以填巨壑。这样做，徒耗时光，劳而无功）”。说完，便点火将疏钞烧掉了。

[11]临济义玄禅师参黄檗希运禅师悟道之因缘，参见第11信第三自然段注[2]。翻掷，同“翻踉”，翻转身子，此指开悟。

近时学道之士，不道他不用工夫，多只是记忆公案，论量古今，持择^[1]言句，打葛藤，学路布^[2]，几时得休歇？如斯只赢得一场骨董^[3]。推源穷本，盖上梢不遇作家^[4]，自己不负^[5]大丈夫志气，曾不退步就己，打办精神^[6]，放下从前已后胜妙知见，直截独脱^[7]，领取^[8]本分大事因缘，是故半前落后^[9]，不分不晓^[10]。若只恁

么，纵一生勤苦，亦未梦见在。是故昔人云：“菩提离言说，从来无得人。”^[11]德山道：“我宗无语句，亦无一法与人。”赵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闻。”看他早是撒土涂糊人^[12]了也。若更于棒头求玄，喝下觅妙，瞪眉努眼^[13]，举手动足，展转落野狐窠窟^[14]去也！此宗惟贵悟明，到银山铁壁、万仞孤峭，击石火、闪电光，拟不拟便堕坑落窞^[15]。所以从上^[16]护惜个^[17]一着子，同到同证，无你撮摸处^[18]。

[1]持择：分别、执取。

[2]路布：一作“露布”，指口头禅、文字游戏。

[3]骨董：指代古人的公案机锋。因后世参禅之士不得其真实旨趣，只是人云亦云，便成了无用之物，故称骨董。

[4]上梢不遇作家：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遇到明眼宗师。上梢，事情的开端或前半段，与“下梢”相对。

[5]不负：不具备或没有承担起。

[6]打办精神：振作精神，鼓起勇气。

[7]独脱：超然于物外，不与万法为侣，自在解脱。独，孤立。脱，脱落，散去。

[8]领取：证得，觉悟到。

[9]半前落后：有二义：一指中途犹豫，得少为足，不肯前进；二指见地不透，所悟还不到位，半生半熟的，犹言“半吊子”。

[10]不分不晓：犹言不明不白，此指不能彻悟。

[11]见《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卷一，原颂文为：“菩提离言说，从来无得人。须依一空理，当证法王身。有心俱是妄，无执乃名真。若悟非非法，逍遥出六尘。”从来无得人，意指大道无相，无人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生死涅槃相，无凡无圣，无轮回解脱相，归无所得，亦谓之真得无得。

[12]撒土涂糊人：撒土迷惑人。撒，抛散。

[13]瞪眉努眼：瞪大眼睛，鼓起眼珠。瞪，瞪眼直视貌。努，凸出，鼓起。

[14]野狐窠窟：即野狐禅，无真实修证、似是而非、乃至邪僻之禅风。

[15]此句意谓：宗门中惟看重证悟明彻，断一切“言语道”和“心行处”，

如银山铁壁一般，壁立万仞，无你思拟和攀缘处，又如击石火、闪电光，无可把捉。若心生犹疑，即落入生死深坑。拟不拟，有二义：一指拟思与不拟思；二指拟思不决之际，即正犹豫间，亦即一刹那间。此处当指第二义。

[16]从上：此指过去的明眼宗师。从上，从前，以往，自古以来。

[17]个：这。

[18]撮摸处：可把捉的地方。

既能办心^[1]，能舍缘累^[2]修行，依知识，若更不耐心^[3]向千难万难不可凑泊处，放下身心，体究教^[4]彻底，诚为可惜！只如干生百劫到今，还有间断也无？既无间断，疑个甚生死去来？轩知属缘，于本分事了无交涉^[5]。五祖老师常说：“我在此五十年，见却千千万万禅和^[6]到禅床角头，只是觅佛做，说佛法，并不曾见个本分衲子。”诚哉！看却今时，只说佛法底也难得，何况更求本分人？时节饶季^[7]，去圣愈远，大唐国里胡种^[8]看看^[9]灭也！或得一个半个有操持^[10]，不敢望似已前龙象，但只知履践、趣向，头正尾正^[11]，早是火中出莲。切宜拨退^[12]诸缘，便能识破古来大达大悟底蕴^[13]，随处休歇，行密行^[14]，诸天无路捧花^[15]，魔外觅行踪不见，是真出家、了彻自己^[16]。如有福报因缘，出来垂一只手，亦不为分外^[17]。“但办肯心，必不相赚。”^[18]只老僧恁么，也是普州人送贼^[19]。

[1]办心：发心，发愿。

[2]缘累：束缚。

[3]耐心：不急躁，此指沉稳、坚持。

[4]教：使，令。

[5]这句话意谓，须知生死乃属于因缘法，与本分自性没有关系，换言之，本分自身不会因生死现象而发生变化。轩知，当知，须知。交涉，发生关系。

[6] 禅和：又称禅和子，即参禅的人。和子，和者，亲人之语。

[7] 时节浇季：时值道德浮薄之末世。节，适。浇，薄，不厚。

[8] 胡种：指祖师禅法之种子。

[9] 看看：眼看，行将，将要。

[10] 操持：操守，此指修道之品质。

[11] 头正尾正：自始至终能行正道、不出偏差。

[12] 拨退：摒除。

[13] 底蕴：微妙意旨。

[14] 密行：密不示人之修行功夫，即无相之修行。

[15] 诸天无路捧花：诸天人想捧花供养，却看不到所要供养的人。

[16] 了彻自己：彻底解决了自己的生死大事。

[17] 不为分外：自然而然的事情。分外，过分，超出法度。

[18] 但办肯心，必不相赚：只要发起坚定的真信不疑之心去修行，必定不会受骗，必定能达到解脱的目标。办，具备，发起。赚，欺骗。

[19] 普州人送贼：原指普州的贼很狡猾，行窃时，往往同时派出另外一个贼来，以掩人耳目，这样，追赶贼的人往往上当受骗。犹言“贼喊捉贼”，或“认奴作郎”、“认贼为亲”。后宗门中，用来指代那种不离二边的用功方法，如欣静厌动、爱净恶染、背有执空，等等，其实，从究竟上看，这些都是生死法，都是盗人珍宝的贼。有时，祖师为了方便，也使用“对法”，如楔出楔，其目的在于帮助学人解粘去缚。学人如不解其方便，执为实有，亦会成为“普州人送贼”。《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卷三云：“智觉道：莫与心为伴，无心心自安。若将心作伴，动即被心谩。伴即伴妄心，无亦无妄心。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岂是教尔普州人送贼、认奴作郎来？”普州，当作“蒲州”，今山西永济一带。

23. 示光禅人

欲得亲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会^[1]。况此大宝藏^[2]，亘古亘今，历历虚明，从无始劫来为自己根本，举动施为全承他力。唯是休歇到一念不生处，则便透脱，不堕情尘^[3]，不居意想，迥然超绝，则遍界不藏^[4]，物物头头浑成大用^[5]，一一皆从自己胸襟流出。古人谓之“运出家财，一得永得”，受用岂有穷极耶？但患体究处根脚不牢，不能彻证。直须猛截诸缘，令无纤毫依倚，放身舍命，直下承当，无第二个^[6]，纵使千圣出来，亦不移易^[7]，随时任运，吃饭着衣，长养圣胎，不存知解，可不是省要径截^[8]、殊胜法门耶？

[1] 解会：思维理解，文字知见。

[2] 大宝藏：指自性。

[3] 不堕情尘：不落入分别意识中。情尘，旧译称“六根”为“六情”，故情尘即六根与六尘。根尘相接生识，识乃分别，能污心田，故心田之污染亦称情尘。

[4] 遍界不藏：自性般若之光，遍一切处，时刻现前，不曾隐藏。

[5] 物物头头浑成大用：事事都是自性之妙用。物物头头，事事处处，在在处处。浑，全，都。

[6] 无第二个：意指一念坚信，更不犹豫。

[7] 移易：改变立场，动摇信心。

[8] 省要径截：最简单、最根本、最直接、最快捷。

24. 示民禅人

先圣一麻一麦，古德攻苦食淡^[1]，洁志^[2]于此，废寝忘餐，体究专确^[3]，要求实证，岂计所谓四事^[4]丰饶者哉？及至道不及古^[5]，便有“法轮未转，食轮先转”之议。由是丛林呼长老为“粥饭头”^[6]，得非与古一倍相返^[7]耶？然随缘变异门，且行第二段^[7]。北山延接方来道人^[8]，惟仰南亩^[9]。今秋适会大稔^[10]，请觉民禅客覩收刈^[11]。临行乞言^[12]，因示以前段因缘，贵崇本及末，乃为兼利并照^[13]、圆悟通达之人本分事也。勉行之，乃善。

[1] 攻苦食淡：吃苦耐劳，生活简朴，辛勤自励。淡，一作“啖”，食无菜茹谓之啖。

[2] 洁志：使志向高尚，此指发殊胜之志愿。

[3] 专确：专心诚意。

[4] 四事：衣服、饮食、卧具、汤药，或房舍、衣服、饮食、汤药。

[5] 道不及古：道风不及古人。

[6] 粥饭头：专门负责粥饭的僧人。

[7] 一倍相返：更加背道而驰。返，当为“反”。

[8] 然随缘变异门，且行第二段：然而因缘如此，只能依“随缘变易门”，采取一些权宜的做法。第二段，第二等，此指权宜的做法。

[9] 方来道人：又称“方来”、“方来衲子”、“方来人”，从诸方而来的学人，

即参方的衲子。

[10] 惟仰南亩：只能依靠耕种自活。

[11] 适会大稔：适逢大丰收。

[12] 覩收刈：监管收割事宜。

[13] 乞言：请求开示。

[14] 兼利并照：同时兼顾自他两利。兼利，自他两利。

大凡学道探玄，须以大信根，深信此事不在言语、文字、一切万境之上，确实惟于自己根脚，放下从前作知作解狂妄之心，直令丝毫不挂念，向本净无垢、寂灭圆妙本性之中，彻底承当，能所双忘，言思路绝，廓然^[1]明见本来面目，使一得永得，坚固不动，然后换步移身^[2]，出言吐气并不落阴魔境界^[3]，则一切佛法端坐现前^[4]，遂契“行坐皆禅”，脱去生死根本，永离一切盖缠^[5]，成个洒洒无事道人，何须向纸上寻他死语？

百草头上有祖师，夹山指出令人荐^[6]，宽平田中有大义，百丈展手要人知^[7]，若能颗粒圆成，即是单传心印；更或弥望^[8]，但然^[9]使证第一圣谛。且出草一句，作么生道？满船明月载将归。

[1] 廓然：阻滞尽除，胸次旷然空寂。

[2] 换步移身：指转身向日用中，随缘起用接众。

[3] 阴魔境界：色受想行识等五阴境界，虚妄无常，若执为实有，即落生死魔境，故称阴魔。

[4] 端坐现前：意指不必作意为之，自然现前。端坐，正坐，安坐。

[5] 盖缠：烦恼之别名。盖，覆障之义；因烦恼可覆障善心，故称盖。贪欲盖、嗔恚盖、昏沉睡眠盖、掉举恶作盖、疑盖等五种烦恼，称为五盖。缠，缠缚之义；因烦恼可缠缚修善之心，故称缠。无惭、无愧、嫉、慳，悔、睡眠、掉举、昏沈等八随烦恼，称为八缠，再加忿、覆，则为十缠。

廓然，阻滞尽除、胸次旷然空寂。

[6] 夹山善会和尚上堂示众云：“百草头上荐取老僧，闹市里识取天子。”

[7] 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谓众曰：“汝等与我开田，我与汝说大义。”众开田了，归，请说大义。师乃展两手，众罔措。

[8] 弥望：满眼，此指奢望、妄想。

[9] 但然：徒然，白白地。

25. 示才禅人

俱胝^[1]见僧及答问，惟竖一指；盖通上彻下，契证无疑，瘥病不假驴驼药^[2]也。后人不谙来脉^[3]，随例竖个指头，漫^[4]不分皂白，大似将醞翻作毒药，良可怜愍。若是真的见透底，始知郑重，终不作等闲，所谓干钧之弩不为鼯鼠发机^[5]。是故须具顶颞上眼^[6]，方可入作^[7]。后来玄沙拈曰：“俱胝承当处莽卤^[8]，只认得一机一境。”有般拍盲底^[9]随语作解，便抑屈^[10]俱胝，以谓实然，殊不知焦砖打着连底冻^[11]，到这里直须子细，切忌颠预^[12]。只俱胝临化去，自言“我得天龙一指头禅，一生用不尽”，岂徒然哉！

[1] 俱胝：参见前第4则《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之注[9]。

[2] 瘥病不假驴驼药：高明的医生治病，对症下药，用药精简，药到病除，决不会滥用药。驼，同“驮”。

[3] 不谙来脉：不明其原委。来脉，事情的原委、经过。

[4] 漫：全然。

[5] 干钧之弩不为鼯鼠发机：喻指宗门的高峻毒辣之接人手段，专对上根利器者施設，非针对普通人士。鼯鼠，一种小老鼠。鼯，音xī。

[6] 顶颞上眼：又称“顶门眼”。佛经中记载，摩醯首罗天具有三眼，其中

顶门竖立一眼，超于常人两眼，具有以智慧彻照一切事理之特殊功能，故称顶门眼。后用来比喻卓越之见解。禅林用语中“顶门有眼”、“顶门具一只眼”，皆作此意。颞，音nǐng，头顶。

[7] 入作：入门，登堂入室。

[8] 莽卤：卤莽，粗率。

[9] 拍盲底：瞎子，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拍，满、充满，多作“大拍”，表示程度很深，犹“极”、“甚”。

[10] 抑屈：贬低。

[11] 焦砖打着连底冻：此语一般与“赤眼撞着火柴头”连用。这句话的意思是，师资不契，说法不对机或者不透脱，犹如坚硬的青砖打在厚冰上，作用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和严重。焦砖，用粘土烧制成的青砖，质地很坚硬。连底冻，指彻底冻透的冰块。赤眼，眼睛因上火而发红。火柴头，燃烧着的木头。“焦砖打着连底冻”指师胜而资劣，所教非器；“赤眼撞着火柴头”指师资俱劣，所师非人。

[12] 颠预：音mān hān，糊涂而草率。

曹溪大鉴^[1]微时^[2]，乃新州鬻樵人^[3]也。碌碌^[4]数十年，一旦闻客诵经，发其本愿，弃母出乡，远谒黄梅。才见，数语间投机^[5]，隐迹碓坊八个月。暨^[6]与秀师呈偈，始露锋铓，黄梅寻举衣盂授之^[7]。是时群众趁逐^[8]，竟欲夺取，而蒙山^[9]先及于庾岭，举之不胜，方悟非可以力争，稽首，乞发药^[10]。大鉴示以“不思善恶处，本来面目”，即便知归。以时未至^[11]，复遁于四会猎人中久之，然后出番禺，吐风幡心动之语。印宗伸师礼^[12]，为之落发登具。即开大法要，董^[13]二千众。声彻九重^[14]，命贵近降紫泥^[15]，确然^[16]不应。度龙象数十人，皆大宗师，何其魅^[17]哉！虽圣贤应世，存亡进退，举照无遗，然步骤趣向^[18]，从微至著^[19]考之，不断世缘而示妙规^[20]，百世之下无与为等，到今遍寰海皆其子孙。每仰洪范^[21]，辄

欲拟其毫末亦不可得。欲望后进有力量者勉之，聊述梗概耳。

[1]大鉴：六祖慧能的谥号。按：这一段内容，请参阅《六祖坛经》，后不作详细注解。

[2]微时：卑贱而未显达时。微，贫贱，或隐匿无名。

[3]鬻樵人：靠卖柴为生的人。

[4]碌碌：随众附和、平庸无能貌。

[5]投机：契合佛祖之心意。

[6]暨：至，到。

[7]黄梅寻举衣盂授之：黄梅，指五祖弘忍。寻，不久。衣盂，从释迦牟尼传下来的宗门里用以表信之衣钵。

[8]趁逐：追赶。

[9]蒙山：指蒙山道明，即慧明和尚，俗姓陈，出家前为四品将军。

[10]乞发药：请求开示。

[11]以时未至：因为出世弘法的时节因缘未到。

[12]伸师礼：以师礼待之，指拜师。

[13]董：统领，匡徒。

[14]九重：指皇上。

[15]命贵近降紫泥：命令侍官降诏迎请。贵近，皇帝身边的亲信。紫泥，指诏书。

[16]确然：坚定，刚强。

[17]匙：言行正确。

[18]步骤趣向：行履志向。

[19]从微至著：从小处到大处。著，明显。

[20]妙规：高妙之风规。

[21]洪范：楷模。

现定^[1]见闻觉知是法，法离见闻觉知；若著见闻觉知，即是见闻觉知，非达法也。大凡达法之士，超出见闻觉知，受用见闻觉知，不住见闻觉知，直下透脱，浑是本

法^[2]。此法非有非无、非语非默，而能现有现无、现语现默，长时亘然^[3]，不变不异。是故云门云：“不可说时便有，不说时便无去也；思量时便有，不思量时便无去也。”直须妙达^[4]此法，令得大用，长时语默纵横悉令般若现前，何必更论在善知识身边为亲、在田野间作为是疏，一往直前，自然触处逢渠^[5]也。

乃佛乃祖^[6]仰重此一端的事^[7]，布在群机之中，高低贵贱，未尝向背^[8]，百种千头作为^[9]，天真历落^[10]，圆陀陀地^[11]。若特地作佛法玄妙见，则亏^[12]。倘能不起见，只么净倮倮，却全彰^[13]。所以道：“入林不动草，入水不动波。”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见拄杖子只唤作拄杖子，谓之“觊体”^[14]。若向个里觊得透，从朝至暮、从暮至朝，无丝毫透漏^[15]，全为我用，一一非分外，浑是本分事。脚跟下未得谛当^[16]，亦不移易丝毫许，岂非端的现成机要^[17]耶？直截省要^[18]，只消个现成公案^[19]：浩浩作为，自昼及夜，纵横十字，喧静语默，全体运用，一时觊破，从头与批判将去^[20]，不妨快哉！

[1]现定：有二义，一指现前，二指现前因果报之所决定。此处当指第一义。

[2]浑是本法：一一都是本分自性之妙用。浑，全，都。本法，指真如自性。

[3]亘然：绵延不绝的样子。

[4]妙达：自由通达，彻悟。

[5]触处逢渠：随处都与自性般若打照面。触处，随处，到处。

[6]乃佛乃祖：即诸佛祖师。乃，你的。

[7]仰重此一端的事：看重“众生本具自性菩提”这一真理。仰重，敬重。端的事，究竟真实之事，即众生本具自性菩提。

[8]向背：因分别而生亲疏爱恶。

[9]百种千头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所作所为。

[10]天真历落：自然洒脱。历落，洒脱不拘。

[11]圆陀陀地：又作“圆陀陀地”，比如自性般若如宝珠一般，触着便转，灵动自在，无有粘滞。

[12]亏：违背（真理），一指欠缺。

[13]全彰：全体现前。

[14]觌体：“觌体全真”的省略，当下即是，触处即真。觌体，当体，当下。觌，见，相见。

[15]透漏：又作“渗漏”，指妄想烦恼。

[16]谛当：稳实可靠，确当，恰当。

[17]端的现成机要：当下现成、究竟真实的要义。机要，机关奥妙。

[18]直截省要：指契入上述“端的现成机要”的最直捷、最快便、最省力、最根本的方法。

[19]只消个现成公案：只需要参透现前日用这个“公案”就可以了。消，需要。现成公案，指在当下日常机缘处透悟自性。与书本上记载的祖师公案相比，眼前日常之机缘是参禅者需要透悟的最现成、最亲切之公案，故称“现成公案”。

[20]从头与批判将去：指彻底剥脱，无一丝毫粘滞。

此事若在言语里，则合^[1]一句语便杀定^[2]，更不移改也，云何千句万句终无穷竭？将知^[3]不在言语里，要假语句以显发此事。灵利汉当须直体此意，超证透语句底，使活鱣鱣地，便能将一句作百千句用，将百千句作一句用也，更疑甚么“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亦不是物”^[4]？以至“心不是佛、智不是道”^[5]、“东山水上行”^[6]、“日午打三更”^[7]、“后园驴吃草”^[8]、“北斗里藏身”^[9]，一串穿却^[10]。

[1]合：应当。

[2]杀定：指准确无疑地传达出来。

[3]将知：当知，须知。

[4]“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亦不是物”：均为马祖道一禅师的经典开示。前者见大梅法常禅师悟道因缘，后者见南泉普愿禅师法

语。此二语，通过一正一反两种表达方式，表明“即心即佛”的“心”，乃法界心，非主观之生灭心，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超越了能所、色心、自他、内外、有无等二元对立，具足体相用三大。

[5]心不是物，智不是道：见南泉普愿及东寺如会禅师法语。此语表明：心离一切相，道绝一切能所。

[6]东山水上行：语见《云门文偃禅师语录》。

[7]日午打三更：见池州鲁祖山教禅师法语。一般与“半夜日头明”连用。半夜日头明，指自性本具，即便是暗夜，亦不曾离，亦在放当动地。日午打三更，则指众生迷失自性，虽处阳光普照之日午，亦犹如处在深夜之睡梦中，茫然不觉。

[8]后园驴吃草：有僧问岩头全晟禅师：“古帆未挂时如何？”师云：“后园驴吃草。”

[9]北斗里藏身：有僧问云门文偃禅师：“如何是透法身句？”师云：“北斗里藏身。”意指无住，不着一切相，犹言“藏身处无踪迹，无踪迹处莫藏身”。

[10]一串穿却：意思是一并扫除掉，不落思维知见。

严阳尊者问赵州：“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云：“放下着。”进云：“某甲一物不将来，未审教放下个什么？”州云：“看汝放不下。”言下大悟。后来黄龙^[1]颂：“一物不将来，两肩担不起（明眼人难谩^[2]）。言下忽知非（退步堕深坑），心中无限喜（如贫得宝）。毒恶既忘怀（没交涉^[3]），蛇虎为知己（异类等解^[4]）。寥寥千百年，清风犹未已（放下着）。”若以常情论之，他道“一物不将来”，云何却向道“放下着”？将知法眼照于细微，为他拈出大病，令他知羞惭去！他尚不觉，更复进问，再与点过，直得瓦解冰消，方始倒底^[5]一时脱去，遂至伏猛虎、驯毒蛇，岂非内感外应耶？

庞居士浑家向火^[6]，居士募云：“难！难！十石油麻^[7]树上摊。”庞婆云：“易！易！百草头上祖师意。”灵照

云：“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睡。”寻常举向人，多是爱灵照道得省力，嫌庞翁庞婆说难说易，只是作随语解^[8]，殊不本其宗猷^[9]，所以言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10]也。若能忘言体意，方见此三人各出一手，共提个没底篮儿^[11]，捞虾捋蚬，着着有杀人之机，处处有出身之路。

[1]黄龙：指黄龙慧南禅师，慈明楚圆禅师之法嗣，黄龙派创始人。按，后文偈颂括号中的文字，乃圆悟克勤禅师评唱。

[2]谩：欺骗。

[3]没交涉：犹言不相干。

[4]异类等解：“圆音一演，异类等解”之省略，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各各随类解。等，同，都。

[5]倒底：彻底。

[6]庞居士浑家向火：庞居士一家人围在火炉边烤火。庞居士，名蕴，字道玄，马祖道一禅师之在家弟子。浑，全。

[7]油麻：即芝麻。

[8]作随语解：随语生解，意指看文生义。

[9]宗猷：本旨，根本。猷，道，法则。

[10]言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意指落入思维分别，即是落入生死。

[11]没底篮儿：用没有底的竹篮来盛东西，这是宗门中常用的说法，以此表示佛法“真空含无尽之妙用”。

26. 示璨上人

达磨西来，不立文字语句，唯直指人心。若论直指，只人人本有，无明壳子^[1]里全体应现，与从上诸圣不移易丝毫许，所谓“天真自性，本净明妙，含吐十虚，独脱根尘，一片田地”。惟离念绝情^[2]、迥超常格大根大智^[3]，以本分力量，直下就自根脚下承当，万仞悬崖撒手放身，更无顾藉^[4]，教知见解碍倒底脱去^[5]，似大死人已绝气息，到本地上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不相知^[6]，识见情想皆不相到，然后向死火寒灰^[7]上头头上明，枯木朽株^[8]间物物斯照，乃契合孤迥迥、峭巍巍，更不须觅心觅佛，筑着磕着^[9]，元非外得。古来悟达百种千端，只这便是。是心不必更求心，是佛何劳更觅佛？倘于言句上作路布^[10]、境物上生解会，则堕在骨董袋^[11]中，卒^[12]捞摸不着此忘怀^[13]绝照真谛境界也。

[1]无明壳子：比喻根本无明及以贪爱，包含无量结使烦恼，能生育有情生命，令其宛转于生死中，如鸟居卵壳，不能出离，故名无明壳。

[2]绝情：断绝情识分别。情，指情识。

[3]大根大智：指上根利智者。

[4]顾藉：顾念，顾惜。

[5] 教知见解碍倒底脱去：令知见和思维分别等障碍彻底脱落。倒底，彻底。

[6] 口鼻眼耳初不相知：意指根尘迥脱，不被六根六尘所动。初，表程度，全然，根本。

[7][8] 死火寒灰、枯木朽株：均喻指思维心绝、妄想心灭的空寂境界。

[9] 筑着磕着：意思是不经意之间与自己的本来面目打照面。筑、磕，都是碰撞、撞击的意思。

[10] 于言句上作路布：意指执着于语言文字，在言句上用功夫。路布，一作“露布”。

[11] 骨董袋：义同“故纸堆”，比喻书本中的文字知见。骨董，乃无用之旧物。

[12] 卒：终究，最终。

[13] 忘怀：放下一切文字知见、妄想执着，令心空荡荡的。

荒田不拣^[1]，信手拈来，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何况青青翠竹、郁郁黄花。墙壁瓦砾，以无情说法；水鸟树林，演苦空无我。是由依一实际^[2]，发无缘慈，于寂灭大宝光，显无作^[3]胜妙力。长庆^[4]云：“撞着道伴交肩过，一生参学事毕。”南塔^[5]云：“我拈片木叶入城，便是移一坐仰山去也。”故香严击竹^[6]、灵云见桃花^[7]、资福刹竿头^[8]、道吾神杖子^[9]、大仰插锹^[10]、地藏种田^[11]，无非发扬个金刚正体，使当人不动步，参见大解脱真善知识，行不言化，得无碍辩，则森罗万象、百草颠头，长时遍参，无不普摄圆融法界，坐断报化佛头，坐卧行藏超证遍行三昧，何必觉城东际^[12]、楼阁门前^[13]、熊耳曹源^[14]、升堂入室，然后为亲近传证耶？

惠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惠超。”超乃省悟^[15]。所谓“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唐朝古德英禅师，微时^[16]事田^[17]，运槌击块次，见

一大土块，戏以槌猛击之，应时粉碎，蓦地大悟，自此散诞^[18]，为不测人^[19]，颇彰神异。有老宿拈云：“山河大地被这僧一击百杂碎。”

“献佛不假香多”^[20]，诚哉，是言！

[1] 不拣：不拣择，不分别。

[2] 实际：指真如自性。

[3] 无作：无为。

[4] 长庆：指长庆慧稜禅师，雪峰义存禅师之法嗣。

[5] 南塔：指南塔光涌禅师，仰山慧寂禅师之法嗣。按：此处圆悟所引之语，未见出处。

[6] 香严击竹：邓州（今河南南阳）香严智闲禅师，泐山灵祐禅师之法嗣，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人。出家后，参百丈怀海禅师。智闲禅师性识聪敏，教理懂得很多，每逢酬问，皆侃侃而谈，但是，对于自己的本分事却未曾明白。后来，百丈禅师圆寂了，智闲禅师便改参师兄泐山灵祐禅师。泐山禅师问道：“我闻汝在百丈先师处，问一答十，问十答百。此是汝聪明灵利（同“灵俐”），意解识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时，试道一句看。”智闲禅师被泐山禅师这一问，直得茫然无对。回到寮房后，智闲禅师把自己平日所看过的经书都搬出来，从头到底，一一查找，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可是翻阅了几天，结果却一无所获。智闲禅师遂感叹道：“画饼不可充饥。”不得已，智闲禅师便频频去方丈室，乞求泐山禅师为他说破，但是遭到了泐山禅师的拒绝。泐山禅师道：“我若说似汝，汝已后骂我去。我说底是我底，终不干汝事。”绝望之余，智闲禅师便将自己平昔所看的文字付之一炬，说道：“此生不学佛法也。且作个长行（漫漫行游）粥饭僧（在僧团中混饭吃、并不真正修行的僧人），免役心神。”智闲禅师哭着辞别了泐山，开始四处行脚。有一天，他来到南阳慧忠禅师的旧址，觉得这个地方适合安居，于是决定在这里住下来，加以整拾。一日，智闲禅师正在芟除草木，不经意间，抛起一块瓦砾，恰好打在竹子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他忽然大悟。于是他急忙回到室内，沐浴焚香，遥礼泐山，赞叹道：“和尚大慈，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并作颂曰：“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

[7] 灵云见桃花：灵云志勤禅师，长庆大安禅师之法嗣，福州长溪人。初礼

佛果圆悟真觉禅师心要

卷上终

嗣法子文编

大沩，久未契悟。时长庆大安禅师于沩山座下充当典座。一日经行，灵云禅师见桃花灼灼，因而悟道，平生疑处，一时消歇。于是作偈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华后，直至如今更不疑。”

[8]资福刹竿头：吉州资福贞邃禅师，资福如宝禅师之法嗣。一日，谓众曰：“隔江见资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也好与三十棒，岂况过江来！”时有僧才出，师曰：“不堪共语。”

[9]道吾神杖子：三圣慧然禅师到道吾，吾预知，以绯抹额，持神杖于门下立，师曰：“小心祇候！”吾应喏。师参堂了，再上人事。吾具威仪，方丈内坐。师才近前，吾曰：“有事相借问，得么？”师曰：“也是适来野狐精！”便出去。道吾，指道吾宗智禅师，药山惟俨禅师之法嗣。

[10]大仰插锹：仰山禅师在沩山为直岁，作务归，沩山问：“甚么处去来？”师云：“田中来。”沩山云：“田中多少人？”师插锹叉手。沩山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师拔锹便行。

[11]地藏种田：地藏桂琛禅师插田次，见僧乃问：“甚处来？”云：“南方。”师云：“南方近日佛法如何？”云：“商量浩浩地。”师云：“争如我这里种田博饭吃！”云：“争奈三界何！”师云：“你唤甚么作三界？”僧有省。

[12][13]觉城东际、楼阁门前：事见《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初于觉城东际沙罗林大塔庙处，参文殊师利菩萨，末后于弥勒楼阁参慈氏菩萨，功穷极果。

[14]熊耳曹源：熊耳，达磨祖师塔所在之地，此处指代达磨祖师。曹源指代六祖慧能。

[15]惠超，当作“慧超”，即归宗玄策禅师，曹州人，初名慧超，谒清凉文益禅师，问云：“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师云：“汝是慧超。”超从此悟入。法眼，指清凉文益禅师，地藏桂琛和尚之法嗣，乃法眼宗之宗主。

[16]微时：卑贱而未显达时。

[17]事田：田间耕作。

[18]散诞：逍遥自在，放诞不羁。

[19]不测人：修行境界高深莫测的人。

[20]献佛不假香多：敬佛贵在心诚，不在烧香之多少。不假，不需要。

27. 示璨上人

依无住本，立一切法。无住之本，本乎无住。若能彻证，则万法一如，求其分毫住相不可得，只今现定^[1]作为，全是无住。根本既明，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岂非般若关捩^[2]乎？

永嘉云：“不离当处常湛然”。亲切无过此语。“觅则知君不可见”，但于当处湛然，二边坐断、使平稳。切忌作知解求觅，才求即如捕影^[3]也。

“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回光自照看。“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4]八角磨盘空里走^[5]。参得透，目前万法平沉^[6]，无始妄想荡尽。

德山隔江招扇^[7]，使有人承当；鸟窠吹布毛^[8]，寻有人省悟。得非此段大因缘，时至根苗自生耶？抑机感相投有地耶？抑当人密运无间、借师门发挥也？何峭绝如此之难、而超证如此之易？古人以辊芥投针^[9]为况^[10]，良不虚矣。

信得心及，见得性彻，于日用中无丝毫透漏，全世法即佛法，全佛法即世法，平等一如，岂有“说时便有、不

说时便无，思量时便有、不思量时便无”？如此^[11]即正在妄想情解间，何曾彻证？直得心心念念照了无遗，世法佛法初不间断^[12]，则自然纯熟、左右逢原^[13]矣。有问，随问便对；无问，亦湛然常寂；岂非着实透脱生死要纲也？末后一句都通穿过^[14]，有言、无言，向上、向下，权实、照用^[15]，卷舒、与夺^[16]，不消^[17]个勘破了也。谁识赵州这巴鼻^[18]？须是吾家种草始得。

[1] 现定：现前。

[2] 关捩：机轴，机关，枢机，喻指超越于二边之上的最高妙处的关键所在。捩，又作“榘”，音lì。

[3] 捕影：比喻徒劳费力。

[4] 此乃庞蕴居士与马祖道一禅师之间的对机问答。

[5] 八角磨盘空里走：“磨盘”本是圆的，这里却说有“八角”，“空里走”，更是不可思议。宗门师家常以此语令学人当下契入“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境界。

[6] 平沉：沉没。

[7] 德山隔江招扇：《五灯会元》卷七载，襄州高亭简禅师，参德山，隔江才见，便云：“不审（问候语）。”山乃摇扇招之。师忽开悟，乃横趋而去，更不回顾。

[8] 鸟窠吹布毛：鸟窠和尚，即杭州道林禅师，径山国一道钦禅师之法嗣，俗姓潘，本郡富阳人。九岁出家，二十一岁于荆州果愿寺受戒。后诣长安西明寺从复礼法师学《华严经》、《起信论》，后参国一禅师，遂得正法。得法后，见秦望山有长松，枝叶繁茂，盘屈如盖，遂栖止其上，故时人谓之鸟窠禅师。复有鹊巢于其侧，自然驯狎，人亦目为鹊巢和尚。有侍者会通，忽一日欲辞去。师问曰：“汝今何往？”对曰：“会通为法出家，以和尚不垂慈诲，今往诸方学佛法去。”师曰：“若是佛法，吾此间亦有少许。”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师于身上拈起布毛吹之，会通遂领悟玄旨。

[9] 辊芥投针：滚动一颗芥子，投向针锋，令其正好相拄，喻其难度甚高。辊，同“滚”。

[10] 况：比况，打比方。

[11] 如此：指前面所说的认为“说时便有、不说时便无，思量时便有、不

思量时便无”这一不到位的见解。

[12] 世法佛法初不间断：世法佛法打成一片，圆融无碍，全然无有间隔。

[13] 左右逢原：现作“左右逢源”。

[14] 都通穿过：意指彻底透悟。都通，从头到尾，彻底、全部。穿过，透悟，看破。

[15] 权实照用：宗门接引学人时常用的四种方法，权，指方便开示。实，指究竟了义的开示。照，观知来机谓之照。用，运用手段勘探或接引谓之用。照用之说，见临济语录。

[16] 与夺：给与和夺掉。

[17] 不消：不用，不必，不值得。

[18] 巴鼻：根据、把柄，此指机关。

28. 示宁副寺

古人为此大因缘，若师弟子相见，未尝不以是击扬^[1]，至于食寝闲旷^[2]，靡不摄念于此。是故一言一句、乃^[3]杖乃喝、瞬扬举动，悉可投机^[4]。盖诚心专一，无许多恶知恶见污染，直截承当似不难。今之兄弟根性差钝，而复驳杂^[5]，虽参寻知识，薰炙^[6]日久，尚怀犹豫，不能一往彻证^[7]，病在不纯一长久。倘能不舍昼夜，废寝忘餐，矻矻^[8]在道，不患不如古人矣。

[1] 击扬：一作“激扬”，以逼拶、棒喝等非常方式来提唱举扬宗门的旨。

[2] 闲旷：清闲无事。

[3] 乃：表并列，而，又，或。

[4] 投机：契入禅机，指悟道。

[5] 驳杂：心中藏满了各种知见。

[6] 薰炙：薰习，陶冶。

[7] 一往彻证：一时彻悟。一往，一时。

[8] 矻矻：孜孜不倦。矻，音kū，劳极貌。

29. 示详禅人

立志办道之士，于二六时中，自照自了，念兹在兹，知有自己脚跟下一段大因缘——处圣不增，居凡不减；独脱根尘，迥超物表；凡所作为，不立方所，寂湛凝然；惟万变千化，初不动摇；应缘而彰，遇事便发，靡不圆成。惟要虚静，一切超然。主本^[1]既明，无幽不烛^[2]，万年一念，一念万年，透顶透底，全机大用，譬如壮士屈伸臂顷，不借他力，则生死幻翳^[3]永消，金刚正体独露，一得永得，无有间断。古今言教、机缘、公案、问答、作用，并全明此。若脱洒履践得日久岁深，自然左右逢原，打成一片。岂不见法灯^[4]道：“入荒田不拣，信手拈来草。”触目未尝无，临机何不道；无根兮得活，离地兮不倒；日用尚不知，更向何处讨？切宜消息^[5]之。

[1] 主本：根本，指自性、本来面目。

[2] 烛：照亮。

[3] 生死幻翳：佛教认为生死乃妄心所现，并非实有，故云。

[4] 法灯：即清凉泰钦禅师，曾入法眼宗宗主清凉文益禅师座下参学。

[5] 消息：停止，平息。

30. 示慧禅人

水潦参马祖，问佛法的大意^[1]，马祖与一蹋^[2]，遂大悟，乃曰：“百千法门，无量妙义，只向一毫头上识得根源，岂不快哉！”即呵呵大笑。以至平生示众，长云：“自从一吃马师蹋，直至如今笑未休。”又复呵呵大笑。盖是存诚坚确^[3]，正觅入头处未得，蓦然遭蹋，便彻底承当担荷，透脱无疑，寻吐出胸中所证，亦不复以别事^[4]。如今参学，若果谛实^[5]，宗师以一语、一言、一机、一境投之，拨着便转，岂有难事？但患根浮识浅，飘然似风过树头^[6]，千回万度提持，亦未能便契，何况更被作情解者指为“无如是悟入之事，马师、水潦亦只如是一期建立”，如此则直到驴年也未梦见在。是故学道唯尚^[7] 谛信^[8]。慧禅人操履^[9] 甚专，聊出此以示方便耳。

若论此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明得明不得未免丧身失命。只如明不得，丧身失命则固是；明得因什么也丧身失命？多少人到此疑着。殊不知，及得尽^[10] 方到命根^[11] 断处，换却心肝五脏，与向上^[12] 齐等。所以道：“直下似悬崖撒手，然后乃生铁铸就^[13]，唤作透出荆棘林，不

疑天下老汉舌头^[14]。”信有真的参学分。

[1] 佛法的大意：佛教的真实究竟之意旨。的的，音dídí，真实，确切。

[2] 蹋：一写作“踏”，踢。

[3] 存诚坚确：心怀坦诚，信心坚定，毫不犹疑。存诚，怀着真诚的向道之心。坚确，坚定，不动摇。

[4] 不复以别事：意思是，大悟之后，只谈本分事，不再杂涉其他。

[5] 若果谛实：如果真的做到了心中诚信无疑。果，果真。

[6] 飘然似风过树头：比喻摇摆不定。

[7] 尚：崇尚，看重。

[8] 谛信：毫不怀疑，真实地相信，确信。

[9] 操履：行持。

[10] 及得尽：把所有的文字知见习气和疑心都扫荡干净。

[11] 命根：依《成唯识论》卷一所言，依于第八识之“名言种子”，由过去世之业所牵引而可赖以执持、维系此世之身命者，其功能具有决定色、心等住时长短之差别，故称之为“命根”。宗门中借指，俱生我执以及表现在心念上的以二边分别执着为特征的语言分别、思维习惯，即“言语道”和“心行处”。

[12] 向上：即“向上人”，指大彻大悟的人。

[13] 生铁铸就：比喻进入真信不疑之地。

[14] 舌头：开示、说法。

31. 示若虚庵主修道者(尼)

学道之士初有信向^[1]，厌世烦溷^[2]，长恐不能得个入路。既逢师指^[3]，或因自己直下发明从本已来元自具足妙圆真心，触境遇缘，自知落着，便乃守住，患不能出得，遂作窠臼，向机境^[4]上立照立用，下咄下拍^[5]，努眼扬眉^[6]，一场特地^[7]。更遇本色宗匠，尽与拈却如许知解，直下契证本来无为、无事、无心境界，然后识羞惭、知休歇，一向冥然^[8]，诸圣尚觅他起处不得，况其余耶？所以岩头道：“他得底人^[9]，只守闲闲地^[10]，二六时中无欲无依。”可不是安乐法门？

昔灌溪往末山^[11]，山问：“近离甚处？”溪云：“路口。”山云：“何不盖却？”溪无语。次日致问：“如何是末山境？”山云：“不露顶。”“如何是山中人？”云：“非男女等相。”溪云：“何不变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变个什么？”如此，岂不是脚踏实地到壁立万仞处？所以道：“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把断要津，不通凡圣。”^[12]古人既尔，今人岂少欠耶？幸有金刚王宝剑，当须遇着知音，可以拈出。

[1] 信向：信仰追求。

[2] 烦溷：烦恼染浊。

[3] 师指：明师指教。

[4] 机境：机缘境界。

[5] 下咄下拍：面对来机，或给予呵咄，或施与拍打。

[6] 努眼扬眉：睁大眼睛，扬起眉毛。努眼，瞪大眼睛、眼珠鼓起。努，凸出，鼓起。

[7] 一场特地：有二义，一指突然开悟；一指因特意而为，显得多此一举、陋拙可笑。此处当指第二义。

[8] 一向冥然：处处寂然不动。一向，一直，总是，自始至终。

[9] 他得底人：那些已经开悟见到自己本来面目的人。

[10] 闲闲地：心中无事，自在无牵挂。

[11] 灌溪往末山：瑞州末山尼了然禅师，高安大愚禅师之法嗣，因灌溪志闲和尚到曰：“若相当即住，不然即推倒禅床。”便入堂内。师遣侍者问：“上座游山来？为佛法来？”溪曰：“为佛法来。”师乃升座，溪上参。师问：“上座今日离何处？”曰：“路口。”师曰：“何不盖却？”溪无对（末山代云：“争得到这里？”），始拜礼。问：“如何是末山？”师曰：“不露顶。”曰：“如何是末山主？”师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变去？”师曰：“不是神，不是鬼，变个甚么？”溪于是伏膺，作园头三载。灌溪志闲乃临济义玄禅师之法嗣。灌溪志闲住山后，一日上堂曰：“我在临济爷爷处得半杓，末山娘娘处得半杓，共成一杓，吃了，直至如今饱不饥。”

[12] 这句话最初出自洛浦元安禅师之口，洛浦元安乃夹山善会禅师之法嗣，曾经参过临济。原话是：“末后一句，始到牢关，锁断要津，不通凡圣。寻常向诸人道，任从天下乐欣欣，我独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将佛祖言教贴在额头上。如龟负图，自取丧身之兆；凤紫金网，趋霄汉以何期。直须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则。”末后句者，到彻底大悟之极处，吐至极之语，更无有语句过之者，谓之末后句；此至极之句，锁断凡圣，不容通过，故曰牢关。

32. 示良炉头禅人

金色头陀鸡足峰论劫打坐^[1]，达磨少林面壁九年^[2]，曹溪四会县看猎^[3]，大洩深山卓庵十载^[4]，大梅一住绝人迹^[5]，无业阅大藏^[6]，古圣翘足七昼夜赞底沙^[7]，常啼经月鬻心肝^[8]，长庆坐破七个蒲团^[9]，是皆为此一段大因缘，其志可尚^[10]，终古作后昆标准^[11]。便使致身在长连床^[12]上，亦不过冥心体究，但令心念澄静。纷纷扰扰处正好作工夫。当作工夫时，透顶透底，无丝毫遗漏，全体现成，更不自他处起^[13]。惟此一大机^[14]，阿辘辘地转^[15]，更说甚世谛、佛法？一样平持^[16]，日久岁深，自然脚跟下实确确地^[17]，只是个良上座。直下契证，如水入水，如金博^[18]金，平等一如，湛然真纯，是解作活计^[19]。但一念不生，放教玲珑^[20]，才有是非、彼我、得失，勿随他去，乃是终日竟夜亲参自家真善知识，何忧此事不办？切须自看。

[1] 金色头陀鸡足峰论劫打坐：指迦叶尊者在鸡足山中长劫打坐等待弥勒佛出世一事。论劫，按劫计算，犹言“多劫”。论，按照……计算。

[2] 达磨少林面壁九年：指初祖达磨一苇渡江，来到嵩山少林寺后山洞中，

面壁九年，等待二祖慧可接法之事。

[3] 曹溪四会县看猎：指六祖慧能于黄梅得法之后，一路南遁，为避恶人追杀，于广东四会，潜身于猎人队中，等待机缘出世传法之事。

[4] 大洩深山卓庵十载：洩山灵祐禅师于百丈座下得法后，奉百丈之命，前往湖南大洩山，开山传法。大洩山山势险峻，山深林密，多野兽出没，人迹罕至。灵祐禅师自来此山，日与猿猱为伍，全靠采拾橡栗充饥，生活极为艰苦。这样过了六、七年，竟没有一个人上山来。后得懒安和尚之助，大洩山才慢慢地被建成了四方学人争相辐辏的大丛林。灵祐禅师也因此而成为一方宗主，人称“洩山禅师”。

[5] 大梅一住绝人迹：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于马祖座下悟道后，前往四明（今浙江宁波市西南）仙尉梅子真昔日的隐居地，结茅隐修。唐贞元年间，盐官齐安国师（马祖弟子）座下有位僧人，因在山上采集拄杖，迷路了，无意中来到法常禅师隐修的庵所。那位僧人问法常禅师：“和尚在此多少时？”法常禅师回答道：“只见四山青又黄。”那位僧人又问：“出山路向甚么处去？”法常禅师道：“随流去。”那位僧人回去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盐官齐安国师。盐官道：“我在江西时曾见一僧，自后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于是便命令那位僧人回去招请法常禅师下山。法常禅师以诗偈回答盐官国师道：“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遇之犹不顾，郢人那得苦追寻。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

[6] 无业阅大藏：汾州（今山西汾阳）无业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九岁时，依开元寺志本禅师学习大乘经典。象《金刚》、《法华》、《维摩》、《思益》、《华严》等经，皆一目十行，讽诵无遗。十二岁落发，二十岁从襄州幽律师受具足戒，学习《四分律疏》，刚一学完，就能够敷演宣讲。曾一度为众僧宣讲《大般涅槃经》，冬夏无废。后来听说洪州马大师禅门鼎盛，遂特地前往瞻礼，并于马祖一言点拨之下，豁然大悟。

[7] 古圣翘足七昼夜赞底沙：《佛本行集经》卷四载：佛言：“阿难！我念往昔，有一如来，出现于世，号曰弗沙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时彼佛在杂宝窟内，我见彼佛，心生欢喜，合十指掌，翘于一脚，七日七夜，而将此偈赞叹彼佛，而说偈言：‘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

[8] 常啼经月鬻心肝：《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三百九十八卷载：常啼菩萨为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法，欲卖身酬金，以供养法涌菩萨，但遭到恶魔干扰，卖身不得，啼哭不已。天帝释想试探常啼菩萨发心之真假，乃变现一婆罗门少年，欲买其血、髓及心脏，作为祭祀之用。常啼菩萨为求法故，欣然以刀出血破骨。后因感动长者女，施以财宝，得遂供养法涌菩萨之愿。

[9]长庆坐破七个蒲团：长庆慧稜禅师，杭州盐官人也，姓孙氏。禀性淳澹。年十三，于苏州通玄寺出家登戒，历参禅苑。后参灵云，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云曰：“驴事未去，马事到来。”师如是往来雪峰、玄沙二十年间，坐破七个蒲团，不明此事。一日卷帘，忽然大悟，乃有颂曰：“也大差，也大差，卷起帘来见天下。有人问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峰举谓玄沙曰：“此子彻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识著述，更须勘过始得。”至晚，众僧上来问讯。峰谓师曰：“备头陀未肯汝在。汝实有正悟，对众举来。”师又有颂曰：“万象之中独露身，唯人自肯乃方亲。昔时谬向途中觅，今日看来火里冰。”峰乃顾沙曰：“不可更是意识著述。”

[10]可尚：犹言可嘉，值得赞叹、崇敬。

[11]终古作后昆标准：从古到今一直堪作后人学习的榜样。终古，久远，自古以来。

[12]长连床：禅林僧堂所置之床，长大而连坐多人者。

[13]不自他处起：非从他人那里得来，意思是本自具足，一切现成。

[14]大机：大妙用。

[15]阿辘辘地转：如车轮一样转动自如，了无障碍。

[16]平持：平等对待。

[17]实确确地：坚定稳实。

[18]博：换取，交换。

[19]解作活计：知道做真实的功夫。活计，功夫。

[20]玲珑：灵动自在。

33. 示许奉议(庭圭)

此个事在利根上智之人，一闻千悟，不为难。要须脚跟^[1]牢实，谛当彻信^[2]，把得定，作得主，于一切违顺境界、差别因缘，打成一片，如太虚空无纤毫障隔，湛湛虚明，无有转变，虽百劫千生，始终一如，方得平稳。多见聪俊明敏、根浮脚浅^[3]，便向言句上认得转变^[4]，即以世间无可过上^[5]，遂增长见刺^[6]，逞能逞解，逞言语^[7]快利，将谓^[8]佛法只如此；及至境界缘生，透脱不行^[9]，因成进退^[10]，良可痛惜！是故古人直是千魔万难悉皆尝遍，虽七处割截^[11]，亦不动念，一往操心犹如铁石^[12]，以至透脱生死浑不费力，岂不是大丈夫超情慷慨^[13]所存也？

在家菩萨修出家行，如火中出莲。盖名位、权实、意气卒难调伏，而况火宅烦扰煎熬，百端千绪^[14]。除非自己直下明悟本真妙圆，到大寂定休歇之场，尤^[15]能放下，廓尔平常，彻证无心，观一切法如梦幻泡，空豁豁地^[16]，随时应节^[17]，消遣^[18]将去，即与维摩诘、傅大士、庞居士、裴相国^[119]、杨内翰^[20]诸在家胜士，同其正因，随自己力量转化未悟，同入无为、无事法性海中，则出来南

阎浮提打一遭^[21]，不为折本^[22]矣。

[1] 脚跟：《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作“根脚”。

[2] 谛当彻信：信心稳实、透彻，坚定不动摇。

[3] 聪俊明敏、根浮脚浅：指小根小器、浮躁不实的世智辩聪之人。明敏，聪明机敏。

[4] 向言句上认得转变：从语言文字中获得一点点关于转烦恼生死向涅槃解脱等方面的理论上的体悟。言句，《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作“言语”。

[5] 即以世间无可过上：便以为世间上再也没有人能超过他。过上，超出……之上。上，原作“尚”，据《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改。

[6] 见刺：二边分别取舍之见，犹如利刺在身内或在眼中，令人不得自在，故云。

[7] 逞言语：原作“趁语言”，据《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改。

[8] 谓：原作“为”，今据《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改。

[9] 透脱不行：即“透脱不得”，不能透脱。

[10] 因成进退：因此而退步。进退，偏义复词，退步。

[11] 七处割截：指佛在因地为忍辱仙人时为歌利王割截身体之事。

[12] 一往操心犹如铁石：一如既往地用心，如铁石一般，毫不为外境所动。一往，一向。操心，用心。

[13] 超情慷慨：超出世情、豪迈奔放。

[14] 百端千绪：犹言“千头万绪”。

[15] 尤：更加，更兼。

[16] 空豁豁地：空荡荡的，心中无事，无牵无挂。

[17] 随时应节：随顺时节因缘。

[18] 消遣：消解，排除，打发。

[19] 裴相国：即裴休，唐代孟州济源人（一说是河东闻喜人）。长庆（821~824）年中举进士第，升贤良方正。会昌二年（842），于洪州兴龙寺迎请黄檗希运入府署，旦夕问道。大中二年（848）迁往宣州宛陵时，又建精舍请希运居之，朝暮受法。后辑有黄檗希运禅师之语录《传法心要》和《宛陵录》传世。

[20] 杨内翰，即杨亿，字大年，广慧元琏禅师之在家得法弟子。初不信佛，后因与翰林学士李维居士相会，始入佛门。杨亿居士出守汝州时，曾参礼广慧元琏禅师，得悟心性，有悟道偈云：“八角磨盘空里走，金毛师子变作狗。拟欲将身北斗藏，应须合掌南辰后。”

[21] 打一遭：来一趟，走一回。

[22] 折本：赔本。

佛法无多子^[1]。如俱胝竖一指^[2]，打地只打地^[3]，鸟窠吹布毛^[4]，无业莫妄想^[5]，中邑哆哆和和^[6]，古堤无佛性^[7]，骨剉一生只道个骨剉^[8]，只为信得及，所以一生受用不尽。若疑着，便有异见差别，有向上、有向下，岂能坐得断^[9]？所以贵久长，乃难得人^[10]也。

既趣向^[11]得入，根脚洞明^[12]，当令脱洒，特立孤危^[13]，壁立万仞^[14]，佛病祖病去，玄妙理性遣，等闲荡荡地^[15]，百不知、百不会，一如三家村里人^[16]，初无殊异^[17]。养来养去，日久岁深，朴实头^[18]大安稳，方得安乐，终不肯露出自己作聪明、显作略^[19]、衒耀^[20]知见、趁口头禅。所以道：“十语九中^[21]，不如一嘿^[22]也。”又道：“我见千百人只是觅作佛底，于中求一个无心道人难得。”^[23]此事最要行持，而于行持不着相、不居德，是名无相真修。“香象渡河，截流而过”^[24]，如此行持，滴水滴冻^[25]，尚不留于胸中，何况特地起心，作诸罪恶？既已如是保护，亦如是转劝未悟^[26]，便于此个上调直纯信，无为无事，岂不快哉！

[1] 无多子：犹言“没有什么”，不多的意思。子，语气词，无义。

[2] 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注[9]。

[3] 打地只打地：忻州打地和尚，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自江西领旨，常晦

其名。凡学者致问，唯以棒打地示之，时谓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后致问，师但张其口。僧问门人曰：“只如和尚每日有人问便打地，意旨如何？”门人即于灶内取柴一片，掷在釜中。

[4] 鸟窠吹布毛：参见第 27 信《示璨上人》注[7]。

[5] 无业莫妄想：汾阳无业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悟道后，一度游方，后住开元精舍，大开弘化，接引学人。学者每问佛法，无业禅师多答之曰：“莫妄想。”

[6] 中邑哆哆和和：朗州中邑洪恩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每见僧来，拍口作和和声。仰山谢戒，师亦拍口作和和声。仰从西过东，师又拍口作和和声。仰从东过西，师又拍口作和和声。仰当中而立，然后谢戒。师曰：“甚么处得此三昧？”仰曰：“于曹溪印子上脱来。”师曰：“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甚么人？”仰曰：“接一宿觉。”仰曰：“和尚甚处得此三昧？”师曰：“我于马大师处得此三昧。”仰问：“如何得见佛性义？”师曰：“我与汝说个譬喻。如一室有六窗，内有一猕猴，外有猕猴从东边唤猩猩，猩猩即应。如是六窗俱唤俱应。”仰山礼谢，起，曰：“适蒙和尚譬喻，无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内猕猴睡着，外猕猴欲与相见，又且如何？”师下绳床，执仰山手作舞曰：“猩猩与汝相见了。譬如螻蛄虫，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头叫云：‘土旷人稀，相逢者少。’”

[7] 古堤无佛性：朗州古堤和尚，敬章怀晖禅师之法嗣。寻常见僧来，但曰：“去！汝无佛性。”僧无对。或有对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参，师曰：“去！汝无佛性。”山叉手近前三步，应喏。师笑曰：“子甚么处得此三昧来？”山曰：“我从耽源处得名，洩山处得地。”师曰：“莫是洩山的子么？”山曰：“世谛即不无，佛法即不敢。”山却问：“和尚从甚处得此三昧？”师曰：“我从章敬处得此三昧。”山叹曰：“不可思议！来者难为凑泊。”

[8] 骨剉一生只道个骨剉：骨剉和尚，指杭州罗汉院宗彻禅师，黄檗希运禅师之法嗣，湖州吴氏子。上堂，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骨剉也。”师对机多用此语，故时号骨剉和尚。剉，折伤。

[9] 坐得断：坐断，打破、扫除的意思。

[10] 难得人：难得遇见的人。

[11] 趣向：朝向某一个目标前进。

[12] 根脚洞明：洞明本分事，悟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根脚，即“脚根”，亦作“脚跟”，指自性、本来面目。

[13] 特立孤危：言行超迈，不与万法为侣。

[14] 壁立万仞：内心纯直，不落言思分别。

[15] 等闲荡荡地：轻轻松松，自由自在。等闲，平常，随意。荡荡，自在

无碍的样子。

[16] 三家村里人：生活在偏僻乡村里、没有被文字知见污染的庄稼汉。三家村，人烟稀少、偏僻的小村落。

[17] 初无殊异：全然无差别。

[18] 朴实头：朴实厚重之人，不会耍滑的老实人，此处作动词用。

[19] 作略：本领，手段。

[20] 衒耀：同“炫耀”。

[21] 十语九中：在十句对机之问答中，有九句说中了，指多知善辩。

[22] 嘿：同“默”，沉默，不说话。

[23] 此语出自赵州和尚，原话是：“一千人万人尽是觅佛汉子，觅一个道人无。”

[24] 香象渡河，截流而过：香象，一种身体可发香气之大象，强悍有力，非平常大象可比，过河时能截断众流。比喻依甚深般若用功，能透彻到底、截断意识之流。

[25] 滴水滴冻：比喻做事态度严谨，处处都落在实处，一点一滴、一丝一毫都不肯放过。

[26] 转劝未悟：展转劝教那些还没有开悟的人。

34. 示谐知浴

此个大法，三世诸佛同证，历代祖师共传，一印印定^[1]，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语句，谓之“教外别行，单传心印”。若涉言途路布^[2]、立阶立梯^[3]、论量格外格内^[4]，则失却本宗^[5]、辜负先圣。要须最初入作^[6]，便遇本分人^[7]，直截根源，退步就己^[8]，以铁石心^[9]，将从前妄想见解、世智辩聪、彼我得失，倒底^[10]一时放却，直下如枯木死灰，情尽见除，到净裸裸^[11]、赤洒洒处，豁然契证，与从上诸圣不移易^[12]一丝毫许。谛信^[13]得及，明见得彻，此始为“入理之门”。更须教一念万年、万年一念^[14]，二六时中纯一无杂；才有纤尘起灭，则落二十五有^[15]，无出离之期。抵死谩生^[16]咬教断^[17]，然后田地稳密^[18]，圣凡位中收摄不得^[19]；始是如鸟出笼，自休自了处，得坐披衣^[20]，真金百炼，举动施为，等闲荡荡地，根尘生死、境智玄妙，如汤沃雪，遂自知时，更无分外底，名为“无心道人”。以此修证转开未悟^[21]，令如是履践，岂不为要道哉！

[1] 一印印定：祖师禅法，是经过一实相印印证过的，真实不虚，无可怀疑。

疑。一印，指一实相印。

[2] 言途路布：泛指书本知识、文字知见。路布，多作“露布”，原指不封缄、公开张贴的公文，如榜文、告示等，此处指代寻常的人云亦云式的书本文字。

[3] 立阶立梯：祖师禅贵在圆顿直指，直下到位，当下承担，不容丝毫拟议。当下信到位必是观到位，观到位必是证到位，直是无事无求。若谓必须经过多少阶梯，等到将来某时某刻才能见性成佛，已是离开了本分，起心外求了也。

[4] 论量，商量，讨论。格，穷究，探寻。

[5] 本宗：指即心即佛之本分。

[6] 入作：入门。

[7] 本分人：亦称“本分宗师”、“明眼人”，指证悟透彻、能直指人心、以本分事接引人的大善知识。

[8] 退步就己：歇却向外驰求的心，回光返照，于自心地上用功夫。

[9] 铁石心：有二义，一指坚定不动摇的信心，二指摒弃了一切机巧，纯一之直心。

[10] 倒底：彻底，一点不留。

[11] 裸裸：同“裸裸”。

[12] 不移易：不改变、不走样。

[13] 谛信：毫不怀疑，真实地相信，确信。

[14] 一念万年，万年一念：一念即万年，万年即一念，一多相即，长短互入，此乃华严圆融无碍之理。此指持之以恒地绵密地做功夫。

[15] 二十五有：众生生死轮回之三界，包括欲界有十四有，色界有七有，无色界有四有，共计有二十五种存在境界，其中包括六道。由因必得果，因果不亡，故称为有。

[16] 抵死谩生：犹言拼死拼活，竭尽全力。谩，抵赖。

[17] 咬教断：咬住不放，必令命根断掉。教，使，令。

[18] 田地稳密：安住于自性观中，功夫稳定绵密。

[19] 此句意指无住无相，超出凡圣二边，不落凡圣当中。

[20] 得坐披衣：指大事已明，可以披衣升座说法，接引后学。

[21] 此句意谓，以自己所修证的智慧，转而开导诱引那些尚没有开悟的学人。

古人为此一段因缘，岂止忘餐废寝，至舍头目髓脑、

断臂负春^[1]，动^[2]是三、二十年。只如岩头^[3]、雪峰^[4]、钦山^[5]，虽同历涉丛林，各执一务效勤^[6]，九度洞山、三到投子^[7]，凡所至处，未尝放过一宵一霎^[8]，必递相举较、互相切磋^[9]，邃契新丰^[10]，豁、存领旨德峤^[11]。观其跂步、体裁^[12]，可谓法门龙象。后学之人可以仰其陈躅^[13]，无使虚弃光阴、有忝^[14]昔贤耳。

[1]断臂负春：指二祖慧可、六祖慧能为法忘躯之事。

[2]动：动辄，常常，往往。

[3][11]鄂州岩头全夔(同“豁”，音huò)禅师，德山宣鉴禅师之法嗣，俗姓柯，泉州人。初礼青原谊公落发，后往长安宝寿寺受戒，并学习经律诸部。学成后，即行脚参学，游历诸方禅苑，与雪峰义存、钦山文邃禅师为友。后于德山座下悟道。德峤，即鼎州(后改朗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德山宣鉴禅师。

[4][7]雪峰义存禅师，德山宣鉴禅师之法嗣，俗姓曾。十七岁出家。唐武宗毁法期间，义存禅师一度隐居山林，礼谒芙蓉灵训弘照大师。后往幽州(今北京一带)宝刹寺受戒。此后，义存禅师开始遍巡名山，参叩诸方禅德。义存禅师曾在洞山座下当过饭头。因久参不契，后改投德山宣鉴禅师座下。时岩头全夔、钦山文邃二禅师亦在德山座下，且相与友善。一日，义存禅师参德山：“从上宗乘，学人还有分也无？”德山禅师当即给了他一棒，反问道：“道什么？”义存禅师不明其旨。第二天，他又来问德山禅师。德山禅师道：“我宗无语句，实无一法与人”。义存禅师一听，终于言下有省。但是，此时他心中尚有疑问，还没有完全彻悟。一次，义存禅师与师兄岩头全夔禅师外出，至澧州鳌山镇，被大雪所阻，住在一个野店里，进退不得。岩头禅师每天只管睡觉，而义存禅师却一直坚持坐禅。有一天，义存禅师实在看不过去，便喊岩头禅师道：“师兄，师兄！且起来！”岩头禅师道：“作甚么？”义存禅师道：“今生不著便，共文邃个(这)汉行脚，到处被他带累。今日到此，又只管打睡(我今生命运不顺，不走运，尽倒霉。先是随同文邃这汉行脚，到处被他拖累。今日跟着你来到这，你却只管整日蒙头睡大觉，也不用功修行)！”岩头禅师喝道：“嚏(chuáng)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里土地，他时后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义存禅师指着胸口，解释道：“我这里未稳在，不敢自慢。”岩头禅师道：“我将谓你他日向孤峰顶上盘结

草庵，播扬大教，犹作这个语话！”义存禅师又重复道：“我实未稳在。”岩头禅师道：“你若实如此，据你见处一一通来。是处与你证明，不是处与你铲却(你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请把你的见处一一告诉我。对的地方，我给你证明，不对的地方，我帮你铲除)。”义存禅师道：“我初到盐官(齐安国师)，见上堂举色空义，得个入处。”岩头禅师道：“此去三十年，切忌举著。”义存禅师接着道：“又见洞山过水偈曰：‘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岩头禅师道：“若与么(如此)，自救也未彻在。”义存禅师又道：“后问德山：从上宗乘中事，学人还有分也无？德山打一棒，曰：道甚么！我当时如桶底脱相似。”岩头禅师突然大声喝道：“你不闻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以上岩头禅师的三处点化，皆是要义存禅师一一放下。]义存禅师接着问道：“他后如何即是(既然上面所讲都不是，那么，我以后如何做即是)？”岩头禅师道：“他后若欲播扬大教，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义存禅师一听，豁然大悟，便起座作礼，连声叫道：“师兄，今日始是鳌山成道！”德山禅师入寂后，义存禅师便回闽中，于雪峰创院开法接众，一时徒众翕然，身边常随弟子达一千七百余。闽帅王审知对雪峰禅师极为崇敬，并从他受法。在王审知的护持下，佛法在闽中曾盛极一时。投子，即大同禅师，翠微无学禅师之法嗣。洞山，即良价禅师，云岩昙晟禅师之法嗣。

[5][10]澧(lì)州(今湖南澧县)钦山文邃禅师，洞山良价禅师之法嗣，福州人。少年时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禅师(百丈禅师之法嗣)受业。时岩头全夔、雪峰义存二位禅师亦在大慈座下参学，三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在岩头、雪峰二禅师的提携下，钦山禅师后于新丰洞山座下悟道。新丰，指新丰山，良价禅师悟道后，先于唐大中(847-860)末，住新丰山，接引学徒，后盛化于豫章高安之洞山。

[6]效勤：为众效力，以苦力服事大众。

[8]霎：音shà，片刻。

[9]磋：同“磋”。

[12]跂步、体裁：指行履风格。跂，音qí，行走貌。

[13]躅：音zhuó，足迹。

[14]忝：音tiǎn，谦辞，有愧于，羞辱。

昔天台韶国师^[1]少负俊才，游丛林，所至投机，已领师席，最后抵金陵清凉大法眼禅师会下，已倦咨参，唯勉

进随侍之者，抠衣筹室^[2]。一日，随众僧参，有问：“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师闻之，前之证解涣若冰释，方为得大安穩^[3]。是知学解因人所领，十言一句、一机一境，只益多闻；到究竟至实之处，须是桶底子脱^[4]始得。此事断定不在言句中；若执着记忆以为己见，如画饼，岂可充饥？然大达之士^[5]，超证谛实^[6]，及至投机于语句间，迥出途辙，机境筌蹄^[7]笼罗他不住。只如石头问药山：“你在此作什么？”对云：“一物不为。”头云：“如此则闲坐也。”对云：“闲坐则为也”。石头又问：“子道不为，不为个什么？”对云：“干圣亦不识。”石头乃以颂赞云：“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只么行。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凡流岂可明？”^[8]似此岂不是彻证底人语话？机量、言句何曾拘束得他？若理地不明、胸次有物，问着如毡上拽猫儿^[9]。是故祖师道：“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10]

[1][2][3]天台山德韶国师，清凉文益禅师之法嗣，俗姓陈，处州（今浙江丽水）龙泉人。其母叶氏，曾梦见白光触体，因而有孕。德韶禅师十五岁时，曾有一梵僧来家中化缘，见他生得气度不凡，便劝他出家。于是他十七岁便依本州龙归寺落发，十八岁又于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饶）开元寺受具足戒。后唐同光年间（923-926），德韶禅师开始游方参学。他首先来到安徽舒州（治所在今潜山县）投子山，礼谒投子大同禅师，接着又礼谒龙牙居遁禅师。初见龙牙，德韶禅师便问：“雄雄之尊，为甚么近之不得？”龙牙禅师道：“如火与火。”德韶禅师问：“忽遇水来，又作么生？”龙牙禅师道：“去！汝不会我语。”德韶禅师又问：“天不盖，地不载。此理如何？”龙牙禅师道：“道者（道人）合（应该）如是。”德韶禅师就这样反复地请问了十七次，龙牙禅师从始至终一直如此作答。德韶禅师最终还是不明其旨。于是他再三请求龙牙禅师垂示。龙牙禅师道：“道者，汝已后自会去（你以后自己去体会）。”德韶禅师后来通玄峰。一日，德韶禅师正在洗浴的时候，想起龙

牙禅师的答话，忽然有省。于是，他便整肃威仪，遥望龙牙，焚香礼拜，感谢禅师的开示，说道：“当时若向我说，今日决定骂也。”德韶禅师后来又参礼疏山匡仁禅师，问道：“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疏山禅师道：“左搓芒绳缚鬼子。”（搓绳子一般都向右搓，这样越搓越紧。向左搓，则越搓越松，不成其为绳。左搓芒绳缚鬼子，比喻虚幻不实之事，或者方便之权说，非实有之定法。类似的说法还有“黄叶止啼”。）德韶禅师道：“不落古今，请师说。”疏山禅师道：“不说。”德韶禅师问：“为甚么不说？”疏山禅师道：“个中不辨有无。”德韶禅师道：“师今善说。”疏山禅师一听，感到非常惊诧。就这样，德韶禅师先后参拜了五十四员善知识，虽然不无收获，但都因为法缘不具足，未能最后彻悟。最后，德韶禅师来到临川（今江西抚州），礼谒法眼禅师（清凉文益）。法眼禅师一见德韶国师，知是法器，便非常器重。德韶禅师因为遍涉丛林，见到的善知识太多，此时已不再象当年那样热衷于向外驰求，而仅仅是随众而已，倦于参问。一日，法眼禅师上堂，有僧问：“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禅师道：“是曹源一滴水。”那僧一听，不识其旨，惘然而退。当时，德韶禅师正坐在一旁。当他听到法眼禅师的回答，豁然大悟，平生所有疑滞，涣然冰释。于是，他便把自己的证悟告诉了法眼禅师。法眼禅师一听，非常高兴，并赞叹道：“汝向后当为国王所师，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德韶禅师彻悟后不久，即回浙江。一日，游天台山，德韶禅师目睹了智者大师（智顓）的遗踪，恍若旧居。因为他与智者大师同姓，故时人皆谓他是智者大师的后身。于是德韶禅师便在天台白沙，创院弘法。当时吴越王钱弘俶任台州刺史，闻德韶禅师的道名，便请他来治所说法，并执弟子礼。德韶禅师告诉他说：“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后汉乾祐元年（948），钱弘俶果然嗣国位，称忠懿王。他在位的时候，对佛教的护持尤为尽力。当时，有一位专弘天台智者大师之教义的学者羲寂禅师（螺溪），与德韶禅师关系甚密。他屡次告诉德韶禅师说：“智者之教，年祀浸远，虑多散落。今新罗国，其本甚备，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于是德韶禅师便把此事上奏给忠懿王，忠懿王便遣使前往新罗缮写智者大师之遗著，完备之后带回国内。此举在中国佛教史上意义非常重大。德韶禅师示寂于开宝五年（972）六月，春秋八十二岁。抠衣，提裳而行，以示敬谨。抠，音kōu，提起。筹室，即丈室。曹源，即曹溪，六祖驻锡之地。

[4]桶底子脱：宗门中用来比喻开悟时的情景。指斩断了命根、断除了我执、无一丝毫执着之大解脱境界。

[5]大达之士：究竟通达本来面目之大善知识。

[6]超证谛实：超越二边，所契证之理地，真实不虚。谛实，真实。

[7]机境筌蹄：机缘境界，圈套窠臼。筌，竹制捕鱼的工具。蹄，当作

“罽”，捕兔之工具。

[8] 澧(音lǐ)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药山惟俨禅师，石头希迁禅师之法嗣，绛州(今山西侯马市)人，俗姓韩。十七岁时，南下潮州，依西山慧照禅师出家。二十二岁，从南岳衡岳寺希操(亦作希澡、智澡)律师受具足戒。惟俨禅师对经论颇有研究，持戒也很精严，但是，他同时也感觉到，沉醉于义学的研究，并不能解决自己的生死大事。他感叹道：“大丈夫当离法自净，焉能屑屑事细行于布巾邪(大丈夫当不住于法，自净其心，岂可沉溺于对戒条律仪进行烦琐的诠释和执著于对衣着穿戴等小枝小节的持守呢)?”于是便前往湖南衡岳，参礼石头希迁和尚。初礼石头和尚，惟俨禅师便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尝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石头和尚道：“恁(rèn)么(这样)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子作么生?”惟俨禅师茫然不知所措。石头和尚道：“子因缘不在此，且往马大师处去。”惟俨禅师于是禀石头和尚之命，前往江西参礼马祖，并把曾经问过石头和尚的那个问题重新提出来问马祖。马祖道：“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有时扬眉瞬目者是，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子作么生?”惟俨禅师一听，言下大悟，随即便欢喜礼拜。马祖道：“你见甚么道理便礼拜?”惟俨禅师道：“某甲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马祖道：“汝既如是，善自护持。”于是，惟俨禅师便留在马祖身边，侍奉三年。有一天，马祖问：“子近日见处作么生?”惟俨禅师道：“皮肤脱落尽，唯一真实。”马祖道：“子之所得，可谓协于心体，布于四肢。既然如此，将三条篋束取肚皮，随处住山去。”惟俨禅师道：“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马祖道：“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无所益，欲为无所为。宜作舟航，无久住此。”于是，惟俨禅师便辞别马祖，又重新回到石头和尚那儿。一天，惟俨禅师在石上打坐，石头和尚见了，便问：“汝在这里作么?”惟俨禅师道：“一物不为。”石头和尚道：“恁么，即闲坐也。”惟俨禅师道：“若闲坐，即为也。”石头和尚道：“汝道不为，不为个甚么?”惟俨禅师道：“千圣亦不识。”石头和尚一听，知道惟俨禅师已经彻悟，于是作偈赞曰：“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只么行。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凡流岂可明?”为了进一步勘验惟俨禅师，一日，石头和尚垂示惟俨禅师道：“言语动用没交涉。”惟俨禅师道：“非言语动用亦没交涉。”石头和尚道：“我这里针劄(zhā, 刺)不入。”惟俨禅师道：“我这里如石上栽华。”石头和尚见惟俨禅师确实脚跟已稳，遂予印可。惟俨禅师得法后，居澧州药山，开法化众，一时门庭兴盛，海众云集。惟俨禅师圆寂于太和八年(834)十一月六日，春秋八十四岁。谥弘道大师。相将，相偕，相共。造次，平常，一般。一作鲁莽、轻率、粗糙解。凡流，凡夫。

[9]如毡上拽猫儿：比喻有牵绊、粘滞、执着。

[10]此偈为禅宗二十二祖摩拏罗尊者所说。参见《五灯会元》卷二。

丛林兄弟参问，最初的^[1]有正因，于善知识边自陈“生死事大、己事未明”；推此所言，岂是泛泛为名、为位、为我能、我胜?若始终一贯，常持此心，不忧己事不明^[2]。及更亲近稍久，自己分上未有毫末相应处，便论量如之若何^[3]——彼见解长短，增长我见，觅个出头处，他时一瓣香不敢辜负和尚——殊不知，失却元初正因，却堕在魔界去!古人道：“设有眷属，庄严不来自至。”^[4]既是一等蹋破草鞋^[5]，宜应了却初心，期脱透生死，最为至要。时不待人，各宜勉力。

[1]的：确实，真实。

[2]不忧己事不明：不用担心自己的生死大事不能弄明白。

[3]此句意谓：等到追随、亲近善知识的时间久了，功夫进展不大，与自己的本分事却还未自应，就会心里急躁，犯嘀咕，产生怀疑，开始议论你长我短，商量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

[4]“不来自至”，当为“不求自得”、“不求自至”。此语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汾州大达无业国师上堂法语”，原话为：“大丈夫儿，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顿息万缘，越生死流，迥出常格，灵光独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独步，何必身长丈六紫磨金辉、项佩圆光、广长舌相!若以色见我是行邪道。设有眷属，庄严不求自得……”

[5]既是一等蹋破草鞋：既然同是发心行脚参方，不惜踏破草鞋，决要究明己事。一等，同样，全。

35. 示印禅人

道由悟达，立志为先。自博地具缚凡夫^[1]，便欲跂步^[2]超证、直入圣域，岂小因缘哉？固宜操铁石心^[3]，截生死流，承当本来正性，不见纤尘中外有法^[4]，使胸次荡然，了无罣碍，施为作用悉从根本中出^[5]。根本既牢实，能转一切物^[6]，是谓“金刚正体”，一得永得，岂假外求？是故古德云：“此宗难得其妙，切须子细用心。可中顿悟正因，便是出尘阶渐。”^[7]

古德隔江招扇^[8]、吹布毛^[9]，便有发机^[10]处，至于募口壑^[11]、劈脊棒^[12]，亦解桶底子脱^[13]。盖缘专一久之，一旦瞥地^[14]，岂外得之？皆由自证自悟耶。

大梅^[15]谿马师，受个“即心即佛”，便深入阃奥^[16]，自去住山。后闻“非心非佛”之语，便云：“这老汉鼓弄人家男女，有甚了期？你但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也。”岂不是有逆水之波^[17]、觑破马师漏逗^[18]耶？

药山示众云：“我有一句子，待犊牛^[19]生儿，即向你道。”当时若不放过，但向伊道：“和坐子败缺^[20]。”

[1] 博地具缚凡夫：被生死烦恼所缠缚的下劣凡夫。博地，当为“薄地”，卑贱

下劣之位。“薄”有“逼”之意，以凡夫居于诸苦诸惑所逼迫之位，故称薄地。又“薄”有“博”之意，以凡夫之位广多，故称薄地(博地)。净土宗将凡夫位分为内凡位、外凡位、薄地等三类，即三贤位称内凡，十信位称外凡，以下则称薄地。

[2] 跂步：举步。跂，音qǐ，踮起脚跟。

[3] 操铁石心：保持铁石一般坚固不动的信愿之心。

[4] 不见纤尘中外有法：不见一丝一毫的内外诸假有之法。中外，内外。

[5] 从根本中出：指从自性般若中流出。

[6] 转一切物：随心自在地操控转动一切事物。

[7] 此处所引偈语，出自《沩山警策》。可中，假若。阶渐，原作“阶壅”、“阶壑”，据《沩山警策》改。

[8] 隔江招扇：参见第27信《示璨上人》第四自然段注[7]。

[9] 吹布毛：参见第27信《示璨上人》第四自然段注[8]。

[10] 发机：开启悟道之机。

[11] 募口壑：正对着嘴打过去。募，正对着。壑，一作“筑”，打。

[12] 劈脊棒：朝着背上棒击。

[13] 桶底子脱：比喻达到大悟而丝毫无疑之境地，犹如桶底脱落，桶中之物随而泄地，不再留有任何残物。

[14] 瞥地：意为一刹那，宗门中专指顿悟见性。

[15] 大梅：大梅法常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

[16] 阃奥：犹堂奥，比喻事理的精微奥妙之处。

[17] 逆水之波：只有那些极具生机之龙，才能逆流而上，掀起大波浪，宗门中比喻大机大用。

[18] 漏逗：破绽。

[19] 特牛：公牛。特，原作“犊”，今改。

[20] 和坐子败缺：犹言“彻底露馅”、“彻底露丑”、“彻底丢脸”。和坐子，应为“和座子”，即连人带床座子一起，指彻底、整个儿。《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载：圆悟克勤禅师尝示众云：“恁么恁么双明，不恁么不恁么双暗。不恁么中却恁么，暗里隐明。恁么中却不恁么，明中隐暗。只如和座子掇却许多建立，恁么犯手伤锋。且道唤作什么？到这里，高而无上，深而无底，旁尽虚空际，中极邻虚尘，净裸裸，赤洒洒，是个无底钵盂、无影杖子。熊耳山前，少林峰下，老胡九年冷湫湫地守这闲家具。深雪之中，直得情忘意遣，理尽见除，方有一个承当。且道双明双暗，双放双收，是建立？是平常？总不与么，也未是极则处。且作么生是极则处？擎开华岳连天秀，放出黄河辊底流。”《石溪心月禅师语录》载，心月禅师蒋山冬节秉拂云：“灵利底，善别端倪，和座子不消轻轻一踏踏翻。”败缺，又称“纳败缺”，指露破绽，丢丑。

36. 示信侍者

学道之要，在深根固蒂^[1]。于二六时中，照了自己根脚^[2]，当大起念、百不干怀时，圆融无际^[3]，脱体虚凝^[4]，一切所为曾无疑间^[5]，谓之现成本分事。及至才起一毫头见解，欲承当作主宰，便落在阴界^[6]里，被见闻觉知、得失是非笼罩，半醉半醒，打叠不办^[7]。的实而论，但于闹哄哄中，管带得行、无一事相似^[8]，透顶透底，直下圆成，了无形相，不费工用，不妨^[9]作为，语默起倒^[10]，终不是别人；稍觉纤毫滞碍，悉是妄想。直教洒洒落落，如太虚空，如明镜当台，如杲日^[11]丽天，一动一静、一去一来，不从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缚，不求法脱，尽始尽终打成一片，何处离佛法外别有世法、离世法外别有佛法也？是故祖师直指人心，金刚般若贵人离相^[12]，譬如壮士屈伸臂顷^[13]，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14]长时自退步体究，令有个落着谛实证悟之地，即是念念遍参无边无量善知识也。切切^[15]谛信，勉力作工夫，乃善之善也。

[1] 深根固蒂：犹言“培根固本”，指加强力度悟明本性。

[2] 根脚：即“脚根”，亦作“脚跟”，有三义：一是指自性、本来面目；二是从自性起观，将功夫落在实处；三是从当下日用处做功夫，二六时中，无有空过。此处并含此三义。

[3] 圆融无际：即圆融无碍。无际，无边，无阻隔。

[4] 脱体虚凝：彻底空寂。脱体，全体，彻底。

[5] 疑间：猜忌离间，指有疑心杂于其中。

[6] 阴界：五阴十八界，指分别境界。

[7] 打叠不办：扫除不了。打叠，收拾，安排，处理，打发，此指扫除。不办，不成功。

[8] 管带得行、无一事相似：觉照的功夫得力，进入无心的状态，如无事人一般。管带，亦作管待，照顾，照看，保任。

[9] 不妨：不妨碍，不影响。

[10] 起倒：起来与倒下，泛指一切行动。

[11] 杲日：明亮之日光。

[12] 贵人离相：贵在当人不执着于事相。

[13] 顷：时，时候。

[14] 好：好好地，努力。

[15] 切切：恳切。

37. 示祖印沙弥

永嘉道：“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1]只于当处湛然，二边坐断，使平稳，切忌作知解求觅，才求即如捕影也。

马祖云：“即心即佛。”又云：“非心非佛。”又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东寺^[2]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剑去久矣，尔方刻舟。若各随语去，岂有定论？若忘言契证，虽更宣演百千亿句，亦不过一实。且什么是实处？如大梅云：“你但非心非佛，我则即心即佛也。”岂不实耶？要彻底信得及，须是亲证亲见，自然不受人谩^[3]也。

[1] 见《永嘉大师证道歌》。

[2] 东寺：指东寺如会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

[3] 谩：欺骗。

38. 示民知库

民禅^[1]，锦官大慈传法昭律师之法孙，才披削，即习家业^[2]，学四分毗尼。既而搥布巾^[3]，欲离法自净，乃肩锡南游，访西来宗旨^[4]。抵夹山，因相从^[5]，住道林久之。老僧领^[6]蒋山，参扣愈坚确。其于领略，能自摆拨^[7]知解，要全机直透；每应缘酬唱，一往直截，颇有蕴藉^[8]，为可喜也。然以此根器，更劬勤息志^[9]，到极深处无深、极妙处无妙，大休歇^[10]、大安稳，不动纤尘，只守闲闲地，圣凡莫能测，万德不将来^[11]，然后可以分付钵袋子^[12]也。

岩头云：“却物为上，逐物为下。”^[13]万境万缘，以至古今言教、临机应变，若自己根脚^[14]虚静、圆明寂照，凡来干我^[15]，能以金刚王宝剑当锋斩断，则凛然^[16]神威，坐断一切，不待却而自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倘立本不明，稍涉迟疑^[17]，则被牵引，酌然^[18]分疎^[19]不下，岂免随他所转？既随他去，卒无自由分。“至道简易，唯却与逐”^[20]，善体道者，宜深思之。

古人为此一段事，直得舍全身、立雪、负春、卖心

肝、燃两臂、投猛火聚、七处割截、饲虎、救鸽、舍头施目，百种千端^[21]，盖不艰苦则不深到^[22]。有志之士，固宜以古为俦^[23]、睇颜慕蔺^[24]也。

[1] 民禅：即民禅人，民知库。

[2] 家业：此指戒律。

[3] 搦布巾：指放弃戒律之研习。搦，音 tāo，同“掏”。布巾，既指毛巾，又指作为孝服的头巾，丛林中，依职务之不同，各有差别。药山惟俨禅师讲：“大丈夫当离法自净，焉能屑屑事细行于布巾邪（大丈夫当不住于法，自净其心，岂可沉溺于对戒条律仪进行烦琐的诠释和执著于对衣着穿戴等小枝小节的持守呢）？”故“布巾”又指代戒律细行。

[4] 访西来宗旨：参访达磨祖师所传来的佛之心法。

[5] 相从：追随。

[6] 领：住持法席、领众修行。

[7] 摆拨：摆脱、扫除。

[8] 蕴藉：有涵养，含蓄而不显露。

[9] 效勤息志：努力为众效力，息灭妄情。效勤，为众效力，以苦力服事大众。息志，犹“息心”。

[10] 大休歇：彻底放下，得究竟无心无为无事之大自在。

[11] 万德不将来：佛也无法拿出来给人看。万德，指佛。将来，拿出来。

[12] 钵袋子：即衣钵，代表某宗派法脉的信物。

[13] 岩头，即岩头全叟禅师，德山宣鉴禅师之法嗣。却物，扫荡事相。逐物，执着追求事相。

[14] 根脚：根本，指所安住之自性般若。

[15] 凡来干我：凡是有事情来干扰我。

[16] 凜然：不容侵犯、令人敬畏的样子。

[17] 迟疑：犹豫不决。

[18] 酌然：鲜明突出貌。

[19] 分疏：辩白、分辨。此指用正念消解境缘之干扰。

[20] 至道简易，唯却与逐：大道至简至易，能否与之相应，关键看你是不是执着（却物）还是执着（逐物）。

[21] 这一段历数诸佛菩萨、历代祖师舍身求法之事迹。立雪，指二祖立雪断臂。负舂，指六祖腰石舂米。卖心肝，指常啼菩萨卖身求甚深般若。燃两

臂，指药王菩萨燃臂供养《法华经》。其他乃释迦牟尼佛因地修行之本生故事。燃，原作“然”，今改。猛火聚，熊熊燃烧的大火堆。

[22] 深到：深契，深入。

[23] 以古为俦：以古来贤圣为榜样。俦，伴侣，指榜样。

[24] 睇颜慕蔺：睇颜，仰慕颜回。睇，原作“睇”，今改，仰慕。慕蔺，仰慕蔺相如之为人。

圆湛^[1]虚凝，道体也；展缩杀活，妙用也。善游刃、能操守，如珠走盘、如盘走珠，无顷刻落虚^[2]，亦不分世法、佛法，直下打成一片，所谓“触处逢渠”，出没纵横，初无外物，净倮倮、阿辘辘^[3]，以本分事印定，头头上明，物物上了，何处更有得失、是非、好恶、长短来？但恐自己正眼未得洞明，是致落在二边，则没交涉也。岂不见永嘉道：“上士一决一切了，中下多闻多不信。”

佛祖言教，笙罽^[4]耳，藉之以为入理之门。既廓然^[5]明悟、承当得，则正体上一切圆具，观佛祖言教，皆影响边事^[6]，终不向顶颞^[7]上戴却。近世参学多不本宗猷^[8]，唯持择^[9]言句、论亲疎、辨得失、浮沔上作实解是夸^[10]，善淘汰^[11]得多少公案，解问诸方五家宗派语，一向^[12]没溺情识，迷却正体，良可怜愍！有真正宗师，不惜眉毛^[13]，劝令离却如上恶知恶见，却返谓之“心行移换，摆撼锻炼”^[14]，展转入荆棘林中，所谓“打底不遇作家，到老只成骨董”。^[15]省要处不消一割^[16]，皮下有血^[17]知落处。苟或踌蹰，则失却鼻头^[18]也。

[1] 圆湛：遍一切处，清净明了。圆，有圆满、周遍、无分别、包容一切的意思。湛，澄明深邃，犹如蓝天。

[2] 落虚：落空。

[3]阿辘辘：如车轮旋转一般，灵动自在。

[4]筌罟：指进入佛道之方便工具。筌，捕鱼器。罟，捕兔器。

[5]廓然：阻滞尽除、胸次旷然空寂。

[6]影响边事：虚幻不实。

[7]顶顶：头顶。顶，音ning，头顶。

[8]不本宗猷：不从根本上入手。宗猷，本旨，根本。猷，道，法则。

[9]持择：执着分别。

[10]唯……是夸：一种常用句式，把……当作夸耀的手段或资本。

[11]淘汰：指参破、参透。

[12]一向：一直，一味，总是，自始至终。

[13]不惜眉毛：此语乃由“因风吹火，不惜眉毛”一语转化而来，意指不顾脸面、不怕丢丑、不怕露拙。

[14]却返谓之“心行移换，摆撼锻炼”：却反而认为这是明眼宗师故意试探人、锻炼人，勘验学人根脚是否稳实、信心是否动摇，因而继续坚执先前知见，以为真理，不肯放弃。心行，心意，意思，用意。移换，动摇、改变对方的立场。

[15]打底不遇作家，到老只成骨董：一开始未遇见明眼宗师开示和指导，这样的修行，到老了，依旧一无所获，成个无用之物。打底，打基础时，一开始。作家，明眼师家，真正开悟了、以本分事接引学人的禅师。

[16]省要处不消一劄：关键处很容易就可以捅破，用不着一扎。不消，不用，不必。劄，扎。

[17]皮下有血：指开悟见性了的明眼人，相当于“活汉”。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得自性之妙用的人，称之为活汉；与之相反的，则称之为死汉。

[18]失却鼻头：迷失了本来面目。

七佛已前便与么^[1]，直须硬纠纠、紧着头皮，分明历落^[2]荐取这一片田地^[3]，稳密长时，乃自会退步，终不道“我有见处，我有妙解。”何故？个中若立一丝毫能所见刺，则重过山岳^[4]，从上来决不相许^[5]。是故释迦文于然灯佛以“无法”得授记，卢老^[6]于黄梅以“本来无物”亲付衣钵。至于生死之际，才自担荷，则如灵龟曳尾^[7]，应

须净秽二边都不依怙，有心无心、有见未见似红炉着一点雪^[8]，二六时中，透顶透底，洒洒落落，游此千圣不同途处，直下令纯熟，自然成就得个绝学无为、千人万人罗笼^[9]不住底真实人也。

赵州和尚见僧，唤云：“近前来！”僧近前，州云：“去！”——多少省力！若荐得，乃是十成；若作如之若何，则知见生也。

[1]七佛已前便与么：自性圆明本具，此理七佛以前便是这样。

[2]历落：洒脱不拘。

[3]荐取这一片田地：指体悟自性。荐取，体证得。

[4]重过山岳：过失比山岳还重。

[5]从上来决不相许：古来之明眼人决不印可。许，肯定，印可。

[6]卢老：指六祖慧能，因俗姓卢，故名。

[7]灵龟曳尾：“灵龟曳尾，拂迹成痕”之省略，灵龟爬行的时候，摆动着的尾巴会在身后留下痕迹。此指尚存“担荷”的有为之相，未达于无为。

[8]红炉着一点雪：指很快就化掉，不留痕迹。着，安放。

[9]罗笼：笼罩，控制。

古人有具大慈悲，见人当面不自承当，方便拨正，通个入路。如古堤^[1]见僧来，便云：“退后！退后！汝无佛性。”后来只有个仰山能知渠端的。如今拈问学者，十个有五双茫然，为向伊句下死了，所以无瞥地分^[2]。若据活处^[3]，如何吐露？切忌随他语句好。

“灵云作颂悟桃花，玄沙言渠未彻”^[4]，“老婆台山指路，赵州归来说勘破”^[5]，丛林中作种种论量，只赢得闹^[6]。殊不知古人如敲门瓦子相似，只贵得入门；既入得门了，安可执却瓦子作奇特事？谓谛当、直截显露，落在

甚处？还委悉^[7]么？毫厘有差，天地悬隔！

“入荒田不拣，信手拈来草”^[8]，其奈亦能杀人、亦能活人；苟或着得眼正、下得手亲，则一茎草可使作丈六金身，况其它变化乎？根本既明，于日用中锄田垦土、春种秋收，无非与夹山老子^[9]亲唱酬、地藏阿师^[10]展演同一梵行，践履纯熟，高据毗卢^[11]，传此正法，岂不妙哉！

[1]古堤：朗州古堤和尚，敬章怀晖禅师之法嗣。寻常见僧来，但曰：“去！汝无佛性。”僧无对。或有对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参，师曰：“去！汝无佛性。”山叉手近前三步，应喏。师笑曰：“子甚么处得此三昧来？”山曰：“我从耽源处得名，汾山处得地。”师曰：“莫是汾山的子么？”山曰：“世谛即不无，佛法即不敢。”山却问：“和尚从甚处得此三昧？”师曰：“我从章敬处得此三昧。”山叹曰：“不可思议！来者难为凑泊。”

[2]无瞥地分：没有顿悟的机会。

[3]活处：安住于无住的自性般若中，不死于句下。

[4]灵云作颂悟桃花，玄沙言渠未彻：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第四自然段注[3]。

[5]老婆台山指路，赵州归来说勘破：有僧游五台，问一婆子曰：“台山路向甚么处去？”婆曰：“蓦直去。”僧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恁么去！”后有僧举似赵州，赵州曰：“待我去勘过。”明日，赵州便去问：“台山路向甚么处去？”婆曰：“蓦直去。”赵州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恁么去！”赵州归院，谓僧曰：“台山婆子为汝勘破了也。”

[6]闹：热闹。

[7]委悉：清楚，明白。

[8]入荒田不拣，信手拈来草：清凉泰钦禅师法语。清凉泰钦禅师，又称金陵法灯，清凉文益禅师法嗣。

[9]夹山老子：圆悟克勤禅师自指。

[10]地藏阿师：指地藏桂琛禅师。一日，地藏桂琛禅师插田次，见僧，乃问：“甚处来？”云：“南方。”师云：“南方近日佛法如何？”云：“商量浩浩地。”师云：“争如我这里种田博饭吃！”云：“争奈三界何！”师云：“你唤甚么作三界？”僧有省。

[11]高据毗卢：指超佛越祖，破除了佛相、圣相，凡圣情尽。据，一作“踞”，坐。毗卢，毗卢舍那之略称，法身佛之通称。

39. 送自闻居士出京

何处踢着来？若是移舟谳水势、举棹别波澜^[1]，何消抵死叮咛？自可一挥便了。所以风驰电闪^[2]，拟议则千里万里去也。只接俊流^[3]，不管懵底^[4]。是故垂钩四海，只钓狞龙^[5]；格外玄机，为寻知识。既达此宗，观一切世出世间曾不移易，一一透顶透底，便解放身舍命^[6]。于万别千差境界，恬然^[7]不动，“纵遇风刀恒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8]。倘不践履长养，安能揭^[9]日月，大通大明，自在出没？“此地从来无向背^[10]，直须拨转上头关”。

[1]移舟谳水势、举棹别波澜：喻指于日常动用之一机一境中，能够窥见自性，知道落处。谳，明白。别，辨别。

[2]所以风驰电闪：这句话省略了主语，意谓顿悟自性之事，如风驰电闪一般，不容拟思，拟思则错过。

[3]俊流：上根利器的俊逸之士。

[4]懵底：劣根浅智的暗昧之人。

[5]狞龙：凶猛的龙。狞，凶猛，恶毒。

[6]放身舍命：放弃对自我等等的一切执着。

[7]恬然：处之泰然，满不在乎的样子。

[8]语出《永嘉大师证道歌》。原句是“纵遇锋刀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风刀，当为“锋刀”。

[9]揭：持，拿。

[10]向背：指前后、逆顺、好恶等二边分别。

40. 示涌道者(尼)

古人为此大法，捐躯舍命，历无边无量辛懃，及至洞明奥旨，郑重如至宝，保护如眼睛，造次动转^[1]，不令轻触^[2]，才起一毫胜解知见，即若云翳^[3]青天，尘昏镜面。故赵州道：“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饭二时是杂用心处。”曹山指^[4]人：“保任^[5]此事，如经蛊毒之乡^[6]，水也不得沾他一滴始得。”以忘心绝照，践履到如如实际^[7]，无事于心，于心无事，平澹无为，超然独运。自既脚踏实地，方可为人解去黏缚^[8]，度尽一切人、实无人可度。直须用取最后句^[9]，物物头头^[10]有出身之地也。

[1] 造次动转：指日常的言行举止。造次，平常，一般，或指仓促、匆急。

[2] 轻触：轻轻碰触。

[3] 翳：障蔽。

[4] 指：教导，开示。

[5] 保任：照顾，护持。

[6] 蛊毒之乡：被吸血虫污染了水源的地方。

[7] 如如实际：即真如实际。如理智所证得的真如，故名如如。

[8] 黏缚：执着，挂碍。

[9] 最后句：又称“末后句”，大彻大悟到极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可言说，谓之末后句。

[10] 物物头头：事事处处，在在处处。

41. 示实上人

古人念此大事，虽处深山幽谷村落间，未尝斯须^[1]违背，遇境逢缘、若色若声、动作施为，无不回转，令就自己分上^[2]，与从上来透彻之士所履践无二无别。所以根本牢强^[3]，不随境界风转，静然安闲，不落圣凡情量^[4]，直下大休大歇，得坐披衣^[5]。今汝既还乡井^[6]，能如昔人觑捕^[7]、使无间然^[8]，与钟山方丈^[9]搥拂之下，以至三条椽下、七尺单前^[10]，何以异哉？若稍违背及有间断，打入没交涉处。临歧^[11]，切记斯言，异时前程不可逆料^[12]矣。

[1] 斯须：须臾，片刻。

[2] 令就自己分上：令心回归并安住在自性般若当中。

[3] 牢强：坚固。

[4] 凡圣情量：凡圣分别。情量，意识分别。

[5] 得坐披衣：指大事已明，可以披衣升座，说法接众。

[6] 乡井：家乡。

[7] 觑捕：绵密地照顾念头，向念头的起处参究，如猫捕鼠。

[8] 使无间然：令其不间断。

[9] 钟山方丈：圆悟克勤禅师自指。钟山，即蒋山，今南京钟山。

[10] 三条椽下、七尺单前：指代僧堂。三条椽下，僧堂之床，每人之座位横占三尺许，其头上之椽有三条，因指禅床曰三条椽下。禅堂贴己名单之坐床，谓之单位，又其床前之板谓之单，阔八寸，据周尺故为一尺，谓之单板一尺，而床阔六尺，加以单板一尺则为七尺，谓之七尺单前。

[11] 临岐：临别。

[12] 逆料：预料。

42. 示枢禅人

玄学之士^[1]见性悟理，践佛阶梯，是家常茶饭。须知佛祖顶颈上有换骨妙致^[2]，方可越格超宗^[3]，作向上人举措，使德山、临济无施作用处。平时只守闲闲地，初不立伎俩，似三家村里人，顽然痴兀，直得诸天捧花无路、魔外潜觑不见^[4]，漠然不露毫芒圭角^[5]，如居^[6]万亿宝货，深藏牢锁，土面灰头，与佣保^[7]杂作^[8]，口亦不言，心亦不念，一世人^[9]莫测，而神意泰然，岂非有道、无为、无作、真无事人耶？

“解语非干舌，能言不在词”，明知古人舌头语言不是依仗处，则古人半句一言，其意唯要人直下契证本来大事因缘。所以修多罗教^[10]如标月指，祖师言句是敲门瓦子，知是般事便休。行履处绵密，受用处宽通，日久岁深不移易，拈弄收放得熟，小小境界悉皆照破割断，不留朕迹^[11]；及至死生之际、结角罗纹^[12]，不相参杂，湛然不动，倏然^[13]出离，此腊月三十日涅槃堂里禅^[14]。

[1] 玄学之士：即参禅之人。

[2] 妙致：深奥微妙的道理。

[3]越格超宗：超出常情。

[4]诸天捧花无路，魔外潜觑不见：诸天人想捧花供养修道人，可是因为修道人心行处灭，致使天人找不到修道人所在；诸天魔外道想暗中找机会干扰修道人，亦因此而找不到修道人的踪迹。

[5]毫芒主角：锋芒、痕迹。主角，痕迹。

[6]居：屯积，积储。

[7]佣保：雇工。

[8]杂作：一起劳作。

[9]一世人：全世界的人。

[10]修多罗教：一切佛经之总称。

[11]朕迹：痕迹。

[12]结角罗纹：原指手上的罗纹交错盘结处，宗门中指死路、绝路、走投无路、进退不得处，亦指生死存亡的转折点。

[13]翛然：自然洒脱貌。翛，音 xiāo。

[14]腊月三十日涅槃堂里禅：丢掉了一切虚浮不实、崇尚真修实证、能够解决生死大事的禅法。腊月三十日，指代死亡之日。涅槃堂，丛林中专门安置重病将死的出家人之处所。

43. 示实禅老

威音^[1]已前，无师自悟，一往超证，干圣同途，放得行、把得住、作得主，浑圆成现^[2]，不须锻炼，而自纯熟。及至威音已后，虽自有超卓处，直下承当到无疑之地，要须依师决择印可，使成法器；不尔，必有魔孽坏破正因。是故有祖以来，资授师传^[3]，最贵师法^[4]，何况此个事非世智辩聪所了，非闻见觉知所拘。苟不操^[5]勇猛大丈夫志气，能择真正善友知识，截生死流，破无明壳，孜孜参扣^[6]，久之专一，时节缘稔^[7]，蓦地桶底子脱，廓然^[8]省悟；然后投诚决择证据^[9]，自然如下水船，不劳篙棹，乃为针芥相投^[10]。既得旨之后，绵绵相续管带^[11]，令无间断，长养圣胎，纵逢境界恶缘，能以正知见定力融摄之，使成一片，则生死大变不足动。自己胸次养得岁深，成个无为无事大解脱人，岂不是能事已办^[12]、行脚事毕耶？

[1]威音：又称威音王佛，乃过去庄严劫最初之佛。

[2]浑圆成现：圆遍一切时处，当下现成。圆，音 luán，圆。

[3]资授师传：师资传授。

[4] 师法：师道。

[5] 操：持守，发起。

[6] 孜孜参扣：勤苦参学。

[7] 时节缘稔：开悟的时节因缘成熟了。稔，音rěn，庄稼成熟。

[8] 廓然：阻滞尽除、胸次旷然空寂。

[9] 投诚抉择证据：诚心归服善知识，请求抉择、证明所悟是否谛当。投诚，诚心归服。证据，证明，印可。

[10] 针芥相投：仰一针于地，自天上投一芥子，适巧投中针锋，比喻非常困难，希有难得。后用来比喻师资道合，所证与佛祖心印相契无间。

[11] 管带：亦作管待，照顾，照看，保任。

[12] 能事已办：修行解脱之事已经完成。能事，所能之事。办，完成。

44. 示瑛上人

此事在当人快利^[1]。既承当担荷，知有自己根脚^[2]，尤宜卓卓^[3]特立独行，须绝情离照^[4]，俾^[5]廓然空寂，无一法可得；截断诸缘，令洒洒落落，到大安稳之地，绵密无渗漏，所谓“壁立万仞、峭巍巍地”。然后却回来，涉世应物，初^[6]无我相，岂有声色、顺违、魔佛境界耶？最难是等闲^[7]不作意处，蓦地被牵转，便漏逗^[8]也；应须相续管带，使勿走作^[9]，久之打成一片，乃为歇场^[10]，更须会取向上行履^[11]始得。古德云：“得坐披衣，向后自看。”^[12]

[1] 快利：根机猛利。

[2] 根脚：安身立命的根本，即自性、本分事、本来面目。

[3] 卓卓：超然，高迈，超越能所。

[4] 绝情离照：打掉意识分别。

[5] 俾：使，令。

[6] 初：全，都。

[7] 等闲：寻常，平常，随便。

[8] 漏逗：失误，露破绽，丢丑。

[9] 走作：走失，失去正念，打妄想。

[10] 歇场：科举考试场次之间的间歇。此指安歇处。

[11] 向上行履：证悟之后，尚须转身，借缘起用，随缘度生；然个中尚有凡圣、佛魔、生死涅槃、烦恼菩提等微细二边，必须超越扫荡，宗门谓之“向上行履”，这是一种归无所得的不可说的绝待境界。

[12] 语出仰山慧寂禅师语录。意指大事已明，可以悟后起修，开大机大用，披衣升座，说法接众。

45. 示泉上人

参问要见性悟理，直下忘情绝照，胸襟荡然，如痴似兀，不较得失，不争胜劣，凡有顺违悉皆截断，令不相续，悠久^[1]自然到无为无事处。才有毫发要无事^[2]，早是事生也；一波才动众波随，岂有了期？它时死生到来，脚忙手乱，只为不脱洒^[3]。但以此为确实^[4]，自然闹市里亦静如水，岂忧己事不办耶？

“才有是非，纷然失心”^[5]，只这一句惊动多少人作计较^[6]。若当头坐断^[7]，透出威音王那边^[8]；若随此语转，特地纷然^[9]，应自回光返照始得。

如来禅、祖师禅^[10]岂有两种？未免媿含^[11]，各分皂白，特地乖张^[12]。事理、机锋一时坐断，是打净洁球子^[13]，还知着实谛当处么？放下看取。

[1] 悠久：持久，长久。

[2] 才有毫发要无事：才生起一丝一毫的“我要无为、我要无心、我要无事”的念头。

[3] 脱洒：潇洒透脱。

[4] 但以此为确实：只要把“见性悟理”真实地当作自己的决定信愿和正念。确实，即实信、坚定、落在实处、不务虚。

[5] 语出三祖《信心铭》。

[6] 计较：分别思维。

[7] 坐断：打破或扫除。坐，顿，遽。

[8] 威音王那边：威音王佛，乃过去庄严劫最初之佛，此佛出世以前为绝待无限之境界，称“威音那畔”，其意与“父母未生以前”、“天地未开以前”、“空劫以前”等相同，而生灭的现象世界，则称“威音已后”。

[9] 纷然：思绪纷飞，思维活跃。

[10] 如来禅、祖师禅：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一，将禅分为五种，其中，“最上乘禅”称为“如来清净禅”（略称“如来禅”），又称“一行三昧”、“真如三昧”。此禅之旨趣，要在顿悟自心本来清净，无有烦恼，具足无漏之智性，且此种清净心与佛无异，即心即佛，故宗密称之为“如来清净禅”，并以之为达磨门下相传之禅。然自中唐以后，禅宗因盛行以棒喝逼拶等不立文字的方式，直指众生心性，令见性成佛，又当时如来禅仅滞于义解名相，而未至达磨祖师西来所传之真禅味，故仰山慧寂禅师另立“祖师禅”之称，以此为达磨所传之心印，表示祖祖相传、以心印心之意，以别于教内其他诸禅。

[11] 媿含：没有主见，含糊其词。媿，音ān，媿阿（一作“媿婀”、“媿耍”），依违阿曲，无主见。

[12] 乖张：纷争不和。

[13] 打净洁球子：宗门中将执着于清净的境地、不得大机大用的修行比作打净洁球子。

46. 示思禅人

一切万法皆与自己无违无背，直下透脱成一片，从无始以来只恁么。但恐当人自相违背、强生取舍、无事生事，所以不快活。若能外绝攀缘，内忘己见，即物是我，即我是物，物我一如，洞然无际，则二六时中、四威仪内，一一皆壁立万仞，何处有如许劳攘^[1]来？每见久参^[2]，凝神澄照既多时，虽然有个入处，蓦地便认一机一境，硬把住^[3]，不受拨剔^[4]，此正大病也。要须销融放下，自得大休歇处始得。

[1] 劳攘：忧愁，烦恼，劳忧不安。攘，音rǎng，扰乱。

[2] 久参：指久参之士。

[3] 硬把住：死死地抓住不放。

[4] 不受拨剔：不肯放下。拨剔，剔除，除灭。

47. 示杰上人

行脚参请，既依附知识于大丛林、陪清高雅众久矣，一旦以亲缘须着略归^[1]，动是数百里远行，要须以自力量、不忘履践^[2]，直教行处不生尘^[3]。况此段事^[4]，不道在知识身边时便有、居乡井便无也，所谓“暂时^[5]不在，如同死人。”正当在时，亦不起模画样^[6]。虽则平常，而滴水滴冻^[7]，卓然绝识^[8]，成个无为、无事、无心事业，表里洞然无际，不与万法为侣^[9]，不与千圣同途^[10]。深根固蒂，只守闲闲地，养来养去，不忧不彻^[11]。但尽凡情，作自己工夫，勿管外缘，勿逐名利、起我见、竞胜负。是故古德道：“任运犹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爱。”^[12]

杰禅人倏^[13]来告别、求警策^[14]，因书此语授之。

[1] 以亲缘须着略归：因为父母的关系，必须暂时回家看望。须着，必须。略归，暂时离开寺院回家。

[2] 履践：指修行、做功夫。

[3] 行处不生尘：指面对六尘境界，不生心动念。

[4] 此段事：指人人本具的自性菩提。

[5] 暂时：同“暂时”。

[6] 起模画样：犹言装模作样，故意做作。

[7] 滴水滴冻：比喻做事态度严谨，一点一滴、一丝一毫也不肯放过。

[8] 卓然绝识：超越二边，远离意识分别。

[9] 不与万法为侣：此乃马祖开示庞居士之法语。意指不执着于万法，卓然独立。

[10] 不与千圣同途：意指不住凡圣相，亦指不执着于古圣之文字开示，能够从中透脱出来。

[11] 不忧不彻：不必担心不能彻悟。

[12] 语见《宝志和尚十二时颂》。原文是“人定亥，勇猛精进成懈怠。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超释迦，越祖代，心有微尘还窒碍。放荡常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爱。”他家，他，此指证道的人。通人，明眼人、学识渊博的人。“他家自有通人爱”意指，外现痴兀之相的修道人，世人或许看不起，但真正的明眼人却珍惜他。

[13] 倏：突然。

[14] 警策：警示策励之类的开示。

48. 示成修造

蒋山门下^[1]无禅可说、无道可传。虽聚半千衲子^[2]，唯以个金刚圈、栗棘蓬^[3]，跳者着力跳，吞者用意吞，莫怪没滋味、太险峻。或若蓦地体得，如昼锦还乡^[4]，千人万人只仰羨得，要且觅他所从来不得，所谓人人本分事也。才生心动念担当担荷，早是不本分了也。直得万机休罢^[5]、千圣不携^[6]，奈犹有依倚^[7]在，快须摆拨^[8]，透脱那边去始得。所以道：“但有纤毫即是尘，举意便遭魔所挠。”^[9]

成就一切，总只由他；破坏一切，亦只由他。奇特殊胜缘、恒沙功德藏、无量妙庄严、超世希有事，皆所成就^[10]；慳贪憎妬、情识执着、有为有漏、垢染杂乱、解路名相、知见妄情，所破坏^[11]也。唯它能转一切物，一切物不能转它。虽无形段^[12]面目，而包括十虚、舍凡育圣^[13]。若作相取，取之即堕见刺，卒摸索不着。

[1] 蒋山门下：圆悟克勤时住蒋山（今南京钟山）接众，故云。

[2] 半千衲子：五百僧众。

[3] 金刚圈、栗棘蓬：宗门参禅，多以无义味、无理路之话头，作为参究对象，以剿绝意识领解，达乎“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之地，从而顿悟自性。此所参之话头，如金刚圈、栗棘蓬，无你下口处，故云。

[4] 昼锦还乡：宗门中多用“衣锦还乡”指代大彻大悟，犹如在外富贵，锦衣还乡，而且是在白天，是一件人皆仰慕的事情。“昼锦还乡”与“衣锦夜行”相对，后者意指不遇知音，或指不知时节。

[5] 万机休罢：放下一切，不受各种各样的事物和境缘的干扰。

[6] 千圣不携：犹言“不与千圣同途”，意思是不落窠臼，卓然特立。

[7] 依倚：执着。此指执着于空境。

[8] 摆拨：打发，扫除。

[9] 语出《宝志和尚十二时歌》。原文是：“平旦寅，狂机内有道人身。穷苦已经无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著物，入迷津，但有纤毫即是尘。不住旧时无相貌，外求知识也非真。”

[10] 皆所成就：皆由它（自心）所成就，意为一切善法皆由此心成就。

[11] 所破坏：即“皆所破坏”，意为一切恶法亦是自心所成就，亦依自心而败灭。所谓“罪由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

[12] 形段：身体。

[13] 舍凡育圣：从前句“包括十虚”看，此句疑作“舍凡育圣”，“舍”字或为“含”字之误。

诸佛开示、祖师直指，唯此妙心；径捷承当，不起一念，透顶透底，无不现成；于现成际，不劳心力，任运逍遥，了无取舍，乃真密印也。佩此密印，如暗藏灯，游戏世间，不怀欣怖，尽是我大解脱场，永劫穷年曾无间断。所以道：“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1]岂有他哉？

雪峰道：“是什么？”^[2]云门道：“须弥山。”^[3]洞山道：“麻三斤。”^[4]赵州道：“吃茶去。”^[5]岩头嘘^[6]、投子噫^[7]，临济喝^[8]、德山棒^[9]，擎杈^[10]、举指^[11]，打鼓^[12]、拽磨^[13]，一一显向上宗风，头头示本分草料^[14]。大达之士^[15]一觑便透、一举知落处，堪绍宗风。懵底数沙^[16]，当面蹉却^[17]。是故须得俊流乃作种草。

[1] 此语出自赵州和尚语录，乃指事事无碍境界。

[2] 雪峰义存禅师上堂云：“……我事不得已，向汝道：‘是什么？’汝诸人才入门来，共汝商量的，便与么承当，却好省心力，莫教到老师口里来。还会么？”良久，又云：“三世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不能载。如今嚼涕唾汉争得会？我寻常向你道：‘是什么？’近前来觅答话处，驴年识得么？事不获已，向你与么道，已是平欺你了也。向你道：‘未入门已前，早共你商量的也。’还会么？亦是老婆心也。省力处不肯当荷，但知踏步向前，觅言觅语。向你道：‘尽乾坤是个解脱门，总不肯入。’但知在里许乱走，逢人便问：‘那个是我？’还羞么？只是自受屈。所以临河渴杀人无数，饭箩里受饥人如恒沙。莫将等闲。上座子！若实未得悟入，直须悟入始得，不可虚度时光。莫只傍家相邀掠虚，赚说误人……”

[3] 有僧问云门文偃禅师：“不起一念，还有过也无？”师曰：“须弥山。”

[4] 有僧问洞山（洞山守初禅师，五代末初云门宗高僧）：“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5] 赵州茶：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之注[12]。

[6] 岩头嘘：夹山会下一僧到石霜，入门便道：“不审（问候语）。”石霜曰：“不必，阁梨！”僧曰：“恁么即珍重（告辞）。”又到岩头（全叡禅师，德山宣鉴禅师之法嗣），如前道：“不审。”师曰：“嘘！”僧曰：“恁么即珍重。”方回步，师曰：“虽是后生，亦能管带。”其僧归，举似夹山，夹山曰：“大众还会么？”众无对。夹山曰：“若无人道，老僧不惜两茎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虽有杀人刀，且无活人剑。”

[7] 投子噫：此公案出处不详。龙门清远佛眼和尚垂示云：“古来有个禅客，依栖一尊宿，每日上去问讯。才见来，便道：‘且去！未在！’如是数年，忽一日省得，便上去，宿才见来，便云：‘噫！是也。’噫，音wò，象声词，本禽鸟叫声，用作口语，表惊诧。

[8] 临济喝：临济义玄禅师接众时多用喝，有“临济四喝”之说。

[9] 德山棒：德山宣鉴禅师接众时多用棒，所谓“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

[10] 擎杈：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之注[8]。

[11] 举指：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之注[9]。

[12] 打鼓：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之注[11]。

[13] 拽磨：南泉禅师问维那：“今日普请作甚么？”对曰：“拽磨。”师曰：“磨从你拽，不得动着磨中心树子。”维那无语。

[14] 本分草料：又称本色钳锤，比喻通过棒喝、逼拶等峻烈的方式，当下直指学人之心性，不历阶次，非教下的种种理论或方便开示。

[15] 大达之士：大彻大悟的人。

[16] 懵底数沙：愚昧的人溺于文字知见，不能因指见月，犹如入海数沙，徒自疲困。

[17] 蹉却：错过。

49. 示逾上人

有志之士，欲决定信入此个大事，要须将从前智慧聪明、所解所知，倒底^[1]放下，令如痴兀、胸中空劳劳^[2]，百不知、百不解，干休万歇、万歇干休，蓦然从本地风光上，倜傥透脱^[3]，前后际断，彻证自得，契金刚正体，如斩一縠丝^[4]，顿然齐了，虽劫火洞然，初无变异^[5]。信得及、把得住、作得主，一为一切为，一了一切了，饷间^[6]移身换步、万种作为，浑归一体，更说甚世法、佛法？头头物物，触处现成，便与佛祖无殊，亦与群灵无异。盖根脚既明，无幽不烛，信手拈、信步行、信口言，元非它，亦不从别处转^[7]，谓之大施门开；百千妙用、纵横十字，透顶透底，明证佛性，长时无间^[8]，一得永得，践履纯熟，岂不是省要得力处？但恁么信入，断定不误人。

僧问雪峰：“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个入处。”雪峰云：“乍可碎身若微尘，终不瞎个师僧^[9]眼。”且古人恁么，意在甚处？若善参详，不妨；回避不得，须有个入路^[10]。若只随言逐义，则蹉过不少。我早是不惜眉毛^[11]了也。

[1] 倒底：彻底。

[2] 空劳劳：犹言空荡荡、空落落，指心中无事、无牵无挂。

[3] 倜傥透脱：潇洒自在。

[4] 一縠丝：一束丝。縠，音 lì，用于度量缣帛之类的量词。

[5] 虽劫火洞然，初无变异：即便是劫火熊熊燃烧这个世界，自性亦不动摇，没有变化。

[6] 饷间：同“晌间”，白天，日常，平常。晌，音 shǎng。

[7] 这句话意谓：日常任意言行举止，信手拈来，虽不是自性本体，却一一都是从自性生起之妙用，并不是从别处得来。转，转得。

[8] 长时无间：常现在前，没有间断。

[9] 师僧：对出家人的敬称，以其堪为人天师，故云师僧。

[10] 这句话意谓：这个问题（话头），如果会参究的话，自然没有妨碍；如果透不过、又回避不得，还得找个下手处。这句话亦可句逗为：“若善参详，不妨回避；不得，须有个入路。”意谓：这个问题，如果会参究的话，不妨放过；如果不能透过，还得找个下手处。

[11] 不惜眉毛：此语乃由“因风吹火，不惜眉毛”一语转化而来，意指不怕牺牲自己的颜面，即不顾脸面、不怕丢丑、不怕露拙。

僧问石头^[1]：“如何是道？”头云：“木头。”又问：“如何是禅？”头云：“碌砖。”奇怪！古人忒瞞^[2]直截，略不回互^[3]，所谓“亲切太近”。有智见、足计较底，如隔银山铁壁，不然则认口头言语便当宗乘，则转更周遮^[4]。是故真实道人只务纯朴，不生知见，直下承当。只恁么注解，已是土上加泥^[5]数百重，不如还我石头本分草料来。

三祖云：“要急相应，唯言不二。”^[6]若据山僧，只个“不二”早是“二”了也。参！

赵州勘破婆子^[7]，丛林议论千万，多作见解。殊不知他古人自在干净处立，看你向泥坑子里头出头没。

马师云：“待你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你道。”^[8]信^[9]此老蹋杀天下人，只等闲出一语，便令作无限知见。若有解截这老汉葛藤，便请罢参。

[1] 石头：即石头希迁禅师，青原行思禅师之法嗣。

[2] 特瞰：一作“特煞”，犹言“非常”、“特别”。

[3] 略不回互：毫不转弯抹角。

[4] 周遮：回旋曲折，转弯抹角。

[5] 土上加泥：意思是越弄越糟糕，转加污染。

[6] 语见《三祖信心铭》。

[7] 赵州勘婆子：有僧游五台，问一婆子曰：“台山路向甚么处去？”婆曰：“蓦直去。”僧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恁么去。”后有僧举似赵州，赵州曰：“待我去勘过。”明日，赵州便去问：“台山路向甚么处去？”婆曰：“蓦直去。”赵州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恁么去。”赵州归院，谓僧曰：“台山婆子为汝勘破了也。”

[8] 此语乃马祖道一禅师开示庞居士语。

[9] 信：果真，确实，诚然。

50. 示净禅人

净道人因入室，遂请益所疑，云：“此一段事，为何宗师多示人这边、那边？”寻语之：“据本分截断，岂有如许^[1]？然垂手方便，贵^[2]图个入路，乃强分之，意实无二种耳。”不见僧问曹山：“古人提持那边人，教学人如何趣向？”山云：“退步就己，万不失一。”其僧有省。所谓“识取钩头意，莫认定盘星。”^[3]只要及尽今时^[4]，便承当得向上事。且今时作么生及得尽？只在当人快着精彩^[5]，摆拨缘尘，直令胸中脱洒，不立纤毫，透顶透底洞然虚寂，切忌作胜量解会^[6]，直待与本来相应，自然自悟自证，得大安稳之地也。此岂纸上所能话会耶？请自着眼看。

[1] 如许：这么多，这么样。

[2] 贵：欲，希望。

[3] 识取钩头意，莫认定盘星：钩头意，指秤钩上物体的重量。定盘星，指秤杆上表示重量之刻度的基点。世人多用“定盘星”来指代准则。秤是用来称东西的，定盘星只是秤杆上刻度的起点，与物之轻重无关。此句意谓语言文字是用来表达“大道”的，不可执语言文字为“大道”之本身，不要本末倒置；另外，还指要认清实相，不要弄错了标准。

[4] 及尽今时：多与“全超空劫”、“迥超阶级”、“宁容尊贵”连用，意指扫除当下的一切二边分别。

[5] 快着精彩：猛力精进用功。

[6] 作胜量解会：作奇妙思维理解。

51. 示坚道者

佛祖妙道径截，唯直指人心，务见性成佛尔！但此心源，本来虚静明妙，初无纤毫隔碍，而以妄想翳障^[1]，于无隔碍自生染障，背本逐末，枉受轮回。若具大根器，更不外求，于自脚跟^[2]脱然独证，恶觉浮翳^[3]既消，本来正见圆妙，谓之“即心即佛”。从此一得永得，如桶底子脱，豁然契合，无一法当情^[4]，觊体^[5]纯静，受用无疑，则一了一切了。及至闻说“非心非佛”，并亲临违顺好恶境界，则一印印定^[6]，何有彼我异同、种种混杂知见耶？是故古德于一机一境、一语一默，投诚入理^[7]，千门万户了无差殊^[8]，譬百千异流同归大海，自然居之既安、用之透彻，作个无为无事绝学道人去也。二六时中不生别心、不起异见，随时饮啖衣着，万境万缘无不虚凝^[9]，虽千万年不移易一毫发许。处此大定，岂非不可思议大解脱耶？唯要长时无间断，不堕内外、中间、有无、染净，直下休歇去，见佛、众生等无差殊，乃是十成^[10]安乐之地也。今既已有趣向，只在长养令纯熟，煅来煅去，如百炼精金，方成大法器也。

[1]翳障：遮蔽，障覆。

[2]脚跟：一作“根脚”，根本，指本具之自性。

[3]恶觉浮翳：恶知恶见等虚幻之障翳。

[4]无一法当情：目前了无一法可作为对境，意谓心中了无一法可牵挂。

[5]觊体：当体，当下。

[6]一印印定：用实相般若之正见印定，更不怀疑动摇。

[7]投诚入理：一心契入妙理，更不犹豫。投诚，投献诚心，指一心一意、无有二心。

[8]千门万户了无差殊：百千法门同归自性般若之海，了无差别。

[9]虚凝：空寂。

[10]十成：完全，彻底。

52. 示尚禅人

幸自^[1]圆成，何须特地^[2]。直饶^[3]以慈悲之故，信手拈来，也未免强生枝节^[4]，却返不如未露锋铓已前。只如今恁么，涉水拖泥^[5]不少；只得就里分疏^[6]，还委悉^[7]么？“一粒之中藏世界，普天匝地^[8]应时收。”

[1]幸自：本自。

[2]特地：有意求之。

[3]直饶：假使、即便。

[4]强生枝节：无端生出许多障碍。强，无端。

[5]涉水拖泥：犹言“拖泥带水”，意指落在文字知见中，不干净利索。

[6]就里分疏：个中抉择。就里，个中。

[7]委悉：清楚、明白。

[8]匝地：遍地。匝，遍满。

53. 示瑛上人

“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若真体道之人，通之于心，明之于本，直下脱却千重万重贴肉汗衫^[1]，豁然契悟本来真净明妙、冲虚寂淡^[2]、如如不动真实正体，到一念不生、前后际断处，踢着本地风光，更无许多恶觉知见、彼我是非、生死垢心，拔白露净^[3]，信得及，与他从上来人^[4]无二无别，等闲^[5]不作为、不确执^[6]，虚通自在、圆融无际，随时应节，吃饭着衣，契证平常，谓之无为无事真正道人。盖缘根本既明，六根纯静，智理双冥，境神俱会，无深可深，无妙可妙。至于行履，自会融通，唤作“得坐披衣，向后自看”。终不肯只向言句中话路^[7]、古人公案间埋没、鬼窟里黑山下^[8]作活计，唯以悟入深证为要，自然到至简至易、平常无事处；然亦终不肯死杀坐却^[9]、堕在无事界^[10]里。

[1] 贴肉汗衫：有二义：一者喻指我们的肉体，意思是，这个肉体只是临时的，并非真实的自我；二者喻指我们历劫以来养成的思维习惯和习气执着，即“言语道”、“心行处”。此处指第二义。

[2] 冲虚寂淡：恬淡虚静。冲，淡泊，谦和。

[3] 拔白露净：将所有的知见和烦恼习气扫荡干净。拔白，拔去白发。藏经

中亦有少数地方写作“拨白”，拨除干净的意思。

[4] 从上来人：古来之大彻大悟的人。从上来，从前，过去。

[5] 等闲：平常，寻常。

[6] 确执：固执。

[7] 向言句中话路：向言句中寻找出路。话路，说话的路子，指话语、言句，此处作动词用。

[8] 鬼窟里黑山下：黑山鬼窟，原指幽鬼所栖之处，禅林中借此比喻拘泥于情识、盲昧无所觉知之境界，亦指习禅求悟的过程中，陷入顽空，滞碍不通，不得活用。黑山，据《俱舍论》卷十一所载，南瞻部洲之北，三处地方各有三重黑山，其地闇黑，为恶鬼栖止之处。禅林中后用此转喻执著情识与分别作用，犹如陷于黑山之暗穴，不得智慧之光明。

[9] 死杀坐却：一味地执着于扫荡一切之后的死寂当中。死杀，即死死地、牢牢地，如“手捉其物，死杀不放”。一说，死杀指“死杀法”，只能令人坐在死寂中不得活用法。坐却，断除，除灭。

[10] 无事界：又称“无事甲”，无所事事、不得活用的枯寂状态。

是故从上作家古德，行棒行喝、立宗旨、明与夺^[1]、设照用^[2]、三要三玄^[3]、五位偏正^[4]、峻机电卷、言前格外、旁提正按^[5]，只贵^[6]当人活卓卓地、千人万人罗笼不住，知有向上宗乘，终不指注定杀^[7]、掘坑埋人。若有如此者，定是弄泥团^[8]，非慷慨透脱真正具眼衲子。所以不吃人残羹馊饭、被系驴橛子缀住^[9]。不唯埋没宗风^[10]，抑亦自己透脱生死不得，况复展转将路布、窠窟、解路，传授与后学，遂成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岂是小祸？复令正宗知见^[11]淡薄^[12]、祖佛纲纪委地^[13]，岂不痛哉！

[1] 与夺：给与和夺掉。

[2] 照用：临济义玄禅师为接引学人，依照观机逗教的原则，提出了“四照用”之说。四照用者，有时先照后用，有时先用后照，有时照用同时，有时照用不同时。照即是观机。用即是逗教。先观机而后逗教，先施教而后知机，或直趋向上一路，或用教下的方法，循循善诱。

[3]三玄三要：临济义玄禅师所提出的关于对机说法之原则，所谓“一句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用”。关于三玄三要的含义，临济禅师并没有作明确的说明，后代祖师对此异解纷呈。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汾阳善昭禅师的对三玄的理解。汾阳禅师认为三玄就是“体中玄，语中玄，玄中玄”。考虑到临济禅师的禅法思想是从百丈一系而来，所以，从百丈和尚的“三句”和“透三句外”来理解临济禅师的“三玄三要”，可能比较符合实际。一句指观机逗教之教法，三要即初中后三善之权法；三玄指初中后三善皆指向向上一路，归于无住。百丈禅师所谓初中后三善都指向向上一路，谓之一句中具三玄；向上一路必须通过初中后三善之权法来实现，谓一玄门具三要。说法必须具有三玄三要，方得无过——既不落二乘，又不落入狂禅。

[4]五位偏正：洞山良价禅师为传达宗门圆顿见地而提出的一套完整教法，分“君臣五位”、“偏正五位”等。

[5]旁提正按：师资机锋对答时，或肯定或否定，或破或立，旨在令人归于不二、住无住处。提，就是立、肯定。按，就是破、否定。

[6]贵：欲，希望。

[7]指注定杀：用解释知见的方式来束缚学人。定杀，死死地固住（某人）。

[8]弄泥团：即“弄泥团汉”。禅林中常用“弄泥团汉”来责骂那些惯用情识分别、计度思虑来理会佛法的僧徒，他们玩弄文字知解，欲求解脱，如同玩弄泥团欲成馒头一样可笑。

[9]缀住：束缚住。

[10]这一句的主语是前面所言“弄泥团汉”、“吃人残羹馊饭、被系驴橛子缀住”者。

[11]知见：原作“只见”，今改。

[12]淡薄：衰微。

[13]委地：堕地，意指败落。

所以学道先须择正知正见师门，然后放下褡子^[1]，不论岁月，用做事^[2]，绵绵相续，不怕苦硬难入，参取管须彻去^[3]。不见睦州^[4]道：“未得个入头，须得个入头处；若得个入头处，不得辜负老僧。”既操诚^[5]日久，大经^[6]钳锤、洪炉锻炼，日近日亲，田地^[7]稳密，只更办悠久^[8]管带，使如证如悟^[9]，始终无间，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物物

头头有出身处，不堕尘机^[10]，不为物转，闹市里十字街头浩浩^[11]之中，正好着力也。

五祖老师平昔为人最捷径^[12]，每示徒，多举古德“有漏箴篱、无漏木杓”^[13]、“大乘井索、小乘钱贯”^[14]、“覩面相呈时如何？分付典座。”^[15]“如何是玄旨？壁上挂钱财。”^[16]谓学人：“你若使与么会^[17]得彻底去，便可罢参。”所谓“唯此一事实”，直得赤心片片，不隔一丝发许。若真究得到此田地，始堪提持纲宗、传正法眼也。

[1]褡子：包东西用的布巾。

[2]用做事：把它当一件重要的事情来认真地做，此指认真修行。

[3]参取管须彻去：一心参究，定要大彻大悟。管须，定要，准要。

[4]睦州：即睦州道明（又作道踪）禅师，黄檗希运禅师之法嗣。姓陈氏，隐居睦州龙兴寺，日以编织蒲鞋为生，有陈蒲鞋之号。学人时来叩激，则随问随答，词语不可当，由是四方归慕，号为陈尊宿。

[5]操诚：坚持诚心用功。

[6]大经：不断地经受。

[7]田地：指心地。

[8]悠久：持久，长久。

[9]使如证如悟：使观心的功夫（即前所言“管带”）始终按照所证悟的实相般若智慧来进行。如，按照。

[10]不堕尘机：不被尘缘所迷失。

[11]浩浩：原作“活活”，今改，纷乱喧嚣。

[12]五祖老师平昔为人最捷径：五祖法演禅师平常接引人时，手段最为快捷，单刀直入，绝不转弯抹角。为人，指接引人。

[13][15]鄂州清平山令遵禅师，翠微无学禅师之法嗣，有僧问：“如何是有漏？”师曰：“箴篱。”曰：“如何是无漏？”师曰：“木杓。”问：“覩面相呈时如何？”师曰：“分付与典座。”箴篱，用竹篾编成的既可舀东西又可滤水的器具。覩面，当面，面对面。

[14]五祖谢典座上堂云：“小绳钱贯，大绳井索。日急要用，箴篱木杓。虽然破家具，应用有处着着错，南北东西水洒不着。”井索，井台上绞水用的粗绳。钱贯，穿铜钱用的细绳。

[16] 郢州太阳慧坚禅师（嗣灵泉仁）因僧问：“如何是玄旨？”师曰：“壁上挂钱财。”壁上挂钱财，意指非常显眼，人人都可以看得见。

[17] 会：体悟。

54. 示升禅人

参问之要在专一，不强作为，只守本分。须根脚^[1]有透脱处，明见本来面目，踏着本地风光，初不改移寻常行履，而表里一如，任运施为，不立奇特，与泛常人^[2]无以异，唤作“绝学无为闲静道人”。而自处之际，不露心迹，直得诸天捧花无路^[3]、魔外潜窥不见^[4]，始是朴实头^[5]着实处也。养来养去，日久岁深，世法佛法打成一片，混融无际，力用现成，透脱死生岂为难事？但患证入处不谛当^[6]，胸中有物则留碍^[7]也。

要急相应，当须旋有旋消^[8]，如红炉着雪相似，自然廓然^[9]安静，得大解脱也。但自退审：亲附知识不为不久，所以履践处还有端的落着^[10]也未？若有落着，更疑个甚么？直下不起一念，脱体^[11]承当，一处才真，千处万处岂更别也？祖师只要人见性，诸佛只令人悟心，心性既真，纯一无杂，则四大五蕴、六根六尘、一切万有，无不皆是自己放身舍命处，等闲荡荡地^[12]，如日普照，如虚空无边量，岂以有限身心返自拘局^[13]、令不快活耶？

古人十年、二十年只要参透，一透之后，便解作活

计^[14]。如今岂是欠阙^[15]？但不起要情^[16]，不生执着，随力遇缘，靡不通彻。唯贵专一纯静，虽干^[17]事缘，亦非外物，摄归自己，即为妙用，八万尘劳即时化作八万波罗蜜，更不须别参知识。于日用中，度无量数众生，成就无量数佛事，历涉无量数法门，皆从自己胸中流出，岂有他哉！所谓“百尺竿头须进步，大千沙界现全身”。

[1]根脚：根本，指本具之自性。

[2]泛常人：平常人，普通人。

[3]诸天捧花无路：《维摩经·观众生品》载，中印度毗舍离城之长者维摩诘为诸菩萨、舍利弗等大弟子及诸天人说法，时有天女散天华于会众，因诸菩萨已断一切分别想，故天华不著诸菩萨身，大弟子舍利弗等则未绝分别想，犹畏生死，色、声、香、味、触等五欲得其便，故天华著于彼等之衣，神力亦不能去之。后宗门中用“诸天捧花无路”比喻修行已进入到无相无住的境界。

[4]魔外潜窥不见：障蔽魔王，领诸眷属一千年，随金刚齐菩萨觅起处不得。忽一日得见。乃问曰：“汝当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觅汝起处不得。”齐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无住而住，如是而住。”

[5]朴实头：朴实厚重之人，不会耍滑的老实人。

[6]谛当：真实稳当。

[7]留碍：阻碍，障碍。

[8]旋有旋消：一起妄想就把它消融掉。

[9]廓然：阻滞尽除、胸次旷然空寂。

[10]端的落着：真实可靠的着落处。

[11]脱体：全体，彻底。

[12]等闲荡荡地：自然而然，轻轻松松，自由自在。等闲，寻常，随便。荡荡，自在无碍的样子。

[13]拘局：拘束，束缚。

[14]作活计：指起大用、起妙用。活计，生计。

[15]欠阙：欠缺。

[16]但不起要情：疑作“但不要起情”。情，情识分别。

[17]干：从事，做。

55. 示民上人

学道深宜退步体究，但以死生为念。世谛无常，是身非坚久，一息不来便是异世，他生或若论^[1]入异类，转更千生万劫，无出彻^[2]处。幸而今^[3]富有春秋，正好着力，念念趣向，心心不移，向根脚觑捕到一念不生、前后际断处，蓦然透彻，如桶底子脱，有欢喜处，极奥穷深^[4]，踢着本地风光，明见本来面目，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坐得断^[5]，把得住，以无心、无为、无事养之，二六时中更无虚过底工夫，心心不触物^[6]，步步无处所，便是个了事衲僧也。不图名，不苟^[7]利，壁立万仞^[8]，滴水滴冻^[9]，办自己透脱生死事，不管诸余，不动声色，不惊群众，巍然独脱，真出尘罗汉也。切宜信而履践。

昔蒙山惠明道人，自黄梅趁遂^[10]卢老到大庾岭，及之，遂咨稟^[11]：“不为衣钵来，只为法来。”卢乃令坐于磐石冥心，因语之云：“汝但善恶都莫思量，正当恁么时，一物不思，还我明上座本来面目来！”明依言敛念，寻有省发，乃复问卢：“为只这个，为当更别有密意？”卢云：“我若向你道，即不密也。只如上说，汝若会，即密在汝边

矣。”蒙山乃了了无疑。将知^[12]密意即是密印，若体得老僧所示，心地豁然，密印岂在别人边？密说、显证皆只于刹那顷，才生心动念，即没交涉也。

[1] 论：定罪。

[2] 出彻：出头，解脱。

[3] 而今：如今，现今。

[4] 极奥穷深：深究其玄妙处。

[5] 坐得断：犹言放得下、看得破。

[6] 心心不触物：意指于一切事物，念念不执着，亦不与之作对。

[7] 苟：苟得，苟求，不当得而得，不当求而求。

[8] 壁立万仞：超越了二边，扫荡了一切文字知见，不可思议，无可攀倚。

[9] 滴水滴冻：比喻做事态度严谨，一点一滴、一丝一毫也不肯放过。

[10] 趁遂：当为“趁逐”，追逐，追赶。

[11] 咨稟：请教，禀告。

[12] 将知：当知，须知。

56. 示心道者

有祖以来，直指此一段大因缘，政^[1]为透脱生死。须是上根利智，超言诠、出情域^[2]，不以世缘、彼我、高低、强弱、衰荣为意，径于自己根脚下了，悟取本来清净、寂照虚凝、辉腾今古、迥绝知见底本分事，便巍然独立。万象不能藏覆^[3]，干圣无以拟伦^[4]，等闲荡荡地一物不思、一物不为，自然无欲无依，超诸三昧，更说甚建立门户、差别作为^[5]？直下坐断，壁立千仞，凡亦不拘，圣亦不管，方是了事衲僧。身心如枯木朽株^[6]、寒灰死火，乃真休歇也。所以从上来只贵忘怀独得^[7]，既得之后，不立我见，不自贡高^[8]，任运纵横，如痴似兀，始称无为无事道人行履。设使三、五十年亦不变、亦不异，至于千生万劫，亦只如如^[9]，所谓“长久最难得人”也。若一往恁么信得及、透得彻，不忧不能度世、跳烦恼生死坑。唯在当人诸根猛利，超毗卢、越祖代^[10]，亦不为难。此真大解脱门也。

达磨祖师初来少林，九年面壁冷坐，深雪之中得个可祖。洎勘证所得，只礼三拜，依位而立。^[11]此岂涉许多言

途耶？要须直下领取，透顶透底，纤芥无违^[12]，现成扑不破，万机莫能到^[13]。然后于无住本中，流出一切，融通无滞，百千作为皆我妙用，处处与人抽钉拔楔，令各安稳去，岂不省要哉！

玄沙一日见人擗尸过，指而示众：“四个死汉擗一个活汉。”^[14]若随情见，却是玄沙自相颠倒；若以向上正眼离见超情，乃知玄沙为人极是亲切。是故透脱须出他阴界^[15]，不见古德道：“白云淡泞^[16]，水注沧溟，万法本闲，而人自闹。”果是真实谛当，聊闻举着便知落处，可以透脱生死，不在阴界中窒碍，如鸟出笼，自由自在。自余一切机用言句，只一截便休，更不落第二见也。

[1]政：同“正”。

[2]出情域：超越意识分别。

[3]藏覆：笼罩，束缚。

[4]拟伦：比拟，言说。

[5]差别作为：依来机之差异，运用不同的方法来接引。

[6]朽株：原作“朽株”，今改，指朽坏之树桩子。

[7]独得：犹言超证。

[8]贡高：高傲自大。

[9]如如：不动摇，不变异。

[10]祖代：祖祖辈辈，世世代代。此指历代祖师。

[11]达磨祖师因与梁武帝因缘不契，后一苇渡江，来到北魏，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面壁九年之后，达磨祖师终于遇到了慧可禅师。慧可禅师在参礼达磨祖师之前，博览群书，善谈玄理。见到达磨祖师后，祖师每有酬问，慧可禅师虽能从教理上种种谈心说性，但都不能契理。祖师于是教他“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一日，慧可禅师忽然告诉祖师道：“我已息诸缘。”祖师勘验道：“莫成断灭去否？”慧可禅师道：“不成断灭。”祖师道：“此是诸佛所传心体，更勿疑也。”在达磨祖师的点化下，慧可禅师后来终于悟明了心性。慧可禅师悟道后，过了九年，达磨祖师预感化缘已尽，欲返南天竺。一日，达

磨祖师将众门人召集在一起，问道：“时将至矣，汝等盍（何不）各言所得乎？”当时，祖师座下有一位弟子，名道副禅师，起身应道：“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祖师道：“汝得吾皮。”另一位弟子尼总持说道：“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閼佛国，一见更不再见。”祖师道：“汝得吾肉。”道育禅师回答道：“四大本空，五阴非有，而我见处，无一法可得。”祖师道：“汝得吾骨。”轮到慧可禅师，慧可禅师遂起身礼拜，然后依位而立。祖师叹道：“汝得吾髓。”洎，及至。

[12]纤芥无违：毫厘不差。纤芥，一丝一毫，极微细的。违，乖违。

[13]万机莫能到：意指不可思议。

[14]《玄沙师备禅师广录》载：一日，见烧亡僧，问云：“适来几人昇亡僧？”对云：“四人。”师云：“看如许大汉，只袋饭得。”师代云：“四个死人昇个活人。”擗，同“昇”，抬。

[15]阴界：即五阴十八界，泛指生灭之现象境界。

[16]淡泞：清新明净。泞，音zhù。

57. 示照道人(尼)

释门奇特，径截^[1]超证，速与般若相应，无出禅宗，此乃如来最上乘清净禅也。自灵山拈花，金色头陀微笑，迦文付授“涅槃妙心，正法眼藏，教外别行，单传心印”^[2]，历代四七^[3]，至达磨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无论凡圣久近，但根器相投，一念透脱，更不假三僧祇劫^[4]，便证本来圆成、净妙调御^[5]。是故游泳^[6]此宗，资大法器^[7]，从初立志，跬步^[8]便要超卓^[9]，所谓“立地成佛”。暂时敛念，便证无生，不立前后际，不从他得，惟是自己分上。猛利操修，如斩一縠丝，一斩一切斩，性灵瞥脱^[10]，前念是凡、后念是圣，拟不拟^[11]凡圣一如，含吐十虚，更无方所。永嘉道：“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法华会上，龙女献一珠即成正觉，岂非转念便证妙果耶？

盖此法天地不能覆载，虚空不可包容，蕴^[12]在一切含灵根脚，为一切依倚^[13]，长时净裸裸，无处不周。但为情识所拘、闻见所隔，妄认缘影为心^[14]、四大为身，不能证得此正体。所以诸圣以悲愿力，指出示人，令一切群生

有根器者回光返照，单拈独证去！只如龙女所献之宝，即今在甚处？若才举着，便和坐子^[15]承当得，终不向语言中作解会、心机意想里作窠窟，便与灵山、无垢世界^[16]无二无别也。

从上来唯贵最初一念、最初一句^[17]，念未生、声未发，直下截断干圣灵机，万灵印契一时划破^[18]，可不是脱洒自由、得大自在要妙处耶？庞居士问马大师：“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马师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此个公案，多有涉唇吻商量^[19]、作机境解会，殊不稟宗猷^[20]也。要须是个生铁铸就底^[21]，方能逆流^[22]超证，乃解翻却二老铁船^[23]，始到壁立万仞处，方知无许多事。

[1] 径截：最直接最快捷。

[2] 《五灯会元》卷一记载：昔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3] 历代四七：相继承传了二十八代。

[4] 三僧祇劫：即三大阿僧祇劫，菩萨由发心至成佛所需之悠久修行时间。阿僧祇，意为无量数、无央数。阿僧祇劫，指无量劫。

[5] 调御：即调御师，佛之异名。一切众生，譬如狂象恶马，而佛能调御之，故名。

[6] 游泳：涵濡，浸润。

[7] 资大法器：具备上根利器的天赋。资，具有，具备。

[8] 跬步：举步。跬，音qǐ，行走貌。

[9] 超卓：超脱特立，此指超证。

[10] 瞥脱：一刹那间透脱。瞥，迅疾貌。

[11] 拟不拟：指拟思不决之际，即正犹豫间，亦即一刹那间。

[12] 蕴：蕴藏。

[13] 为一切依倚：为一切万法之根本。依倚，依靠，根基。

[14] 妄认缘影为心：妄认生灭虚妄之六尘缘影为常住真心。缘影，见分缘虑外尘而生之外尘影像，故谓之缘影。

[15] 和坐子：当为“和座子”，连人带床座，意指彻底、全部。

[16] 无垢世界：龙女献珠成佛后，所成就之世界名。《法华经·提婆达多品》曰：“当时众会，皆见龙女忽然之间变成男子，具菩萨行，即往南方无垢世界，坐宝莲华，成等正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普为十方一切众生演说妙法。”

[17] 最初一念、最初一句：指一念未生之前，指超越了二边分别的绝待境界。

[18] 直下截断千圣灵机，万灵印契一时划破：指扫尽一切凡情圣解，不立一法，破一切相。

[19] 涉唇吻商量：指落入语言思辨当中。唇吻，指代言辩口说。

[20] 殊不禀宗猷：全然不遵循宗门法道。禀，遵行，奉行。宗猷，本旨，根本。猷，道，法则。

[21] 生铁铸就底：比喻信心坚定，毫不动摇。

[22] 逆流：逆生死之流，逆烦恼之流，逆习气之流。

[23] 铁船：用铁铸就的极坚固的船，宗门多用来比喻不可思议之大机大用，如“虚空驾铁船，岳顶浪涛天”、“峰顶驾铁船”、“泥牛耕巨海，须眉驾铁船”、“铁船下海”等等。

58. 示伦上人

“一切有心，天地悬隔”，酌然^[1]。如今透关不得，只为心多执重^[2]。若脱然摒当^[3]到无心之地，一切妄染情习俱尽、知见解碍都销，更有甚事？是故南泉云：“平常心是道。”^[4]然才起念待要平常，早乖差^[5]了也。此最为微细难凑处，没量大人^[6]到个里踟蹰^[7]，何况学地^[8]？直须抵死谩生^[9]、咬嚼教断^[10]，直似大死底人绝气息，然后苏醒，始知廓同太虚，方到脚踏实地。深证此事，明得彻，信得及，等闲荡荡地百不知、百不会，才至筑着便转辘辘，更无拘制，亦无方所，要用便用，要行即行，更有甚得失、是非？通上彻下一时收摄，此无心境界岂是容易履践凑泊？要须是个人^[11]始得。若未如此，当须放下身心，教冥然^[12]地无一毫许依倚，觑来觑去，日久岁深，自然盖天盖地、触处现成。未有天生释迦、自然弥勒^[13]，阿那个在娘肚里便会？直应快着精彩，时不待人。蓦然一咬咬断，也不奈你何。大丈夫须到自得、自由、自在处始得。

[1] 酌然，鲜明突出貌。

[2] 心多执重：内心想法太多、执着太重。

[3]脱然摒当：彻底扫荡干净。脱然，超脱无累貌。摒当，同“摒挡”，摒除，收拾料理妥当。

[4]平常心是道：马祖示众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

[5]乖差：乖违，错过。差，音 chà。

[6]没量大人：不可限量测度的超凡之士。没量，不可限量，不可测度，不可言说。

[7]踟蹰：音 chíchú，来回走动貌，意指徘徊犹豫。

[8]学地：处于有学之阶段、尚未进入无学地的修行人。

[9]抵死谩生：犹言拼死拼活，竭尽全力。谩，抵赖。

[10]咬嚼教断：咬住不放，必令命根断掉。教，使，令。

[11]个人：这种根器的人。

[12]冥然：寂然不动貌。

[13]未有天生释迦、自然弥勒：诸佛菩萨都是历劫勤苦修行而成道的，并非天生如此。

59. 示正上人

参请固欲利根，乘机便领^[1]，初无凝滞^[2]，亦须深信纯熟、取效^[3]长久，向衣单下^[4]作工夫，所谓“休去，歇去，唇上醜生去，如古庙香炉去。”^[5]盖此乃透脱生死、超凡情、越彼岸，尤宜大忘人间杂务。辩利聪明，未出世间，只增虚妄。祖师西来唱此一段，要人直下彻证，了却无始无明住地^[6]，令净尽无遗，明证本地风光，明见本来面目，虽千圣万圣出来，不移易丝毫许，谓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岂可只随言逐句、作机境、事路布、图广知见，待欲胜人而取名利哉？固非此理。

既是有志之士，一等蹋破草鞋^[7]，须究个彻头处^[8]。只如僧问云门：“如何是诸佛出身处？”对云：“东山水上行。”他岂不是彻了、恁么道？一叶落合知秋，更待言句上生言句、知解上作知解，争得彻去？若体得云门此意，古今言句一时穿过^[9]。但办肯心^[10]，与么靠将去^[11]，瓮里岂曾走鳖^[12]？是故古德云：“灵利汉聊闻举着，剔起便行。”

[1]乘机便领：当机便能体悟。

[2]凝滞：执着、粘滞。

[3]取効：一作“取效”，收效。

[4]衣单下：指代僧堂之座席。

[5]此语源自石霜庆诸禅师，乃石霜禅法之要义，谓之“石霜七去”。《五灯会元》卷六载：瑞州九峰道虔禅师，福州人也，尝为石霜侍者。泊霜归寂，众请首座继住持。师白众曰：“须明得先师意始可”。座曰：“先师有甚么意？”师曰：“先师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万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庙香炉去，一条白练去’。其余则不问，如何是一条白练去？”座曰：“这个只是明一色边事。”师曰：“元来未会先师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装香来，香烟断处，若去不得，即不会先师意”。遂焚香，香烟未断，座已脱去。师拊座背曰：“坐脱立亡即不无，先师意未梦见在！”唇上醭生去，意思是抛开语言文字和名相概念，长时保持沉默，少开口说话。醭，音bú，白霉，米酒等物因腐败而产生的白霉。

[6]无明住地：五种住地烦恼中的第五种，为一切烦恼之所依及变易生死之因，属根本枝末二烦恼中的根本无明、我法二执中的法执。

[7]一等蹋破草鞋：意即同样都是为了发心行脚参方。一等，同样，全。

[8]彻头处：又称“出头处”，即解脱或大彻大悟。

[9]穿过：透悟，看破。

[10]但办肯心：只有具备了真信不疑之心。办，具备，发起。

[11]与么靠将去：这样坚持下去。靠，依靠。

[12]瓮里岂曾走鳖：意思是，手到擒来，没有悬念。

60. 示性然居士

道山性与道合^[1]，喜恬静、不尚藻饰^[2]；宿蕴深信^[3]，尤慕玄学^[4]；每宴寂^[5]，通宵彻夕，冥默内照，莹彻如冰壶玉鉴，表里洞然；而蔬食长斋，究向上宗乘，遍参知识，一以诚至^[6]，探穷有年岁矣。始则循见、历语句^[7]，合头窠窟八穴七穿^[8]；游历筑底^[9]，其志愈确，蓦地脱去，直彻佛祖心性渊源，深入理妙，践履说宗二通^[10]，融摄涅槃生死，到身心一如胜净之地，机智增明^[11]，顿辔^[12]自乐。久之，犹不自己，图就^[13]诸方达道上上大机，碎佛见、法见，大用明了上头关捩^[14]，展拓^[15]烹煨炉鞴，摆拨^[16]玄妙，择摒廉纤^[17]，提持杀活纲宗^[18]，超脱圣贤阇域^[19]，正到^[20]辩邪正、识休咎^[21]、知进退、别机宜诚实之地，恰欲整安闲之车，游虚寂之境，径直凑^[22]无为无事、罗笼不住、呼唤不回、超毗卢、越释迦、庄严清净自在大解脱之域。适以世缘暂时挽缀^[23]，渠^[24]处之亦翛然。有志之士，以无量阿僧祇为顷刻，当亦绰然遂本源^[25]尔！

乘凉相过^[26]，遇纸笔，作此。

[1] 道山性与道合：道山居士天性与大道相应。道山，盖为圆悟克勤禅师的一位在家弟子，与性然居士相识。

[2] 藻饰：修饰。

[3] 宿蕴深信：宿昔以来，对佛法养成了深厚的信心。

[4] 玄学：指宗门之妙旨。

[5] 宴寂：此指安然入定。

[6] 一以诚至：自始至终诚心诚意，无有动摇。

[7] 循见、历语句：在文字知见中寻讨。

[8] 合头窠窟八穴七穿：对于文字义理都非常通达。合头，又称“合头语”，对机时所使用的方便接引之开示。窠窟，语言文字虽能指月，若不能因指见月，执着于它，则成了窠窟，能够笼罩人，成为悟道的障碍，故云。八穴七穿，指通达无碍。

[9] 筑底：彻底，到底，到了最后处。

[10] 说宗二通：宗通和说通。说通指通达教下之义理，宗通指彻悟宗门之奥旨。

[11] 机智增明：犹言智慧增长。

[12] 顿辔：指停车休息。

[13] 图就：希望亲近。

[14] 上头关捩：超越于二边之上的最高妙处的关键所在。关捩，又作“关捩子”，机轴，机关，枢机。捩，又作“榘”，音lì。

[15] 展拓：开辟，施展。

[16] 摆拨：放下，弃置一边，扫除。

[17] 择摒廉纤：将一丝一毫的分别知见和执着都拣除尽净。择摒，拣除。

[18] 杀活纲宗：宗门之教法，能杀能活、能夺能与，要在帮助学人解粘去缚，住无住处，故云杀活纲宗。

[19] 阃域：境界。

[20] 正到：直到，直趋。

[21] 休咎：吉凶。

[22] 凑：接近。

[23] 挽缀：系缚，拖累。

[24] 渠：他，即这封信所谈到的主人公道山居士。

[25] 绰然遂本源：超然自在地返本还源。绰然，超然特立貌。遂，成就，完成。

[26] 过：造访。

61. 示慧空知客

诸佛出世、祖师西来，鞠^[1]其旨归，断无他事，唯以“同体大悲”、“无缘等慈”，揭示此段大因缘，图^[2]利根上智越格超宗，直下领略，所谓“教外别行，单传心印”。是故于十万众前拈花，只有迦叶特证^[3]，不觉微笑，由是释尊付授。而达磨^[4]游梁历魏寻人^[5]，在少林面壁，久之，独得二祖深信，立雪断臂，一言之下安心，遂传衣钵。此岂小事哉！盖从上来，皆圣贤应世，主胜根强^[6]，龙象蹴蹋^[7]。源既渊深，流不短浅。自四七、二三^[8]之后，间世^[9]英灵相继杰出，如思护^[10]、马师^[11]、石头^[12]，寰中独步，德山蕪疏钞^[13]，临济烧禅板^[14]，药峤^[15]、天皇^[16]、百丈、黄檗及五家宗主^[17]，各立门风，如布漫天网^[18]，垂万里钩，莫不透顶透底，有过千万人作略，出没、卷舒、擒纵、照用、权实，岂只守一途一辙、一知一见，存窠臼、立知解，死水里浸杀^[19]，以实法系缀^[20]人？所以遍寰海列刹相望^[21]，数百年纲宗不坠，的的相承^[22]，源源相继，非单见浅闻、皮肤幽陋^[23]所能负担，要是蕴^[24]卓识奇姿、跂步越佛祖器量，盖天盖地。初出

窠来，迥然殊绝，先了却自己根脚，靠^[25]本色咬猪狗手段^[26]大达宗师，向顺违境界透脱，办粉骨碎身志见^[27]，图大不图细，图远不图近，于干艰万苦、至难至险、如银山铁壁处放身舍命，撒手那边，承当此大事因缘。绝情离见，歇却狂机业识^[28]，辟大解脱门，了却自己生死大事，酬初发心志^[29]，视六根、四大、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七大，性如虚空狂花，乱起乱灭，唯全禀承不思议、乃祖乃佛^[30]所证、廓彻灵明、广大虚寂金刚正体，深根宁极^[31]，晌间^[32]举一毛、一尘、一机、一句，靡不从根本中发。虽谓之“大机大用”，早是胡乱名模^[33]了也，更向甚处着心着性、着玄着妙、着理着事？到个里^[34]，如红炉上一点雪。闻禅与道，削迹吞声^[35]，犹未是极致，况其余光影色声、山河大地、露柱灯笼、眼见耳闻、担枷抱锁？岂不见德山入门便棒、临济入门便喝、睦州现成公案^[36]？子细看来，渠已是入泥入水^[37]、老婆心切^[38]，所以道：“若一向举扬宗教，法堂上须草深一丈。”^[39]自余方便门，轩知^[40]是不得已，抑而为之，是皆从上来大善知识垂慈运悲，作异世标榜^[41]，使有志之士穷到扑不破处，八面玲珑，匪^[42]唯自利，亦以利人，传无尽灯，续佛慧命^[43]。

[1] 鞠：考查，穷究。

[2] 图：欲，希望。

[3] 特证：特立超证。

[4] 达磨：原作“达摩”，今改。

[5] 寻人：寻找佛法的继承人。

[6] 主胜根强：主法者和参学者都是上根利器。主，法主，指师家。根，指来机，即参学者。

[7] 蹴蹋：今作“蹴踏”，践履。

[8] 四七、二三：指西天二十八代祖师，东土六代祖师。

[9] 间世：隔代。

[10] 思护：未知何人。此处疑有误。

[11] 马师：指马祖道一禅师，南岳怀让禅师之法嗣。

[12] 石头：指石头希迁禅师，青原行思禅师之法嗣。

[13] 德山爇疏钞：参见第22信《示宗觉禅人》第一自然段注[10]。

[14] 临济烧禅板：《临济禅师语录》记载：临济禅师一日辞黄檗，檗问：“什么处去？”师云：“不是河南，便归河北。”黄檗便打，师约住，与一掌。黄檗大笑，乃唤侍者：“将百丈先师禅板、机案（此指嗣法文书）来。”师云：“侍者，将火来！”黄檗云：“虽然如是，汝但将去，已后坐却天下人舌头去在。”

[15] 药峤：药山惟俨禅师，石头希迁禅师之法嗣。

[16] 天皇：天皇道悟禅师，石头希迁禅师之法嗣。

[17] 五家宗主：指临济义玄，为临济宗主；汾山灵祐、仰山慧寂，为汾仰宗主；洞山良价、曹山本寂，为曹洞宗主；云门文偃，为云门宗主；清凉文益，为法眼宗主。

[18] 漫天网：同“漫天网”。

[19] 死水里浸杀：坐在枯寂的境界中，不得活用。

[20] 系缀：系缚，束缚。

[21] 列刹相望：到处都是禅院。

[22] 的的相承：犹言一脉相传。的的，同“嫡嫡”，嫡派亲传。

[23] 幽陋：卑微。

[24] 蕴：怀藏。

[25] 靠：亲近，依止。

[26] 本色咬猪狗手段：指能用本分事接引人、用毒辣手段钳锤人的明眼宗师之手眼。咬猪狗，指手段毒辣，穷追到底，决不手软。

[27] 办粉骨碎身志见：发起为求大道不惜粉身碎骨之志愿。志见，志愿，抱负。

[28] 狂机业识：妄想及生灭烦恼意识。

[29] 酬初发心志：实现初出家时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志愿。

[30] 乃佛乃祖：即诸佛祖师。乃，你的。

[31] 深根宁极：根本牢固，一说深藏静处。

[32] 晌间：同“晌间”，白天，日常，平常。晌，音 shǎng。

[33] 名模：原作“名摸”，今改。言说，描述。

[34] 个里：这里。

[35] 削迹吞声：意指扫除一切相，不立一法。

[36] 睦州现成公案：睦州道明（又作道踪）禅师有时才见新到，云：“现成公案，放你三十棒。”睦州，即睦州道明禅师，黄檗希运禅师之法嗣。江南人，俗姓陈。居睦州（浙江）龙兴寺，晦迹藏用。常织蒲鞋，密置于道上，鬻之以奉母。岁久，人知之，有陈蒲鞋之称。学人来叩问，则随问随答，词语锐不可当。由是四方归慕，号为陈尊宿。现成公案，指在当下日常机缘处透悟自性，与书本上记载的祖师公案相比，眼前日常之机缘是参禅者需要透悟的最现成、最亲切之公案，故称“现成公案”。

[37] 入泥入水：为了方便度众，不得已而采用和光同尘、拖泥带水的权宜之法，来实施教化。

[38] 老婆心切：比喻慈悲心切。诸佛菩萨、历代祖师悯念众生，好比一位老婆婆对待她的孙儿一样，反复叮咛晓示。

[39] 此语出自长沙景岑禅师上堂：“我若一向举扬宗教，法堂里须草深一丈。事不获已，向汝诸人道：尽十方世界是沙门眼，尽十方世界是沙门全身，尽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尽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里，尽十方世界无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诸人道：三世诸佛，法界众生，是摩诃般若光。光未发时，汝等诸人甚么处委悉？光未发时，尚无佛无众生消息，何处得山河国土来？”

[40] 轩知：须知、当知。

[41] 作异世标榜：为后世学人作榜样。异世，后代，后世。

[42] 匪：同“非”。

[43] 慧命：原作“惠命”，今改。

自唐历五季^[1]，以至国初^[2]，负重望、据祖位，龙驰虎骤，奔南走北，与人拔楔抽钉、解黏去缚者何限^[3]？近世不道无人，求全材独脱、奋本分钳锤、启作家炉鞴，诚不可多得。盖缘^[4]师因循^[5]浅陋，资^[6]又无深根固蒂，只图易晓^[7]，便如胶漆，使祖宗无上道妙、高远大机，或几乎绝矣。尚赖后昆^[8]有拔类离伦^[9]底，与古为俦^[10]，不顾是非、得丧^[11]、彼我、取舍，以铁石心，办^[12]不可卷、不可移之志，攻苦食淡^[13]，不怕艰难，向前体究，可

以继芳躅^[14]，续往世高风，为人间明烛，作昏衢^[15]日月。此私心常所渴望者也。今既愤悱^[16]、图起发，切在尽始终，择海上^[17]具杀人不眨眼手段宗师，图取彻去^[18]，则岂唯酬自己超方本心^[19]，抑^[20]亦于佛法大海出一只手。矧^[21]此门绝人我、离爱憎，只贵正知正见，安在乎论谁家之子哉？等是^[22]曹溪门下，何有彼宗此派于其间也？

[1] 五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

[2] 国初：北宋开国初年。

[3] 何限：表示数目很多，不可胜计。

[4] 盖缘：大概是因为。

[5] 因循：轻率，随随便便。

[6] 资：指学生、学人。

[7] 易晓：容易领会。

[8] 后昆：后代子孙。

[9] 拔类离伦：出类拔萃。

[10] 俦：伴侣。

[11] 得丧：得失。

[12] 办：发起。

[13] 攻苦食淡：过艰苦的生活。淡，一作“啖”，食无菜茹谓之啖。

[14] 芳躅：前贤之踪迹。躅，音 zhú。

[15] 昏衢：昏暗之大道，指生死苦海。

[16] 愤悱：发奋求解。

[17] 海上：指天下。

[18] 图取彻去：一心求得大彻大悟。彻，指彻悟，彻底出头。

[19] 超方本心：出家、超越尘世之本愿。方，常规，常类。

[20] 抑：表示递进，相当于“而且”。

[21] 矧：音 shěn，况且，亦，又。

[22] 等是：同是，都是。

62. 示张直殿

契证佛祖道妙，最宜上智利根，忘怀体究，不堕机境^[1]，直下拔萃超群，虚心领略^[2]，直得圆明广照、透地通天，彻生死根源，出葛藤路布^[3]，胸中洒落，一念不生，前后际断，一句当阳^[4]，脱去解会^[5]，谛实取证，了无疑惑。如昔则老问青林^[6]：“如何是佛？”对云：“丙丁童子来求火。”渠便入语言作道理^[7]，便谓：“丙丁是火，更来求火；如我是佛，更去问佛。”及至法眼穷拨正他，即^[8]大不信。及翻然投诚^[9]，法眼亦只如前云云，渠大悟。盖当风^[10]证验，始解回光，更不作恶知恶解，当下如暗得灯，如贫获宝，此岂小事哉？诚实谛信，千万亿劫长得受用。是故“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若得此道，断^[11]不在言句上；后番^[12]才有言句，知得底里^[13]，便七纵八横、颠来倒去^[14]，脚踏实地，乃不随语生解^[15]，遂能自在出没予夺，莫不穷源极本。

从上大达之士，无不经此场地琢磨锻炼，方堪行持。但熟处放教生、生处弄令熟^[16]，悠久得大机大用，见一切万变千化，皆即识得破、信得及、把得住、作得主，选

甚放光动地千百万亿佛来^[17]，也不消^[18]个“了”字。岩头云：“却物为上，逐物为下。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19]唯向上转，不落下风^[20]，便是急着眼处也；拟议不来，便换却眼睛也^[21]。正宜快断割取，久之纯熟，与摩诘、庞老^[22]无以异。

[1] 机境：日用境缘，一指公案。

[2] 领略：体究。

[3] 葛藤路布：指文字知见和口头禅。

[4] 一句当阳：一言之下契悟佛心。当阳，向阳，对着阳光，此指明明白白。

[5] 解会：思维知见。

[6] 则老问青林：金陵报恩院玄则禅师，清凉文益禅师之法嗣，滑州（治所在今河南滑县）卫南人。初礼青峰传楚禅师（一本作白兆志圆禅师），便问：“如何是学人自己？”青峰禅师道：“丙丁童子来求火。”玄则禅师一听，觉得有道理，便将此语当作宝贝似的，蕴藏于心中，还自以为已经悟了。后礼谒法眼（清凉文益）。法眼禅师便问：“甚处来？”玄则禅师道：“青峰。”法眼禅师又问：“青峰有何言句？”玄则禅师于是便把前面与青峰禅师的酬答告诉了法眼禅师。法眼禅师问：“上座作么生会（上座是如何理会丙丁童子来求火这句话的）？”玄则禅师很自信地回答道：“丙丁属火而更求火，如将自己求自己。”法眼禅师一听，便哈哈大笑起来：“几放过（几乎放过），元来（原来）错会！”又道：“与么会又争得（象这样理解，又如何能开悟）！”玄则禅师遭法眼禅师这样一顿否定，心里非常疑惑，可是又不甘心承认自己的理解是错误的。退下来之后，他左思右想，想得头脑发闷，仍然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他又谦恭地来到法眼禅师跟前，请求指点。玄则禅师道：“某甲只与么，未审和尚如何（关于青峰禅师的那一答语，我就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和尚是如何理会的）？”法眼禅师道：“你问我，我与你道。”玄则禅师便问：“如何是学人自己？”法眼禅师道：“丙丁童子来求火。”玄则禅师一听，言下顿悟，豁然知归，从此以后，更不怀疑。十天干中的丙丁，五行属火。本来是火，更去求火，岂不可笑？禅门中经常用“丙丁童子来求火”一语，专指那些昧却自家宝藏、心外求法的人。有时也称之为“头上安头”、“骑驴觅驴”。

[7] 作道理：从义理上去思维领会。

[8] 即：却。

[9]投诚：诚心归服。

[10]当风：正对着风，意指当面、面对面。

[11]断：一定，肯定。

[12]后番：后来，此后，指彻悟以后。

[13]底里：语言所表达的真实意旨，即言外之旨。

[14]七纵八横、颠来倒去：指纵横无碍，不失本宗。

[15]随语生解：犹言望文生义，执着于语言文字，不知实义。

[16]熟处放教生、生处弄令熟：熟处，指无始以来养成的妄想执着习气，也就是业力。生处，指平等觉照之力量。无始以来，般若缘浅，故当不间断地薰习，使之成为习惯，这叫生处转熟。尘劳习气，因为无始以来缘深，所以应当时时觉破，不使相续，慢慢地将它淡化掉，这叫熟处转生。

[17]选甚放光动地千百万亿佛来：宗门把修行悟道比作“选佛”，此句意谓，不用选佛，只须一个“了”字便能成功。

[18]也不消：也只是。不消，不用，不必，不需要。

[19]此语出自岩头全庵禅师。岩头全庵禅师乃德山宣鉴禅师之法嗣，与雪峰义存为法门昆仲。却物指放下对境缘的执着。逐物即执取境缘。“立在转处”的“立”，原作“力”，乃误写，今改。转处，虚灵转动之处，指无住的状态。

[20]向上转，不落下风：转向二边之上，住无住处，不落二边当中。下风，指二边分别对立的状态。

[21]拟议不来，便换却眼睛也：一落入思维当中，便失却宗门正眼。换却，原作“唤却”，乃误写，今改。拟议不来，思议不及，思议之心失效、不再起作用。换却眼睛，眼珠子被人换掉了，意指明眼宗师机锋快捷，杀活自在，刹那之间即能置学人于死地，令其大活。

[22]庞老：指庞蕴居士，马祖道一禅师之在家弟子。

63. 示胡尚书悟性劝善文

人人脚跟下本有此段大光明，虚彻灵通，谓之“本地风光”，生佛未具，圆融无际，在自己方寸中，为四大五蕴之主。初无污染，本性凝寂，但为妄想^[1]起翳障之，束于六根六尘，为根尘相对，黏腻执着，取一切境界，生一切妄念，汨没^[2]生死尘劳，不得解脱。是故诸佛祖师悟此真源，洞达根本，悯诸沉沦，起大悲心，出兴于世，正为此耳；达磨西来，教外别行，亦为此耳。只贵大根利智回光返照，于一念不生处，明悟此心。况此心能生一切世出世间法，长时印定方寸^[3]，孤迥迥、活鱗鱗；才生心动念，即昧却此本明也。

如今要直截易透，但放教身心空劳劳地^[4]，虚而灵、寂而照，内忘己见，外绝纤尘，内外洞然，唯一真实。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皆依他建立，他能透脱超越得如许万缘，而如许万缘初无定相，唯仗此光转变。苟信得此一片田地及，则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便能随所作为，皆是透顶透底大解脱金刚正体也。要须先悟了此心，然后修一切善。岂不见白乐天问鸟窠^[5]：“如何是道？”

窠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云：“三岁孩儿也道得。”窠云：“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故应探过^[6]，正要修行，如目足相资^[7]，若能不作诸恶、精修众善，只持五戒十善之人，亦可以不沦坠，何况先悟妙明真心、坚固正体，然后随力修行，作诸善行，令一切人不迷因果，知地狱天堂之因皆自本心作成。当平持此心，无我人，无爱憎，无取舍，无得失，渐渐长养三十、二十年，逢顺违境界得不退转，到生死之际，自然儻然无诸怖畏，所谓“理须顿悟，事要渐修”。

多见学佛之俦^[8]，唯以世智辩聪，于佛祖言教中，遑掠^[9]奇妙语句以资谭柄^[10]，逞能逞解，此非正见也，应当弃舍。冥心静坐，忘缘体究，逗到^[11]彻底玲珑，于自家无价无尽宝藏中运出，何有不真实者哉？却须先悟了本来，明见“即心即佛”正体，离诸妄缘，儻然澄净；然后奉行一切众善，起大悲、饶益有情，随所作为皆是平等、无我、无着、妙智显发、透彻本体善行，岂不妙哉？所以道：“但办肯心，必不相赚；以悟为则，莫嫌迟晚^[12]。”珍重！

[1] 倏：突然。

[2] 汨没：沉没，没溺。

[3] 印定方寸：安住在内心的般若智光中，不动不摇。

[4] 空劳劳地：犹言空荡荡、空落落，指心中无事，无牵无挂。

[5] 白乐天，即大诗人白居易。鸟巢，即杭州道林禅师，径山国一道钦禅师之法嗣。

[6] 探过：检讨过恶。

[7] 目足相资：眼睛与脚相互并用，指悲智双运。目代表智，脚代表万行。

[8] 俦：类，辈。

[9] 遑掠：抓起。遑，音 chuō，当作“绰”，音 chāo。

[10] 谭柄：谈柄。

[11] 逗到：犹言及至、等到、临至。逗，临，到。

[12] 以悟为则，莫嫌迟晚：以悟为目标，莫问时间早晚。则，目标。

64. 示张宣机学士

从上大达之士，单提密传此最上独脱一着子^[1]，极为省要。唯务利根上智机应相投^[2]，直下领略，几时有如许般次^[3]向上向下、理性玄妙、正偏主宾^[4]、语言作用？才生解会，即被羈勒^[5]，更无自由分。是故本分作家终不上人钓钩、落人圈圍^[6]，唯自洞明照了，胸次不留毫发，超然孤高，不与万法为侣，不与千圣同躔^[7]，脱白露净^[8]，湛然虚凝。至于涉缘应机，如飞剑轮^[9]，如聚猛火，安可近傍^[10]？语默、有无、动静、彼我一并截断。是故道：“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把断要津^[11]，不通凡圣。”不得已谓之“一句”，谓之“正位”，谓之“顶门”，谓之“金刚王”。才得此意，历落^[12]通透，情尘意想、见解胜智自然销融，时中宽广^[13]，获大自在。以此修身行己，以此定国安邦，泽及生民，位望转隆^[14]，心术愈正，而能不居其功、不有其德。万世一时，万年一念，十方犹目击，造化握掌中^[15]，只是个转物^[16]；回天易地^[17]，纳须弥于芥中，掷大千于方外^[18]，岂难为哉？既已深谛^[19]，更资淘炼^[20]，使转有力量，而不劳神，泰然大定，岂止穷此生，尽未来

际罔不资此^[21]。遇同道同证，不举而知，不言而契，舍此置而勿论可也^[22]。传曰：“如来有密语，迦叶不覆藏。”独迦叶能不覆藏，乃所以为密尔。

[1] 最上独脱一着子：最究竟的超越二边之大道。

[2] 机应相投：指师资感应道交，学人之来机与师家之接引相契无间。

[3] 如许般次：这么多种类。

[4] 正偏主宾：宗门中，为表达圆顿之理或勘验来机，经常设立正位偏位、主位宾位等方便说法。

[5] 羈勒：束缚。羈，音 jī，同“羈”。

[6] 圈圍：圈套，此指窠臼、条条框框。圍，音 huì，圈套。

[7] 不与千圣同躔：即“不与千圣同途”。躔，音 chán，原作“塵”，今改，足迹，行迹。

[8] 脱白露净：脱去白衣，落发出家，现清净出家相。脱白，脱去白衣，与“拖白”相对。

[9] 剑轮：利剑。

[10] 近傍：靠近。

[11] 把断要津：扼守住关口。

[12] 历落：洒脱不拘。

[13] 时中宽广：二六时中，心中宽广，坦荡荡地。时中，犹言“二六时中”、“一切时中”，即经常、时常、恒常。

[14] 位望转隆：地位和声望越来越高。

[15] 十方犹目击，造化握掌中：十方世界犹如目前，天地万物都在自己的手掌中。

[16] 转物：自在地转万物为妙用。

[17] 回天易地：改换天地的位置。回，回转。

[18] 掷大千于方外：将大千世界掷向他方世界。

[19] 深谛：通达妙旨。

[20] 淘炼：净治习气，陶冶性情。

[21] 罔不资此：无不依此而起妙用。

[22]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同道相遇，默然相契，心领神会，除此之外，可以不必开口。

65. 示同龕居士傅申之

学士大夫相见，多论理性^[1]，差近根本^[2]。即广知见，该涉^[3]玄妙，通天人之际，会同三教、为通儒^[4]，以之著述，欲垂名异世^[5]，颇顾^[6]践履立节^[7]、退听^[8]修贤业^[9]。有至肤浅，要涉猎以资谈柄，尚口^[10]好胜，用伏同列^[11]，增长我见——皆非正因^[12]，虽贤于拍盲^[13]，不知信向^[14]，任自己单见浅闻^[15]而生毁誉^[16]，昧果迷因，堕入流俗者，然比之^[17]真实虚心洁己，刻苦退步，忘怀契证，脚踏实地，透根尘、绝伎俩，与古为俦，如维摩大士、给孤长者之流，克证^[18]道果，超世出世。只如唐朝裴相国^[19]、陆巨大夫^[20]、陈操尚书^[21]、王敬常侍^[22]、于襄阳^[23]、李习之^[24]、郑愚^[25]、韦宙^[26]，莫不悉心体究，尽平生得受用我宗。尤洞明出没、穷深极奥^[27]，杨大年内翰^[28]、李驸马都尉^[29]便可与庞居士并驱。盖具大力量，在仕路不舍宰官，游方之外^[30]，提佛祖巴鼻^[31]，钳锤世人，操同事摄^[32]，向鸳鸯行^[33]中出，作方面^[34]，与大宗师为内外护，岂非夙昔承灵山记莝^[35]、发百劫干生炼磨愿行而阐如是机缘耶？近世佛法虽

浇漓^[36]，而衣冠贵胄^[37]深信者极伙^[38]，殊有古风，要是前三流中相半^[39]。倘有志乎此段，须攀上上大机^[40]，勿作中下体度^[41]，则超凡出尘、得大解脱为不难。唯是专一久长，逢境界恶缘直截拨断，所谓“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42]

[1] 理性：义理知见。

[2] 差近根本：接近根本，但还没有抓住根本。差近，相近，接近，近乎。

[3] 该涉：遍涉。

[4] 通儒：能会通三教的儒者。

[5] 异世：后世，后代。

[6] 颇顾：非常注重。颇，很，相当。

[7] 立节：树立节操。

[8] 退听：退让顺从，静守其止。参见《易》之“艮”卦。

[9] 贤业：圣贤之事业、修养。

[10] 尚口：崇尚口辩。

[11] 用伏同列：以慑服同行。

[12] 皆非正因：指以上三种情况，皆非宗门所说悟道修道之正因。

[13] 虽贤于拍盲：虽然比一字不识的瞎子要强。拍盲，瞎子，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拍，满、充满，多作“大拍”，表示程度很深，犹“极”、“甚”。按：此句承上而来，其主语暗指上述三种情况；“拍盲，不知信向，任自己单见浅闻而生毁誉，昧果迷因，堕入流俗者”等，皆为“贤于”之宾语。

[14] 信向：信仰追求。

[15] 单见浅闻：狭隘肤浅的见识。

[16] 毁誉：毁谤，非议。誉，音 zǐ，说人坏话。

[17] 然比之：然而与后面所提到的人相比（却有天壤之别）。

[18] 克证：圆满地证得。克，完成。

[19] 裴相国：即裴休，唐代孟州济源人（一说是河东闻喜人）。长庆（821~824）年中举进士第，升贤良方正。会昌二年（842），于洪州兴龙寺迎请黄檗希运入府署，旦夕问道。大中二年（848）迁往宣州宛陵时，又建精舍请希运居之，朝暮受法。裴氏通达禅旨，博综教相，常与宗密相往来；宗密每有著述，则为之撰序。居官操守严正。大中五年二月官户部侍郎，领诸道

盐铁转运使，革除弊害，又定税茶十二法，人以为便。六年为同平章事，十年辞去，后历诸州军节度观察使，咸通（860~873）初年任户部尚书，又转任吏部尚书、太子少师而后卒，年七十四。裴氏自中年后断肉食，斋居焚香诵经，以习歌呗为业。尝撰《劝发菩提心文》一卷，并辑希运之语录而成《传法心要》一书。此外，《大正藏》第四十八册所收之《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亦题为裴休所集。

[20] 陆亘大夫：字景山，吴郡人，官御史大夫。南泉普愿禅师之在家法嗣，曾任宣州刺史。

[21] 陈操尚书：睦州陈尊宿之在家法嗣，曾任睦州刺史及尚书之职，供养过云门文偃禅师。

[22] 王敬常侍：即王敬初，洸山灵祐禅师之在家法嗣，一代饱参之士，与裴休、陆亘、李翱、张拙秀才等齐名。

[23] 于襄阳：即于頔，字允元，药山惟俨禅师之在家法嗣，与庞居士过从甚密。

[24] 李习之：即李翱，历任国子监博士兼国史修撰、户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使。任朗州刺史时，曾参见药山惟俨禅师，问：“如何是道？”药山禅师用手指天空，又指净瓶，说道：“会么？”李道：“不会。”药山禅师道：“云在青天水在瓶。”李一听，言下警悟，如同“暗室已明，疑冰顿泮”，当即欣然作礼，述偈赠曰：“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25] 郑愚：相国郑愚，洸山灵祐禅师之在家法嗣，撰有《灵祐禅师碑》。

[26] 韦宙：相国韦宙，仰山慧寂禅师之在家法嗣。大中年间，官至大理少卿兼御史中丞。

[27] 穷深极奥：穷究宗门向上一路之奥旨。

[28] 杨大年内翰：即文公杨亿居士，字大年，广慧元琏禅师之在家得法弟子。幼时极聪颖，被举为神童。长大后，在翰林学士李维居士的劝引下，对佛法产生敬信。后出守汝州时，因参礼禅林大德广慧元琏禅师，得悟本来。居士悟道后，与慈明楚圆禅师、驸马都尉李遵勳、环大师等人，关系甚为密切，以法为友。杨亿居士临终时曾作偈寄给李都尉（存勳）道别，偈曰：“泐生与泐灭，二法本来齐。欲识真归处，赵州东院西。”

[29] 李驸马都尉：即李文和（遵勳），宋代人，字公武，祖父为李崇矩，父李继昌。举进士，任都尉驸马。曾礼谒谷隐蕴聪禅师，问出家事。隐以崔赵公问径山公案答之（崔赵公问：“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径山道钦禅师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公于是有省。）公于言下大悟，遂作偈曰：“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趣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李

文和居士悟道后，往来于禅客间，与慈明楚圆、杨亿等禅者交谊甚厚。天圣年间（1023~1030）上呈所编《天圣广灯录》三十卷，以阐明禅之传灯。宝元元年示寂，享年不详。著有《闲宴集》二十卷、《外馆芳题》七卷。慈照，指襄州谷隐山石门蕴聪禅师，首山省念禅师之法嗣。

[30] 游方之外：游心于出世间的解脱大道。

[31] 巴鼻：可把捉处，犹言根据、把柄。此指通达佛心之机关。

[32] 同事摄：四摄法之一，又称“同事摄事”、“同事随顺方便”、“随转方便”、“随顺方便”、“同利”、“同行”、“等利”、“等与”。谓亲近众生，同其苦乐，并以法眼见众生根性而随其所乐，分形示现，令其同沾利益，因而入道。

[33] 鸳鹭行：指朝官之行列。

[34] 作方面：任地方军政要职或长官。方面，古代指地方军政要职或长官。

[35] 记莛：受记。

[36] 浇漓：浮华，浮薄不厚。

[37] 衣冠贵胄：出身于宦宦贵族。

[38] 伙：人多。

[39] 要是前三流中相半：只不过是这些出身高贵的人当中，前面所提到的三种情形的人数要占一半。

[40] 攀上上大机：亲近别具手眼的大善知识，或者说，要发心证得向上一路的大机大用。

[41] 体度：体制，格局，风格。

[42] 语见永嘉大师《证道歌》。

李渤拾遗^[1] 出守九江，与拭眼归宗^[2] 相值，一面投契^[3]。一日，暮^[4] 问：“教中道：‘芥子纳须弥。’岂有是理耶？”归宗云：“人传公为李万卷，是不？”对曰：“然。”宗云：“观公身不满三尺，万卷书甚处着^[5]？”李即领旨。此岂可与着相、执情、守见者论量^[6] 哉？要是因指见月、忘筌罟得鱼兔者根器，乃可以不守方便窠窟尔！直一举便知落处，然后颖脱，到七通八达之地^[7]，显大受用矣。

韩文公问大颠^[8]：“愈公务事繁，佛法省要处，请师一

言。”颠只据坐，公罔然。是时三平^[9]侍立，即抚禅床一下云：“侍郎！和尚道：‘先以定动，后以智拔。’”文公大喜曰：“禅师佛法峭峻，愈却于侍者处有个入处。”利根种性，一拨便转，看他师资^[10]互作方便，向不可名、不可言处发挥，非韩公俊快，安能领略？所谓“挥斤者敏手，亦须受斤者有不动之质”^[11]，然后二俱入妙，不然则成一场漏逗^[12]尔！观此，那假^[13]日日入室、朝朝咨参？是故昔人隔江招扇，渠便横趋而领^[14]。今恁么形纸墨，乃知而故犯也。

[1]李渤拾遗：李渤，字濬之，曾任江州刺史，庐山归宗寺智常禅师之在家弟子。拾遗，官名，掌供奉讽谏。

[2]拭眼归宗：即庐山归宗寺智常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师以目有重瞳，遂将药手按摩，以致两目俱赤，世号“赤眼归宗”焉。后示灭，谥至真禅师。一日，江州刺史李渤问归宗智常禅师：“教中所言，须弥纳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纳须弥，莫是妄谭否？”师曰：“人传使君读万卷书籍，还是否？”曰：“然。”师曰：“摩顶至踵，如椰子大，万卷书向何处着？”李俛首而已。李异日又问：“一大藏教，明得个甚么边事？”师举拳示之，曰：“还会么？”曰：“不会。”师曰：“这个措大（旧时称贫寒失意的读书人）！拳头也不识。”曰：“请师指示。”师曰：“遇人即途中授与，不遇即世谛流布。”

[3]一面投契：一见面便彼此心心相印。

[4]蓦：突然。

[5]着：安放，放置。

[6]论量：讨论、商量。

[7]七通八达之地：大彻大悟、通达无碍的境地。七通八达，指彻底通达领会，自在无碍。

[8][9]潮州大颠宝通禅师，石头希迁禅师之法嗣。三平，即福建漳州三平义忠禅师，大颠宝通禅师之法嗣，俗姓杨，福州人。元和十四年，刺史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先世居昌黎）因为谏佛骨表激怒了宪宗皇帝，被贬到潮州。在潮州这个僻远之地，韩愈觉得无人可语，非常孤独，后听说大颠禅师非常有名，于是派人请大颠禅师来寓所长谈。连续请了几次，大颠禅师皆不赴会。后来大颠禅师听说他因谏佛骨之事被贬，于是不请自至，亲自前来

拜访韩愈。从此二人便结下甚深的法缘。有一天，韩文公拜访大颠禅师，问道：“春秋多少？”大颠禅师提起数珠，说道：“会么？”韩文公道：“不会。”大颠禅师道：“昼夜一百八。”韩文公不明其意，遂回寓所。第二天，他又上山来拜访大颠禅师，正好在山门口碰到了首座和尚，于是他就把昨天拜访大颠禅师的情况告诉了首座和尚，并询问首座和尚，大颠禅师的答话是什么意思。首座和尚于是扣齿三下。等到与大颠禅师见面的时候，韩文公提起昨天的话头，大颠禅师亦扣齿三下。韩文公道：“元（原）来佛法无两般。”大颠禅师一听，便追问道：“是何道理？”韩文公道：“适来问首座，亦如是。”大颠禅师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对否？”首座道：“是。”大颠禅师于是将首座打出寺院。后来又有一天，韩文公对大颠禅师说：“弟子公事繁忙，佛法省要（关键、根本）处，乞师一语。”大颠禅师沉默良久。韩文公不知所措。当时，三平禅师为大颠禅师的侍者，正好在场。看到韩文公这种尴尬的样子，他便敲禅床三下。大颠禅师道：“作么？”三平道：“先以定动，后以智拔。”韩文公一听，豁然有省，高兴地说道：“和尚门风高峻，弟子于侍者边得个入处。”

[10]师资：师徒，老师和学生。

[11]此语化自《庄子》“轮扁运斤”之故事。斤，斧头。

[12]漏逗：失误，破绽，露丑。

[13]何假：何须，何必。

[14]《五灯会元》卷七载，襄州高亭简禅师，参德山，隔江才见，便云：“不审（问候语）。”山乃摇扇招之。师忽开悟，乃横趋而去，更不回顾。

66. 示黄声叔

“相逢不拈出，举意便知有”，子细点检，已是涉水拖泥，况其余周遮^[1]？则通人^[2]分上宜乎峭绝，岂容纷拏^[3]？盖此个独许^[4]洒洒落落，虽电卷星驰，未免蹉过。只恁么举觉^[5]，过犯弥天^[6]。如未相逢、未举意时，直下领略，存乎其人，不可更教形文彩、作知解去也。珍重！珍重！

[1] 周遮：噜苏，唠叨；转弯抹角，回旋曲折。

[2] 通人：通达之士，指大彻大悟的人。

[3] 纷拏：纷乱，错杂，拉拉扯扯。

[4] 独许：只可以，只允许。

[5] 举觉：举扬，提举。

[6] 过犯弥天：过错比天还大。过犯，过错。

67. 示曾待制

僧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云：“庭前柏树子。”天下参问，以为模范，作异解者极多。唯直透，不依倚、不作知见，便能痛领^[1]。才有毫发见刺^[2]，则黑漫漫地^[3]。岂不见法眼举问觉铁背^[4]：“赵州有个庭前柏树子话，是不？”觉云：“和尚莫谤先师，先师无此语。”但恁么体究，便是古人直截处也。

严阳尊者问赵州：“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云：“放下着。”者云：“一物不将来，未审放下个什么？”州云：“看你放不下。”严阳遂大悟。后来南禅师^[5]有颂云：“一物不将来，两肩担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无限喜。毒恶既忘怀，蛇虎为知己。寥寥千百年，清风犹未已。”但试自频举：“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云：“放下着。”蓦然便省也不难。

僧问云门^[6]：“不起一念，还有过也无？”门云：“须弥山。”此又直截省要也。无事虚心静虑，且下钝工夫^[7]，只管举看，久之，当自有入处。

[1] 痛领：直下彻悟。痛，彻底。

[2] 见刺：二边分别取舍之见，犹如利刺在身内或在眼中，不得自在，故云。

[3] 黑漫漫地：指不能见性，没有开智慧，依然处在生死之暗夜中。

[4] 法眼，指清凉文益禅师，地藏桂琛和尚之法嗣，乃法眼宗之宗主。觉铁嘴，即光孝慧觉禅师，赵州从谗禅师之法嗣。

[5] 南禅师：即黄龙慧南禅师，慈明楚圆禅师之法嗣，乃黄龙派之宗主。

[6] 云门：指云门匡真文偃禅师，雪峰义存禅师之法嗣，乃云门宗之宗主。

[7] 下钝工夫：指放下一切偷心、文字知见、世智辨聪，老老实实地做参究的工夫。

68. 示吕学士

初祖达磨到梁见武帝，合下^[1] 只用个顶颈上一着子^[2]，而武帝不荐^[3]，使人到今扼腕^[4]。后来多少人汨泥汨水^[5]，去它脚迹寻卜度^[6]，作百千异解，要且不曾梦见，只是机缘上生机缘、见解上起见解。所以道：“剑去远矣，尔方刻舟。”当时能截断个胡汉^[7]，则不到带累人^[8]处，所谓“知恩方解报恩”，且作么生截得它断？

[1] 合下：当时，当初。一说即时、当下。

[2] 顶颈上一着子：即向上一路，此指能令人当下超越二边的大机用、大手眼。

[3] 荐：荐取，领会。

[4] 扼腕：扼腕叹息。

[5] 汨泥汨水：在泥水里打滚，指落在思维揣度中。

[6] 卜度：揣度。

[7] 个胡汉：达磨来自印度，故宗门经常戏称他为“胡汉”，或者“老臊胡”。个，这。

[8] 带累人：连累人，束缚人。

69. 寄蜀守苏仲虎

大法本平常，在利根精敏宽通^[1]，不作聪明了之为易入^[2]。每患知见太多，遂汨^[3]此源，转穷^[4]转远，莫能透彻。若一切平心^[5]，心亦了不可得，泯然自尽，则本性圆明混成，不假造作，截流深证^[6]，无过与不及处，乃造^[7]天真机要^[8]，所谓“着手心头便判”^[9]是也。日用之间常令成现^[10]，岂不泰定^[11]哉？古人悟心，悟此心也；发机，发此机也。自可万世不移，只守闲闲地，超然独得，更无对待^[12]；若有对待，则成两立，便有彼我得失，莫能脚踏实地更进一步。一法不立，然后怙妥^[13]，明见本来人，去却胸中物，丧却目前机，脱体^[14]安稳，永离退转，得无所畏方便，可以拯济群灵^[15]。政^[16]须长久相续无间，乃善。

[1] 精敏宽通：精细敏捷，渊博通达。

[2] 不作聪明了之为易入：对于平常之大道，不用世智辨聪来领会它，这样才容易契入。

[3] 汨：汨没，埋没。

[4] 穷：穷究，推求。

[5] 平心：以平等无分别心待之。

[6] 截流深证：截断妄想之流而深契本心。

[7] 造：达，至。

[8] 机要：机关，奥妙，佛法最微妙的部分。

[9] 此语出自李文和。李文和，即李遵勖，宋代人。曾礼谒谷隐蕴聪禅师，问出家事。隐以崔赵公问径山公案答之，公于言下大悟，遂作偈曰：“学道须是铁汉，著手心头便判。直趣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10] 成现：现前，现妙用于目前。

[11] 泰定：安定。

[12] 对待：对立，二边斗争。

[13] 怙妥：平静、安稳。

[14] 脱体：全体，彻底。

[15] 群灵：群生，众生。

[16] 政：正。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
卷下始

嗣法 子文 編

70. 示黄太尉铃辖

此道幽邃，极^[1]于天地未形、生佛未分，湛然凝寂，为万化之本；初非有无，不落尘缘，炜炜烨烨^[2]、莫测涯际，无真可真、无妙可妙，超然居意象之表，无物可以比伦。是故至人^[3]独证颖脱，泯然净尽，彻此渊源，以方便力直下单提，接最上机，不立阶级，所以谓之“宗乘”、“教外别行”，以一印印定，遂拨转关捩^[4]，不容拟议。至于拈花微笑、投针^[5]举拂^[6]、植杖^[7]抵几^[8]、瞬目扬眉^[9]，悉出窠窟理道、语言路布^[10]，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瞥然迅急，万变千化，曾无依倚，透顶透底截断笼罗^[11]，只许俊流，不论懵底^[12]，正要具杀人不眨眼气概，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然后特达^[13]，绝死出生、超凡入圣，蕴远见高识，居常不露锋芒，等闲突出则惊群动众。盖深根固蒂，觑破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与即今日用无异无别。既能行持有力，堪任重致远，得大自在。促三祇为一念、衍七日作一劫，犹是小小作用，况掷大千于方外、纳须弥于芥中，乃家常茶饭尔！

[1]极：远至。

[2] 炜炜烨烨：辉煌华盛貌。

[3] 至人：至真之人，指大彻大悟的人。

[4] 关捩：机轴，机关，枢机，喻指超越于二边之上的最高妙处的关键所在。捩，又作“榘”，音 lì。

[5] 投针：提婆菩萨欲参见龙猛，造门请通，门司为白。龙猛素知其名，遂满钵盛水，令弟子持出示之。提婆见水，默而投针，弟子将还。龙猛见已，深加喜叹，曰：“水之澄满，以方我德；彼来投针，遂穷其底。若斯人者，可与论玄议道，嘱以传灯。”即令引入。坐讫，发言往复，彼此俱欢，犹鱼水相得。龙猛曰：“吾衰迈矣，朗耀慧日，其在子乎！”提婆避席礼龙猛足曰：“某虽不敏，敢承慈诲。”

[6] 举拂：一日，怀海禅师参马祖，侍立在马祖的旁边。马祖拿起绳床边的拂子，高高擎起。怀海禅师问：“即此用，离此用？”马祖一听，便将拂子放回原处。过了一会儿，马祖问：“汝向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你今后开口说法，将如何教人）？”怀海禅师于是也擎起绳床边的拂子。马祖道：“即此用，离此用？”怀海禅师听了，也将拂子放回原地。这时，马祖忽然振威一喝，这一喝直震得怀海禅师三日耳聋。

[7] 植杖：洪州黄檗希运禅师，游天台，逢一僧，与之言笑，如旧相识，熟视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属涧水暴涨，乃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师同渡。师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蹑波，若履平地。回顾云：“渡来！渡来！”师曰：“咄，遮自了汉！吾早知，当斫汝胫。”其僧叹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讫不见。

[8] 抵几：敲打几案。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士才升座，以尺挥按一下，便下座。帝愕然。圣师志公曰：“陛下还会么？”帝曰：“不会。”圣师曰：“大士讲经竟。”

[9] 扬眉瞬目：药山惟俨禅师首造石头之室，便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尝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头曰：“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子作么生？”师罔措。头曰：“子因缘不在此，且往马大师处去。”师禀命，恭礼马祖，仍伸前问。祖曰：“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有时扬眉瞬目者是，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子作么生？”师于言下契悟，便礼拜。祖曰：“你见甚么道理便礼拜？”师曰：“某甲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护持。”

[10] 窠窟理道、语言路布：语言文字、知见理路、口头禅等，能障人悟门，故云窠窟。

[11] 笼罗：指妄想、知见之束缚。

[12] 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些超方接人手眼，只对上根利器者，而非浅根下劣之人。俊流，上根利器的俊逸之士。懵底，劣根浅智的暗昧之人。

[13] 特达：彻底通达，独立自主。

昔裴相国得旨于黄檗^[1]，杨大年受印于广慧^[2]，维摩手搏妙喜界^[3]，庞老一口吸西江^[4]，岂难事哉？唯直领^[5]此大因缘而已。既有此道之基本，时中能不听人处分^[6]，略操勇猛，向应酬指呼^[7]之际着眼，运快机利智^[8]，转一切万有回自己掌握，舒卷纵擒，则与上来大达、抱道蕴德、践履纯熟之士，岂有异耶？但使源源相续、无间断，便是长生路上快活人也。祖师云：“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9]纵于转变处得幽深之旨，向流动时彻见本性，超出二边，不居中道，安可更存违顺、忧喜、爱憎令罣碍自受用哉？以心传心，以性印性，如水入水，似金博^[10]金，乐易平常，无为无事，遇境逢缘，不消一割。德山行棒，临济用喝，云门、睦州风旋电转，何远之有？唯不徇情转^[11]，盖色骑声^[12]，超今越古，向百草颠头快行剑刃上事^[13]。所以道：“拨开向上一窍，千圣齐立下风。”鸟窠吹布毛^[14]，俱胝一指头^[15]，赵州三吃茶^[16]，禾山四打鼓^[17]，云门须弥山^[18]，洞山麻三斤^[19]，镕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不出至微至奥无上道妙矣。严阳尊者问赵州：“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云：“放下着。”复征^[20]：“既一物不将来，教某放下个什么？”州云：“看你放不下。”渠即大悟。岂不是灵利？解言下返照，直截透彻，忘怀绝念，大解脱根源，踢着本地风光，契合本来面目。以此一句证却，则千句万句根尘

俱谢，默契心宗，便非他物。后来便伏毒蛇、降猛虎，显不可思议灵验，岂不为殊特哉？

[1]裴相国得旨于黄檗：裴相国，即裴休，字公美，唐代孟州济源人（一说是河东闻喜人）。长庆（821~824）年中举进士第，升贤良方正。会昌二年（842），于洪州兴龙寺迎请黄檗希运入府署，旦夕问道。大中二年（848）迁往宣州宛陵时，又建精舍请希运居之，朝暮受法。后辑有黄檗希运禅师之语录《传法心要》和《宛陵录》传世。公守新安日，属运禅师（黄檗希运禅师）初于岭南黄檗山舍众，入大安精舍，混迹劳侣，扫洒殿堂。公入寺烧香，主事祇接（恭敬地接待）。因观壁画，乃问：“是何图相？”主事对曰：“高僧真仪（写真，画像）。”公曰：“真仪可观，高僧何在？”主事无对。公曰：“此间有禅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执役，颇似禅者。”公曰：“可请来询问，得否？”于是遽寻檗至。公睹之，欣然曰：“休适有一问，诸德吝辞。今请上人代酬一语。”檗曰：“请相公垂问。”公举前话。檗朗声曰：“裴休！”公应诺。檗曰：“在甚么处？”公当下知旨，如获髻珠，曰：“吾师真善知识也！示人克的若是，何故汨没于此乎！”寺众愕然。

[2]杨大年受印于广慧：杨大年，即杨亿。杨亿居士，字大年，广慧元琏禅师之在家得法弟子。幼时极聪颖，被举为神童。长大后，才高八斗，但是却不敬信佛教。后因与翰林学士李维居士相会，李维居士鼓励他要多多向善知识参学请益，杨亿居士才开始对佛教产生兴趣。杨亿居士出守汝州的时候，曾郑重地参礼了禅林大德广慧元琏禅师。初见广慧禅师，杨亿居士便问：“布鼓当轩击，谁是知音者？”广慧禅师道：“来风深辨。”杨亿居士道：“恁么则禅客相逢只弹指也。”广慧禅师道：“君子可八。”杨亿居士连连应道“喏！喏！”广慧禅师道：“草贼大败。”晚上，杨亿居士与广慧禅师交谈的时候，广慧禅师问他：“秘监曾与甚人道话来？”杨亿居士道：“某曾问云岩諲监寺：‘两个大虫相咬时如何？’諲曰：‘一合相。’某曰：‘我只管看。’未审恁么道还得么？”广慧禅师道：“这里即不然。”杨亿居士便道：“请和尚别一转语。”广慧禅师使用手作拽鼻的姿势，说道：“这畜生更跳在。”杨亿居士言下大悟，平生疑滞豁然散尽，遂作偈曰：“八角磨盘空里走，金毛狮子变作狗。拟欲将身北斗藏，应须合掌南辰后。”

[3]维摩手搏妙喜界：事见《维摩诘所说经》。

[4]庞老一口吸西江：庞居士（名蕴，字道玄，马祖道一禅师之在家法嗣，襄阳人）贞元（785~804）初，参石头希迁禅师，有所省发。后至江西，参礼马祖道一禅师，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云：“待汝一口吸尽西

江水，即向汝道。”居士于言下大悟，乃留侍两年。

[5]直领：蓦直领会，不假思维。

[6]不听人处分：不受人欺骗、控制，能独立自主。

[7]应酬指呼：迎来送往、指呼下人。

[8]快机利智：快捷猛利之智慧。

[9]此偈为禅宗二十二祖摩拏罗尊者所说。参见《五灯会元》卷一。

[10]博：交换。

[11]不徇情转：不被分别情识所转。徇，音 xún，随，依从。

[12]盖色骑声：能够自主于声色尘境。“盖”、“骑”，都有操控、超越的意思。

[13]剑刃上事：宗门中把念头机锋上的透脱，比作如在剑刃上行走一般，稍一不慎，落入知见和分别，即有丧身失命之虞。

[14]鸟窠吹布毛：参见第27信《示璨上人》第四自然段注[7]。

[15][16][17]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注[9][12][11]。

[18][19]参见第48信《示成修造》最末一自然段注[3][4]。

[20]征：征问，诘问，追问。

71. 送雷公达教授

灵山释迦文，百万亿贤圣会集，龙象如林，皆超群越众、大器大根，可以迎风投契、隔岳隔海领略，岂止闻一知十？举毛尘彻见至微至隐底蕴，宜乎未明先见，不遗毫发。及至拈花，独金色头陀^[1]微笑；黄面老^[2]乃开怀展手，了不覆藏，便道：“吾有正法眼、涅槃心分付之，令善护持。”厥后^[3]，果的传^[4]二十八世，雅当^[5]开证初祖，到今流通，真规不坠。是时文殊、普贤、弥勒、金刚藏、观世音悉拱默听之，何也？尝鞠^[6]其至趣，盖当授受之际，岂不慎许可^[7]而然哉！虽以眼照眼，以圣继圣，羽翰步骤体裁^[8]莫不绝去蹊径^[9]，唯单提独用向上一着子，实千圣不传之妙、万灵景仰之宗，出格越情、绝凡脱圣，辉天焯^[10]地、耀古腾今，是故历二千年浑如目击。只阿难询由来，谓：“金襴^[11]之外，别示何法？”迦叶遽呼，待渠应诺，即云：“倒却门前刹竿着。”此与向来拈花微笑何所异同？则绵绵联联，初无二致。《传灯录》《宝林传》所载，靡不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所以达磨唱云：“直指人心，教外别行。”故不忝^[12]尔！

汾山云：“此宗难得其妙，切须子细用心，可中顿悟正因，便是出尘阶渐。”^[13]着破布百衲，头髻髻^[14]，脚踉跄，稠人中^[15]看之，不直^[16]半分文。蓦地打彻，翻却无量生业识种子，向百不知、百不会处信口道、信手拈。不知有底，如鸭听雷，只眨得眼。后来樾头^[17]便领千群万众，若固有之。往往大有道宗师，比比皆是。至如居贵势、作卿相，如裴相国、陈操尚书、白乐天、王常侍、本朝杨大年文公、李都尉驸马，惊群敌圣，信彻见透^[18]，受用无尽，率皆稟奇谋异见，不蹈袭^[19]世间，而图出世间津梁，乃如此。

山僧所稟寡昧^[20]，偶愤发^[21]欲攀跻^[22]先哲所造诣，殊无过人作略，但操守久之，以微有信^[23]。因不善晦^[24]，出而为人，蹉跎四十余载。每遇杰出英才，必倾倒罗列^[25]，随所向，任机缘^[26]，专一唯在个中拨转一句一言，透顶透底，明千圣顶上^[27]，得大自在解脱力用而已。果能有济^[28]，度尽六地群灵，举而置之安乐、无为、无事稳密之地，则与迦文、金色，下至六代祖、唐宋大达将相，岂有异耶？源深流长，根牢蒂固，不妄许与^[29]，乃为真实谛当、英灵豪俊解脱大士也。

[1] 金色头陀：指迦叶尊者。

[2] 黄面老：指释迦佛。

[3] 厥后：其后。

[4] 的传：同“嫡传”，亲传，一脉相传。

[5] 雅当：堪当……之雅号。

[6] 鞠：考查，穷究。

[7] 许可：印证，印可。

[8] 羽翰步骤体裁：指接引来机的方法、风格。羽翰，翅膀。步骤体裁，指

风格、行履。

[9] 蹊径：此指方便权宜之法。

[10] 焯：音 zhuō，照耀。

[11] 金襴：表信用的金襴袈裟。

[12] 不忝：不辱，不愧。

[13] 此处所引偈语，出自《沩山警策》。可中，假若。阶渐，原作“阶壑”、“阶堦”，据《沩山警策》改。

[14] 鬅髻：音 péngsēng，头发散乱。

[15] 稠人中：众人中，人多的地方。

[16] 直：同“值”。

[17] 槌头：负责槌椎集众的人。此处作动词，指住世匡徒。钟磬板木鱼等物，凡击之有声者，皆名为槌。

[18] 信彻见透：信心具足，见地透彻。

[19] 蹈袭：因循，沿袭。

[20] 所禀寡昧：天性愚钝。寡昧，知识浅陋，不明事理。

[21] 愤发：发奋。

[22] 攀跻：攀登。跻，音 jī，登，上升。

[23] 以微有信：所以略有所证悟。信，消息。

[24] 晦：隐藏。

[25] 倾倒罗列：和盘托出，毫无保留。

[26] 随所向，任机缘：根据学人的习性，随顺机缘。

[27] 明千圣顶上：洞明向上一路之妙旨。

[28] 济：成功，成就，成效。

[29] 许与：印可某人开悟得法。

72. 巨济了然朝奉

根脚下各具此段^[1]，惟宿植深厚之士，于世谛缘轻^[2]，有力量，能自摆拨，长时退步，孤运独照，洁清三业，端坐参究，妙省明脱^[3]，向自己分上，离见绝情，壁立万仞，放舍无始劫来深习恶觉^[4]，摧碎我山^[5]，枯竭爰见，直下承当“干圣莫能移易、万象不可覆藏、辉天焯地、乃佛乃祖直指、妙严清净本有”金刚正体，向百匝千重不能辨别处着得眼，八纵七横了无分割处下得刃，机出物先^[6]，言超意表，洒洒落落，湛湛澄澄，转变自由，力用活脱^[7]，于从上来克证上流^[8]同得同用，无异无别。等闲地只守静默，初不露锋芒，似个痴兀人，随缘放旷，饥餐渴饮，与常时无以异，所谓“不惊群动众，密密显用、发大机”。久之，到纯熟安闲稳实之地，更有甚闲东破西、烦恼生死可拘束得？

是故古之有道宿德，令人既脱根尘，当弘密印，三十、二十年做冷寂地工夫；才有纤毫知见解路，随即扫摒，亦不留扫摒之迹，撒手那边，全身放下，硬纠纠地^[9]，得大快活；唯恐知有如是作略，知则祸事也，始是

真实践履也。不见三老师，赵州、洞山、投子，皆赞重^[10]无心境界，实欲后学也与么去。若呈机关语言、辩慧知解，正是染污心田，卒未能可以入流。灵山拈花、少林面壁，多少人穿凿^[11]，不依本分，殊不知将口头声色扞摸作用^[12]，大似刺脑入胶盆^[13]。若是俊流，他应不尔，已能探讨^[14]，必意其远者大者，到结交头验谛实^[15]。所以得底人雪鼻涕亦无工夫，且道他向甚处行履？将知^[16]教外单传，不是造次^[17]承当、望空转邈^[18]，一一透顶透底，盖天盖地，如师子儿游戏自在，轩豁^[19]时直是轩豁，绵密处直是绵密。虽只是一段脚跟，到究竟，须自着精采，乃为实头受用^[20]。

[1] 此段：此段大事因缘，指人人本具之自性菩提。

[2] 于世谛缘轻：于尘世的染污之缘比较轻淡。

[3] 妙省明脱：精妙省察，光明透脱。

[4] 深习恶觉：浓厚的习气和恶知恶见。

[5] 我山：人我山，我执之重犹高山，难摧难毁。

[6] 机出物先：妙察入微，察微知著。机，指机用智慧。

[7] 活脱：自在洒脱。

[8] 于从上来克证上流：跟古来的大彻大悟之上上人相比。上流，上等根器的人。

[9] 硬纠纠地：实实在在的，不虚华。

[10] 赞重：推崇。

[11] 穿凿：牵强附会作解释。

[12] 将口头声色扞摸作用：从语言知见和有形有相的角度来揣摸推测。

[13] 刺脑入胶盆：将脑袋伸进装满胶漆的盆中，比喻到处是粘滞。刺头有二义：一指棘刺的尖头；二指将脑袋扎入，犹言投身入、陷入、执着于，如“刺头入利名中”、“刺头入荒草”、“刺头向言句里”、“刺头入烂泥”、“刺头入在教门里”、“闹处刺头，稳处下脚”、“刺头向人怀里”。这里指第二义。

[14] 探讨：发心探求（大道）。

[15] 到结交头验谛实：到境界交加的关键处，验证自己的所证所悟是否真

实稳妥。结交头，一指交结、交缠；二指结果、结束。

[16] 将知：当知，须知。

[17] 造次：粗率，随便。

[18] 望空转邈：凭空瞎想、胡乱揣度。转邈，揣度描摹。

[19] 轩豁：轩敞，通透。

[20] 实头受用：真实受用，实在的受用。实头，老老实实。

73. 示张仲友宣教

要探赜^[1] 此个大因缘，惟利根上智终较省力，然须用作一段紧要事^[2]。常时静却己见，使胸中脱然，回光觑捕^[3]，内外虚寂，湛然凝照，到一念不生处，彻透渊源，悠然自得，体若虚空，莫穷边量，亘古亘今，万象笼罗不住，凡圣拘碍不得，净倮倮，赤洒洒，谓之“本来面目、本地风光”，一得永得，尽未来际，更有甚生死可为滞碍？至于小小得失、是非、荣枯、寂乱，直下截断，把得住，作得主，长养^[4] 将去。“一心不生，万法无咎”^[5]，只是切忌起见作承当，便落彼我，必生爱憎，不能脱洒也。此个无心境界、无念真宗，要猛利人方能着实。祖师西来，只是直指人心，令人见性成佛。既明信入此心，信得及，万缘放下，常令胸次空劳劳地，此长养圣胎、入真正修行也。

若确实未有个谛当处，时中^[6] 逢境遇缘，即纷纷扰扰，易得随一切物转，长堕在生死缠缚中。应须快着精彩，但念无常，以生死为大事，向逐日^[7] 日用之中，行时行时看取，坐时坐时看取，着衣时着衣时看取，吃饭时吃

饭时看取，直下脚跟有个发明处，深信此大事因缘，从空劫那边以至父母未生前，合下圆明朗照，只如即今日用之中，又何曾亏欠？一处透得，千处百处无遗，所谓“处处真，处处真，尘尘尽是本来人。真实说时声不现，正体堂堂没却身。”则一尘才举，大地全收，遍法界都卢^[8] 是个自己，更向何处着眼耳鼻舌身意？轩知^[9] 无二无别，如水入水，如金博金，真如如实际^[10] 大解脱也。

[1] 探赜：探求奥秘。赜，音 zé，深奥，玄妙。

[2] 用作一段紧要事：当作一件重要紧迫的事情来认真对待。

[3] 觑捕：绵密地照顾念头，向念头的起处参究，如猫捕鼠，无有间断。

[4] 长养：培养，令不断地增长。

[5] 语见三祖《信心铭》。

[6] 时中：即二六时中、一切时中，经常、时常、恒常之意。

[7] 逐日：每天。

[8] 都卢：全然，统统，都。

[9] 轩知：当知，须知。

[10] 如如实际：即真如实际。如理智所证得的真如，故名如如。

昔于頔相公、裴休相国，本朝杨亿内翰、李遵勖^[1] 大尉，皆稟利根种智，长与方外老宿办心^[2] 参究，悉有契证，不失为贤达，盖根性非于一世薰炙^[3] 也。于公见紫玉问“佛”，紫玉呼，渠应诺。玉云：“只这是。”^[4] 裴公问黄檗“高僧”，檗云：“更莫别求。”^[5] 杨大年参透广慧老，有颂云：“八角磨盘空里走，金毛狮子唤作狗。拟欲翻身北斗藏，应须合掌南辰后。”^[6] 李都尉见石门，大悟有颂：“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趣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

管。”^[7]四心^[8]所谓，岂有异耶？但发明心地，直透本根；既尔谛实，随所作用，无别道理也。

五祖老师^[9]常问：“过去心不可得，见^[10]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既不可得，毕竟心在什么处？”山僧常时示参众^[11]——庞居士问马大师：“不与万法为侣底是什么人？”马师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若体究得毕竟心落处，即领略得“一口吸尽西江水”，才生异见，起一念疑心，即没交涉也。要须放下诸缘、杂知杂解，令净尽到无计较^[12]处，蓦尔得入，即打开自己库藏、运出自己家财也。

[1]勣：原作“明”，误，今改。

[2]办心：发心。

[3]薰炙：薰习，陶冶。

[4]唐州紫玉山道通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于頔相公问：“如何是黑风吹其船舫，漂堕罗刹鬼国？”师曰：“于頔客作汉（奴才），问恁么事作么？”于公失色。师乃指曰：“这个便是漂堕罗刹鬼国。”公又问：“如何是佛？”师唤相公，公应诺。师曰：“更莫别求。”药山闻曰：“噫！可惜于家汉生理向紫玉山中。”公闻，乃谒见药山。山问曰：“闻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乃曰：“承闻有语相救，今日特来。”山曰：“有疑但问。”公曰：“如何是佛？”山召于頔，公应诺。山曰：“是甚么？”公于此有省。

[5]相国裴休居士，字公美，河东闻喜人也。守新安日，属运禅师（黄檗希运禅师）初于岭南黄檗山舍众，入大安精舍，混迹劳侣，扫洒殿堂。公入寺烧香，主事祇接（恭敬地接待）。因观壁画，乃问：“是何图相？”主事对曰：“高僧真仪（写真，画像）。”公曰：“真仪可观，高僧何在？”主事无对。公曰：“此间有禅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执役，颇似禅者。”公曰：“可请来询问，得否？”于是遽寻檗至。公睹之，欣然曰：“休适有一问，诸德吝辞。今请上人代酬一语。”檗曰：“请相公垂问。”公举前话。檗朗声曰：“裴休！”公应诺。檗曰：“在甚么处？”公当下知旨，如获髻珠，曰：“吾师真善知识也！示人克的若是，何故汨没于此乎！”寺众愕然。

[6]文公杨亿居士，字大年。尝参广慧元琏禅师（首山省念禅师之法嗣）。夜语次，慧曰：“秘监曾与甚人道话来？”公曰：“某曾问云岩諒监寺，‘两个大虫相齧时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只管看。’未审恁么道还得么？”慧曰：“这里即不然。”公曰：“请和尚别一转语。”慧以手作拽鼻势，曰：“这畜生更踈跳在！”公于言下脱然无疑，有偈曰：“八角磨盘空里走，金毛狮子变作狗。拟欲将身北斗藏，应须合掌南辰后。”

[7]李都尉，即李文和（遵勣），曾礼谒谷隐蕴聪禅师，问出家事。隐以崔赵公问径山公案答之（崔赵公问：“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径山道钦禅师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公于是有省。）公于言下大悟，遂作偈曰：“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趣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8]四心：此处的“四心”，颇为费解，疑钞录有误。据上下文看，乃指前面所提到的四对师资对机时所传之心要。

[9]五祖老师：指五祖法演，圆悟克勤禅师的老师。

[10]见：同“现”。

[11]示参众：向前来参学的僧众开示。

[12]计较：思维分别。

74. 示德文居士

朴实头^[1]脚跟着地，修行净意，是大便宜，所谓“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然见性悟理，情念俱捐，胸次廓然^[2]，离一切相，融彻虚通，然后透顶透底，物我一如，生与死齐，佛与众生等。至于动静语默，触处逢原，举一毫一尘，靡不该收。然后日用之中，如踞地师子^[3]，谁敢当前？乃一相一行，得遍行三昧。根机既脱^[4]，一出无心，才有纤微，悉皆截断，方是“向上人行履”。所以古老^[5]贵参玄之士先悟妙心，行无修之修，证无证之证，不用向外驰求，只自回光便了。不见古人投机^[6]——隔江招扇，倒却刹竿，竖指，吹毛，见桃花，闻击竹^[7]，皆是契证处。佛法岂有许多来？正要绝伎俩，当阳^[8]便承当，即是安乐修证之地也。

[1] 朴实头：老实人。

[2] 廓然：阻滞尽除、胸次旷然空寂。

[3] 踞地师子：《人天眼目》中讲：“踞地狮子者，发言吐气，威势振立，百兽惊悚，众魔脑裂。”宗门中用来比喻能扫一切二边之相的大机大用。

[4] 根机既脱：指从根尘和有为的二边分别思维知见当中透脱出来。根，六根。机，心机，机思。

[5] 古老：以往的老宿，过去的修行大德。

[6] 投机：师资相契。

[7] 隔江招扇，高亭简禅师参德山之公案。倒却刹竿，迦叶尊者开示阿难之公案。竖指，俱胝和尚悟道之公案。吹毛，鸟巢禅师开示侍者之公案。见桃花，指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悟道之故事。闻击竹，香严智闲禅师悟道之公案。

[8] 当阳：向阳，正对着太阳，此指当下明明白白地。

75. 示兴祖居士

脱虚妄缠缚，破生死窠窟，第一要根器猛利轩豁^[1]，次办长久不退之心。俾^[2]力量洪深，境界魔缘挠括^[3]不动，而以佛祖大法，印定本心。此心乃真净明妙，卓然独存，虚空世界有成坏，此段^[4]初无改移。直下专一，操存^[5]探究，令透顶透底，物我一如，彻下通上只个金刚正体，了了无毫发遗漏，莹彻玲珑，万年一念。初纵未全^[6]，抵死摆拨^[7]，日近日亲，丝来线去，养得纯熟，向二六时一切境中，着着有出尘之意、出身之路。持清净戒而无执戒之念，浩浩^[8]修行而不存功用，一往不留踪迹，自然与古来得道之士同俦。是故耆宿论悟入修证——“得坐披衣，向后自看”^[9]，正要人作无间道^[10]中工夫也。况生死事大，多少人腊月三十日脚忙手乱，大率在平时安稳^[11]，一往粗浮^[12]，随尘缘辊^[13]了，逗到时节到来，临渴掘井，岂做得办也？人生一世，不早回头，百劫千生，等闲蹉过。今既知有此段，只在坚固向前，损诸知见，拨弃妄缘，长教胸中洒洒落落、无一尘事，或妄想起，急须拨置^[14]，令儻然无住，本性常明，明亦不取，凛凛如吹毛

剑，谁敢当锋？一切语言道断、心行处灭，要行即行、要住即住，圣亦不收、凡亦不属，岂不是了事凡夫耶？所以从上来人，诲示训导，唯务无心；非无真心，但无一切净秽、依倚、分别、知解、执着之心耳。此发心学道、悟入修行方便次第也。

[1] 轩豁：气宇轩昂，卓尔不凡。

[2] 俾：使。

[3] 挠括：多作“括挠”，干扰、阻滞。括，一说同“聒”。

[4] 此段：指此心，妙明真心。

[5] 操存：执持心志，使不丧失，犹言坚韧不拔。

[6] 初纵未全：刚开始时纵然未能做到纯一无间。

[7] 抵死摆拨：坚持不懈地做扫除放下的功夫。

[8] 浩浩：多而广。

[9] 语出仰山慧寂禅师语录。意指大事已明，可以悟后起修，开大机大用，披衣升座，说法接众。

[10] 无间道：指能够断惑而不被惑所间隔之无漏智慧。因依无漏智慧而修行，开始断除所应断除之烦恼，而不为烦恼所障碍，由此可无间隔地进入解脱道，故云无间道。实乃指因地上的解脱功夫，与果地上的解脱道果相对。

[11] 平时安稳：指平时贪图安逸，不肯做功夫。

[12] 粗浮：内心妄想粗重浮躁。

[13] 辊：指流转沉浮。

[14] 拨置：打发掉，扫除，放下。

76. 示超然居士(赵提刑)

曹山辞悟本^[1]，问：“向甚处去？”云：“不变异处去。”复征云：“不变异岂有去也？”答云：“去亦不变异。”自非踏着实处，安能透彻如此？岂以语言、机思所可测量哉？盖履践深极，到无渗漏^[2]之致，然后罗笼不住。学道之士，立志“外形骸、一死生^[3]、混古今、绝去来”，要须攀上流，造诣至真谛实、渊奥闾域，打办自己^[4]，拔白露净^[5]，无丝毫意想堕在尘缘，直下心如枯木朽株，如大死人无些气息，心心无知，念念无住，干圣出来移换不得，乃可以向枯木上生花^[6]，发大机，起大用，兴慈运悲，乃无功之功、无作之作，岂落得失是非哉？才留一毫毛，则抵牾^[7]于生死界，自己未能度，安可度人？维摩大士不住金粟^[8]位，入酒肆淫坊作大解脱佛事。

[1] 曹山本寂禅师，泉州莆田黄氏子。少业儒。年十九，往福州灵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寻谒洞山，洞山问：“阇黎名甚么？”师云：“本寂。”洞山云：“那个？”师云：“不名本寂。”洞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盘桓数载，乃辞去。洞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复问云：“子向甚么处去？”师云：“不变异处去。”洞山云：“不变异处岂有去耶？”师云：“去亦不变异。”

[2] 渗漏：指贪嗔痴等烦恼分别妄想，包括男女之欲、思维取舍。

[3] 一生死：平等地看待生死。

[4] 打办自己：清理自己的烦恼习气。打办，处理，清理，扫除。

[5] 拔白露净：将所有的知见和烦恼习气扫荡干净。拔白，拔去白发。藏经中亦有少数地方写作“拨白”，拨除干净的意思。

[6] 枯木上生花：死中得活，从空起用。

[7] 抵牾：当作“牴牾”、“抵牾”，抵触，矛盾，不相一致。

[8] 金粟：金粟如来。传维摩居士之前身为金粟如来。

77. 示魏学士

覲面^[1]相呈，实时分付^[2]了也。若是利根，一言契证，已早郎当^[3]，何况形纸墨、涉言诠、作路布，转更悬远。然此段大缘，人人具足，但向己求，勿从它觅。盖自己心无相，虚闲静密，镇长^[4]印定六根四大，光吞群象。若心境双寂双忘，绝知见，离解会，直下透彻，即是佛心，此外更无一法。是故祖师西来，只言“直指人心，教外别行，单传正印，不立文字语句”，要人当下休歇去。若生心动念，认物认见^[5]，弄精魂^[6]，着窠窟，即没交涉也。石霜道：“休去，歇去，直教唇皮上醭生去，一条白练去，一念万年去，冷湫湫地去，古庙里香炉去。”^[7]但信此语，依而行之，放教身心如土木、如石块，到不觉、不知、不变动处，靠教^[8]绝气息、绝笼罗，一念不生，蓦地欢喜，如暗得灯，如贫得宝；四大五蕴轻安、似去重担，身心豁然明白，照了诸相犹如空花、了不可得。此本来面目，现本地风光，露一道清虚，便是自己放身舍命、安闲无为、快乐之地。千经万论只说此，前圣后圣作用方便妙门只指此。如将钥匙开宝藏锁，门既得开，触目遇缘、万

别干差，无非是自己本分合有底珍奇，信手拈来，皆可受用，谓之一得永得。尽未来际，于无得而得，得亦非得，乃真得也。若不如是，便落有证有得、相似般若中，却不究竟也。

既豁然达得此根本分明，然后起力作用，正好修行。二六时中，孜孜履践，不取一法，不舍一法，当处圆融，处处是三昧，尘尘是祖师，而不留胜解之心，专行无人、无我、平等一相大道。奉戒持斋，精修三业，令纯净无染，滴水滴冻^[9]，乃至六度万行，一一圆通。发大机，启大用，展转令一切人信此、参此、悟此。须行解相应，慎勿作拨无因果、潏潏荡荡魔邪见解；才作此，即谤般若，却招恶报去！所以佛祖垂教，谓之“清净明诲”，当须依此正因，然后当证妙果。所有一生力量，正要透脱死生。若一念圆证，念念修行，以“无修而修、无作而作”炼磨将去，于一切境不执不着，不被善恶业缘缚，得大解脱。到百年后，倏然独脱，前程明朗，劫劫生生不迷自己，便是千了百当^[10]。此皆显不落言诠玄妙机境之致，应当冥心体究，俾透彻尘劳，证清净妙果。

[1] 覲面相呈：面对面地亲自传授。覲面，当面，面对面。覲，音dì，相见。

[2] 分付：原作“分什”，抄录之误，今改。

[3] 郎当：潦倒，狼狈，失意，困顿，露丑。

[4] 镇长：恒久，长时不间断地。

[5] 认物认见：执某种境界或知见为是。

[6] 弄精魂：指那些没有正知正见的指导，执着于定境，修炼精气魂魄等外道行为。此指显神弄异，装模作样。

[7] 石霜：即石霜庆诸禅师，道吾宗智禅师之法嗣。唇皮上醭生，意思是抛

开语言文字和名相概念，长时沉默，很少开口说话。醭，音bú，白醭，米酒等物因腐败而产生的白霉。一条白练，指功夫纯净专一，无有间断，乃理一心境界。一念万年，一念之中能收摄万年，乃华严事事无碍境界。古庙香炉，乃古旧厚重之物，比喻用心沉寂，长久不动摇，无丝毫躁动。

[8] 靠教：使令，以便达到。

[9] 滴水滴冻：比喻做事态度严谨，一点一滴、一丝一毫也不肯放过。

[10] 千了百当：指全部放下，一切妥当，内心得到了真实安顿。

78. 示嘉仲贤良

“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异，始为道矣。”此谛实之言也。但心真，则人佛俱真。是故祖师惟直指人心，俾见性成佛。然此心虽人人具足，从无始来清净无染，初不取着，寂照凝然，了无能所，十成圆陀陀地^[1]，只缘不守自性，妄动一念，遂起无边知见，漂流诸有，根脚下恒常佩^[2]此本光，未尝暖昧^[3]，而于根尘枉受缠缚。若能蕴宿根、遇诸佛祖师直截指示处，便倒底脱却腻脂衲袄^[4]，赤条条，净裸裸，直下承当，不从外来，不从内出，当下廓然，明证此性，更说甚人、佛、心？如红炉上着一点雪，何处更有如许多怛怛^[5]也？是故此宗不立文字语句，惟许最上乘根器，如飘风、疾雷、电激、星飞，脱体契证，截生死流，破无明壳，了无疑惑，直下顿明，二六时中，转一切事缘皆成无上妙智，岂假厌喧求静、弃彼取此？一真一切真，一了一切了，总万有于心源，握权机于方外，而应物现形，无法不圆，何有于我哉？要须先定自己落着^[6]，立处既硬纠纠地^[7]，自然风行草偃^[8]。所以王老师^[9]十八上便解作活计、香林^[10]四十年乃成一片。尘

劳之俦，为如来种^[11]，只在当人善自看风使帆，念念相续，心心不住，向此长生路上行履，即与佛祖同德同体、同作同证。况百里之政柄^[12]在手头，安民利物即是自安，万化同此一机，千差并此一照，尽刹尘法界可以融通，何况人佛无异耶？

[1] 十成圆陀陀地：彻底地圆融应物、灵动自在。

[2] 佩：佩带，怀有。

[3] 暧昧：不光明，昏暗。

[4] 倒底脱却腻脂衲袄：彻底摆脱身体这个色壳子以及无始养成的语言思维习惯之束缚。倒底，彻底。

[5] 切怛：唠叨，啰嗦。切，音 dāo；怛，音 dá。

[6] 定自己落着：明见自己的本性、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确立自己的安身立命处。

[7] 硬纠纠地：坚固，不动摇。

[8] 风行草偃：比喻所到之处无不相应、无不受感化。

[9] 王老师：指南泉普愿禅师，马祖道一禅师的弟子，俗姓王，悟道后，自称“王老师”。《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载：池州南泉普愿和尚上堂云：“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计，有解作活计者出来，共尔商量，是住山人始得。”

[10] 香林：香林澄远禅师，云门文偃禅师之法嗣，汉州绵竹人，姓上官。将示寂，辞知府宋公瑄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这僧风狂！八十岁行脚去那里？”宋曰：“大善知识去住自由。”师谓众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讫而逝。

[11] 尘劳之俦，为如来种：凡夫俗子成为如来种性。俦，音 chóu，类属，伴侣。

[12] 政柄：治理政事之权柄。

79. 示方清老

老达磨来自竺乾^[1]，岂尝持一物？及游梁历魏，面壁少林，无人识渠，独可祖劬勤^[2]，立雪断臂，始略垂慈^[3]，由此即心^[4]。若谓无言，从何而入？如谓有言，向伊道甚？将知须是个人^[5]，始十分领略^[6]，乃无渗漏。所以入此门来，要是根器猛利，能疾速弃舍从前知见解路，使胸次空劳劳、不留毫发，洞照虚凝，言思路绝，直契本源，泯然无际，自得“本有、无得”妙致，方号“信及、见彻”，犹有无量无边难测难量大机大用在！倘留些能所、堕在缘尘，则卒急^[7]未便相应。是故古德劝令直下休去、歇去。此段譬如快鹰鹞梢云突日^[8]、迷风背箭^[9]，掀腾^[10]直截，不容拟议；苟或踌躇，乃蹉过也。其为教外别行，从可知矣。既有志于是，请放下着，覷体^[11]承当，一切成现，则初祖不曾来，自己亦无得。

[1] 竺乾：天竺，汉地称古印度为竺乾。

[2] 独可祖劬勤：只有二祖慧可禅师亲近他，以师礼待之。劬勤，指侍奉效劳。

[3] 垂慈：指开示说法。

[4] 即心：契悟到自己的本心。

[5] 个人：这种根器的人。

[6] 十分领略：彻底领悟。

[7] 卒急：匆促，急迫。卒，同“猝”。

[8] 梢云突日：犹言直冲云霄。梢，掠、扫。突，冲向。

[9] 迷风背箐：本书第13信《示潭州智度觉长老》中有“迷风曜日，背摩青霄”之语，故知此处的“迷风背箐”，或为此语之略称，形容气势宏大，令人不敢正视。箐，音qìng，山间的大竹林；或为“霄”字之误，指青天。

[10] 掀腾：翻腾，飞腾。

[11] 觑体：当体，当下。

80. 示李宜父

此道最径要，不出一言，而此言非佛口所宣，非诸祖所道。若谓“即心非心、即佛非佛”，则刻舟守株^[1]，了无交涉。若默识^[2]此言，岂堕唇吻^[3]？趁块之流^[4]遂妄卜度^[5]，以为瞬扬举动，未梦见在！殊不知从上来体裁步骤^[6]，且不是作聪明、立知见、论权实照用^[7]境界，抑不得已，遂按下云头^[8]，棒喝交驰，星飞电击，俊底^[9]聊闻即知落处。且毕竟是那一言？莫是“柏树子”^[10]、“须弥山”^[11]、“露”^[12]、“亲”^[13]、“瞎”^[14]、“普”^[15]、“错”^[16]、“俱”^[17]、“见”^[18]、“知”^[19]么？莫是“担板汉”^[20]、“勘破了”^[21]、“吃茶去”^[22]、“珍重”^[23]、“敢保老兄未彻在”^[24]、“歇去”^[25]、“参堂去”^[26]么？并是依草附木精魅^[27]。有底道：“是也，祖师以‘佛语心为宗’^[28]，无门为法门”，便是错认定盘星也。直须待桶底子脱，如睡梦觉，大彻大悟，然后可以承当此言也。

[1] 刻舟守株：刻舟求剑，守株待兔。

[2] 识：同“志”，记住，忆持。

[3] 唇吻：指代言辩口说。

[4]趁块之流：狂犬逐块之流。趁块，即“狂狗趁块”，与“狮子咬人”相对，又称“韩卢逐块”。比喻愚蠢，抓不住根本，被表象所迷。

[5]卜度：揣度，推测。

[6]从上来体裁步骤：古来大德接引徒众时所表现出来的风格、所使用的方法。

[7]权实照用：宗门接引学人时常用的四种方法，权，指方便开示。实，指究竟了义的开示。照，观知来机谓之照。用，运用手段勘探或接引谓之用。照用之说，见临济语录。

[8]按下云头：为慈悲接众，抑高就低，俯身开示。

[9]俊底：根器猛利的人。

[10]柏树子：有僧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云：“庭前柏树子。”僧云：“和尚莫将境示人。”州云：“我不将境示人。”僧云：“既不将境示人，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只云：“庭前柏树子。”其僧于言下忽然大悟。

[11]须弥山：有僧问云门：“不起一念，还有过也无？”师曰：“须弥山。”

[12]露：有僧问云门：“杀父杀母，佛前忏悔；杀佛杀祖，向何处忏悔？”师云：“露。”

[13]亲：有僧问云门：“如何是云门一路？”师云：“亲。”进云：“如何即是？”师云：“颠言倒语作么？”

[14]瞎：李都尉遵勛问慈明楚圆禅师曰：“我闻西河有金毛狮子，是否？”师曰：“甚么处得者消息？”公便喝，师曰：“野干鸣。”公又喝，师曰：“恰是。”公大笑。师辞，公问：“如何是上座临行一句？”师曰：“好将息。”公曰：“何异诸方？”师曰：“都尉又作么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师曰：“专为流通。”公又喝，师曰：“瞎！”公曰：“好去。”师应喏喏。

[15]普：有僧问云门：“如何是正法眼？”师云：“普。”

[16]错：有僧问云门：“能诠表里时如何？”师云：“风不入。”进云：“表里事如何？”师云：“错。”

[17]俱：一日，云门示众云：“学佛法底人如恒河沙，百草头上道将一句来。”代云：“俱。”

[18]见：云门经常问僧：“见么？”自云：“见。”又云：“见什么？”代云：“花。”

[19]知：有僧问云门：“学人与么来，请师实说。”师云：“知。”

[20]担板汉：有新到参赵州禅师。师问：“甚么处来？”曰：“南方来。”师曰：“佛法尽在南方，汝来这里作甚么？”曰：“佛法岂有南北邪？”师曰：“饶汝从雪峰、云居来，只是个担板汉。”

[21]勘破了：有僧游五台，问一婆子曰：“台山路向甚么处去？”婆曰：“蓦

直去。”僧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恁么去。”后有僧举似赵州，赵州曰：“待我去勘过。”明日，赵州便去问：“台山路向甚么处去？”婆曰：“蓦直去。”赵州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恁么去。”赵州归院，谓僧曰：“台山路子为汝勘破了也。”

[22]吃茶去：赵州丛谿禅师问新到：“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甚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喏。师曰：“吃茶去。”

[23]珍重：云门上堂云：“不可雪上加霜去也。珍重。”便下座。

[24]敢保老兄未彻在：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第四自然段注[3]。

[25]歇去：即放下一切有为有求有得的心。见“石霜七去”。石霜庆诸禅师经常示众：“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万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庙香炉去，一条白练去。”

[26]参堂去：云门问僧：“甚处来？”僧云：“湖南来。”师云：“夏在甚处？”僧云：“湖南。”师云：“开通寺在甚处？”僧云：“不会。”师云：“参堂去。”无对。代云：“诺。”代初语云：“和尚远问，学人近对。”又云：“才始新到。”

[27]依草附木精魅：指代不知本来面目、随处攀附、不能自足自主的人。依草附木，原指人死后生缘未定之际，精灵无法独立自存，只好依附草木而住。禅宗借指学者执着于语言文字，不悟本来，认假为真，不得脱透自在。

[28]佛语心为宗：语出《楞伽经》，意谓佛陀所开示的无量方便法门，均不离“万法唯心”、“即心即佛”的道理。

81. 示韩通判

透脱要旨，唯在歇心。此心，知见生即转远。直下歇到无心之地，虚闲寂静，虽万变千转，非外非中，了不相干，自然腾腾任运^[1]，照应无方，便可以使得^[2]十二时，用得一切法，根本廓然^[3]，不形^[4]彼我、爱憎、得失、去来。所谓“任运犹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爱”。^[5]

[1] 腾腾任运：在日用中随缘放旷。腾腾，刚健奋进貌。任运，原意是听任命运摆布，此指保持真性不失而随缘放旷。

[2] 使得：指使，主宰。

[3] 廓然：阻滞尽除、胸次旷然空寂。

[4] 不形：不产生。形，产生，形成。

[5] 语出《宝志和尚十二时颂》。原文是“人定亥，勇猛精进成懈怠。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超释迦，越祖代，心有微尘还窒碍。放荡常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爱。”他家，他，此指证道的人。通人，明眼人、学识渊博的人。“他家自有通人爱”意指，外现痴兀之相的修道人，世人或许看不起，但真正的明眼人却珍惜他。

82. 示张国太

此段大因缘，乃佛乃祖特行独唱^[1]，接上乘人利根明敏之士，要超情、离见觉^[2]，机关活卓卓地透漏^[3]，未举先谳，未言先领；才有朕兆^[4]，一剪剪断，直下不明他事，终不向意根下寻思，要须打办精神，当阳^[5]承当担负，如太虚日轮，无幽不烛。所以从上古德到单提^[6]处，不容毫发，编拨^[7]将去，使净倮倮、赤洒洒，不与万法为侣，不与干圣同躔^[8]，独脱超升，自由自在去。是故德山、临济，棒喝交驰，出没纵擒，不在窠臼。至于言语机用^[9]，一时坐断，圣凡路绝，得失情遣，到大休歇场^[10]，更唤什么作生死？胸次等闲^[11]，照亦不立。遇缘即宗^[12]，拈得出来，盖天盖地。据慈悲方便，落草^[13]商量，正要令利根人拨去妄缘、恶觉知见，彻空空^[14]处，空空亦不存，心如太虚，森罗万象无不包含、印定^[15]，头头处处得大解脱，乃名“了事底人”，亦尚未当得^[16]“向上行履”。若论“向上行履”、“干圣密传”处，岂止壁立万仞、隔千里万里？尽大地拈来，未有一尘许，谓之“大用现前”。三十、二十年长养纯熟，便乃契证也。“即心即佛”，已是

八字打开；“非心非佛”，重向当阳点破^[17]，不寻其言，一直便透，方见古人赤心片片。若也踟蹰，当面蹉过也。

“不与万法为侣底是什么人？”“待你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你道。”^[18]多少径截省要，何不便与么承当？更入它语言中，则永不透脱。多见学者只么卜度下语，要求合头^[19]，此岂是透生死见解？要透生死，除非心地开通；此个公案乃是开心地钥匙子也。只要明了，言外领旨，始到无疑之地。

昔修山主要见地藏，自陈：“此番来见和尚，经涉许多山川，极是辛苦。”地藏指云：“许多山川与汝，也不恶。”^[20]渠便桶底子脱去。似此岂假多言？道途之间，也须保任始得。

[1] 乃佛乃祖特行独唱：诸佛祖师特殊倡导的妙旨。乃佛乃祖，即诸佛祖师。乃，你的。特行，超出常规的行为。独唱，与世不共的提倡或观点。

[2] 离见觉：即黄檗禅师所倡导的超越见闻觉知，不被见闻觉知所转。

[3] 透漏：透脱，自在。

[4] 朕兆：二边分别心生起之迹象。宗门把纯一绝待的一真法界比作“朕兆未分之前”。

[5] 当阳：向阳，正对着太阳。意指当下明白无误地。

[6] 单提：又称“单提正印”、“单提正令”、“单提密传”、“单提独照”，意指不涉其余，不落言诠，独标成佛之最上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7] 编拨：削除，清理。

[8] 不与千圣同躔：即“不与千圣同途”。躔，音chán，足迹，行迹，原作“廛”，今改。

[9] 言语机用：指言语文字和思维分别。

[10] 大休歇场：指大事彻底了毕，到究竟安歇处。

[11] 胸次等闲：内心平常自在，不落有为。

[12] 遇缘即宗：犹言“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宗，作动词用，意为作主。

[13] 落草：有二义：一指为度化凡愚众生，故意降低自己的身分，随凡愚

污浊之现实而施行化导，又称为向下门。二指在教化的过程中，因过分随顺学人而失去了自己的本分原则，落入第二义，不能彻底荡尽学人的文字知见，如落草谈、落草汉等，均指此义，含有轻蔑之意。此处当指第一义。

[14] 空空：《大智度论》四十六云：“何等为空空？一切法空，是空亦空，是名空空。”嘉祥《仁王经疏》二曰：“空破五阴，空空破空。如服药能破病，病破已，药亦应出。若药不出，即复是病。以空破诸烦恼病，恐空复为患，是故以空舍空，故名空空也。”

[15] 印定：用实相般若照破一切境缘，转为菩提妙用，无取舍心，如如不动。

[16] 当得：称得上。

[17] 重向当阳点破：重新当下破除。重向，重新，再一次。当阳，当下明白无误地。

[18] 此语乃庞蕴居士与马祖道一禅师之间的对机问答。

[19] 合头：又称“合头语”，指方便对机之开示。意指师徒之间的一问一答，犹如榫头对榫眼、帽子对脑袋，互相契合，而非绝对实有之定法。有时也指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结论。此处偏重于第二义。

[20] 抚州龙济绍修禅师，初与法眼（清凉文益禅师）同参地藏（桂琛禅师，玄沙师备禅师之法嗣），所得谓已臻极。暨同辞，至建阳，途中谭次，眼忽问：“古人道‘万象之中独露身’，是拨（拨除，否定，排斥）万象？不拨万象？”师曰：“不拨。”眼曰：“说甚么拨不拨？”师懵然不知，却回地藏。藏问：“子去未久，何以却来？”师曰：“有事未决，岂惮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许多山川，也还不恶。”师未喻旨，乃问：“古人道‘万象之中独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拨万象？不拨万象？”师曰：“不拨。”藏曰：“两个也。”师骇然沈思，而却问：“未审古人拨万象？不拨万象？”藏曰：“汝唤甚么作万象？”师方省悟，再辞地藏，覲于法眼，眼语意与地藏开示前后如一。师后居龙济山，不务聚徒，而学者奔至。

83. 示张子固

大道无方，惟是利根种性，一闻千悟，不从外起，不自内得，脱然如汤消冰^[1]，初无得丧^[2]，盖此生佛未分已前，廓彻明妙，了无依倚，卓然独存。但一念逐缘，背^[3]此真体，遂生如许不相应事业^[4]，熠熠^[5]地飘流，无暂停息。取境既熟，心源混浊，习以为常，见闻皆不出声色，只以迷妄自缚。及至体究大解脱，渺渺茫茫、莫知涯际，识浪滔滔、未尝暂住，故无由造入。而复有宿昔薰炙片善^[6]，喜乐谛信，要求其所，乃是上善，逗到^[7]伏膺^[8]参叩，却黑漫漫地^[9]，无它^[10]，只是抛离久、不纯熟乃尔。如今要直截承当，但办着身心冥然叩寂^[11]，丧却心机，一如土木，待渠时节到来，倏然自桶底子脱，契此本光，了此湛湛澄澄、不变不动、清净无为、妙净明性，固蒂深根到金刚坚固正体，全身担荷得行；然后方可万别千差悉归一致，动与静一如，心与境俱合，则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举个“须弥山”^[12]，道个“庭前柏树子”，一切机境岂从他发？至于行棒下喝，擎杈辊球^[13]，无一印定；生死涅槃犹如昨梦，自然泰定安闲，得休歇

处。更疑什么？要用便用，要道便道，遇饭吃饭，遇茶吃茶，契平常心，不起佛见、法见。佛见、法见尚乃不起，何况起造业心，发不善意，终不作此态度、拨无因果。由是得坐披衣^[14]，调卫^[15]降伏，与无心相应，乃是究竟落着之地。永嘉道：“但自怀中解垢衣。”岩头^[16]道：“只守闲闲地。”云居^[17]道：“处千万人中，如无一人相似。”曹山道：“如经蛊毒之乡，水也不得沾它一滴。”^[18]谓之“长养圣胎”，谓之“染污即不得”。直须放下却从前作解^[19]、一切净秽二边之像，行住坐卧悉心体究，乃自着底力^[20]，非从它人所授，乃是从上古德捷径也。

[1] 如汤消冰：如同将开水倒在冰上，立即消融。汤，开水。

[2] 得丧：得失。

[3] 背：背离。

[4] 不相应事业：与大道不相应的不净三业。

[5] 熠熠：明亮、闪耀的样子。熠，音yì。

[6] 宿昔薰炙片善：往昔在宗门下薰习过善法，种下善根。

[7] 逗到：及至。

[8] 伏膺：倾心从学，倾心师事。

[9] 黑漫漫地：指不能见性、开智慧，依然处在生死之暗夜中。

[10] 无它：没有别的原因。

[11] 办着身心冥然叩寂：发心要让身心寂然，一心参究。冥然叩寂，犹言默然入定。叩寂，入定，进入寂静的状态。

[12] 须弥山：有僧问云门：“不起一念，还有过也无？”师曰：“须弥山。”

[13] 擎杈辊球：擎杈，乃指“秘魔杈”之公案。五台山秘魔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见僧来礼拜，即叉其颈，问道：“那（哪）个魔魅教汝出家？那（哪）个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学徒鲜有对者。辊球，乃指“雪峰辊球”之公案。玄沙谓雪峰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么生？”师将三个木球一时抛出，沙作斫牌势。师云：“你亲在灵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升座，众集定，师辊出木球，玄沙遂捉来安旧处。师凡有僧来参，辊出示之。辊，同“滚”。

[14] 得坐披衣：指大事已明，可以披衣升座，说法接众。

[15] 调卫：调理保养。

[16] 岩头：指岩头全叟禅师，德山宣鉴禅师之法嗣。

[17] 云居：指云居道膺禅师，洞山良价禅师之法嗣。

[18] 曹山：指曹山本寂禅师，洞山良价禅师之法嗣。蛊毒之乡，指被吸血虫污染过水源的地方。

[19] 从前作解：以前的知见学解。

[20] 自着底力：依靠自己的力量。

84. 示元宾

佛祖大因缘，非名字、语言、知见、解路、作聪明、起思惟所了。要忘怀忘缘，外空诸相，内脱识情，退守清虚安闲，澄彻洞然，超诸方便，直透“本来妙心，亘古亘今湛然不动，万年一念、一念万年，永无渗漏”谛当之地，一得永得，无有变异，乃谓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此如上所说，尚是理论，以言遣言，以理会理，令人渐有趣向。从前为入理蹊径、拖泥涉水廉纤之论^[1]，及至真实提掇^[2]，何有如是周遮^[3]？是故灵山拈花，迦叶乃笑，是中岂可容毫发说底道理？要须透顶透底，尽大千刹海，一举便透，悉知落处，方谙悉^[4]从上来所行正令^[5]，德山棒、临济喝岂小儿戏耶？若具本分作家手段，不须一割。所以庞老问石头、马祖：“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石头掩其口，而马师道：“待你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你道。”岂二端耶？鞠^[6]其至趣，同是入泥入水，安可高下浅深之^[7]？到个里，直须知有^[8]；既知有，更须转去始得。切忌守死语、堕窠窟，才有一毫芒能所作用、玄妙理性见刺刺人，卒未拨剔^[9]得下，作么生透脱死生、证安乐无为

不动境界去？古人重履践一门，“得坐披衣，向后自看”是也。切须管带^[10]使得力，乃善。

古贤达具大根器，能自证明，又能力行之，唤做“作工夫”。长时只觑自己起心动念，才有毫发，即及令净尽，终不用作一种事业——“资谈柄，期胜于人而伏人，长知见，作能作胜，图声名”，实头^[11]只为死生大事，百劫千生不昧、不陷坠。古来大有不惜眉毛^[12]为人指出处：云门觐体全真；临济^[13]坐断报化佛头；德山“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寂而照”；岩头“只守闲闲地，一切时中无欲无依，自然超诸三昧”；赵州道：“我见百千个汉子，只是觅作佛底，中间觅个无心道人难得”……但熟味其言，休心^[14]履践，它时异日，逢境遇缘，乃得力也。要当慎护，勿令渗漏，乃秘诀也。

[1] 拖泥涉水廉纤之论：指方便接引教化之谈，非为向上一路之直指。廉纤，指微细分别执着和知见。

[2] 真实提掇：向究竟处提举。

[3] 周遮：啰嗦，唠叨，转弯抹角。

[4] 谙悉：明白，熟悉。

[5] 正令：宗门正法、无上宗旨。

[6] 鞠：考查，穷究。

[7] 高下浅深之：以高下深浅来评判它。

[8] 知有：指证悟见性。知道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回事，故开悟的人又称“知有的人”，没有开悟的人称“不知有的人”。

[9] 拨剔：剔除，拨除。

[10] 管带：管理、照顾念头。

[11] 实头：老老实实地。

[12] 不惜眉毛：此语乃由“因风吹火，不惜眉毛”一语转化而来，意指不顾脸面、不怕丢丑、不怕露拙。

[13] 临济：原作“临际”，今改。

[14] 休心：放下所有分别取舍、有求有得的心，犹言“无心”。

裴相国见黄檗，言下有契证，更为发挥传心秘要，再三叮咛，无限量慈悲^[1]。于頔襄阳参紫玉，一唤便回头，重为指“黑风飘船，见堕罗刹国”，方得涣然^[2]。自古士流^[3]，肯重^[4]此事，废寝忘餐，直下见谛者不胜数；皆由当人根力智见高明爽快，然后能访寻决择。今既与古为侔，尤宜力行不退，图深证深入，勿只尚口头语言，必使“心心不触物、头头无处所”始得。

此道贵单提独证，与祖佛向上机^[5]契合，高出心源，如击石火、闪电光，不容拟议寻伺，直下便透，不落意根情想，以至说理说性，于机境语句中作窠窟、立解会，递互传持。“说唯心、融地水火风、以虚空为量”，唤作透根尘下事，只成理论，不出教家三乘五性，权立阶梯，返成钝置^[6]。当须了取“未有佛祖已前，个片田地从甚处来？”才有纤毫有所得，乃是相似般若，应深辨别，勿堕尘机。到腊月三十日，理地不明、断割不去，那时悻惶繆乱^[7]，悔不可及也。五祖^[8]老师常示学徒，“须参临命终时禅”，此非小事。设使聪明辩慧、八达七通，纤洪理论、丝来线去，不出识学论文，正是打骨董^[9]，究竟无截断处。

所以从上古德，大有道宗师，与利根上智奇特之士，如陆巨大夫、王敬常侍、裴相国、甘贽道人^[10]、陈操尚书、崔群^[11]、李翱、杜鸿渐^[12]、庞老、李渤^[13]、于頔、本朝杨内翰大年、李附马诸人，莫不探赜^[14]体究，八面玲珑^[15]，有脚踏实处，而能作人所难作、行人所难行，为内外护，于大法海中，津济^[16]帐漾^[17]，不虚出南

阎浮提一遭。古人既尔，今岂只守寻常，不以自己死生大事及洪持道妙为至要，放令诸尘缘境牵惹缠缚、名言句数笼罗，无“出格之作、向上眼目、大解脱机”，为可惜。大丈夫汉已能打破面皮^[18]参请，应须通身是眼，照破幻缘，金刚宝剑截断爱网。虽在士流、现宰官身，笔头上好作方便，指挥处好行祖令，使一切闻见皆知因果、俱识起倒^[19]，便是与古为俦也。

“最后一句，始到牢关；把断要津，不通凡圣”^[20]。咄！不可只管落草、开眼作梦^[21]，也须向顶颈上施展始得。

[1] 参见第73信《示张仲友宣教》第二自然段注[5]。

[2] 参见第73信《示张仲友宣教》第二自然段注[4]。于頔，原作“于迪”，今改。涣然，指烦恼知见冰销瓦解，豁然大悟。

[3] 士流：士大夫之流。

[4] 肯重：认同重视。

[5] 向上机：又称“向上一路”，与差别建化门中的“向下一路”相对，指超越于二边分别的第一义谛。

[6] 钝置：迷惑、愚弄、误导，使之变得不聪明不灵利。

[7] 悻惶缪乱：惊恐错乱。悻惶，彷徨疑惧，慌张忙乱。缪乱，错乱，手忙脚乱。

[8] 五祖：指五祖法演禅师。

[9] 打古董：与“打葛藤”同义，指陷在无实际利益的文字知见当中，不能透脱。

[10] 甘贽道人：池州甘贽行者，南泉普愿禅师之法嗣。一日，入南泉设斋，黄檗为首座。行者请施财，座曰：“财法二施，等无差别。”甘曰：“恁么道，争消得某甲嚬。”便将出去。须臾复入，曰：“请施财。”座曰：“财法二施，等无差别。”甘乃行嚬。又一日，入寺设粥，仍请南泉念诵，泉乃白椎曰：“请大众为狸奴白牯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后问典座：“行者在甚处？”座曰：“当时便去也。”泉便打破锅子。

[11] 崔群：相国崔群，武城人。未冠，举进士，累官翰林学士。参径山法

钦禅师。问：“弟子欲出家，得否？”钦曰：“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将相之所能为。”群于言下有省。唐宪宗朝，出为湖广观察使。才至任，便访如会禅师。问曰：“师以何得？”会曰：“以见性得。”时会方病眼，群曰：“既云见性，其奈眼何？”会曰：“见性非眼，眼病何害？”群稽首称谢。

[12] 杜鸿渐：字子巽，濮州人。出抚巴蜀，遣使诣白厓山请益州保唐寺无住禅师入城问法。一日鸦鸣，公相杜鸿渐问师：“闻否？”曰：“闻。”鸦去，又问师：“闻否？”曰：“闻。”公曰：“鸦去无声，云何言闻？”师曰：“闻无有闻，非关闻性，本来不生，何曾有灭。有声之时，是声尘自生，无声之时，是声尘自灭，而此闻性，不随声生，不随声灭，悟此闻性，则免声尘之所转。当知闻无生灭，闻无去来。”又问：“云何不生？云何不灭？如何得解脱？”师曰：“见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灭。既无生灭，即不被前尘所缚，当处解脱。不生名无念，无念即无灭，无念即无缚，无念即无脱。举要而言，识心即离念，见性即解脱。离识心见性外，更有法门证无上菩提者，无有是处。”公曰：“何名识心见性？”师曰：“学道人随念流浪，盖为不识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顺生，念灭亦不依寂，不来不去，不定不乱，不取不舍，不沉不浮，无为无相，活鱖鱖，平常自在。此心体毕竟不可得，无可知觉，触目皆如，无非见性。”公礼而退。

[13] 李渤：原作“李勃”，今改。李渤，字濬之，曾任江州刺史，庐山归宗寺智常禅师之在家法嗣。一日，李渤问归宗智常禅师：“教中所言，须弥纳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纳须弥，莫是妄谭否？”师曰：“人传使君读万卷书籍，还是否？”曰：“然。”师曰：“摩顶至踵，如椰子大，万卷书向何处着？”李俛首而已。李异日又问：“一大藏教，明得个甚么边事？”师举拳示之，曰：“还会么？”曰：“不会。”师曰：“这个措大（旧时称贫寒失意的读书人）！拳头也不识。”曰：“请师指示。”师曰：“遇人即途中授与，不遇即世谛流布。”

[14] 探赜：探求奥秘。赜，音zé，深奥，玄妙。

[15] 八面玲珑：指彻底透脱，应对从容，自在无碍。

[16] 津济：救济，救度。

[17] 帐搯：当作“帐样”，原指做帐时所依据的规矩、格式、榜样，此指法度、纲领、规范。《松源崇岳禅师语录》卷二云：“千兵不若一将，伎俩何如帐样。”

[18] 打破面皮：放下脸面，放下架子，指虚心求教。

[19] 识起倒：知道其中的成败、得失。大慧宗杲禅师云：“因地而倒，因地而起，起倒在人，毕竟不干这一片田地事。”

[20] 这句话最初出自洛浦元安禅师之口，洛浦元安乃夹山善会禅师之法嗣，

曾经参过临济。原话是：“末后一句，始到牢关，锁断要津，不通凡圣。寻常向诸人道，任从天下乐欣欣，我独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将佛祖言教贴在额头上。如龟负图，自取丧身之兆；凤紫金网，趋霄汉以何期。直须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则。”末后句者，到彻底大悟之极处，吐至极之语，更无语句过之者，谓之末后句；此至极之句，锁断凡圣，不容通过，故曰牢关。

[21]开眼作梦：犹言白日做梦，指处在不觉悟的生死大梦当中。

85. 示曾少尹

佛祖妙道，唯在各人根本上，实不出本净妙明、无为无事心矣。虽久存诚^[1]，未能谛实，盖无始聪利智性多作为而汨^[2]之。但教此心令虚闲寂静，悠久湛湛如如，不变不易，必有大安隐^[3]快乐之期。所患者休歇不得，而向外觅作聪明也。殊不知本有之性如金刚坚固，镇长只在^[4]，未曾斯须^[5]间断。若消歇久，蓦地如桶底子脱，自然安乐也。若求善知识，广要持论^[6]，则转远矣。惟是猛利根性，猛自割断，猛自弃舍，当有证入，自知之矣！既知之后，知亦不立，始造^[7]真净境界。以公道契之外^[8]，故强^[9]言之，可照之区域之表^[10]也。

[1]存诚：怀着真诚的向道之心。

[2]汨：没溺，淹没。

[3]安隐：安稳。

[4]镇长只在：恒常存在目前。只在，总在，仍在。

[5]斯须：须臾，片刻。

[6]广要持论：多要记持文字知见。

[7]造：到达。

[8]以公道契之外：因为您我为方外道友。道契之外，道契之于方外。

[9]强：勉强。

[10]区域之表：犹言“世间”。

86. 示蒋待制

此段事^[1]，天、人、群生、至于佛祖，皆承威力。但以群灵虽蕴此而冥昧，枉受沉溺，佛祖达此而超证，迷悟虽殊，其不思议一也^[2]。是故佛祖开示直指，莫不令一切含灵各各独了^[3]自己本来圆具、清净妙明真心，更不留如许^[4]尘劳、妄想、计念、知见，直向五蕴身田，回光返照^[5]，湛寂如如^[6]，廓尔承当^[7]、明见此正性。

此性即心，此心即性，浩浩作为，应在六根门头千变万化，初不摇动，故号“常住本源”^[8]。若达此本，力用所作无不透彻；须是截流而证，若踟蹰^[9]动念，则没交涉也。唯是当人根性素来纯静深沉，为最易为力^[10]，只略返照一透，便可证入，古人谓此为“无尽藏”，亦名“如意珠”，亦号“金刚宝剑”。

[1] 此段事，指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之事，亦即下文的“一切含灵各各圆具清净妙明真心”、“常住本源”、“无尽藏”、“如意珠”、“金刚宝剑”。

[2]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尽大地一切含灵众生虽然也蕴藏有此清净妙明真性，但因为他们在无明当中，不自觉悟，不能开发其妙用，结果沉溺在生死苦海中，枉受轮回。究竟说来，众生与佛虽有迷悟的差别，而其不可思议的本源真性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蕴，蕴藏，蕴具。超证，超越二边分别，

契证不二之真性。殊，不同。

[3] 了：放下尘劳妄想，契证本具真性。古人把“修道”称之为“了道”，一个“了”字，说明了在修道的过程中“休去歇去”的重要性。“为道日损”的“损”字也是这个意思。

[4] 如许：这么多。

[5] 意指在日常言行举止、起心动念、应缘接物的当下，起自性观，时时反问，“这一切毕竟是承谁的恩力”。五蕴身田，人之身心是由色、受、想、行、识等五个方面假合而成，能为善恶之业、感招苦乐果报，故称五蕴身田。

[6] 湛寂如如：心中明明了了，空空荡荡，如如不动，了无挂碍。

[7] 承当：即念念之间无可怀疑地相信日用中的一切施为当下都是真性的妙用，不用向外向他时他处寻找，当下脱体现成。永嘉大师讲，“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即是承当义。承当不只是知见上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念念之间要信到位，此时的信同时即是观、即是证。

[8] 这一句话，堪称宗门正眼。心与性，在教下，往往被视作两个概念，性是体，心是相、用，相、用是有生灭的，而体却是超越二边的。很多人对此妄作二边解会，想从相、用之外寻找一个所谓纯粹的不生不灭的体。这种解会，细究起来，仍是取舍心未断、落在二边见当中。殊不知宗门下，当泯此二边见，直透此心当体即性，此性当体即心，更不必打成两截而妄想舍心而取性也。至于日用施为、六根应用，亦当下一一皆是真性之妙用、真性之现前，若不动念，现前即是，更不必于境上取舍分别。浩浩，众多、繁复貌。应在六根门头千变万化，意谓自性通过六根而展现出无穷的妙用，祖师讲，“自性常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即是此意。

[9] 踟蹰：音chíchú，来回走动貌，意指徘徊犹豫。

[10] 最易为力：最容易用功。为力，着力，此指用功。

要深具信根，信此不从他得，行住坐卧凝神寂照，净倮倮^[1]地，无间无断，自然诸见不生，契此正体不生不灭、非有非无、无实无虚、离名离相，即是当人本地风光、本来面目也^[2]。古德所以扬眉瞬目、拈槌竖拂、行杖行喝、微言妙句、百千亿方便，无不令人向此透脱。一才透得，便深彻源，弃却敲门瓦子^[3]，了无毫发当情^[4]，

三十、二十年于中履践，截断路布葛藤、闲机破境^[5]，倏然^[6]无心，乃安乐之歇场^[7]也。所以道：“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觅了时无了时。”

[1] 俱俱：同“裸裸”。

[2] 此一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上文所提到的“廓尔承当”的含义。信真性本具，不从他人得；信真性常现在前，不从他时得；信真性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当下即是。于念头上，立此正信之后，然后努力在日用中去培养正念，虚明自照，不生丝毫的二边、取舍之异见，坦然自足。能念念如此，即是真承当。

[3] 敲门瓦子：今言“敲门砖”，暂时借用的方便工具，目标达到后，便弃置一边。此指上文提到百千万亿方便法门。

[4] 了无毫发当情：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执着。

[5] 路布葛藤、闲机破境：指语言文字、公案机锋等套路性、人云亦云式的东西。闲机破境，指古人的悟道、接机之公案。

[6] 倏然：自然洒脱貌。倏，音xiāo。

[7] 歇场：科举考场次之间的间歇。此指安歇处。

摩竭掩室、毗耶杜词^[1]，人皆以为极致，殊未梦见渠脚指头在；大人见、大智、大用，岂拘格量哉^[2]？直是痛的地^[3]，恨不两手分付，那论浅深、得失、彼我，现量纷纭、和泥合水耶^[4]？且如佛未出世、祖师未来、世界未成、虚空未现，向甚处扪摸？要须丧却机心^[5]、死却知见、脱去世智辩聪，放下直如枯木朽株相似，蓦地体得到绝气息处^[6]，淡然忘怀，万年一念，将养保卫^[7]，久久纯熟，子细返观，便谙得^[8]摩竭、净名来脉^[9]也。

赵州临示寂，封一柄拂子，送与镇府大王云：“此是老僧一生用不尽底。”原^[10]其高识远见，岂令人滞于相、

执于言、缚于葛藤耶？唯直了证，则活鱖鱖、有出群作略，乃能担负，如水入水、似金博^[11]金也。

[1] 摩竭掩室、毗耶杜词：《注华严经题法界观门颂》卷二云：“摩竭者，唐翻‘无毒害’，……佛于兹成道，三七日内不说法也，表名言路绝，状若掩室也。毘耶离，唐翻广严，……净名居士示疾于此，会诸菩萨各说不二法门竟，时文殊问言：‘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净名默然无言，名为杜口也。”

[2] 意谓大解脱者他们的大智慧和大机用，不可思议，岂会拘泥于常规？拘，限制，拘泥。格，法式，标准。量，量度。

[3] 痛的地：表程度，极恳切地、尽情地、迫不及待地。的，音dì，的确，真切。

[4] 意谓祖师接人，悲心愿重，恳切何似，恨不能两手相送，当下直接以心传心，哪里会转弯抹角，跟你谈论深浅、得失、是非、人我，以及跟你打葛藤、作文字商量、拖泥带水呢？现量纷纭，此指进行繁杂地讨论。和泥合水，指失去本分，随语言文字、名相思维在打转。

[5] 机心：卖弄小聪明、投机取巧之心。

[6] 绝气息处：指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命根斩断。

[7] 万年一念，将养保卫：意指见本地风光之后，犹有无量劫以来的习气要除，切须持之以恒地做绵密保任的功夫。万年一念，本指华严长短互入之圆融理趣，此指持之以恒地绵密地做功夫。

[8] 谙得：明白。

[9] 来脉：原委，底细。

[10] 原：探究。

[11] 博：换取，交换。

襄阳郡将王常侍参汾山大圆得旨^[1]。一日，有僧从汾山来，常侍问：“山头老汉有何言句？”僧云：“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汾山竖起拂。”常侍云：“山中如何领解？”僧云：“山中商较，即色明心，附物显理。”侍云：“会便会，着甚死急？汝速回去，待有书与老师。”僧驰书回。汾山拆见——画一圆相，于中书个“日”字。汾山呵呵大笑云：

“谁知吾千里外有个知音！”仰山云：“也只未在。”汾山云：“子又作么生？”仰山于地上画一圆相，书个“日”字，以脚抹之而去。看他得底人步骤趣向，岂守窠窟则^[2]？个里^[3]若善观其变，则能原其心；既能原其心，则有自由分；既有自由分，则不随他去也；既不随他去，何往而不自得^[4]哉？

[1]王常侍，即王敬初，汾山灵祐禅师之法嗣，一代饱参之士，与裴休、陆亘、李翱、张拙秀才等齐名。汾山大圆，即汾山灵祐禅师。该公案见《潭州汾山灵祐禅师语录》。

[2]则：句末语气助词，犹“哉”、“者”。

[3]个里：这里。

[4]自得：自在得意。

每接士大夫，多言“尘事萦绊，未暇及此；待稍拨剔了，然后存心体究”。此虽诚实之言，然一往久在尘事中，口以尘劳为务，头出头没，烂骨董地熟了，只唤作尘事，更待拨却尘缘，方可趣入；其所谓“终日行而未尝行，终日用而未尝用”，岂是尘劳之外别有此一段大因缘耶？^[1]殊不知大宝聚上放大宝光，辉天焯^[2]地，不自省悟承当，更去外求，转益辛勤，岂为至要？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从朝起，正却念、静却心，凡所指呼作为，一番作为一番再更提起，审详看：“从何处起？是个甚物作为得如许多？”当尘缘中一透，一切诸缘靡不皆是，何时拨剔？^[3]即此便可超宗越格^[4]，于三界火宅之中，便化成清净无为清凉大道场也。《法华》云：“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经行及坐卧，常在于其中。”^[5]

[1]这段话的意思是：每次接引士大夫的时候，经常听见他们讲，我现在的尘俗事务很多，身陷其中，暂时无暇考虑修行的事情，等我将来稍稍从尘务中摆脱出来，再来好好地一心体究自己的本分大事。此虽诚实之言，可是，在红尘中浸染久了，日以俗事为务，汨没其中，头出头没，好像羊杂碎一样被煮得烂熟烂熟的了，成了骨董羹，那时要修行恐怕只是一句空话。由于他们把世间的日用施为看作是修行无关的尘俗之事，所以才幻想将来能放弃尘俗之事的纠缠，一心修行入道。这正是犯了古人所讲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毛病——终日行而未尝行，终日用而未尝用，把修行与生活打成了两截。难道在尘劳之外还有一个所谓的真性在吗？这正是知见不圆、信心不足、不肯承当的表现。句中的“口”字，疑为“日”之误。烂骨董，由猪牛羊的杂碎炖烂而成的羹。

[2]焯：音 zhuó，照耀。

[3]此句意谓若在日用中时时参究——“我这一念或行为，毕竟从何处生起？是谁驱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在令我举手投足，起心动念？”这样参究久了，若能在一个具体的尘缘中透过其本质（自性的妙用），则其它一切尘缘无不皆是自性的妙用，那时还用幻想摆脱尘劳以便一心修行吗？

[4]超宗越格：超越常规，不再落入分别取舍之二边见中。

[5]参见《妙法莲华经》卷五，原偈为“佛子住此地，则是佛受用。常在于其中，经行及坐卧。”

87. 示宁禅人

死生之变亦大矣。衲僧家坐断报化佛头^[1]，不立纤毫知见，直下透脱，要万年一念、一念万年，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打成一片，不见毫末起灭轮转。所以道：“任是千圣出头来^[2]，终是向渠影中现。”试问：渠正体^[3]作何形段？须知空劫已前，由他^[4]建立；至于穷华藏浮幢王刹^[5]、尽未来际，亦因他成就。若是上根利智，脱却无始劫来虚妄染污、圣凡情量，向脚根下猛省直透，弃舍一切依倚^[6]、闻见觉知、色声味触，如红炉上着点雪，洒然净尽；无量珍宝于中运出，无边胜相于中显现，亦于本心初无彼我、是非、胜负、欣厌，便与本来无二无别，更唤甚作生死？唤甚作小大？冥然岑寂^[7]，得大安稳，始知从来不曾丧失，亦不欠少。岂不见石头问药山：“汝在此作什么？”山云：“一物不为。”头云：“恁么则闲坐去也。”山云：“闲坐则为也。”头云：“汝道不为，不为个什么？”山云：“千圣亦不识。”石头乃有颂：“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只么行。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凡流岂可明。”^[8]看渠师资践履、趣向如此，可不是本分事耶？既图^[9]参问，宜乎追

慕，使古风不坠，乃自己行脚事办也。

[1] 坐断报化佛头：比喻扫除一切法见，远离凡情圣解。

[2] 出头来：指出世说法度生。

[3] 正体：本身，当体。

[4] 他：原作“地”，误，今据后文改。

[5] 华藏浮幢王刹：此指无量无边的华藏世界海及重重无尽的诸佛刹土。长水子璿《首楞严义疏注经》卷五云：“浮幢王刹香水海者，准《华严经》，华藏海中有大莲华，其莲华中有诸香水海，一一香水海为诸佛刹世界之种。”又《楞严经疏解蒙钞》卷五云：“诸佛世界从海涌现，故曰浮幢。华藏世界在香水海中，故曰浮幢王刹。华藏二十重，累高如幢，最为广大，故称王。”

[6] 依倚：执着。

[7] 岑寂：山高而寂，寂静。

[8] 石头，指石头希迁禅师，青原行思禅师之法嗣。药山，指药山惟俨禅师，石头希迁禅师之法嗣。相将，相偕，相共。造次，平常，一般。一作鲁莽、轻率、粗糙解。

[9] 图：谋求，发心。

88. 示胜上人

“大道体宽，无易无难。小见狐疑，转急转迟。”^[1]若达大道体宽，廓然同太虚空，放怀旷荡，触处皆真，不拘限量^[2]，有何难易？信手拈来，盖天盖地，含育十虚而不作相^[3]。若才作毫毛知见解碍，则堕知见，究彻不及，返生狐疑。所以此道唯务大根利器，直下承当，脱然惺悟^[4]便休，更不作限量知见；万别千差一剑截断，等闲不立胜负，惟务退藏^[5]，似兀如痴，孤运独照，融通溜合^[6]，密密绵绵，佛眼亦觑不见，况乎魔外^[7]？长养成就，自然有入心入髓之功，便于根尘、违顺、死生亦咬得断，终不疑着^[8]。此乃无心无为无事大解脱境界。既然图欲预此胜流，当须切切孜孜^[9]，放下身心体究，一句、一机、一境上发明悟入，无量无数作用公案一时穿透；才拈得来，更不放过，便与截断，岂不快哉！

[1] 语见三祖《信心铭》。“大道体宽，无易无难”，意指大道无边，遍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心态，一切现成，当下即是，没有难、易之分。“小见狐疑，转急转迟”，意指小知小见者，对“大道无边，遍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心态，一切现成，当下即是”这一点，不能生起决定的信解，用向外攀缘的心和分别取舍的心求道，所以，便产生了“愈求愈远、愈急愈迟”的不相

应现象。

[2] 不拘限量：不被二边分别知见、窠臼所束缚。限量，限定止境。

[3] 不作相：意指不执着于相。

[4] 惺悟：同“醒悟”，觉悟。

[5] 退藏：退步藏守。

[6] 溜合：契合。溜，音mǐn，契合。

[7] 魔外：天魔外道。

[8] 疑着：怀疑、执着。

[9] 切切孜孜：勤苦不懈。

89. 示琛上人

僧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云：“庭前柏树子。”不妨^[1]省力。如今参问之士，性识昏昧，只管去语言上咬，至了不奈何^[2]，下梢无合杀^[3]，遂满肚怀疑，多作异见异解，蹉却^[4]本分事。殊不知不在言语上，又不在事物边，如击石火、闪电光，略露风规^[5]，才拟承当，早落二三^[6]也。若要直截，应须退步就己，歇却狂心，使知见解碍都卢^[7]净尽，时节缘熟，瞥然^[8]明证，亦不为难。似恁么话，早葛藤了也，且作死马医，会当^[9]有趣入处。但一则公案上透顶透底信得及，到无疑之地，饒间^[10]千种万端改头换面，长句短句、多句少句、有句无句，一时透脱，岂有两种也？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得永得，据自宝藏，运自家财，受用岂有穷极也？不见德山在龙潭吹纸烛^[11]，豁然瞥地^[12]，便道：“从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后来住山，打风打雨^[13]，不妨性燥^[14]。但恁么参，但恁么证、恁么用，办取肯心^[15]，必不相赚。

[1] 不妨：非常，很。

[2] 至了不奈何：到了完全无可奈何的程度。

[3] 下梢无合杀：最终没有了结果。下梢，结果，结局。合杀，结果，终结，收尾。

[4] 蹉却：错过。

[5] 风规：风采，风度品格。此指祖师接引人时所表现出的风格。

[6] 早落二三：早已错过。落二三，即落二落三，表示落后，跟不上步伐。

[7] 都卢：全，都。

[8] 瞥然：突然，迅速地。

[9] 会当：将会。

[10] 饒间：同“晌间”，白天，日常、平常。晌，音 shǎng。

[11] 德山在龙潭吹纸烛：参见第22信《示宗觉禅人》第一自然段注[10]。

[12] 豁然瞥地：突然顿悟。瞥地，形容时间极短、速度极快，犹言一刹那，宗门中专指顿悟见性。

[13] 打风打雨：比喻禅风凌厉，呵佛骂祖，扫一切相。

[14] 不妨性燥：非常粗猛。性燥，又作性躁，性情急躁，粗率。

[15] 办取肯心：发起真信不疑之心。

90. 示英上人

道妙至简至易，诚哉是言！未达其源者，以谓“至渊至奥，在空劫已前、混沌未分、天地未成立，杳冥^[1]恍惚，不可穷、不可究、不可诘^[2]，唯圣人能证能知。”是故诚其言^[3]、不识其归趣，安可以语此事哉？殊不知人人根脚下圆成，只日用之中净倮倮地，被一切机，遍一切处，无幽不烛，无时不用；但以背驰^[4]既久，强生枝节^[5]，不肯自信，一向外觅，所以转觅转远。是故达磨西来，唯言“直指人心”而已。此心即平常无事之心，天机自张^[6]，无拘无执，靡住靡着^[7]，与天地齐德、日月合明、鬼神同吉凶，无容^[8]立毫发见刺，唯荡然大通，契合无心，无为无事。若立纤芥^[9]能所、彼我，即隔碍、永不通透。所谓“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若能无明壳子里证得实性，饷间^[10]无明全体一时发挥；幻化空身窠窟中见法身，饷间空身全体都卢^[11]莹彻。第^[12]恐于无明空身中作为、立见，则没交涉也。既透此正体，无明空身无别发明，则一切万有——大地山河，明暗色空，四圣六凡，皆非外物，真实谛当；则二六时中，大方无外^[13]，何处不为

自己放下身心处？岂不见古者道：“尘劳之俦，为如来种；观身实相，观佛亦然。”然后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等闲吃饭着衣即是大机大用，则行棒行喝、百千作为机境，岂更疑着？若达此自脚跟下至简至易道妙，无量法门一时开现，透脱生死、成胜妙果岂有难哉？

[1] 杳冥：幽暗，神秘莫测。

[2] 诘：追问。

[3] 诚其言：只是表面上相信先德之话。

[4] 背驰：背道而驰，离开了本有之妙道向外驰求。

[5] 强生枝节：无端生出许多障碍。强，无端。

[6] 天机自张：本有之妙用自然开显。

[7] 靡住靡着：无有执着，住无住处。靡，无，没有。

[8] 无容：不容，不容许。

[9] 纤芥：一丝一毫，极微细的。

[10] 饷间：一会儿，不久。

[11] 都卢：全，都。

[12] 第：只。

[13] 大方无外：一切都在其中，没有例外的。

91. 示圆上人

古来有志之士，既圆顶相^[1]，即超方访道，诚不以一身使虚来阎浮提打一遭，所以刻意息心，择真正具顶门宗眼知识，放下複子^[2]，靠取成办^[3]；观其跂步^[4]，真龙象也。今既蕴趣向大因缘之志^[5]，要当尽形寿专一坚确，忘餐废寝，不惮辛勤，劬劳^[6]忍苦。若体究之悠久^[7]，自有信入处耳！

况此一段因缘，自己分上元本圆成，未尝欠阙，佛祖无殊；但以起知作见、强生节目^[8]、情执虚伪^[9]，不能直下实证。若宿植根性敏利，一念不生，顿超二十五有，圆证自己本有如如妙性，更不生毫发许能所彼我，廓然大达，圣凡平等，彼我如如。是佛更不觅佛，于心初不求心，佛心无二，所至现成，二六时中更不落虚伪，便乃脚踏实地，打开自己库藏，运出自己家财，随所发机，悉超宗格，透得真实活鱗鱗地。虽遇德山、临济、云门、玄沙，施难测难量妙机，不消一割，所谓“多虚不如少实”。但令最初发心猛利不移，相续到彻头处^[10]，不忧自己道业不办。大丈夫儿须了却向上大机大用，安稳快乐，始是泊

头^[11]时。切勿小了^[12]，切宜久远^[13]业业竞竞，自然得，岂不解脱去？

[1] 圆顶相：落发而现僧相。

[2] 複子：包东西用的布巾。

[3] 靠取成办：亲近具宗门正眼之大善知识，以成办自己的道业。

[4] 跂步：举步，行履。跂，音qí，行走貌。

[5] 今既蕴趣向大因缘之志：今既发起趣证自性菩提之志向。蕴，怀藏。趣向，追求。

[6] 劬劳：为众服勤効力。

[7] 悠久：原作“攸久”，今改。长久，长时间。

[8] 强生节目：无端生出许多枝节。强，无端。

[9] 情执虚伪：分别和执着诸虚妄不实之法相。

[10] 相续到彻头处：坚持到最后得大解脱处。彻头，出头。

[11] 泊头：停靠、落脚、休憩。泊，音bó。

[12] 小了：略有粗浅之知。意指得少为足，安于平庸。

[13] 久远：长久。

92. 示照禅人

石鞞三十年一张弓、两只箭，只射得半个人^[1]。为甚不全去^[2]？盖是中岂可容如此？何故？不见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若体得“不传”之意，则尽底里^[3]直言此事，无你用心机处，无你湊泊存坐^[4]处。是故从上来，唯是特唱直指，要人格外玄悟，不拖泥水，不堕尘缘，所以道：“他上流^[5]聊闻举着，剔起便行，万机收他不着，干圣笼罗他不住。”要如是参究证入，要如是提掇举唱，岂论懵底^[6]？个个须眼似流星，杀人不眨眼，始得相应。若踟蹰凝佇^[7]，则蹉却千万了也。有此一至宝之地，乃可以建立万差^[8]。倘真实到恁么，终不捏怪作相^[9]、画样起摸^[10]，只守闲闲，尚不可得；至于立己透脱^[11]、为物解黏去缚，无不皆是踞地时节^[12]。

临济道：“山僧见处，也要诸人共知，直下坐断报化佛头。”据此垂示，既坐报化佛，向上更有个甚？岂是世间粗想所度^[13]？要须打摒^[14]从前妄想计较、执着情尘、胜劣见解，明辨性理^[15]终非本分，一刀截却，直得脱然自得。如毫末许，尽十方界尘无不包摄；全作用是佛祖，全佛祖

是作用。一棒一喝、一句一机，并无窠窟，一切以实证印之，如灵药点铁成金，无不皆从我转。既久参问，多作知见解路，只益多闻，终非实事。须一歇一切歇，一了一切了，见此本来面目，达此本地风光，然后作为，一切成现，不假心力，如风偃草。虽山林、城市，亦无二种，唤作把得住、作得主，权衡含生命脉在自手中，随心意作何判断，便谓之无用道，岂非至要至妙、安稳大解脱哉！

[1] 石鞞慧藏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得法后，住抚州石鞞山化众，常以弓箭接引来机。曾有漳州三平义忠禅师，来参慧藏禅师。三平正在礼拜，慧藏禅师遂张弓架箭，说道：“看箭！”三平于是拨开胸道：“此是杀人箭，活人箭又作么生？”慧藏禅师遂将弓弦弹了三下。三平豁然有省，乃礼拜。慧藏禅师道：“三十年张弓架箭，只射得半个圣人。”说完，便将弓箭折断扔了。

[2] 为甚不全去：为什么只射得半人而没能射得一个完人？

[3] 尽底里：彻底、究竟。底里，个中，内部，里面。

[4] 存坐：存身，安坐，安放。

[5] 上流：上等根器的人。

[6] 懵底：劣根浅智、暗昧之人。

[7] 踟蹰凝佇：犹豫怀疑。踟蹰，音chíchú，来回走动貌，意指徘徊犹豫。凝佇，凝望伫立，停滞不前。

[8] 万差：各种不同的差别因缘。

[9] 捏怪作相：摆弄各种奇怪的言行举止，以炫惑人。

[10] 画样起摸：意指装模作样。摸，同“模”。

[11] 立己透脱：已经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潇洒自在。

[12] 踞地时节：起大机大用的时节。踞地，原指狮子腾跃之前先踞地潜行，以伺机奋发。

[13] 岂是世间粗想所度：这岂是世间的粗浅的分别思维所能测度的？

[14] 打摒：打掉，消除。

[15] 明辨性理：指理论知见。

93. 示鉴上人

祖师门下，本分提纲，一句截流，万机寝削^[1]，已是涉廉纤^[2]了也。何况言上生言，机上生机，穷考许多一堆担葛藤，污却心田，有甚了期？此事若在言句机境上，尽被聪明解会、浮根虚识者，如学事业一般遑^[3]将去了也，岂更论发悟见性耶？释迦佛一周^[4]出现，无穷奇特胜妙，尚只道“曲为时缘”^[5]，至末梢^[6]，始密付此印。达磨老师少林九年冷坐，独有可祖承当得，故谓之“教外别行，单传心印”。只如此印，且如何传？莫是扬眉瞬目么？莫是举拂敲床么？莫是总无言说、只以行住动用么？莫是总不与么^[7]便承当么？莫是向上向下，面前背后，别有奇特么？莫是道理论性、深入渊源么？似此^[8]，正如掉棒打月^[9]，有甚交涉？将知非世间粗浮浅识所料^[10]，要须如龙象蹴蹋，直拔超升，大彻大证始得。一等^[11]参请，须教透去，莫只守住窠窟，不唯自赚^[12]，亦乃累人^[13]。所以从上来作家宗师，仰重^[14]此一段，不轻分付，不轻印可。不见永嘉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

秘魔^[15]平生只持一木杈，见人便道：“甚魔魅教你出

家？甚魔魅教你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原^[16]其一场，岂是虚设？盖入草求人^[17]尔！若是知有底^[18]，岂有多端？才涉纷纭，即千里万里也。跳得金刚圈、吞得栗棘蓬，自然知落处。

此宗省要，唯是休意休心，直令如枯木朽株，冷湫湫地，根尘不偶^[19]，动静绝对^[20]，根脚下空劳劳，无安排存坐^[21]它处，脱然虚凝，所谓“人无心合道，道无心合人”。至于应物随缘，不生异见，只据现定^[22]一机一境，悉是坐断，更说甚么棒喝、照用、权实？一拟便透，唯我能知，更无余事。长时如此履践，何忧本分事不办耶？

[1] 寝削：停止，平息。

[2] 廉纤：指微细分别知见和执着。

[3] 遑：当为“绰”，音 chāo，抓取、抓住。遑，音 chuò。

[4] 一周：一期。

[5] 曲为时缘：顺应时节因缘而采取种种委曲方便的教法。

[6] 末梢：最后，结束。

[7] 与么：如此，这样。

[8] 似此：如此这般。

[9] 掉棒打月：意指挥舞着棒子，欲打月亮，乃徒劳费力之举。掉，持，举。

[10] 料：知。

[11] 一等：第一等，第一流，最好的。

[12] 赚：欺骗。

[13] 累人：连累他人，误导他人，给他人带来麻烦。

[14] 仰重：敬重。

[15] 秘魔：即五台山秘魔和尚，南岳下第三世，永泰灵湍禅师（马祖弟子）之法嗣。

[16] 原：推究其原因。

[17] 入草求人：为了发现和提拔真正的利根上器者，不惜用种种方便之法，来引诱后学。入草，又称落草。明眼宗师有时候为了让学人能够契入真理，

也会方便使用语言名相，来给学人讲道理。这种拖泥带水的迂回做法，与宗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一贯风格是相违背的，故称落草。

[18] 知有底：指证悟见性的人。知道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回事，故开悟的人又称“知有的人”，没有开悟的人称“不知有的人”。

[19] 根尘不偶：意指根尘迥脱，不相粘连。偶，偶合，结合。

[20] 绝对：绝对待，超越二边。

[21] 存坐：存身，安坐，安放。

[22] 现定：现前，现前既定。

94. 示祖上人

如祖上人自德山来，久以此段为务，见蒋山佛果^[1]，何曾有两种佛法？若担带^[2]来，是纳败阙^[3]；不担带来，须知转身处^[4]始得。如今时衲子，到处丛林有宗匠，莫不咨参，然求一实证到本分田地、得大休大歇安稳之场，实难其人^[5]。大丈夫儿已能是抛乡离井，在本分尊宿身边又能劬勤戮力^[6]，作种种缘，皆非分外，亦足以不昧行脚。然至谛实，要须知有从上来事，且从上来列祖相承。至于德山临济行棒行喝，作千万种方便，至竟要人何为？应须似香象渡河，截流而过，了无疑碍，尚未称从上来事^[7]。道人家相逢不拈出，棒打石人头^[8]，不可向卷子^[9]上指东画西去也，只此已是漏逗^[10]了也！归德山举似堂头^[11]，看它如何为你证据？

[1] 佛果：即圆悟克勤禅师，号佛果。

[2] 担带：承担。

[3] 纳败阙：找亏吃，折便宜，露破绽，丢面子，因暴露过失而出丑。

[4] 转身处：于死地（进退两难之境）能够转身超脱出来，并且得大活路、大生机。

[5] 实难其人：实在是难逢其人。

[6]效勤戮力：努力为众效劳，以苦力服事大众。戮力，齐心协力。

[7]从上来事：指向上一路之究竟妙旨。

[8]棒打石人头：“棒打石人头”多与“曝曝论实事”连用，意指“实打实”，一举一动都落在实处，没有任何虚假不实的东西。曝（bō）曝，迸裂声。

[9]卷子：书本。

[10]漏逗：失误，破绽，露丑。

[11]举似堂头：说给方丈和尚听。似，给。

95. 示宴禅人

归宗有僧来别，宗云：“你但去束装，临行来，为汝说一上佛法。”其僧如言。及至再上方丈，归宗云：“时寒，途中善为。”^[1]归宗满许^[2]渠说佛法，其僧虚心，欲闻所未闻，而归宗乃尔！须知它古德于此事绵密无间^[3]，若唤作佛法，早是中毒药也。宴^[4]师来别，不欲蹈古人足迹也，亦未免从头起。

[1]归宗，即庐山归宗智常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一日，芙蓉灵训禅师（归宗弟子）辞归宗。宗问：“甚么处去？”师曰：“归岭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装束了却来，为子说一上佛法。”师结束（收拾行装）了，上去。宗曰：“近前来！”师乃近前，宗曰：“时寒，途中善为。”师聆此言，顿忘前解。一上，意为一下。

[2]满许：满口答应、满口应允。

[3]绵密无间：指功夫纯熟，打成一片，须臾不曾走失。

[4]宴：原作“晏”，据题目改。

96. 示从大师(住筠州黄檗山)

衲僧家具眼行脚，须知有本宗向上钳锤，透顶透底，净倮倮，不立阶梯，直截超升，无纤毫隔碍，大解脱金刚王印，向万机盘错^[1]、千圣交罗^[2]、百亿端绪拨不开处，遂令受用，使着着有出身之要、头头脱绝尘之迹，俾通身是眼底、遍界罗笼不住底、把断放行不漏毫发底、龙驰虎骤电转风旋底，摸索不着，等闲荡荡地，似兀如痴，岂更做会禅面觜^[3]，到处钉斗机关^[4]，诠注语句贴肉着骨^[5]，论量向上向下、有事无事，埋没宗风，所以道：“他得底人，只守闲闲地。”且道他得个甚道理？若有针锋许有无、得失、我见、我解，则刺却命根。须知“如猛火聚，近之则燎却面门；如金刚剑，拟之则丧身失命。”列祖出兴^[6]，只提持个一段“壁立万仞”^[7]。既具大根器，不受人瞒，直下脱却向来依倚、明暗两岐，放得下，信得及，活鱣鱣，无窠臼，廓然^[8]及得净尽，承当担荷得从上来佛祖共证底，于脱透生死、破尘破的，岂为难事？乃可谓之真正本分衲子。既有志于是，宜悉图之。

[1] 盘错：交错缠绕。

[2] 交罗：交织，交杂。

[3] 做会禅面觜：装出精通禅法的嘴脸。觜，通“嘴”。

[4] 钉斗机关：斗机锋。机关，指机锋、公案。

[5] 诠注语句贴肉着骨：执着于文字知见，如同穿着贴肉汗衫一般，不肯脱下。

[6] 出兴：意指出现于世间度化众生。

[7] 壁立万仞：指令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大机大用。

[8] 廓然：阻滞尽除、胸次旷然空寂。

97. 示祖禅人

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二祖礼拜，达磨传心，岂有他哉？箭锋相拄^[1]也。当其神契理御^[2]，非言思所测，唯知有向上宗风者证之，虽千万亿载，犹旦暮^[3]也。是故乃佛乃祖求之，初不草草^[4]，要是纯刚打就利根上智，然后提其要、击其节，如胶投漆，举一明三，阿辘辘地^[5]，无窠窟、绝渗漏^[6]底，始可首肯。更应淘汰，炼到盘错交加、人所不能穷诘辨别处，绰绰然有余^[7]，当受用时，浸淫^[8]露手段，有超宗越格，不傍师旨，独出胸襟，壁立千仞，惊群敌胜^[9]，方堪付授。法既不轻，道亦尊严，所谓源深流长也。从上古德动^[10]尽平生或三二十载靠个入处，期彻头彻尾去。志既有立，用心坚确，是以成就得来，掷地金声。大丈夫儿攀上景仰^[11]，不得不然——彼既能尔，我岂不能耶？况透脱死生，穷未来际，一得永得，当深固根本；根本既固，枝叶不得不郁茂。但于一切时令常在，勿使走作，湛湛澄澄，吞烁群象^[12]，四大六根皆家具^[13]尔，况知见、语言、解会耶？一时到底^[14]放下，到至实平常大安稳处，了无纤芥可得，只恁随处轻安，真无心道

人也。保任此无心，究竟佛亦不存，唤甚作众生？菩提亦不立，唤甚作烦恼？儻然永脱，应时纳祐^[15]，遇饭吃饭，遇茶吃茶，纵处闾闾^[16]如山林，初无二种见。假使致之莲华座上，亦不生忻；抑之九泉之下，亦不起厌。随处建立，又是赢得边事^[17]，何有于我哉？大迦叶云：“法法本来法，无法无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1] 拄：抵，触。

[2] 神契理御：心神与理契合无间。御，契合，投合。

[3] 旦暮：原作“旦莫”，今改。

[4] 草草：轻率，轻易。

[5] 阿辘辘地：灵动自在，转动自如，犹如车轮。

[6] 绝渗漏：断绝了一切妄想烦恼。

[7] 绰绰然有余：从容应对，无有障碍。

[8] 浸淫：渐渐地。

[9] 惊群敌胜：一作“惊群敌圣”，超凡脱俗，罕与伦比。群，普通的人群。敌，匹敌，对等。胜，优胜者。

[10] 动：动辄。

[11] 攀上景仰：追随、敬仰（古圣先贤）。

[12] 吞烁群象：用智慧之光统摄一切境界，自由自在。

[13] 四大六根皆家具：四大六根等皆身外之闲家具，非为实有。

[14] 到底：彻底。

[15] 纳祐：纳福。

[16] 闾闾：音 huán huì。街市，市井。

[17] 赢得边事：不离得失、是非的有为之事。

古人得旨之后，多深藏、不欲人知，恐生事也。抑不得已，被人捉出，亦不牢让^[1]，盖无心矣。至于垂慈、示方便，亦只随家丰俭^[2]，如俱胝一指^[3]、打地唯打地^[4]、

秘魔擎杈^[5]、无业莫妄想^[6]、降魔舞笏^[7]，初不拘格辙、胜负见^[8]，务人各知归休歇，不起见刺、向鬼窟里弄精魂，卓卓叮咛^[9]，到脱体安稳之地，乃妙旨也。

灵利汉脚跟须知点地，脊梁要硬似铁，游人间世，幻视万缘，把住作主，不徇人情，截断人我，脱去知解，直下以“见性成佛，直指妙心”为阶梯。及至作用应缘，不落窠臼，办一片长久守寂淡身心，于尘劳透脱去，乃善之又善者也。

[1] 牢让：坚决辞让。

[2] 丰俭：富裕与俭朴。

[3][5] 俱胝一指、秘魔擎杈：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注[9][8]。

[4] 打地唯打地：忻州打地和尚，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自江西领旨，常晦其名。凡学者致问，唯以棒打地示之，时谓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后致问，师但张其口。僧问门人曰：“只如和尚每日有人问便打地，意旨如何？”门人即于灶内取柴一片，掷在釜中。

[6] 无业莫妄想：汾阳无业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悟道后，一度游方，后住开元精舍，大开弘化，接引学人。学者每问佛法，无业禅师多答之曰：“莫妄想。”

[7] 舞笏：又称“道吾舞笏”。襄州关南道吾和尚，关南道常禅师之法嗣。始经村墅，闻巫者乐神云：“……识神无……”因忽然惺悟，后参常禅师（道常禅师）印其所解，复游德山门下，法味弥著。凡上堂示徒，戴莲花笠，披褙执简，击鼓吹笛，口称“鲁三郎”。有时云：“打动关南鼓，唱起德山歌。”

[8] 初不拘格辙、胜负见：全然不拘法度及人我之胜负见。辙，规范，法则。

[9] 卓卓叮咛：超然独行，殷勤不懈。叮咛，犹殷勤。

98. 示诸上人

道本无言，法本无生。以无言言，显不生法，更无第二头^[1]；才拟追捕，已蹉过也。是故祖师西来，特唱此事。只贵言外体取、机^[2]外荐取，自非上上根器^[3]，何能蓦尔便承当得？然有志于是者，岂计程限^[4]？要须立处孤危^[5]，办得一刀两段^[6]猛利身心，放下馊子，靠着个似咬猪狗恶手段底^[7]，尽情将从前学解、路布、黏皮贴肉知见，一倒打叠却^[8]，使胸次空劳劳地，己私不露，一物不为，便能彻底契证，与从上来不移易毫发许。直得如此，更知有向上超师作略始得。所以古者问“佛向上”^[9]，答“非佛”，又答“方便呼为佛”。则见性成佛乃筌罟^[10]尔！是中云何指东画西？直须密契，自能将护^[11]，方得洒洒落落，更说甚证涅槃、契生死，皆增语^[12]也。虽然，只小僧恁么道，也未可取为极则^[13]，始免佛病、祖病。大丈夫图心^[14]要参，岂可立限剂^[15]耶？但办却深信^[16]，一往向前，未有不脚踏实地的，日新、日新、日日新，日损、日损、日日损，退步到底便是也；至了，是亦不立。此正是作工夫处。

[1]第二头：人本来只有一头，今言第二头，乃名言假有，非为实有。宗门中经常用“第二头”来指代为教化之方便而权立之假名。如，“祖师阶梯是第二头，超佛越祖是第三首”，“不思而知，落第二头，思而知之，落第三首”，“未恁么前是第二头，正恁么时是第三首”，“要行即行，要住即住，要用即用，要休即休，不指第二头，不落第二见，到这里亘古亘今，凝然寂照”，可以佐证。“第二头”与“第一头”相对。宗门中，第一义门（向上门）多指真实绝对之悟境，或指不执于世缘、上求菩提之修行道法。相对于此，方便权巧，假借名言而设立之教义法门，或随顺世情以教化众生之菩萨行，则属第二义门（向下门），其所用之教义、机法，往往相对于第一义门之入理深谈，而与“第二机”、“第二头”同义，皆指舍离向上大机、第一义门，而回入方便道之法门。

[2]机：用，机用。

[3]根器：原作“机器”，据《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五改。

[4]程限：路程。

[5]立处孤危：与“高高山顶立”同义，意指卓然独立，不依住尘世名闻利养，亦不落二边分别知见。

[6]一刀两断：指彻底放下。

[7]似咬猪狗恶手段底：指能用本分事接引人、用毒辣手段钳锤人的明眼宗师。咬猪狗，指手段毒辣，穷追到底，决不手软。

[8]一倒打叠却：一起放倒扫除干净。

[9]佛向上：又称“佛向上事”、“佛向上人”、“向上一路”，指超越了凡圣二边、扫除悟迹和佛相的绝待境界。云门文偃禅师举洞山云：“须知有佛向上事。”僧问：“如何是佛向上事？”山云：“非佛。”师（文偃）云：“名不得，状不得，所以言非。”有曾问清凉文益禅师：“如何是佛向上人？”师云：“方便呼为佛。”

[10]筌罟：进入佛道之方便工具。筌，捕鱼器。罟，捕兔器。

[11]将护：调养护理，护卫。

[12]增语：多余的话。

[13]极则：究竟，最高标准。

[14]图心：发心。

[15]限剂：分别、界限、隔碍。剂，分割。

[16]办却深信：发起深信不动摇之心。

99. 示扬州僧正净慧大师

“个事唯凭作者通，不论千里自同风^[1]。闻名十载今相遇，拈起金圈栗棘蓬^[2]。”维扬前僧正净慧大师宗公，得^[3]渡江，由钟阜^[4]迂访标诚^[5]，为自己大因缘，专请小参，因说此偈，塞^[6]其诚意。盖净慧生平修持甚清洁，其宿福缘所集，如佛在世时、须菩提室中宝藏充溢，根性敏明，殊无系着，了得失皆倘来物^[7]耳。操心唯务究此一段，相见虽暂尔，而坚确深至，矻矻孜孜^[8]，因副^[9]所期，为发其蕴。

祖师诸佛单传显示，不出人人脚根下本有之性，唯圣凡器界根尘正体^[10]，历劫以来，曾未间断，但以各人人妄想缘尘翳障^[11]。若发起本根大力量，勇猛操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直下明信此心，明见此体，宽若太虚^[12]，明如杲日，不分能所，不作限量^[13]，透顶透底，直下彻证，便透得“即心即佛”，无别有心是佛，无别有佛。净裸裸，虚妙明通，全无依倚，如人打开无尽宝藏，其中所有，无不皆是自己珍财，日用之中遍界不藏^[14]，并入无念无心休歇境界，所谓“一句了然超百亿”。饷间^[15]千般

万种、千句万句，岂更差别耶？如今要省力，但知息却妄缘，疑情净尽处，便是自己透生死处。只此便是金圈、栗棘，应须直下领取^[16]。

[1] 千里自同风：宗门中用“千里同风”指代佛佛道同、祖祖心通。

[2] 金圈栗棘蓬：金圈，即金刚圈。宗门参禅，多以无义味、无理路之话头，作为参究对象，以绞绝意识领解，达乎“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之地，从而顿悟自性。此所参之话头，如金刚圈、栗棘蓬，无你下口处，故云。

[3] 得得：特地。

[4] 钟阜：即钟山，今南京。

[5] 迂访标诚：远来参访，以示求法之诚。迂，远。

[6] 塞：答，回报，满足。

[7] 倘来物：不应得而得或无意中得到的东西。

[8] 矻矻孜孜：又作“孜孜矻矻”，犹言孜孜不倦。矻，音 kǔ，劳极貌。

[9] 副：相称，符合。

[10] 唯圣凡器界根尘正体：这个凡圣、器世间和六根六尘得以产生的金刚不坏之本体。

[11] 翳障：遮蔽，障覆。“各人人”，疑为“各人”。

[12] 太虚：原作“大虚”，据刘书晋校本改。

[13] 限量：限定止境，此指因执着于个人的解脱境界或二边知见而被束缚、限制。

[14] 遍界不藏：遍一切时处，朗然现前。

[15] 晌间：同“晌间”，白天，日常、平常。晌，音 shǎng。

[16] 领取：体悟。

100. 示觉禅人

佛祖宗乘，唯务直截，如香象渡河^[1]，势须彻底；若稍踟蹰，则千里万里没交涉。是故从上古德行棒行喝，机境处参，如击石火、闪电光，略露风规^[2]，已是拖泥带水、落草^[3]了也，岂更论量^[4]浅深、得失、偏圆、事理解会，明知是土上加泥^[5]。所以俊流^[6]佩最上乘印，似千日并照，无幽不烛；才见入门，未举目摇唇^[7]，已先觑透心肝五脏。盖本分手段，初无造作，只贵快自承当、剔起便行^[8]，可以笼罩古今，十方坐断，万世千劫不移易丝毫许。倘未能如是顿超，亦须先自摆脱根尘妄缘，以至净妙殊胜理道，待空豁豁地，如桶脱底，胸次荡然，疑情尽去，胜解俱忘，自然根本洞明，与从上来同得同证，曾无间隔，乃是入理之门、悟中之则，终不向髑髅前见神见鬼^[9]、认影认光^[10]，堕在窠窟，求出处不得。只如古人道“即心即佛”，又道“非心非佛”，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11]，又道“麻三斤”^[12]，又道“锯解秤锤”^[13]，万别千差，若直下领略，岂有二致^[14]？所以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只这明了也须斩作三段^[15]始得，方入无事无为履践谛当处^[16]耳。

[1]香象渡河：香象，一种身体可发香气之大象，强悍有力，非平常大象可比，过河时能截断众流。比喻依甚深般若用功，能透彻到底、截断意识之流。

[2]风规：风采，风度品格，此指祖师接引人时所表现出来的风格。

[3]落草：原指逃入山林为寇。禅林中，多用来指明眼宗师有时候为了让学人也能够契入真理，故意降低自己的身分，随凡愚污浊之现实，方便使用语言名相，给学人讲道理，来施行化导。这种拖泥带水的迂回做法，与宗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一贯风格是相违背的，故称落草。禅林中，“落草”一词有二义：一指为度化凡愚众生，故意降低自己的身分，随凡愚污浊之现实而施行化导，又称为向下门；二指在教化的过程中，因过分随顺学人而失去了自己的本分原则，落入第二义，不能彻底荡尽学人的文字知见，如落草谈、落草汉等，均指此义，含有轻蔑之意。

[4]论量：商量，讨论。

[5]土上加泥：意思是越弄越糟糕，转加污染。

[6]俊流：上根俊杰之士。

[7]摇唇：张口说话。

[8]剔起便行：放下就走。意思是，不假思索，当下承担，更不怀疑顾盼。

[9]向髑髅前见神见鬼：指故意显神弄异，强作主宰。髑髅，原指死人之头骨，禅林中多用以转喻人已断除情识分别。髑，音 dú。

[10]认影认光：意指执认修行途中暂时出现的一些虚幻不实的境界为真实。光影，原指弄皮影戏时，借助灯光，显示种种影像，称之为光影。比喻事物依他而起，虚幻不实，皆为假象。

[11]“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亦不是物”，均为马祖道一禅师的经典开示。前者见大梅法常禅师悟道因缘，后者见南泉普愿禅师法语。此二语，通过一正一反两种表达方式，表明“即心即佛”的“心”，乃法界心，非主观之生灭心，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超越了能所、色心、自他、内外、有无等二元对立，具足体相用三大。“即心即佛”破凡夫心外求法（凡夫缚）；“非心非佛”破二乘执能观智为究竟（二乘缚）；“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破菩萨执有众生可度、有佛道可成（菩萨缚）。

[12]麻三斤：有僧问洞山（洞山守初禅师，五代宋初云门宗高僧）：“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13]有僧问大愚守芝禅师：“如何是佛？”师曰：“锯解秤锤。”

[14]二致：不一样，两样。

[15]斩作三段：指彻底打破、放下。

[16]谛当处：真实安稳处。

101. 示自禅人

初发心人，性识勇猛，忘餐废寝，专诚坚确^[1]，为可喜。况春秋鼎盛，不恋乡井温暖^[2]，依清高雅众，体究此一段大因缘，是诚宿有大根器。然更宜日慎一日，业业兢兢，直下脱洒，滴水滴冻^[3]，蹈规循矩。既以为道之心代众持盂^[4]，不为不好事业，要须居三家村^[5]里亦如稠人广众，所谓“自作一丛林”也。袖疏投刺^[6]，见人折节^[7]恭谨，于日用中当自参取，万境万缘皆为自己入路。一尘中透脱，遍界皆是大宝藏。发此蕴奥^[8]，八万尘劳皆八万波罗蜜，转物归己，随处了心，并为^[9]作工夫处。是故古德道：“山僧为汝发机^[10]却有限，不如他山河大地、一切音声及自己心念所起，乃文殊、普贤、观世音妙门。”岂不见宝寿作缘化，于闹市见二人相争，傍人解劝：“你得恁无面目！”渠便桶底脱去，后来出世，打风打雨^[11]。但一如初心，专一不移，将来自己七通八达^[12]，到无疑之地，自可超佛越祖，透脱生死乃余事^[13]耳！

[1]坚确：原作“坚碓”，“碓”乃“碓”字之误。

[2]温暖：原作“温煖”，“煖”字当为“煖”（暖）字之误。

[3] 滴水滴冻：比喻做事态度严谨，一点一滴、一丝一毫也不肯放过。

[4] 持盂：持钵乞食，持钵化缘。

[5] 三家村：人烟稀少的偏僻小山村。

[6] 袖疏投刺：拿着化缘的文疏，上门求见。袖疏，袖里面藏着文疏。投刺，投递名帖。

[7] 折节：屈己下人。

[8] 蕴奥：指自性之宝藏。

[9] 并为：都是。

[10] 发机：开启悟道之机。

[11] 宝寿二世在先宝寿沼禅师（宝寿一世）座下为供养主。宝寿沼禅师问：“父母未生前，还我本来面目来！”师立至夜深，下语不契。翌日辞去，沼禅师曰：“汝何往？”师曰：“昨日蒙和尚设问，某甲不契，往南方参知识去。”沼禅师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间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即街坊化主，专门负责为寺院常住化缘的出家人）过夏。若是佛法，阡陌之中，浩浩红尘常说正法。”师不敢违。一日，街头见两人交争，挥一拳曰：“你得恁么无面目！”师当下大悟。作化缘，充当专门外出化缘之职。打风打雨，比喻禅风凌厉，呵佛骂祖，扫一切相。

[12] 七通八达：彻底通达，自在无碍。

[13] 余事：多余之举。

102. 示有禅人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1]，诚哉是言！才有拣择即生心；心既生，即彼我、爱憎、顺违、取舍挺然^[2]而作，其趣至道，不亦远乎？至道之要，唯在息心；心既息，则万缘休罢，廓同太虚，了然无寄，是真解脱，岂有难哉？是故古德蕴利根种智者，聊闻举着，别起便行，快自担当，更无回互^[3]。如大梅“即佛即心”^[4]、龙牙“洞水逆流”^[5]、鸟窠吹布毛^[6]、俱胝竖一指^[7]，皆是直截根源，更无依倚，脱却知见解碍，不拘净秽二边，超证无上真宗，履践无为无作。今时学道，既有志性，当宜勉旃^[8]，与古无俦^[9]。心期证彻到脚踏实地处，动用全归本际，千圣不可笼罗，解会并亡，得失俱脱，乃是无欲无依、真正自在自由道人也。到此岂更论难之与易哉？则无难无易亦了不可得也。衲僧家句里出身^[10]，盖提持向上机，于无句中出句，于无身中现身，言语道断、心行处绝，等闲荡荡地，放旷宽闲；才有机缘，即盖天盖地，所谓“密密绵绵，无间无隔”，不是强为^[11]，任运如此。是以诸天捧花无路，魔外潜觑不见^[12]。直得恁么行履，自然超诸三昧。

[1] 语见三祖《信心铭》。

[2] 攢然：原作“縱然”，今改。众多、纷错。攢，音 chuāng。

[3] 更无回互：一点也不转弯抹角，不拖泥带水，干净利索。“回互”一词在禅宗语录中经常出现，主要有二义：一指回环交错，引申为互即互入，互摄互融，相互依存；二指善巧方便，循循善诱，说话转弯抹角，曲折宛转，旁敲侧击，前后照应，不直接说破，与“单刀直入、直截了当”相对。此处当指第二义。

[4] 大梅“即佛即心”：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襄阳人，俗姓郑。幼岁从师于荆州玉泉寺。初参大寂（马祖道一禅师），问：“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师即大悟。唐贞元中，居于天台山余姚南七十里梅子真旧隐。时盐官会下一僧入山采拄杖，迷路，至庵所，问曰：“和尚在此山来多少时也？”师曰：“只见四山青又黄。”又问：“出山路向什么处去？”师曰：“随流去。”僧归，说似盐官，盐官曰：“我在江西时，曾见一僧，自后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请出师，师有偈曰：“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遇之犹不顾，郢人那得苦追寻。”大寂闻师住山，乃令一僧到问云：“和尚见马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师云：“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这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师云：“作么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师云：“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马祖。祖云：“大众！梅子熟也！”自此学者渐臻，师道弥著。

[5] 龙牙“洞水逆流”：龙牙居遁禅师，洞山良价禅师之法嗣。一日，龙牙禅师问洞山禅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洞山禅师道：“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龙牙禅师一听，终于恍然大悟。

[6] 鸟窠吹布毛：参见第27信《示璨上人》第四自然段注[8]。

[7] 俱胝一指：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注[9]。

[8] 勉强：努力。旃，语助，“之焉”的合音字。

[9] 与古无俦：疑为“与古为俦”。

[10] 句里出身：从言句中透脱出来，不被文字所障碍。

[11] 不是强为，任运如此：不是勉强有意为之，而是自然如此。强为，勉强。任运，原意是听任命运摆布，此指随缘放旷，自然而然。

[12] 诸天捧花无路，魔外潜觑不见：修行人因为心无所住，不留痕迹，所以诸天想捧花来供养他，却找不到他的影子；天魔外道想暗中寻找他的破绽、干扰他，却不可得。《维摩经·观众生品》载，中印度毗舍离城之长者维摩诘为诸菩萨、舍利弗等大弟子及诸天人说法，时有天女散天华于会众，因

诸菩萨已断一切分别想，故天华不著诸菩萨身，大弟子舍利弗等则未绝分别想，犹畏生死，色、声、香、味、触等五欲得其便，故天华著于彼等之衣，神力亦不能去之。后宗门中用“诸天捧花无路”比喻修行已进入到无相无住的境界。魔外指天魔外道。障蔽魔王领诸眷属，一千年随金刚齐菩萨，觅起处不得。忽一日得见。乃问曰：“汝当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觅汝起处不得。”齐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无住而住，如是而住。”

古人以无为无事为极致，盖其心源澄净，虚融洒落，真实践履到此境界。然亦终不住滞于此，直得如盘走珠、如珠走盘，岂是死煞顿住^[1]得底？所以道，“虽是死蛇，解弄也活”。

长庆^[2]道：“撞着道伴交肩过，一生参学事毕”，酌然^[3]！若非独脱，安能知有此段？信知^[4]“须是恁么人，知有恁么事”。僧问曹山^[5]：“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山云：“肯即是。”“如何是起？”山云：“起也。”明眼人透见，更不别求。只这片田地，不妨峻峻时直峻峻，平坦时直平坦，立地也不可明得，坐地也不可明得。

古人得意^[6]之后，向深岩僻洞、茅茨^[7]石室，大休大歇，放怀履践，忘名弃利，与世不相关涉，作自己成办^[8]，然后随缘。不出则已，及至一出，必惊群伏众，盖源深流长也。今既未能入深山穷谷，但只依本分守淡静，如个百不知、百不会底人，随处守，见成^[9]得安稳，亦乃忘机之本也。

[1] 死煞顿住：死死地抓住不放。死煞，表程度，死死地。

[2] 长庆：指长庆慧稜禅师，雪峰义存禅师之法嗣。

[3] 酌然：鲜明突出貌。

[4] 信知：深知，确知。

[5] 曹山：指曹山本寂禅师，洞山良价禅师之法嗣。

佛果圆悟真觉禅师心要

卷下终

嗣法子文编

[6]得意：得祖师西来之意，指开悟见道。

[7]茅茨：茅草盖的屋顶，指茅屋。

[8]作自己成办：做自己发愿这一生要成办的事业。

[9]见成：同“现成”，现前，当下。

103. 示月禅人

昔曹山别悟本，问：“向甚处去？”山云：“不变异处去。”本云：“不变异处，岂有去耶？”山云：“去亦不变异。”悟本颌之^[1]。盖其透得，绵密无间隔^[2]，得大安稳，无所不通。是故机路洒落^[3]，千人万人笼罗不住，至于发言直截，了无凝滞。若胸次稍有解会^[4]，随处执着，则岂能句下便恁剪断^[5]？善体此意，真不变异，虽干生万劫，亦只如如；头绪纷然，一一当阳^[6]，皆无变异，岂非得如空际大定^[7]耶？所以道，“妙体本来无处所，通身那更有踪由^[8]”，则“去亦不变异”之旨明矣。

[1] 事见《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卷一、《抚州曹山本寂禅师语录》卷一。悟本，即洞山良价禅师，云岩昙晟(shèng)禅师之法嗣，悟本乃其谥号。曹山，即本寂禅师，洞山良价禅师之法嗣，谥号圆证。颌，点头，表示赞同、肯定。

[2] 绵密无间隔：指功夫纯熟，打成一片，须臾不曾走失。

[3] 机路洒落：机锋迅捷利落。机路，机锋。洒落，爽快利落。

[4] 解会：文字知见。

[5] 剪断：此处指扫尽言语名相。

[6] 当阳：向阳，对着阳光，此指当下明明白白。

[7] 空际大定：即涅槃大定。空际，涅槃之异名。涅槃为空寂之极处，故称空际，又作实际。所谓空寂，乃远离诸法相不生不灭之寂静状态。

[8]踪由：原作“纵由”，今改。纵，乃“蹤”字之误。

释迦老子道：“我今为汝保任^[1]此事，终不虚也。”将知^[2]彻佛知见渊源^[3]，无不皆实。履践到实处，凡所举止悉不落虚^[4]，一一透顶透底，迈古超今，求其形相毫末，了不可得^[5]。极其谛当^[6]，则吃饭、着衣、四威仪中，全体成现^[7]。要须保任^[8]、郑重，如获至宝，将护长养^[9]，便得大力量，以之度世利物，靡所不堪^[10]，方为佛子，不辜释迦老子苦口^[11]，谓之知恩报恩也。

[1]保任：担保，保证，同时有保荐、推荐的含义。

[2]将知：当知，应知。

[3]彻佛知见渊源：指彻见诸法实相。佛知见，诸佛如来了知照见诸法实相妙理之智慧，谓之佛知见。

[4]凡所举止悉不落虚：日用之起心动念、举手投足，一一皆从自性般若中流出，不被虚妄假相所迷。落虚，落空，不实在。

[5]求其形相毫末，了不可得：扫除了一切法相，没有一丝一毫的执着。

[6]极其谛当：究竟其真实处。谛当，真实可靠，确当，恰当。

[7]全体成现：意思是，一一都是自性般若之妙用，一一都是真如自性之当体。成现，即现成。

[8]要须保任：必须保养护持，无令退失。要须，必须，需要。保任，照顾，护持。

[9]将护长养：护持保养，令其不断增长。将护，犹言保任，护念，护持。长养，培养令其生长。

[10]靡所不堪：犹言无所不能。

[11]苦口：指苦口婆心之慈悲教诲。

104. 示本禅人

“常独行，常独步，达者同游涅槃路。”^[1]此盖不与万法为侣^[2]之大旨也。况自己本有根脚^[3]，生育圣凡，含吐十虚，无一法不承他力，无一事不从他出，岂有外物为障为隔^[4]？但恐自信不及，便把不住^[5]去。若洞明透脱，只一心不生，何处更有如许多？所以道“灵光独耀，迥脱根尘。”要须直下承当从本以来自有底活卓卓^[6]妙体，然后于一切时、一切处，无不逢渠，无不融摄，吃饭着衣、凡百作为、世出世间皆非外得。既达此矣^[7]，只守平常，不生诸见。说什么“一口吸尽西江水”，设使百千诸佛、无量祖师显现无边怪异神变，不消一割^[8]。但恁么信及见彻^[9]，行脚事岂不办耶^[10]？

[1]出自永嘉大师《证道歌》。

[2]不与万法为侣：庞居士（名蕴，字道玄，马祖道一禅师之在家法嗣，襄阳人）贞元初，参石头希迁禅师，有所省发。后至江西，参礼马祖道一禅师，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于言下大悟，乃留侍两年。不与万法为侣，即不执着粘滞于万法，于万法独脱自在。

[3]本有根脚：指众生本有之自性菩提，为生命之真正大本所在。

[4] 为障为隔：成为障碍。隔，阻隔，障碍。

[5] 把不住：把持不住，不能自主，随外境所转。

[6] 活卓卓：活泼泼的，超然自在。卓卓，超然，高迈，特立。

[7] 矣：当作“已”。

[8] 不消一劄：犹言不值得一提，意谓道在日用，本来就很简单，并无奇特之处。劄，音zhā，刺，扎。

[9] 信及见彻：信得及，见得彻。

[10] 行脚事岂不办耶：行脚参方所为之解脱成佛之大事岂有不成功之理耶？不办，不成功。

105. 示达禅人

大道正体，不在混沌未分及杳冥恍惚处^[1]，亦不是故作深邃隐蔽，令人不可穷、不可测量；盖至明非明，至妙非妙，直下简易。若是宿根纯静，聊闻举着，便知落处，更不向外驰求，向根脚下干了百当^[2]，全体现成，乃至触境遇缘，悉皆透顶透底，坐得断^[3]、把得住、作得主，终不取他人舌头路布及古今言教机境公案，将为极则^[4]。是故从上作家^[5]，唯只提持^[6]此段，要人自承当担荷，岂曾更立阶梯、地位、渐次，如之若彼^[7]来？今时兄弟不道他全不用心，要是不得省力^[8]。具大根大器、大机大用^[9]，一闻千悟，彻骨彻髓痛领^[10]将去；才一蹉却毫发^[11]，便入解会理路、言诠意识根尘中去，所以脱他药网不出^[12]，未免漠漠^[13]怀疑，便更下钝工十年五载，终莫能果决^[14]。寻常每劝兄弟须奋猛利心，弃却从前学路^[15]、得失、窠臼^[16]，似向^[17]万仞悬崖撒手，拌舍^[18]性命，从^[19]他气息一点也无，如大死底人，饕间^[20]苏醒起来，谩你不得也；却为已到脚踏实地处，宽若太虚，明如杲日，更不消造化^[21]，一切自圆成；二六时中与干圣交参^[22]，俱为殊

胜、奇特、脱洒，信口开、信脚行，更疑个甚？岂不见古宿^[23]指人^[24]：“道由悟达，法离见闻。”若也真的悟去，更忧甚佛不解语？切须向日用中不起异见^[25]，放教胸中洒洒落落^[26]，打办精神自觑见，久之，须^[27]有信入处。若只守闲^[28]、闭眉合眼，要参露柱灯笼^[29]，也须知有佛种性底终不向死水里折倒^[30]。但办肯心，必不相赚^[31]。

[1] 此一句点明，修道人不可坐在失去觉照的幽暗无明当中。此时虽然粗的分别妄想不起，但微细妄想尤其是色阴区域中的坚定妄想尚未打破，根本谈不上见道。宗门中所谓“坐在无事甲中”、“黑山鬼窟里”，皆属此类。

[2] 千了百当：指全部放下，一切妥当，内心得到了真实安顿。

[3] 坐得断：犹言打得破、放得下。坐断，打破，除灭。

[4] “终不取……”一句意谓：终究不会执取别人的言语知见、口头禅，以及祖师接引学人时的机锋转语和公案，把它们当作是终极真理。极则，最高标准。

[5] 从上作家：过去的大善知识。从上，从前，过去。作家，又称宗门老宿，指道德高深的明眼宗师。

[6] 提持：提唱，举扬，宣扬。

[7] 如之若彼：犹言如何如何，指滔滔不绝地讲道理。

[8] 此句意谓，如今的修道人，不能说他们全然都不用功夫，最主要的毛病在于，功夫落在二边取舍斗争当中，身心紧张，不能省力。不道，不能说。要是，主要是，关键是。

[9] 具大根大器、大机大用：此指具大根大器、明大机大用的人。

[10] 痛领：尽情彻底地体悟。痛，尽情，尽力，竭力，彻底，尽兴。

[11] 才一蹉却毫发：稍微与无为无住之大道有一丝毫的偏差。蹉却，错过，失误。

[12] 脱他药网不出：无法摆脱意识领解、文字知见的束缚。药网，犹言毒网。

[13] 漠漠：弥漫貌，此指茫然无据。

[14] 果决：果断地解决或处理。

[15] 学路：指思维知见。

[16] 窠臼：先入之见，思维定势。

[17] 似向：当为“拟向”，试图。

[18] 拌舍：舍弃，豁出，割舍。拌，舍弃，豁出。

[19] 从：任凭，听凭。

[20] 饷间：一会儿，不久。

[21] 不消造化：不用人为造作。不消，不用，不必。造化，造作，创造化育。

[22] 交参：交错。此指相伴不离。

[23] 古宿：即古尊宿，过去时的大善知识。

[24] 指人：指点学人，指导学人。

[25] 异见：分别知见。

[26] 放教胸中洒洒落落：令心空空荡荡，无牵无挂。放教，使，令。

[27] 须：必将，将会。

[28] 守闲：安住执着于空静之境。闲，空闲，无所事事。

[29] 露柱灯笼：比喻枯木禅，一种坐在枯寂中不得活用之禅境。露柱，寺院法堂或大殿外之正面所树立的刻有龙形的圆形柱头。

[30]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知真正具有佛之种性、能兴佛祖家业的上根利器者，终究是不会住在不得活用的死水当中。折倒，翻倒，跌倒。折，音zhē，翻转，倒转。

[31] 但办肯心，必不相赚：只有具备了真信不疑之心，必定不会受骗，必定能达到解脱的目标。办，具备，发起。赚，骗。

“菩提离言说，从来无得人^[1]。”具摩醯正眼^[2]灵利衲子，聊闻举着，即便觑透，终不作限量^[3]，堕在解脱深坑^[4]中。有般底容有路布^[5]，即谓“离言说，真言说；无得人，乃实证之人”，当面蹉却，被葛藤缠倒，终不明得从上来事^[6]。是故此宗虽务冥契密付^[7]，既作诸佛苗裔，应须绍续门风^[8]，明全提正印深机^[9]，脱生死尘劳、恶作执缚^[10]，永嘉乃云：“大丈夫，秉慧剑，般若锋兮金刚焰。”岂容拟议于其间哉！

[1] 从来无得人：意指大道无相，无人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生死涅槃相，无凡圣相，无轮回解脱相，归无所得，亦谓之真得无得。

[2] 摩醯正眼：又称顶门眼、宗门正眼，指证悟透彻，具有超常的智慧，能

明辨事理，善于观机逗教。佛经中记载，摩醯首罗天具有三眼，其中顶门竖立一眼，超于常人两眼，具有以智慧彻照一切事理之特殊功能，故称顶门眼。

[3]限量：限定止境，此指因执着于个人的解脱境界而被束缚、限制。

[4]解脱深坑：执著于个人解脱而不能圆满自利利他之行，譬如堕在深坑，故云。

[5]有般底容有路布：有一般修行人喜欢玩弄文字知见（谓之“打葛藤”）。容有，容纳接受，允许。

[6]从上来事：向上一路，实相，第一义谛。

[7]虽务冥契密付：宗门中虽然注重自悟自证，师徒之间注重心心相印。务，看重，追求。

[8]绍续门风：犹言继承如来家业。

[9]明全提正印深机：明白向上一路这一宗门最高真理的奥妙。提，提示，提唱，开示，演说宗要。全提与半提相对。半提，即不到位的方便开示或表达，此指所证尚不究竟，犹在半途。全提，即完整、全面的开示或表达，此指所证究竟圆满，已经到家。正印，佛法中最核心、最根本、最究竟的东西，又称一实相印。

[10]恶作执缚：烦恼恶业之缠绕。恶作，有二说：一指厌恶所作，于作善恶之事后起追悔之心，通于善不善业（恶，即厌恶；作，即所作）；一指身口意所作之恶行。从后所引永嘉大师之偈语看，此处当指第一义。

生死为大事，真透脱去，不以为大^[1]。何故？以无怖畏，谛了实证^[2]，如如不动，视万有起灭、中外根株洞然明白，始末齐平，初无得丧^[3]，而常执此大明^[4]普照，若揭^[5]日月而行，如师子王游戏自在，促^[6]百千劫为一念，衍^[7]一念为百千劫，须弥纳芥子中，大千掷方外^[8]，皆我心常分^[9]，何有净秽去来为罣碍、生死得丧为繫累^[10]哉？古德云：“生也犹如着衫，死也还同脱袴。”不以生死为大变，可知矣。

[1]此句意谓：生死虽然是一件大事，但是，真正悟透它的唯心所现之虚幻本质，也就算不得什么大事了。

[2]谛了实证：正确地体悟并透彻地实证到生命的实相。

[3]“视万有……初无得丧”一句意谓：证悟到实相之后，就会把一切事物之生灭和内外境界产生的根源看得非常透彻明白，平等无差别，远离取舍得失之心。始末齐平，犹言毕竟平等。得丧，即得失。

[4]大明：大智慧。

[5]揭：高举。

[6]促：缩短。

[7]衍：延长。

[8]大千掷方外：把三千大千世界掷向他方国土。

[9]常分：本分。

[10]繫累：当作“系累”，拘系，束缚。繫，音yī。

106. 示印禅人

参问之要，当人不论晓夕以为事^[1]，长令念兹在兹，自觑捕^[2]，蓦然绝情识、忘思量，一旦桶底子脱^[3]，心上更不见心、佛上岂假作佛^[4]，得大休歇场^[5]，虚闲寂静，无相无为，无执无住。祖师言教更不明别事，所谓“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但自体究，终有个入处，却来证据^[6]，乃是了事人也。子细看之。

[1] 以为事：把它当做一件大事来认真对待。

[2] 觑捕：照顾念头，向念头的起处参究，如猫捕鼠，中不间断。

[3] 桶底子脱：比喻根尘迥脱，顿悟自性。

[4] 心上更不见心、佛上岂假作佛：意思是当下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心佛不二，并非在当下的心念之外别有佛可求、有菩提可证。

[5] 大休歇场：指彻底大事了毕，到究竟安歇处。歇场，科举考试场次之间的间歇。

[6] 证据：证明，印证。

初机晚学乍尔^[1]要参，无扞摸处^[2]，先德垂慈，令看古人公案，盖设法系住其狂思横计^[3]，令沉识虑到专一之地^[4]，蓦然发明，心非外得，向来^[5]公案乃敲门瓦子矣！

只如庞居士问马大师：“不与万法为侣底是什么人？”马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但静默沉审^[6]，然后举看，悠久之间^[7]，须知落处去。若以语言诠注语言，只益多知，无缘入得此个法门解脱境界^[8]。谛信、谛信，以悟为则，勿嫌迟晚^[9]。

[1] 乍尔：刚开始的时候。乍，初，刚刚。

[2] 无扞摸处：无处下手。

[3] 横计：妄想。横，错杂，交错。

[4] 令沉识虑到专一之地：将纷乱的心念沉静下来，专于一境，不散乱外驰。

[5] 向来：从前。

[6] 沉审：沉静明察，此指深究。

[7] 悠久之间：犹言时间久了。悠，原作“攸”，今改。

[8]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参公案的时候，如果从文字知见的角度，思维测度，寻找答案，那样做只会增加知识，却无法证入解脱法门。

[9] 以悟为则，勿嫌迟晚：以悟为目标，莫问时间早晚。

疾苦在身，宜善摄心，不为外境所摇，中心亦不起念，常以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为意，不可斯须恣纵^[1]。唯嗔一法，于三业为大过患，倘有顺违，切勿令生；常虚己正心^[2]，观外来触如虚舟飘瓦，则物我俱寂，到不动地尔^[3]！思之、谛思之！

[1] 不可斯须恣纵：不能有一丝毫间的懈怠放纵。斯须，须臾，片刻。

[2] 虚己正心：放下自我，端正心术，令正念现前。

[3] 这句话的意思是，观照外来的种种触逆之境，如顺流之虚舟，如飘风之落瓦，非有人故意要冒犯自己，如是思维，则人我两忘，心境俱寂，达到如如不动的解脱境地。

107. 示妙觉大师

学道先于择师^[1]。既得真正具顶门眼善知识^[2]，依其决择生死大事，须猛勇放下身心，忘情体究，当资^[3]悟入，发明^[4]从本以来独脱无滞碍本分事^[5]，日损日日损^[6]，履践到无疑、至实、大休歇之场^[7]，此所谓“具眼参学”。有胜负、存窠臼，虽一往超胜，不知有、不存诚、不学道、不求出离者，然于此宗未得深造，犹在半途，亦为可恼^[8]。大凡出家离俗，要洪^[9]圣道，度一切人，而无度人得道之迹，方可超诣向上人行履处^[10]。且向上人肯自谓会佛法、能证妙果、越佛超祖不？酌然的无是理^[11]。盖只觅个毫发许能所、解悟、证入，亦了不可得，岂况炽然生见刺^[12]耶？是故古德道：“他得底人，只守闲闲。”^[13]王老师只要痴钝去，岂不见渠每每垂示：“三世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14]直饶得浑脱狸奴白牯去，也未合向里存坐在^[15]，要须怎么怎么更怎么、撒手向那边去始得^[16]。夹山道：“任你碧潭清似镜，终教明月下来难。”将知才及不尽，并是影响^[17]。棒打石人头、曝曝论实事，去究竟看^[18]。着衣吃饭虽不是别人，且要脱贴肉汗衫子^[19]

不得，即留滞^[20]也；既脱却贴肉衫子，管取^[21]是一员无为无事、出尘得度大道之人耶。

[1]先于择师：首先是选择明眼人当老师。

[2]具顶门眼善知识：证悟透彻、善于观机逗教的明眼人。佛经中记载，摩醯首罗天具有三眼，其中顶门竖立一眼，超于常人两眼，具有以智慧彻照一切事理之特殊功能，故称顶门眼。

[3]当资：犹言当借，必须依靠。资，依靠，凭借，借助。

[4]发明：开启，此指证悟。

[5]本分事：指自性佛、自性菩提。以其人人本具、个个现成，在凡不减，在圣不增，无得无失，须臾不离，故云本分。

[6]日损日日损：犹言不断地放下。损，减损。

[7]履践到无疑、至实、大休歇之场：通过不断地做放下的工夫，最后达到没有疑惑、真实不虚、无为无事的境地。至实，真实不虚。大休歇，彻底放下，究竟无心无为无事之大自在。

[8]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那些人我胜负心不断、未脱文字知见窠臼的人，虽然处处出人头地，引人注目，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见自己的本来面目，心不诚实，不真实修学，没有出离心，所以在宗门向上一路方面，未能究竟，仍处在半路上，仍然属于可怜悯的人。存诚，怀着真诚的向道之心。

[9]洪：宏扬，光大。

[10]超诣向上人行履处：超越二边，直趋向上之佛位。向上人，指究竟的解脱者，也就是佛，因为佛证得了实相，超越了凡圣、生死涅槃、烦恼菩提等二边分别，达到了究竟的解脱，悟无悟迹，凡圣情尽。向上与向下相对而言，向下就是方便，不离二边对待。

[11]酌然的无是理：显然没有这样的道理。酌然，显然突出的样子。的，音dí，确实，准定。

[12]炽然生见刺：指文字知见炽盛。

[13]岩头全叟禅师云：“他得底人，只守闲闲地，二六时中，无欲无依，自然超诸三昧。”他得底人，那些已经开悟见到自己本来面目的人。

[14]王老师，指南泉普愿禅师。南泉和尚上堂时曾道：“兄弟，近日禅师太多，觅个痴钝人不可得。”又云：“三世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狸奴，一作“黧奴”，黑猫。白牯，白色的公牛。

[15]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就算扫除了有相，也不应该在这里打住。直饶得，即便能够，就算能够。浑脱，完全脱去。未合，不应该。存坐，安身，安住。

[16]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必须如此这般地破除一切法相和执着，无事无为，撒手直趋向上一路。恁么，指前文所言“只守闲闲地”、“不生见刺”、“痴钝去”等等无为道行。

[17]将知才及不尽，并是影响：当知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分别取舍心未尽，所证必不真实，皆为虚妄，犹如影子和声响。将知，当知，须知。

[18]棒打石人头、曝曝论实事，去究竟看：意思是，应当实实在在地去参究。棒打石人头、曝曝论实事，犹言“实打实”，一举一动都落在实处，没有任何虚假不实的东西。曝(bō)曝，原作“曝曝”，今改，指迸裂声。

[19]贴肉汗衫子：有二义：一者喻指我们的肉体，意思是，这个肉体只是临时的，并非真实的自我；二者喻指我们历劫以来养成的思维习惯，即“言语道”、“心行处”。

[20]留滞：滞碍，困缚。

[21]管取：包管。

108. 示仁书记

雪峰为人如金翅鸟，擎海直取龙吞^[1]。岂唯雪峰，从上大有道之士，蕴兼利并照老作家手段者^[2]，莫不皆然。盖不直截、不尽力，如银山铁壁峭拔，则钝置去^[3]。是故临济德山行棒行喝，下毒手脚，正欲大心、大器、大根者向上承当，应不令人只认目前光影、口头声色也。所以道：“向上一路，干圣不传。”若是个汉，聊闻举着便透彻去，终不守他窠臼、取他死语也。且行棒行喝落在什么处？若不明得直取龙吞意，则又纷纷纭纭^[4]去也。大丈夫汉已灵犹不重，何况取他人路布为自己胸襟^[5]？直须不受人瞒，昂藏特立^[6]，截却从来依倚^[7]，摆拨理性玄妙、动用作略^[8]，体本分事。既体得到本分处，只曲肱而枕^[9]，亦是个大快活人。若不了泯然冥然迢然恁么去，才回头觑捕，有纤毫疑问，则没关涉也^[10]。岂不见临济道“元来黄檗佛法无多子^[11]。”参！

[1]这句话的意思是，雪峰义存禅师出世接众，机锋迅猛快捷，犹如金翅鸟入海取龙，百发百中。金翅鸟，又曰妙翅鸟，八部众之一，翅翻金色，故名金翅鸟。其两翅广三百六万里，住于须弥山下层，常取龙为食。旧译《华严

经》卷三十六云：“佛子譬如金翅鸟王，飞行虚空，以清净眼观察大海龙王宫殿，奋勇猛力，以左右力搏开海水，悉令两辟，知龙男女有命尽者而撮取之。如来应供养、应等正觉金翅鸟王亦复如是，安住无碍虚空之中，以清净眼观察法界诸宫殿中一切众生。若有善根已成熟者，奋勇猛大力止观两翅搏开生死大爱海水，随其所应出生死海，除灭一切妄想颠倒，安立如来无碍之行。”

[2] 蕴兼利并照老作家手段者：掌握了那些心怀普济精神之老作家种种接众之善巧方便的人。蕴，怀有，具备。老作家，又称宗门老宿，指道德高深的明眼宗师。兼利并照，使天下万物一并得到利益和照顾。兼、并，都是一并、全部、普遍的意思。

[3] 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些禅师在接引学人时，因为不能尽力做到如银山铁壁一般峭拔、让学人无处可攀，因而不能快刀斩乱麻，无法扫荡学人的言思路途，不能让学人当下回归本分，结果，反而误导和耽误了学人的修行。

[4] 纷纷纭纭：此指胡思乱想，妄加揣度。

[5] 取他人路布为自己胸襟：把他人的言论当成自己的观点，指拾人牙慧。

[6] 昂藏特立：气宇轩昂，超群出众。昂藏，超群出众貌。

[7] 截却从来依倚：抛弃过去的种种执着。依倚，依靠，执着。

[8] 摆拨理性玄妙、动用作略：放下所有对文字理论、玄妙境界、方便技巧等等方面的执着。摆拨，放下，弃置一边。

[9] 曲肱而枕：曲臂为枕而卧，比喻悠闲自乐。肱，音 gōng，手臂。

[10]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不知大道泯无二边分别、冥然无声无息、迢然无有边畔，并如此这般无心无为地行去，只要稍微起心动念，有所求、有所得，落入有为，对大道当下现成有一丝一毫的狐疑不信，则与大道失之交臂。泯然，消失净尽貌。冥然，寂然不动貌。迢然，高远无极貌。有纤毫疑问，有微细的疑心间杂其中。没关涉，一作“没交涉”，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沾边、背道而驰。

[11] 无多子：没有多少。子，语气助词。

109. 答怡然道人

宿承光贲^[1]小参，以此道为怀，况利根上智廓然自得^[2]，以极清净本源而能玲珑照了，彻透鉴觉，不出户庭，已验过诸方。而老僧浅陋，乃沐知照^[3]，许令击扬^[4]。既同风密契^[5]，因不自疏外^[6]，于此事尽底里^[7]罗列一句一言、一机一境，皆绝唱之深致^[8]也。非心性玄妙、语默关涉^[9]、葛藤路布^[10]，直是透顶透底，盖色骑声^[11]，坐断报化佛头^[12]，不落是非得失，唯彻^[13]根源清净正眼。虽思念^[14]寂灭明惠^[15]，脱去笼罗^[16]，超然独证顶颈上一着^[17]，此时岂有纤毫道理？亦不立空劫已前、威音已后^[18]。到个里^[19]，诸天捧花无路，外道潜觑不见^[20]，净倮倮、赤洒洒，乃本地风光、本来面目，直得佛觑不见，谓之“向上一路，千圣不传”。除非其中人，则一举便知落处矣。

[1] 光贲：犹言光临。贲，音 bì，文饰。

[2] 廓然自得：妄想顿空，疑滞尽净，自然而然得其妙旨。廓然，阻滞尽除、胸次旷然空寂。

[3] 乃沐知照：却蒙关照。知照，关照。

[4] 击扬：提唱举扬宗风。

[5] 既同风密契：既然彼此皆同证大道、心心相印。

[6] 不自疏外：不疏远见外。

[7] 尽底里：彻底、究竟。底里，个中，内部，里面。

[8] 绝唱之深致：究极妙旨。深致，奥妙，深远的意味。

[9] 语默关涉：与语默相关系。关涉，关联，牵涉，发生关系。

[10] 葛藤露布：指文字知见和人云亦云的口头禅。葛藤，禅宗把语言文字比喻成葛藤，以其能缠缚学人故。露布，原指不封缄、公开张贴的公文，如榜文、告示等，此处指代寻常的人云亦云式的书本文字。

[11] 盖色骑声：能够主宰色声等尘欲之境，不被它们所蒙蔽束缚。

[12] 坐断报化佛头：比喻扫除一切法见，远离凡情圣解。

[13] 彻：彻证，彻底通达。

[14] 思念：妄想念头。

[15] 明惠：智慧明了。惠，同“慧”。

[16] 笼罗：束缚。

[17] 顶颞上一着：指超越二边之上的向上一路。顶颞，头顶。颞，音nǐng。

[18] 不立空劫已前、威音已后：意指在体（不生不灭、空寂无相之真如自性）、用（有生死去来等二边分别之诸法现象）上不去分别取舍。空劫已前，又作空劫以前，指此世界成立以前空空寂寂之时代。威音王佛乃过去庄严劫最初之佛，此佛出世以前为绝待无限之境界，称“威音那畔”，其意与“父母未生以前”、“天地未开以前”等相同，而生灭的现象世界，则称“威音已后”。

[19] 个里：这里。

[20] 诸天捧花无路，外道潜觑不见：意指修道人的功夫已经到了离一切相的无住境地，诸天天人想捧天花来供养他，却找不到他的踪迹；诸天魔外道想干扰他、加害于他，却无从下手。

110. 答黄通判

承别纸践履^[1]，是诚有意于实谛^[2]、不徒资谈柄之浮根、尚口语之浅学矣！^[3]况此段大缘、人人根本^[4]，洞然融通^[5]，包括群有，不灭不生，亘今亘古常在日用之中，而以无始妄习翳障^[6]，强作知解，不能独脱^[7]尔！明公今既息心，绝力体究，离诸妄缘，了如如性，要见诸相非相，若确然^[8]专一下些悠久^[9]工夫，定须^[10]有所契证。如佛所谓“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此直诸相当体了不可得，全是自心及为非相，则于如如而来、如如而去无二无别，脱体全真，契妙明真心，本来清净，只自己本来面目是也，固非使人拨诸相为非相、向外驰求也。^[11]然此心本来澄湛，物我一如，境之与心初无两种。要心冥境寂^[12]，然后有所证入；及至证入之后，证亦非证，入亦非入，翛然通透，如桶底子脱，始契无生、无为、闲闲妙道正体。今作息念澄虑工夫，乃是入道门径。但办^[13]此心，当有深证尔！古德道：“若不安禅息定，到这里总须茫然去。”逗至透得到彻头处，玄亦不立，佛祖亦不立，乃向上大机大用。其中人行履处，又且更须知有^[14]始得。

[1] 承别纸践履：意思是，承蒙你在信中告诉我，你在真实修行做功夫。

[2] 实谛：真实谛理，即真谛，此指解脱之大道。

[3] “不徒资谈柄”一句，意思是，不像那些根器浅薄的人只是把它当作闲谈的话题，吹牛的资本，徒逞口舌之快。不徒，不独，不但。资谈柄，作为闲谈、吹牛的资本。

[4] 此段大缘、人人根本：指人人本具之自性佛。诸佛出兴于世，欲令众生开示悟入者，即此自性佛，此自性佛即是一切众生的本来面目和根本所在。大缘，即大事，大事因缘。

[5] 洞然融通：意指众生本具之自性佛，虚灵不昧，犹如明镜，融通一切，无出其外。

[6] 翳障：障蔽。

[7] 独脱：超然于物外，不与万法为侣，自在解脱。独，孤立。脱，脱落，散去。

[8] 确然：刚强、坚定。

[9] 悠久：原作“攸久”，今改，指长久。

[10] 定须：定会，必定。

[11] 这段话的意思是：诸相非相是指，诸相乃自心所现，当体了不可得，当体即空，故名非相。诸相当下与自性真如无二无别，脱体全真，一一皆是妙明真心中物，本来清净，悟此者即见自家本来面目。所以，非相并不是拨除一切有相之后的虚无，也不是离开有相之外的某种境界。拨，拨除，消除，除灭。

[12] 心冥境寂：心与境之二边对立，冥灭消失。

[13] 办：发起。

[14] 知有：意指证悟见性。知道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回事，故开悟的人又称“知有的人”，没有开悟的人称“不知有的人”。

此事不在言句中。云门云：“若在言句中，一大藏教岂是无言，何假祖师西来？”将知^[1]祖师之来，唯论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语句。但忘怀^[2]体究，令澄湛绵密到一念不生，脱却向来知解、作略、机境、计较、道理^[3]，忘心直证，然后于日用之中，以此正印印定，一切诸相则非异相，则筑着磕着^[4]无非真净明妙大解脱境界也。然既了

此，却依寻常诸佛诸祖所垂示正因正果，将世间杂染、害道诸不善业^[5]脱然打摒^[6]，怙怙^[7]地修行，念兹在兹，三十、二十年枯淡^[8]此心此身，即成就坚固法身也。切恐拨无因果、作豁达空、作无碍见解^[9]，此毒刺也。切望体究，图^[10]深证耳。

[1] 将知：当知，须知。

[2] 忘怀：放下一切文字知见、妄想执着，令心空空荡荡的。

[3] 意指将从前所学各种各样的文字知见、手段伎俩、机锋公案、思维分别、理论知识等等，统统扫荡干净。脱却，放下。向来，从前，过去。

[4] 筑着磕着：意思是不经意间与自己的本来面目打照面。筑、磕，都是碰撞、撞击的意思。

[5] 害道诸不善业：妨害大道的各种不善业。

[6] 脱然打摒：彻底扫荡干净。脱然，超脱无累貌。打摒，打掉，除灭。

[7] 怙怙：安宁、闲静的样子。怙，音tiē。

[8] 枯淡：将身心方面的各种欲望执着都彻底磨灭干净，令身心洒然淡泊。

[9] 此句意指要慎防落入拨无因果、断灭顽空、放荡不羁的外道见解中。

[10] 图：希求。

111. 示禅人

大凡截生死流、济无为岸，无他奇特，只贵当人根器猛利，揭自胸襟^[1]，了一切有为有漏如虚空花，元无实性，以照了之心^[2]返自观省，翻覆覷捕审谛^[3]，谛审久之，当有趣入之证。盖此段^[4]并非他物，亦非他人能着力令自己省发；如人负千斤担子，当由己有如许力量，方能堪可。若气小力弱，则被他压倒去也。所以道：“大人具大见，大智得大用。”

[1] 胸襟，当作“胸襟”。襟，音 jīn，寒噤貌。

[2] 照了之心：指空观智，非第六分别意识。

[3] 翻覆覷捕审谛：反复在念头上参究，向一念未生之前追究审问，如猫捕鼠，不可懈怠。翻覆，今作“反复”。

[4] 此段：指真如自性。

大丈夫汉打办精彩^[1]，岂可向山鬼窟子^[2]里作活计，有甚出彻^[3]之期？应须发不可测、不可量、荷负大事、超情离见、卓绝颖迈^[4]之志，直下透脱，摆拨^[5]无始以来妄想轮回、彼我得失、是非荣辱秽浊之心，令净秽两边都

不依怙，儻然独脱，不依倚一物，向干圣未有消息时，生佛、世间出世间不曾显露处^[6]，一念不生，前后际断，踏着本地风光，明见本来面目，承当得直下牢固，无毫发见刺，内外融通，荡荡然得大安稳，乃转身吐气于这边来，自然日用之中、凡百施为之际，一一朝宗返本，岂是分外事耶！虽吃饭着衣，修世间法，无不如如，无不通透，无不与所证正体相应，更论甚高低、向背^[7]？才生见刺，即刺却命根^[8]尔！

[1] 打办精彩：打起精神，鼓足勇气，精进用功。

[2] 山鬼窟子：多作“黑山鬼窟”。黑山鬼窟，原指幽鬼所栖之处，禅林中借此比喻拘泥于情识、盲昧无所觉知之境界，亦指习禅求悟的过程中，陷入顽空，滞碍不通，不得活用。黑山，据《俱舍论》卷十一所载，南瞻部洲之北，三处地方各有三重黑山，其地闇黑，为恶鬼栖止之处。禅林中后用此转喻执著情识与分别作用，犹如陷于黑山之暗穴，不得智慧之光明。

[3] 出彻：出头，解脱。

[4] 卓绝颖迈：超出常伦，卓尔不凡。颖，锋芒。

[5] 摆拨：消除，扫除。

[6] 生佛、世间出世间不曾显露处：一念未生之前的绝诸对待之一真法界。生佛，即众生与佛。

[7] 向背：犹言顺逆。

[8] 命根：依《成唯识论》卷一所言，依于第八识之“名言种子”，由过去世之业所牵引而可赖以执持、维系此世之身命者，其功能具有决定色、心等住时长短之差别，故称之为“命根”。宗门中借指俱生我执，以及表现在心念上的以二边分别执着为特征的语言分别、思维习惯，即“言语道”和“心行处”。

祖师及古宿德，行棒行喝，作用百千亿种，无他志，元只令人自透脱、自休歇，如大死人，岂只了自己度世便休？勉有余乃不忘悲愿^[1]，推此以发未悟^[2]，居人间世，泛然^[3]若不系之舟，唤作“无心道人”。今既未能顿了、

顿明，且放教若身若心空劳劳地，虚寂既久，蓦地打破漆桶，到桶底子脱^[4]处也不难；况自具猛利根性，荷负佛事作为殊特奇胜之缘，此岂借别人力耶？是故古者道：“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拌。”^[5]

[1] 勉有余乃不忘悲愿：在为解决个人的生死而努力之余，却不忘发起度生的菩萨悲愿。

[2] 以发未悟：以启发没有开悟的人，也令他们开悟。

[3] 泛然：浮动的样子。

[4] 打破漆桶、桶底子脱：禅林中常用黑色漆桶譬喻无明之胶固难破。众生累劫之无明，结习胶固，以致隐覆本具之佛性，犹如贮漆之桶，黑洞洞地不明一物。后用打破漆桶、桶底脱落比喻打破无明、大彻大悟。

[5] 此语乃李文和参石门慈照禅师悟道时所说偈语，原偈为“学道须是铁汉，著手心头便判。直取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拌，当为“判”。

112. 示诏副寺

昔雪山童子为半偈舍全躯^[1]，可祖断臂立雪没膝求一句子^[2]，老卢八个月负春^[3]，象骨饭头担桶杓同岩头事园^[4]，钦山补纽而九上洞山三到投子^[5]，只为究此段；其余劬勤戮力^[6]、卧雪眠霜、攻苦食淡^[7]，盖不可胜数。鞠^[8]其趣向，初不为名闻、苟利养，并以死生大事为怀、绍隆佛祖种草作务^[9]。是故虽埋光雪林，声迹不到人间，往往有终老至死，脱然独得，如鸟出笼，了然明证，万世不移。至如传记所载，太山毫芒，十一于百千万，特少分尔！^[10]其为高隐深遁^[11]，流转沟壑，长往不顾^[12]，岂有涯量哉？

[1] 雪山童子，释尊于过去世修菩萨行时之名，又称雪山大士、雪山婆罗门。以住雪山修行，故有此名。依《大般涅槃经》卷十四所述，释尊于过去世，曾为婆罗门，住雪山修菩萨行。当时，释提桓因变身为罗刹像，至雪山宣说过去佛所说之半偈，即‘诸行无常，是生灭法’。释尊闻此半偈，心生欢喜，欲闻后半偈，但罗刹谓为饥苦所逼，需食人暖肉、饮人热血，始能续说下半偈。释尊为闻后半偈而愿舍身，罗刹乃为说‘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之半偈。既闻此偈，释尊将之书于壁、树等处，然后上高树，投身树下。是时罗刹还复帝释身，于空中接取佛身，安置平地。释提桓因及诸天人皆顶礼于佛足下，谓佛于未来必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释尊由于为半偈舍身之

因缘，乃得超越十二劫之修行期，而在弥勒之前成佛。

[2]可祖，即二祖慧可禅师。二祖慧可立雪断臂向达磨祖师求法之事，参见《五灯会元》卷一。

[3]老卢，即六祖慧能禅师，俗姓卢，剃度前于五祖座下为行者，称卢行者。六祖慧能于黄梅五祖弘忍禅师座下腰石舂米为法忘躯之事，参见《五灯会元》卷一。

[4]象骨饭头，即雪峰义存禅师，出世后，住象骨峰接众。岩头，即岩头全夔禅师。二人曾同在德山座下参学，相与友善，时雪峰为饭头。事园，负责菜园、种菜。参见《五灯会元》卷七。

[5]钦山，即钦山文邃禅师，洞山良价禅师之法嗣，福州人。少年时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禅师（百丈禅师之法嗣）受业，当时岩头全夔、雪峰义存二位禅师亦在大慈山下参学。岩头和雪峰通过观察文邃禅师的言谈举止，知道他是个法器，于是便经常带着他游方参学。当时，岩头和雪峰均已开悟，并获得了德山禅师的印可。而文邃禅师则因为因缘不契，虽屡蒙德山禅师的激扬启发，却仍然疑滞未悟。一日，文邃禅师问德山禅师：“天皇也恁么道，龙潭也恁么道，未审和尚作么生道？”德山禅师道：“汝试举天皇、龙潭道底看。”文邃禅师刚要上前说话，德山禅师举起拄杖便打。德山禅师的这一拄杖打重了，文邃禅师被送进了延寿堂养伤。文邃禅师很委屈地说道：“是则是，打我太煞（太过、太狠）！”守候在一旁的岩头和尚听了，便道：“汝恁么道，他后不得道见德山来。”因久参不契，文邃禅师后来不得已，便离开了德山座下，往参洞山良价禅师，后于一言之下发解，终于成为洞山良价禅师之法嗣。雪峰义存、岩头全夔、钦山文邃三人相友善，曾多次到洞山、投子处参学。故云“九到洞山，三到投子”。补纽，缝补衣扣。

[6]效勤戮力：努力为众效劳，以苦力服事大众。效勤，又称服勤，为众效劳。

[7]攻苦食淡：吃苦耐劳，生活简朴，辛勤自励。淡，一作“啖”，食无蔬之谓。

[8]鞠：考查，穷究。

[9]绍隆佛祖种草作务：以绍隆如来家业、续佛慧命为务。种草，犹言佛种，能够延续佛法慧命之大根器者。

[10]这句话意思是，传记所载者，仅止于太山之一毫芒，百万分之十、一，极其有限，而绝大多数修道人都不为世人所知。

[11]深遁：隐居深山。

[12]长往不顾：一往直前，决不回头顾盼。此指隐逸之志坚定不移。

是故诸佛垂世^[1]、祖师西来大意，全机超情识、越诠表、逾影迹、出圣量^[2]，岂细事^[3]耶？唯大有志之士宿薰种胜，根力不群^[4]，然后能堪此任。虽头目髓脑不自爱惜，况小小艰勤^[5]哉？往时大达^[6]之士得旨之后，深关牢藏^[7]，起顺违方便，故意作害，现怒骂鞭叱，百种千端，要试验学人；待其经苦楚不动心，乃与一撈一挨^[8]，垂片言纤机^[9]，如大饥困人^[10]得食，如醍醐甘露灌注，珍重忻快^[11]，拳拳不失^[12]，成就大法器，践履向上人道径^[13]，犹须烂骨董地熟^[14]，始可委付^[15]。如让祖之于曹溪八年，始道得个“说似一物即不中。”^[16]稜师至雪岭十五载，坐破七个蒲团^[17]，灵云三十年^[18]，涌泉四十祀^[19]，德山、临济皆依师门岁月甚久。盖此道乃千圣不传之妙，岂可以轻心慢心而趣入哉？永嘉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

[1]垂世：原指流传于世，此指应化世间，垂范于世。

[2]全机：究竟圆满无碍之大用。机，机用，妙用。超情识，超越了意识分别。越诠表，无法用语言名相来表达。逾影迹，远离一切相状，即无相。出圣量，超越了圣言量，即教外别传。

[3]细事：小事。

[4]宿薰种胜，根力不群：宿世薰习了最上乘教法的殊胜种子，根器猛利，不同凡响。

[5]艰勤：艰辛，艰苦。

[6]大达：彻底看破，彻底通达，大彻大悟。

[7]深关牢藏：深藏不露，此指隐藏自己的真实悟境，示现凡夫相。

[8]一撈一挨：意指当机给予学人猛烈的逼拶或冲击，令其当下言思路绝，心行处灭，从而契入本来面目。撈，音zá，挤压。挨，音āi，击，推。

[9]垂片言纤机：垂示一言半语或施設一个小小的禅机。纤，微小。

[10]大饥困人：极度饥饿困苦之人。困人，困苦之人。

[11]忻快：欣喜。

[12] 拳拳不失：珍怀于心，谨记不忘。拳拳，恳切、忠谨貌。

[13] 向上人道径：远离二边的究竟解脱之道。向上人，指究竟的解脱者，也就是佛，因为佛证得了实相，超越了凡圣、生死涅槃、烦恼菩提等二边分别，达到了究竟的解脱。向上与向下相对而言，向下就是方便，不离二边对待。

[14] 犹须烂骨董地熟：在功夫上还须非常纯熟。犹须，还须，仍须。烂骨董，由猪牛羊的杂碎炖烂而成的羹。

[15] 始可委付：才可以把祖师法脉（正法眼藏）传授给他。

[16] 南岳怀让禅师，六祖慧能大师之法嗣，俗姓杜，金州安康（今陕西安康石泉县）人。十四岁落发，先习戒律，后往曹溪参礼六祖。六祖问：“甚么处来？”怀让禅师道：“嵩山来。”六祖道：“甚么物怎么来？”怀让禅师茫然无对。于是决定留在六祖座下参学。八年后，有一天，怀让禅师忽然有省。于是，他欢喜踊跃，前往丈室，告诉六祖道：“某甲有个会处。”六祖问：“作么生会？”怀让禅师道：“说似一物即不中。”六祖又问：“还假修证否？”怀让禅师道：“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六祖道：“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罗讖（预言），汝足下出一马驹（指马祖道一禅师），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速说。”怀让禅师言下豁然契会。为报师恩，怀让禅师悟道后，继续执侍六祖，不离左右，长达十五年之久。六祖入寂后，怀让禅师遂前往南岳，止于观音台，大弘禅法。

[17] 稜师，即长庆慧稜禅师，杭州盐官人，俗姓孙。禀性淳澹。年十三，于苏州通玄寺出家登戒，历参禅苑。后参灵云，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云曰：“驴事未去，马事到来。”师如是往来雪峰、玄沙二十年间，坐破七个蒲团，不明此事。一日卷帘，忽然大悟，乃有颂曰：“也大差，也大差，卷起帘来见天下。有人问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峰举谓玄沙曰：“此子彻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识著述，更须勘过始得。”至晚，众僧上来问讯。峰谓师曰：“备头陀未肯汝在。汝实有正悟，对众举来。”师又有颂曰：“万象之中独露身，唯人自肯乃方亲。昔时谬向途中觅，今日看来火里冰。”峰乃顾沙曰：“不可更是意识著述。”

[18] 灵云三十年：参见第26信《示璨上人》第二自然段注[7]。

[19] 台州涌泉景欣禅师，石霜庆诸禅师之法嗣。曾示众云：“我四十年在这里，尚自有走作。汝等诸人，莫开大口。见解人多，行解人万中无一个半个……”

霜华诸道者在大沕执务^[1]，一日库前自筛米，大圆过，拾遗一粒米，谓云：“道者！勿轻此粒，百千粒从此粒

生。”诸乃返征：“百千粒既从此粒生，和尚且道：‘这一粒从甚处生？’”大圆拂袖而去。晚小参，谓众云：“大众，米里有虫。”赵州到桐城，路逢投子拈一油瓶^[2]，遂云：“久向投子，只见卖油翁。”投子云：“公且不识投子。”州云：“如何是投子？”投子提起油瓶，云：“油！油！”米里虫何似油里虫？若参得投子，即见石霜。何故？岂不见道“众里有人。”

衲僧家，第一须得具金刚眼，第二须得金刚宝剑，第三须得拄杖子，第四须得衲僧巴鼻；直饶一一透得，更须知有“末后句”始得。^[3]

[1] 霜华诸道者，即石霜庆诸禅师，道吾宗智禅师之法嗣，俗姓陈，庐陵（今江西吉安）新淦（gān，今江西清江县）人。十三岁落发，二十三岁受具足戒，并诣洛下学习毗尼。后回到江西，投沕山灵祐禅师（谥“大圆禅师”）座下，充当米头（专门负责舂米）。一日，庆诸禅师正在筛米，沕山禅师道：“施主物，莫抛撒。”庆诸禅师道：“不抛撒。”沕山禅师于是从地上拾起一粒米来，说道：“汝道不抛撒，这个甚么？”庆诸禅师无言以对。沕山禅师接着说道：“莫轻这一粒，百千粒尽从这一粒生。”庆诸禅师便问：“百千粒从这一粒生，未审这一粒从甚么处生？”沕山禅师一听，便呵呵大笑，归方丈室去了。庆诸禅师楞在那里。到了晚间上堂的时候，沕山禅师道：“大众！米里有虫，诸人好看。”庆诸禅师仍然不明白沕山禅师的意旨。不得已，庆诸禅师后来只好改参道吾宗智禅师。庆诸禅师问：“如何是触目菩提？”道吾禅师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唤一位正在附近执侍的沙弥的名字，这沙弥应答了一声“诺”。道吾禅师道：“添净瓶水着。”过了很久，道吾禅师才回过头来，问庆诸禅师：“汝适来问甚么？”庆诸禅师正要重复刚才的问话，道吾禅师却起身走开了。庆诸禅师终于豁然有省。道吾禅师临圆寂的时候，为了勘验徒众的悟境，召集大众，问道：“我心中有一物，久而为患，谁能为我除之？”庆诸禅师一听，便从大众中走出来，回答道：“心物俱非，除之益患！”道吾禅师一听，非常高兴，赞叹道：“贤哉！贤哉！”

[2] 赵州从谗禅师参投子大同禅师之因缘，参见《五灯会元》卷五。

[3] 此一段所标金刚眼、金刚宝剑、拄杖子、衲僧巴鼻、末后句，乃修禅人所必须透彻明了的五大关要。金刚眼代表正知见，金刚宝剑代表般若正观，拄杖子代表方便，衲僧巴鼻代表本来面目，末后句代表向上一路。

113. 示灯上人

要直截透脱，须先深信自己根脚下^[1]有此一段“辉腾今古，迥绝知见，净倮倮，没依倚，常在目前，无毫发相，宽同太虚，明逾杲日^[2]，天地万物有成坏、此个无变无移”，古人谓之“不与万法为侣底人”，亦号“如来正遍知觉”。但谛实^[3]承当，使一念不生，彻透本来^[4]，元不动摇，长时无间^[5]，若行若住、百种作为，初不妨碍^[6]，历历孤明，一机一境、一句一言，皆含法界、称本真如，情想计度无起灭处，以此正印^[7]一印印定，自然随方逐圆，悉非二种^[8]。他自古明见佛性得道之士，运用作为，未尝不在观尘缘境界无尘缘可得，鞫归^[9]一真实际，如此退步，一日之功便抵一劫。是故南泉道：“王老师十八上便会作活计。”不是揭擗强为^[10]，盖任运腾腾，宽通自在，天龙鬼神觅他起心行处不得，此无心人行履，直下深严。若能休歇知见解碍^[11]，将来便有彻证之分，亦解作活计去。要须揭志勉强^[12]，然后无行不圆，于曹溪路上得无间力用也。

[1] 根脚下：此指生命之当下日用处。

[2] 杲日：明亮之日光。杲，音 gǎo。

[3] 谛实：真实，稳实。

[4] 彻透本来：彻悟自己的本性或本来面目。

[5] 长时无间：常在目前，没有间断。

[6] 初不妨碍：一点也不妨碍自性常现在前、不间断地发生妙用。初，全，都。

[7] 正印：佛法中最核心、最根本、最究竟的东西，又称一实相印。

[8] 悉非二种：意思是，行住坐卧，日用施为，当下皆是真如自性之妙用，与真如自性无二无别，超越了世出世间、生死涅槃、烦恼菩提等二边对待。

[9] 鞫归：尽归，全归。鞫，尽，全。

[10] 不是揭擗强为：非人为有意勉强为之，完全是无心而致。揭，高举。擗，音 nuò，按、抑。

[11] 知见解碍：文字知见、意识领解上的障碍。

[12] 揭志勉强：犹言发奋努力。揭志，立志，发心。

114. 示禅人

利根种智^[1]，聊闻举着，彻底透顶，直下承当，了无别法，撒手便行，岂复更有迟疑？正如秉利剑当门^[2]，阿谁敢近？到个里^[3]，凛凛神威，佛祖莫能近傍，吞烁群灵^[4]，岂不是得大解脱？更不立向上、向下^[5]，超然独证。是故从上人^[6]立一机、垂一言，谓之“垂钩四海，只钓狞龙^[7]。”到个里，不论如之若何，要箭锋相拄、一击便过；才涉拟议，则千里万里去也。只如达磨面壁少林九年，唯有可祖^[8]默契。

[1] 利根种智：根器猛利、堪为佛种的修行人。

[2] 秉利剑当门：手持利剑，当门而立。秉，握、持。

[3] 个里：这里。

[4] 吞烁群灵：辉光笼罩一切，无出其上，比喻气象宏大。

[5] 向上向下：向上是指究竟悟境，向下是指方便教化。宗门中，第一义门，又称向上门、向上一路，指超越于二边分别、真实绝对之悟境，或指不执于世缘、上求菩提之修行道法；与此相对，方便权巧，假借名言而设立之教义法门，或随顺世情以教化众生之菩萨行，则属第二义门，又称向下门、向下一路。

[6] 从上人：过去的明眼人。从上，从前，过去。

[7] 狞龙：凶猛的龙。狞，凶猛，恶毒。

[8] 可祖：指二祖慧可禅师。

如今要立地明得也不难，但办拨却从前作解、种种机智^[1]，不立毫末^[2]，使胸中净裸裸^[3]，圣凡不存，彼我不拘，一念不生，单刀直入，更觅甚佛？高步毗卢顶、不禀释迦文^[4]，破的破机^[5]，超宗出格^[6]，引头方外看，谁是我般人^[7]，始可作种草。然后向千人万人罗笼不住处^[8]，不辱一条线^[9]，硬纠纠地，壁立千仞，等闲^[10]拈一毫芒，便见逼塞十虚，拈示同风同德^[11]而不期自会、不言而知^[12]，互作主宾、建宗立旨。虽相去远隔河沙，长如目击^[13]，可透向上机、了生死事、报恩立法，俾群灵一一如是，方称个大丈夫，作奇特缘、了殊胜事。

[1] 但办拨却从前作解、种种机智：只须发心把以前所学得的各种各样的知见、世智辩聪等等，统统放弃一边。办，发心。拨却，放弃，消除。

[2] 不立毫末：不存有一丝一毫的知见和执着。

[3] 净裸裸：同“净裸裸”。

[4] 高步毗卢顶，不禀释迦文：指超佛越祖，破除了佛相、圣相，凡圣情尽。毗卢，毗卢舍那之略称，法身佛之通称。禀，承命，受命。

[5] 破的破机：犹言透彻机微，直契根本。破的，切中根本、要害。机，机微，微妙处。

[6] 超宗出格：超出常流，不可测度。

[7] 引头方外看，谁是我般人：抬头从浮世之外来看这个世界，还有谁似我这般放荡洒脱，不拘常情呢？方外，世外，尘世之外。

[8] 千人万人罗笼不住处：绝对自在透脱、不被人瞒骗和束缚的境地。

[9] 不辱一条线：一丝一毫都不辱没祖师西来之意旨。

[10] 等闲：随便，任意。

[11] 同风同德：所证所悟之境界相同的人。

[12] 不期自会，不言而知：彼此心心相印，自然默契。期，约定。

[13] 长如目击：常在眼前。

昔裴相之与黄檗^[1]、李习之之与药山^[2]、杨大年之与

广慧^[3]、李都尉之与慈照^[4]，无不以此投机^[5]；既已投机，复资此以履践^[6]，外空诸见，内绝心智，彻底平常，腾腾任运^[7]，为内外护，流通大法。所谓“要知恁么事，须是恁么人；若是恁么人，始解恁么事。”

[1] 裴相，即裴休。见第65信《示同龕居士傅申之》第一自然段注[19]。

[2] 李习之，即李翱。见第65信《示同龕居士傅申之》第一自然段注[24]。

[3] 杨大年，即杨亿。见第70信《示黄太尉钜辖》第二自然段注[2]。

[4] 李都尉，即李文和（遵勳）。见第65信《示同龕居士傅申之》第一自然段注[29]。

[5] 投机：契入禅机，顿悟见性。

[6] 资此以履践：在日用中以此所悟为基础，进一步起修。

[7] 腾腾任运：在日用中随缘放旷。腾腾，刚健奋进貌。任运，原意是听任命运摆布，此指保持真性不失而随缘放旷。

115. 示鲁叟

佛法如大海，万有包含，不可以形器数量所能测度，一一俱无边际。若欲造入^[1]，须办个没量大智见^[2]，穷法界、等虚空、尽未来，不退转，跂步^[3]超越，合下^[4]如铁石坚固，然后廓顶门正眼^[5]，慎择^[6]真实具本分作家手段大宗师，息心依附^[7]，将死生大事托之，无透脱超证不已^[8]。

[1] 造入：进入。

[2] 须办个没量大智见：应当发起超乎常情不可思议的广大智慧心。办，具备，发起。没量，不可思议、不可测度。

[3] 跂步：举步。跂，音qí，行走貌。

[4] 合下：即时，当下。

[5] 廓顶门正眼：开启无上之智慧眼。

[6] 慎择：谨慎地选择。

[7] 息心依附：死心塌地依止他。息心，静心，专心，一心一意，没有他念。

[8] 无透脱超证不已：不大彻大悟，决不罢休。

第一先得不落窠窟，而能直截明见本来面目，踢着本地风光，深根固蒂，信得及、了得彻，虚寂灵明、不动不

变为基址^[1]，情念^[2]计较俱不生，直得空豁豁地，前后际断，与诸圣不移易丝毫许^[3]，谛了自己^[4]。其次展转退步^[5]，一切不留，而能于毛端现刹海，纳须弥于芥中，拈起向上机^[6]，提持祖佛令，到此正好着力。及去今时玄妙理性、妙句奇言、掀天作略摆拨尽，方始体得那边意旨，几时更肯道我会佛法、能活脱、逞机用也？^[7]若履践得悠久^[8]，分明无事安乐人矣。将知圣贤横身^[9]为此，临事不为立功能、逞我见，意在令人人无疑、无为、无事去。

[1] 虚寂灵明、不动不变为基址：顿悟见性之后，安住在虚明不昧常住不动之自性上，并以之为立命之本。

[2] 情念：指烦恼妄想。

[3] 与诸圣不移易丝毫许：所悟与诸圣没有任何差别。

[4] 谛了自己：真实透彻地认识了自己的虚幻本质。

[5] 展转退步：进一步将所悟之境界也放置一边，悟无悟迹，凡圣情尽，归无所得。

[6] 向上机：又称“向上一路”，与差别建化门中的“向下一路”相对，指超越于二边分别的第一义谛。

[7]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等到你把现前心中所珍怀的所有玄妙理论、文字知见、奇特手段，都扫荡得一干二净，纤毫不留，方能真正体会超越于二边之上的祖师意旨；真到了那种境地，必定是凡圣情尽，归无所得，又岂肯自夸我会佛法、我得大机大用呢？掀天作略，即奇特手段和功能。摆拨，处理，扫除。

[8] 悠久：，原作“攸久”，今改，指，长时间，长久。

[9] 横身：犹言舍身，奋不顾身。

今虽富春秋、居贵富，而以夙昔愿力、高识远见，要学此道，洁清身意，不舍世缘乃修净行，初段早已真正也^[1]。要办长久不退之心，纵逢一切违缘，处之如食饧

蜜^[2]，养得纯熟，便是大解脱人。佛法与世谛岂有二种耶？推此直前^[3]，何往不利？古人道：“千里同风。”盖不言而照、不面而知，岂假繁词哉^[4]？是故毗耶大士一默，文殊赞善^[5]。瘥病不假驴駝药^[6]，意在钩头^[7]，应须领取。向独行独步处，靠实考究看^[8]：“从何而起？自何而来？”去缚解黏，不真何待？^[9]无业只说个“莫妄想”^[10]、俱胝只竖一指^[11]、天皇胡饼^[12]、赵州吃茶^[13]、雪峰辊球^[14]、禾山打鼓^[15]，浑无别事。参！

[1] 初段早已真正也：初发心已经是很真实和纯正的了。初段，事情的开始，此指初发心。

[2] 饧蜜：如饧糖、蜂蜜之类极甜的食品。饧，音 xing，饧糖，糖稀。

[3] 推此直前：意指以此不二之正观面对一切。

[4] 岂假繁词哉：何用繁复的语言文字来沟通呢？

[5] 毗耶大士一默，文殊赞善：毗耶大士指维摩诘居士。事见《维摩诘所说经》。

[6] 瘥病不假驴駝药：意指良医治病，对症施药，药到病除，不在多少。駝，驮。

[7] 意在钩头：此语从船子和尚开示夹山“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一公案中转化而来。垂钩之意，意在金鳞狩龙。意思是，大道在语言之外，不可执语言文字为究竟，当于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处领取。

[8] 靠实考究看：真实地参究。靠实，犹言脚踏实地，实打实。

[9] 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过真实地参究，放下一切语言知见的执着，远离心意识，如此做功夫，何往而不真耶？

[10] 汾阳无业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悟道后，一度游方，后住开元精舍，大开弘化，接引学人。学者每问佛法，无业禅师多答之曰：“莫妄想。”

[11] 俱胝只竖一指：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注[9]。

[12] 澧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龙潭崇信禅师，天皇道悟禅师之法嗣，渚宫（今湖北江陵）人，姓氏未详。崇信禅师少而英异，宽愍好施。他家住在天皇

寺附近的一个巷子里，以卖烧饼为生。当初，道悟和尚被灵鉴禅师偷偷地请到天皇寺隐居，当地的人皆莫测老和尚之深浅，而崇信禅师却对老和尚倍感亲切。他每天拿出十个烧饼来供养道悟和尚。而道悟和尚每次接受之后，总要留一个返赠给崇信禅师，并说道：“吾惠汝，以荫子孙。”后来有一天，崇信禅师突然想起：“饼是我持去，何以返遗我邪？其别有旨乎？”于是崇信禅师便来到天皇寺，找道悟和尚，细问缘由。道悟和尚回答说：“是汝持来，复汝何咎？”崇信禅师一听，似有所悟，于是从道悟和尚出家。道悟和尚道：“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

[13] 赵州茶：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之注[12]。

[14] 雪峰辊球：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之注[10]。

[15] 禾山打鼓：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之注[11]。

116. 示禅者

达磨祖师观此土有大乘根器，由是自天竺西来，传教外旨，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语句。盖文字语句乃末事^[1]，恐执泥^[2]之，即不能超证^[3]。所以破执着、去玄妙、离闻见、出意表^[4]，如击石火、闪电光，一念不生，直下透却根尘^[5]，向各各根脚下承当^[6]，领览此一段大因缘^[7]，倏然独脱，不依倚一物，含吐十虚，湛然澄寂，契悟本来妙心。此心能生一切世间及出世法，唯宿薰种性^[8]，略闻提取即知落处，更不从别处流出。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二，一道清虚^[9]，岂有得失、是非、违顺、好恶、长短来？有为有漏，如幻如梦，了无一尘长久。

[1] 末事：非根本、不重要、枝末上的事情。

[2] 执泥：执着于、拘泥于。

[3] 超证：超越于二边、契证不二之实相理体。

[4] 离闻见、出意表：超越于文字知见，不被分别意识所束缚。

[5] 透却根尘：根尘迥脱，不被六根六尘所障蔽，超越于见闻觉知。

[6] 根脚下承当：根脚，即“脚根”，亦作“脚跟”，有三义：一是指自性、本来面目；二是从自性起观，将功夫落在实处；三是从当下日用处做功夫，二六时中，无有空过。

[7] 一段大因缘：此指教外别传之旨。

[8]唯宿薰种性：唯有那些宿世曾经听闻薰习过最上乘教法的上根利器。

[9]一道清虚：同以一清净、无相、无为之大道为体。

是故蕴才智、有力量底，即能发一念真正菩提心，不为诸缘所牵、贵富所拘，动是历岁月^[1]，不退不转，埋头向前，念兹在兹，回光返照，谛了从上来威音那边万缘根本^[2]，才觑得透，即身心泰然，二六时中更不舍，直候彻证^[3]，乃能事毕矣。况当人合下^[4]性静、纯一、慈善，无如许恶觉恶知，而复相续绵绵体究，岂不善哉！古人道：“百草头边荐取。”只如从朝至暮^[5]是个什么？但念念觑捕、心心无住，攸久^[6]纯熟，只见光辉，观一切法空，不曾有实，唯此一心亘今亘古，可以透脱死生。

[1]动是历岁月：常常是经年累月。动是，犹言动辄、经常、常常。

[2]万缘根本：即上文所说的能生一切世、出世间法之本来妙心。

[3]直候彻证：直须彻底契证，即大彻大悟。

[4]合下：原本，当初。

[5]暮：原作“莫”，今改。

[6]攸久：同“悠久”，长时间，长久。

学此道者不得其门，只为情在解上^[1]，触途成滞。若一切尽情打叠^[2]，胸中不存纤微，自然七通八达^[3]也。但长时无间消遣将去^[4]，净念圣解尚令不生，何况触情而动、作众不善耶？

亲近善知识，只贵提诱^[5]，与己作增上缘。世尊记：“当来一牛吼地，有善知识递相击劝^[6]，相与行持，体此妙道矣！”镜清云：“汝等十二时中，须管带始得。”^[7]赵州

云：“我使得^[8]十二时。”佛言：“若能转物，即同如来。”

既已久存诚^[9]，唯务向前，得不退转。等闲^[10]要当^[11]心中不留一物，直下似个无心底人，如痴兀，不生胜解。养来养去，观生死甚譬如闲^[12]，便与赵州、南泉、德山、临济同一见也。切自保任，端居此无生无为大安乐之地，乃甚善耶。

[1]只为情在解上：只是因为注意力集中在意识知解上。

[2]打叠：收拾，安排，处理，打发。此指扫除。

[3]七通八达：即通达自在、处处自在。

[4]但长时无间消遣将去：只是一味长时间不间断地做扫除、放下的功夫。消遣，消解，排除，打发。

[5]提诱：提携引导。

[6]击劝：激发劝勉。

[7]镜清，指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镜清寺道怱（fū）顺德禅师，雪峰义存禅师之法嗣，俗姓陈，永嘉人。管带，亦作管待，照顾，照看，保任。

[8]使得：指使、主宰。

[9]存诚：怀着真诚的向道之心。

[10]等闲：平常，寻常。

[11]要当：应当，必须。

[12]甚譬如闲：完全是等闲小事，不值得一提。

117. 示禅人

西方大圣人出迦维罗^[1]，作无边量妙用，显发刹尘莫数、难思议殊特正因，以启迪群灵，其方便顺逆开遮，余言遗典，盈溢宝藏^[2]，及至下梢^[3]，始露一消息，谓之“教外别行，单传心印”。金色老子^[4]已来，的的绵绵^[5]，只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阶梯，不生知见。利根上智向无明窟子里瞥破^[6]、烦恼根株中活脱^[7]，应时^[8]超证，得大解脱。是故竺乾四七、东土二三^[9]，皆龙象蹴蹋^[10]、师胜资强^[11]，机境言句、动用语默，有上上乘根器格外领略^[12]，当下业障冰消，直截承荷。于余时^[13]自能管带^[14]，打作一片，度世绝流^[15]，顿契佛地，尚不肯向死水里浸却^[16]，唱出^[17]透玄妙、越佛祖，削去机缘^[18]，划断路布^[19]，如按太阿^[20]，凛凛神威，阿谁敢近？作家汉确实论量^[21]，才有向上向下胜妙理性作用纤毫，即叱之“不是从来种草”^[22]，直下十成锻炼得熟、践履得实，始与略放过，犹恐异时落草、负累人、瞎却正法眼^[23]。

[1] 迦维罗：又称迦维罗卫、迦毗罗，即今尼泊尔塔拉伊 (Ta-rai) 之提罗拉冠特 (Tilorakot)，为佛陀出生之地。

[2] “其方便顺逆”一句，意谓佛陀为教化众生，采用种种方便，或顺或逆，或开或遮，未说的、已说的，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典籍，可谓汗牛充栋。顺逆，又作逆顺，随顺、违逆之并称，意即因缘化益等事，皆各有其随顺、违逆两种分别：如以佛菩萨教化众生之方便，有顺化、逆化；以法之次第而立，有顺次、逆次；以观之次第分顺逆，则有顺观、逆观；就境之违顺，称顺境、逆境。此外，另有顺修逆修、顺流逆流、顺缘逆缘等。开遮，又作开制、遮开。开是许可之意，遮是禁止之意。为戒律用语。即于戒律中，时或开许，时或遮止。小乘戒法较严，并无开许；大乘戒法，则依慈悲愿行，与活用戒法之精神，时有开许，称开遮持犯，为大乘戒之特征。余言，未尽的话语。遗典，所遗留下来的经教典籍。

[3] 及至下梢：到了最后临涅槃时。下梢，结果，结局。

[4] 金色老子：指金色头陀迦叶尊者。

[5] 的的绵绵：嫡派亲传，连绵不断。的的，同“嫡嫡”。

[6] 无明窟子，指无明惑，即障覆中道之根本无明，为一切生死烦恼之根本。窟子，巢穴。瞥破，犹言“觑破”，一下子看破，指顿悟。

[7] 活脱：从束缚中解脱出来，活泼自在。

[8] 应时：当即，立刻。

[9] 竺乾四七、东土二三：指禅宗西天二十八代祖师，东土六代祖师。竺乾，指印度。

[10] 蹴蹋：音 cùtà，践踏，踩踏。

[11] 师胜资强：老师和弟子都非常优秀。师资，犹言师徒。

[12] 格外领略：即上文所言“超证”的意思，超越二边思维，直下契证。格外，言思拟议之外。领略，理会，此指证悟。

[13] 余时：他时，其他的时候。

[14] 管带：亦作管待，照顾，照看，保任。

[15] 度世绝流：度脱三界之缚、出离生死之流。

[16] 向死水里浸却：执着于空寂之境，不能生起利他度生之大用。

[17] 唱出：此指出言吐气或开示。

[18] 机缘：指明眼祖师根据学人的根机和因缘给予恰当开示和点拨之公案故事。

[19] 划断路布：打破一切言语名相和形式上的执着。划，音 chǎn，通“铲”，铲除。

[20] 太阿：宝剑名。

[21] 确实论量：根据实际的修行证量来评判，而不是根据言说知见。

[22] 不是从来种草：犹言不是本分的堪当如来家业之道器。从来，本来，

原来。

[23]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明眼宗师勘验学人时非常严格，必须是当下功夫做得非常成熟、脚根非常稳实，才略微给予认可通过，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担心学人将来会离开本分，落入方便知见当中，误导后学。直下，当下，当即。异时，他时，将来。落草，指离开了本分，落入方便或二边当中。负累，拖累、连累。

嗟见一流^[1]拍盲^[2]野狐种族，自不曾梦见祖师，却妄传达磨以胎息^[3]传人，谓之“传法救迷情”，以至引从上^[4]最年高宗师，如安国师^[5]、赵州之类皆行此气，及夸初祖只履^[6]、普化空棺^[7]，皆谓此术有验，遂至浑身脱去，谓之“形神俱妙”。而人间厚爱^[8]此者，怕腊月三十日惶惶^[9]，竟传归真之法——除夜望影，唤主人翁，以卜日月；听楼鼓，验玉池^[10]，覘^[11]眼光，以为脱生死法。真诳^[12]、閤閤^[13]、捏伪造窠^[14]，贻高人嗤鄙^[15]。

复有一种，假托初祖胎息，说赵州《十二时别歌》、庞居士《转河车颂》，递互指授^[16]，密传行持，以图长年^[17]及全身脱去，或希三五百寿——殊不知此真妄想爱见！本是善因，不觉堕在荒草，而豪杰俊颖之士、高谈大辩、下视^[18]祖师者，往往信之。岂知失故步^[19]，画虎成狸^[20]，遭有识大达^[21]明眼觑破，居常众中，惟默观怜悯。岂释迦文与列祖体裁^[22]止如是耶？曾不自回照始末，则居然可知矣^[23]。

海内学此者，如稻麻竹苇。其高识远见^[24]，自不因循^[25]，恐乍发意^[26]，未入阃奥^[27]，揭志^[28]虽专，跂步^[29]虽远，遇增上慢导入此邪见林，末上一错，永没回转^[30]，其流浸广^[31]，莫之能遏^[32]。因出此显言^[33]，

庶^[34]有志愿于大解脱、大总持^[35]可以辨之，而同入无生大萨婆若海^[36]，泛小舟济接群品^[37]，俾正直妙道流于无穷，岂不快哉！

[1]一流：一类，一帮。

[2]拍盲：瞎子，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

[3]胎息：道家所提倡的一种以服气吐纳为主的养生方法。北魏净土高僧昙鸾，因于五台山遇见灵迹，发心出家，精研龙树之《中论》、《百论》等四论，进而立志注释大集经。著述之时，因病停笔，赴梁求得神仙长寿之法，且承道士陶弘景赠以仙经十卷归洛阳。后又从菩提流支学《观无量寿经》，精勤于净土教义之研究和实践。相传，昙鸾即根据此经历而撰成《胎息法》一书。但据后代学者考证，本书系伪作。根据《后汉书》等记载，所谓胎息乃东汉末年之道士王真所行，为藉调息以延长生命之术。北宋时期，宗门中有人以胎息法附会达磨祖师的“外息诸缘，内心无喘”，而大唱其外道邪说。元代中峰明本禅师亦曾驳斥过此说，参见《中峰广录·山房夜话上》。

[4]从上：从前。

[5]安国师：指杭州盐官齐安国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

[6]初祖只履：指达磨祖师只履西归之传说。西魏文帝大统二年（536）十月五日，达磨祖师第六度遭毒，知化缘已尽，端居而逝，葬于熊耳山，起塔于定林寺。越三年，魏使宋云奉使西域回，遇祖于葱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云问：“师何往？”祖曰：“西天去！”云归，具说其事。及门人启圻，唯空棺，一只革履存焉，举朝为之惊叹。

[7]普化空棺：镇州普化禅师，盘山宝积禅师之法嗣，宝积禅师示寂后，即游化北地镇州，协助临济禅师弘化。师出言佯狂，行为简放，居处不定，凡见人无分高下，皆振铎一声，而唱“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头打，四方八面来，旋风打，虚空来，连架打”一偈。此偈盛传于禅林，被称为普化四打话、普化铃铎偈。师又常出入城市或冢间，时而歌舞，时而悲号，时人称之为“普化和尚”。唐咸通初，师将示灭，乃入市谓人曰：“乞我一个直裰。”人或与披袄，或与布裘，皆不受，振铎而去。临济令人送与一棺，师笑曰：“临济厮儿饶舌！”便受之。乃辞众曰：“普化明日去东门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师厉声曰：“今日葬不合青乌。”乃曰：“明日南门迁化。”人亦随之。又曰：“明日出西门方吉。”人出渐稀。出已还返，人意稍息。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门外，振铎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视之，已不见，

唯闻空中铎声渐远，莫测其由。

[8]厚爱：深爱，贪恋。

[9]惶惶：彷徨疑惧，慌张，忙乱。

[10]玉池：道教用语，指代口（嘴巴）。

[11]觚：音 chān，看，偷偷地观察。

[12]诳：音 kuángxià，欺骗。

[13]闾阎：原指里巷内外的门，这里指代平民百姓。

[14]捏伪造窠：虚构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让人产生迷恋和执着。造窠，制造窠窟，诱惑人钻进去，并住在里面。

[15]贻高人嗤鄙：为真正的有道高士所耻笑。贻，留下，遗留。嗤鄙，讥笑鄙视。

[16]递互指授：一个一个地展转指导传授。

[17]长年：长寿。

[18]下视：轻视。

[19]故步：旧时行步的方法。

[20]狸：野猫，山猫。

[21]大达：彻底通达，即大彻大悟。此指“大达之士”。

[22]体裁：风格，做事的方式。

[23]这句话的意思是，显而易见，他们从来不曾静下心来，回光返照，认真省察佛祖的真实意思。居然，显然。始末，事情的真相、来龙去脉。

[24]高识远见：指高识远见之士。

[25]因循：轻率，随随便便。

[26]乍发意：指见地不明、脚步不稳之初发心学人。

[27]阃奥：犹堂奥，比喻事理的精微奥妙之处。

[28]揭志：立志，发心。揭，高举。

[29]跂步：举步。此指向往、企求、期望。跂，音 qǐ。

[30]永没回转：永远地沉没于生死轮回当中。回转，指轮回。

[31]其流浸广：犹言其流弊日渐扩大。浸广，犹言日盛。浸，音 jìn，逐渐。

[32]遏：阻止。

[33]显言：明言。

[34]庶：副词，表希望。

[35]大总持：犹言广大无量之功德果海。总持，梵语陀罗尼，持善不失，持恶不起之义。谓菩萨所修之念定慧具此总持功德。菩萨总持之德无量，约有四种：谓法总持（又名闻总持，于佛之教法，闻持不忘也）、义总持（于诸

法之义理，总持不失也）、咒总持（菩萨依定起咒，持咒神验，除众生之灾患也）、忍总持（菩萨之实智忍，持法之实相而不失也）。

[36]萨婆若海：诸佛究竟圆满果位的大智慧海。萨婆若，汉译为“一切智”、“一切种智”、“一切智智”，此处通指佛智，即包括一切智和一切种智。一切智知一切诸法之总相，一切种智知一切诸法之种种别相。《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云：“萨婆若多者，萨婆，秦言一切；若，秦言智；多，秦言相，一切如先说名色等诸法，佛知是一切法一相、异相、漏相、非漏相、作相、非作相等，一切法各各相、各各力、各各因缘、各各果报、各各性、各各得、各各失，一切智慧力故，一切世一切种尽遍解知。”

[37]群品：众生。

118. 示远猷奉议

从上径截一路^[1]，直拔超升，无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但此心渊奥^[2]，脱去圣凡阶级^[3]，只贵利根上智，于无明具缚窠窟中^[4]，不动纤毫，直下顿契，廓彻灵明^[5]，与有情无情、有性无性^[6] 同体，与大法^[7] 相应，发起作用，透古超今^[8]，骑声盖色^[9]，虚而灵、寂而照，无量无碍不思议大解脱，一一七穿八穴^[10]，了无回互^[11]，便识落着^[12]。所以乃佛乃祖^[13] 谓之“单传密付”，如印印空，如印印泥，如印印水，万德照然^[14]，十方坐断，独证独超，初无依倚^[15]；若起见作相^[16]，则没交涉也。

[1] 从上径截一路：自古以来修行入道最直接最快捷的方法。从上，从前，以往，自古以来。

[2] 渊奥：深奥微妙。

[3] 脱去圣凡阶级：超越了凡圣之二边分别。阶级，等级差别。

[4] 于无明具缚窠窟中：于无明烦恼之生死流转中。具缚，即具足烦恼、具足见思二惑。缚，即烦恼之异名，烦恼（心之惑）能系缚有情，使其堕于生死轮回之苦境，故称缚。

[5] 廓彻灵明：自性广大空寂，包揽一切，遍一切处，活泼自在，放大光明，故云廓彻灵明。

[6] 有情无情，有性无性：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等有情识之众生，

称为有情，山河大地等无情识的众生，称为无情。具有出离解脱之性，称为有性；而无出离解脱之性，惟乐欲生死，不欣求出离，称为无性。

[7] 大法：广度有情深广难思之大乘妙法。

[8] 透古超今：超越古今。

[9] 骑声盖色：超越于声色等尘境，不被束缚，自由自在。骑、盖，均指超过、胜过。

[10] 七穿八穴：彻底通达。

[11] 回互：“回互”一词在禅宗语录中经常出现，主要有二义：一指回环交错，引申为互即互入，互摄互融，相互依存；二指善巧方便，循循善诱，说话转弯抹角，曲折宛转，旁敲侧击，前后照应，不直接说破，与“单刀直入、直截了当”相对。此处当指第二义。

[12] 落着：落脚处，安身立命处，此指本来面目、本地风光。

[13] 乃佛乃祖：即诸佛祖师。乃，你的。

[14] 照然：犹“昭然”，明白的样子。

[15] 初无依倚：没有一点执着。初，全然，始终，都。

[16] 若起见作相：如果起心动念，生起了诸如“成佛”、“得道”之类的知见或者名相。

今时大有具种性之士，能始末^[1] 觑破幻缘幻境，猛兽奋志向个边来^[2]；亦有久存诚探赜^[3]者，然患缺方便力，止以知见解会为明了，殊不知全坐子但是识心^[4]，纵解到佛边、穷到修证尽头处，不出指踪^[5]在。是故古来作家宗师，不贵^[6]人作解会，唯许^[7]人舍知见，胸中不留毫发许，荡然同太虚空，攸久^[8]养得成熟，此即是本地风光、本来面目也。到此亘古亘今之地^[9]，脱离生死有甚难耶？如裴相国^[10]、庞居士样，直以信得及便得力，受用自在，尘缘梦境岂从别处生？若脚下谛实^[11]，二六时中更转一切物^[12]而无能相，等闲空劳劳地^[13]，不生心动念，随自天真，平怀常实^[14]，便是^[15]从宦游干斡^[16]，悉皆照透“承阿谁恩力”。既识得渠^[17]，则如下水船^[18]相似，略左右照

顾，扶持将去^[19]，自然速疾于般若相应。此禅流所谓“自做工夫，触处^[20]无有虚弃^[21]底时节。”绵绵长久，办^[22]不退转心，不必尽弃世间有漏有为，然后入无为无事，当知元非两种^[23]。若怀去取^[24]，则打作两橛^[25]也。一切时、一切处唯以此为实，在力行之^[26]，当截断众流、得大安乐矣。

[1]始末：始终，从头到尾，一直。

[2]向个边来：犹言朝向解脱这个方向努力。个，这。

[3]存诚探赜：怀着真诚的心探求深妙之解脱真谛。赜，音zé，深奥，玄妙。

[4]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把对文字知见的理解，错误地当成了实际的开悟，全然不知道这一切只不过是生灭识心在作怪而已。止，只。殊，表程度，全然，根本，用于否定句中。全坐子，当作“全座子”，犹言整个、全部。

[5]指踪：原指猎人在捕猎兔子的过程中为猎狗指示踪迹，即发踪指示、指挥之意。此指文字知见，盖文字知见犹如标月之指，故云。

[6]贵：崇尚，重视。

[7]许：认可，赞许，嘉许。

[8]攸久：同“悠久”，长时间，长久。

[9]亘古亘今之地：佛性亘古不变、亘古不失，为我们每个人本有之田地。

[10]裴相国：见第65信《示同龕居士傅申之》第一自然段注[19]。

[11]谛实：真实，稳实。

[12]转一切物：随心自在地操控转动一切事物。

[13]等闲空劳劳地：平常心里空荡荡的，无有牵挂。等闲，寻常，平常。空劳劳，犹言空荡荡、空落落，指心中无事，无牵无挂。

[14]随自天真、平怀常实：意谓一切言行举止都发自本源天真之自性，即保持一颗平常心，心常谛实，不被分别妄想所扰。平怀，平常心。

[15]便是：即使是，即便是。

[16]干斡：处理政事。斡，音wò。

[17]渠：他，指本源自性、本来面目。

[18]下水船：顺流而下的船。

[19]扶持将去：意谓将功夫保任下去。

[20]触处：随处，到处。

[21]虚弃：没有结果、白白丢掉了。

[22]办：具有，发起。

[23]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间的有漏有为法，与出世间的无为无漏法，本来是一体不二的，都是自性之妙用。

[24]若怀去取：如果怀着取舍之心。

[25]打作两橛：犹言打成两截，分裂成互相对立的两个东西。

[26]在力行之：随力修行。在，任，随。

119. 示严殊二道人

参须实参，见须实见，用须实用，证须实证；若纤毫不实，即落虚^[1]也。此实地^[2]乃三世诸佛所证、历代祖师所传；惟此一实，谓之“脚踏^[3]实地”。初则须大悟；若只认门头户底^[4]，作窠窟^[5]，说路布^[6]，立机境、照用、取舍、解会，则不彻也。此透生死要径。到腊月三十日^[7]，一千二百斤担子，须是自有力量荷负得行，方可儻然独脱。是故无业国师^[8]垂示：“临终之际，若一毫凡圣情量^[9]未尽、纤毫思虑未忘，便乃轻重五阴去也^[10]。”

[1] 落虚：落空，不实在，没有脚踏实地。

[2] 实地：即实际理地，又称本分事、本地风光、自性菩提、真如实相。

[3] 蹋：同“踏”。

[4] 认门头户底：亦作“认门头户口”，比喻执著于文字知见，无有真实体证，好比一个人只认识门牌号码，却并不认识房屋的主人一样。

[5] 作窠窟：将文字知见或某种方便机境当作究竟的实法来执着，安住在上面，自塞悟门，自作障碍。窠窟，原指动物的栖身之所，此处比喻牢笼、束缚。

[6] 说路布：意谓玩弄文字名相。

[7] 腊月三十日：指代生死到来之际，临命终时。

[8] 无业国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商州（今陕西商洛一带）上洛人，俗姓杜。十二岁落发，二十岁受具足戒，于洪州马祖道一禅师座下悟道。尝于

清凉山金阁寺阅藏，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后住开元精舍，大开弘化，广接学人。唐宪宗多次诏请他进京讲法，无业禅师均以生病为由，婉言谢绝了。后穆宗皇帝即位，欲强制迎请无业禅师进京；知道不能推脱，无业禅师只好提前坐化，时间是长庆三年（823）。后谥大达国师。

[9] 凡圣情量：凡圣分别。情量，分别意识。

[10] 便乃轻重五阴去也：意谓便落入生死当中，落入六道等五阴世间。

古人以生死事大，是以访道寻师决择，岂可只学语言、理会古人公案、下得三五百转好语，便当得也^[1]！将知^[2]聪明黠慧^[3]皆为障道之本，要须冥然扣寂^[4]，不怕放教^[5]身心如土木瓦砾，蓦然翻却业根种子，便乃知非^[6]；见学佛、学法如中毒药相似，然后透出佛法，乃体得本分事也^[7]。此非小缘^[8]。就分是^[9]久参之士，尤宜放下，不担着^[10]禅道、不轻毁上流^[11]，愈透彻愈低细^[12]，愈高明愈韬晦^[13]，作个百不知、百不会、无用处底人。行不动尘，言不惊众^[14]，澹然^[15]安闲，常行恭敬，始堪保任。于一切违顺境界，心不动摇，志无改易，达磨谓之“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切宜履践纯熟，以至古今作用机缘^[16]，便七达八通，亦不留在胸次；等闲荡荡地，触着便转，捺着^[17]便动，拘牵惹绊不得^[18]；居千人万人之中，如无一人相似，不是强为，任运如此^[19]。更须如^[20]末后一语^[21]始得。参！

[1]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生死事大，当真修实证，方可得解脱，岂可只是学一些文字知见、理解几则古人公案、下得一些机锋转语，便能打发得掉！理会，理解。三五百转好语，犹言三五百个好的转语。转语，参禅参到进退维谷处，明眼人往往会鉴机代下一语，以为拨转，而令学人得转身自在，乃至转迷开悟。此随于机宜自在转变词锋之语，能令学人蓦然回头转脑，谓之转语。当得，可以。

[2] 将知：当知，须知。

[3] 點慧：世俗之智慧。

[4] 冥然扣寂：犹言默然入定。冥然，静默。扣寂，入定，进入寂静的状态。

[5] 放教：令，使。

[6] 知非：知错，即知道前面所列举的卖弄聪明點慧、逞口舌之快的做法是错误的。

[7] 这句话的意思是，著相学佛，执着于佛见法见，将生活与佛法、生死与涅槃、烦恼与菩提打成两截，明眼人视此为毒药，避之唯恐不及。修行人必须将佛见法见一并放下，不起心动念，自然无为，方有希望证得自己的本分事。本分事，又称本地风光、本来面目，指当人本有之佛性。

[8] 小缘：犹言“小事”、“等闲之事”。

[9] 就分是：就算是，即使是，纵然是。

[10] 担著：犹言“耽著”，执着。

[11] 轻毁上流：轻慢诋毁有道之士。上流，出世之高士。

[12] 愈透彻愈低细：对大道的通达愈是透彻，对外所表现的姿态愈是低调。低细，低微，低调。

[13] 愈高明愈韬晦：所证的境界愈是高明，在人前愈是韬光养晦。

[14] 行不动尘、言不惊众：做事说法保持低调，不肯惊群动众。

[15] 澹然：恬淡的样子。

[16] 古今作用机缘：此指古今禅宗大德勘机接众之因缘公案。

[17] 捺着：按着。捺，往下按。

[18] 拘牵惹绊不得：犹言束缚它不得。惹，牵扯，羁绊。

[19] 不是强为，任运如此：不是勉强有意为之，而是自然如此。任运，原意是听任命运摆布，此指随缘放旷，自然而然。

[20] 如：疑为“知”。

[21] 末后一语：又称“末后一句”、“向上一路”，大彻大悟之至极处所言之至极语，超越了二边，更无其他语句能超越者。

120. 示道明

此道至玄妙深邃，是以佛祖不容拟议，要直截承当，超出见闻色声之表，单契密领^[1]，谓之“教外别行”。然得之奥、用之彻^[2]，脱去理障^[3]，烹煅净尽^[4]，到极则之地^[5]，须遇大达善决择之士剔拨^[6]，猛咬断线索^[7]，始能无佛无祖窠窟，只平白^[8]泛泛地^[9]于日用之间，透顶透底^[10]担荷，无一法当情^[11]，无一念可得，等闲^[12]作为，向一切境界之中圆融无际^[13]，亦无圆可融，亦无融可圆，始行无间道^[14]中，游历绝功勋处^[15]，唤作“平常心不可得”。似此脚踏^[16]实地、无落虚^[17]底工夫，绵绵密密，便扫田掠地^[18]、拈筋^[19]把匙、种种作为，皆入场屋^[20]。是故地藏^[21]呵僧云：“南方说禅浩浩地^[22]”，便道：“争如我个里种田博^[23]饭吃！”准此而推^[24]，忍苦捍劳^[25]、繁兴大用^[26]，虽粗浅中，皆为至实^[27]；惟贵心不易移^[28]，一往直前履践将去，生死亦不奈我何，何况余事？永嘉道：“上士一决一切了”，信^[29]矣。

[1] 单契密领：犹言自证自悟，不可言说。

[2] 得之奥、用之彻：所证尽其奥妙，所用至于透彻。

[3] 理障：二障之一，指根本无明、邪见等理惑，能障碍正知见，使不达本觉真如。《圆觉经》曰：“云何二障？一者理障，碍正知见。二者事障，续诸生死。”

[4] 烹煨净尽：用智慧火焰将无明烦恼消融净尽。

[5] 极则之地：究竟之地。极则，最高标准。

[6] 须遇大达善决择之士剔拨：必须仰仗那些彻底证道、善于抉择的大善知识们给予点拨。大达，彻底通达，即大彻大悟。剔拨，点拨，开导。

[7] 线索：绳索，指束缚、执着。

[8] 平白：平实、简单、明白。

[9] 泛泛地：普遍，广泛。

[10] 透顶透底：彻底。

[11] 无一法当情：目前了无一法可作为对境，意谓心中了无一法可牵挂。

[12] 等闲：寻常，随便。

[13] 圆融无际：即圆融无碍。无际，无边，无阻隔。

[14] 无间道：又作无碍道，四道之一。乃正断除烦恼之位，生起于加行道之后，而在解脱道之前。指修行开始断除所应断除之烦恼，而不为烦恼所障碍，由此可无间隔地进入解脱道。

[15] 游历绝功勋处：意谓用功行履到了无心无为的境地。游历，此指用功。功勋，此指有为有心、有相有对治之用功。

[16] 躅：同“踏”。

[17] 落虚：落空，徒劳无功，无效。

[18] 扫田掠地：耕种，打理田地里的农活。

[19] 筯：同“箸”，筷子。

[20] 皆入场屋：意谓皆是入道成佛的选佛场。场屋，又称科场，科举考试的地方。

[21] 地藏：指地藏桂琛禅师，玄沙师备禅师之法嗣。

[22] 这句话的意思是，南方的出家人喜欢闹哄哄地，大谈佛法。浩浩，喧闹扰攘貌。

[23] 博：交换，换得。

[24] 准此而推：由此而论，由此观之。

[25] 忍苦捍劳：犹吃苦耐劳。捍，抵御。

[26] 繁兴大用：不断地兴起和发挥妙用。繁，多，频繁。

[27] 至实：真实，实在。此指功夫落在实处。

[28] 易移：动摇，改变方向。

[29] 信：真实不虚。

121. 示侍者法荣

学道之人能矻矻孜孜^[1]，以生死之事居怀^[2]，昼三夜三^[3]，不惮^[4]劳苦，事^[5]善知识，求一言半语发药^[6]，虽遭呵斥、种种恶境，而力向前，非自宿昔薰成自然种智^[7]，必且^[8]犹豫，或则退悔^[9]。能于此恬然^[10]，初^[11]无动摇其志愿，亦颇难得。

[1] 矻矻孜孜：又作“孜孜矻矻”，犹言孜孜不倦。矻，音 kū，劳极貌。

[2] 居怀：放在心上。

[3] 昼三夜三：即昼三时、夜三时，犹言昼夜六时、从早到晚、昼夜不间断。

[4] 不惮：不畏惧，不害怕。惮，音 dàn。

[5] 事：师事，从师求学。

[6] 发药：犹言下药，开列药方。

[7] 自然种智：又称自然智，指诸佛不藉功用、自然而生之一切种智。隋代吉藏于《法华义疏》卷六，解释《法华经·譬喻品》所述之自然智，谓总明空、有二智，而任运了知空、有二境，即无功用智。唐代窥基之《法华经玄赞》卷五末载，佛由自觉而生观空智、观有事智等二智，称为自然智。亦有称智性为自然智者。另据《大日经疏》卷五、卷六载，自然智系如来自觉自证之智，非修学可得，亦无法传授他人。

[8] 必且：必然，必定。

[9] 退悔：后悔、退缩。

[10]恬然：处之泰然，满不在乎的样子。

[11]初：根本，全然。

然此本有之性，现定见闻知觉^[1]，父母缘不可生^[2]，境界缘不可夺^[3]。若随向来^[4]知解，即堕业识^[5]。若猛摆拨、弃着一边^[6]，只守虚静，到一念不生之地，掀翻解路^[7]，不落机缘^[8]，直下了了，无毫发疑问^[9]，便截径承当，无第二头^[10]，则玄妙理性^[11]尚自脱去，况随世间事物所转耶？是故古人“即心即佛”，得大力量，向上上不立佛祖，如红炉猛焰处透彻，但把得住、作得主，便住山去^[12]。此须十年工夫，一色专注^[13]，便可趣向入^[14]也。赵州云：“你向衣单下坐十年，若不会禅，截取老僧头去。”断定不在言句机境上^[15]，只要心休意歇，便彻底安乐耶。

[1]现定见闻知觉：现前显现为见闻觉知。现定，现前显现，现前既定。

[2]父母缘不可生：意谓佛性本有，非父母之缘所生。

[3]境界缘不可夺：本有之佛性非外在的境缘所能除灭。夺，剥夺，削除。

[4]向来：从前，过去，一向。

[5]即堕业识：即落入生死业识当中。

[6]若猛摆拨、弃着一边：如果猛力拔除，放置一边。摆拨，抛弃，排除。着，安放。

[7]掀翻解路：打破思维分别心（意识知解心），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8]不落机缘：泛指不被方便教法和外在的境缘所束缚。机缘，指古德在接引来机时所使用的机锋转语等公案文字。

[9]无毫发疑问：无一丝一毫的怀疑夹杂其中。间，间杂，夹杂。

[10]第二头：人本来只有一头，今言第二头，乃名言假有，非为实有。此处的第二头，指二边分别。

[11]玄妙理性：此指关于实相的种种玄妙理论。

[12]此处的“古人”，乃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襄阳人，俗姓郑。幼岁从师于荆州玉泉寺。初参大寂（马祖道一禅师），问：“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师即大悟。唐贞元中，居于天台山余姚南七十里梅子真旧隐。时盐

官会下一僧入山采拄杖，迷路，至庵所，问曰：“和尚在此山来多少时也？”师曰：“只见四山青又黄。”又问：“出山路向什么处去？”师曰：“随流去。”僧归说似盐官，盐官曰：“我在江西时，曾见一僧，自后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请出师，师有偈曰：“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遇之犹不顾，郢人那得苦追寻。”大寂闻师住山，乃令一僧到问云：“和尚见马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师云：“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这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师云：“作么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师云：“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马祖。祖云：“大众！梅子熟也！”自此学者渐臻，师道弥著。向上上不立佛祖，向上一路，超越二边，悟无悟迹，归无所得，凡圣不立，无佛祖之名相，故云。

[13]一色专注：犹一心专注、全神贯注，或说专注于不二之实相。一色，意谓纯一、绝对，宗门中指代超越了相对和差别的不二之平等清净境界。

[14]趣向入：犹言悟入、契入。趣向，朝一个方向，实现、达到目标。

[15]这句话的意思是，大道决定不在语言文字中，决定不在机境公案中。断定，决定。机境，指明眼宗师在接引学人时所使用的机锋转语，也就是公案。

122. 示道人

当人脚跟下一段事^[1]本来圆湛^[2]，不曾动摇，威音王佛前^[3]直至如今，廓彻^[4]灵明，如如平等。只为起见生心，分别执着，便有情尘^[5]、烦恼扰攘^[6]。若以利根勇猛身心，直下顿休，到一念不生之处，即是本来面目。所以古人道：“一念不生全体现”，此体乃金刚不坏正体也；“六根才动被云遮”，此动乃妄想知见也^[7]。

[1] 脚跟下一段事，指人人本具之自性，又称本觉，亦即如来藏。盖吾人之自性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六根门头处、举手投足处、起心动念处、应缘接物处，放光动地，须臾不可离也，故又云“本分事”。

[2] 圆湛：遍一切处，清净明了。圆，有圆满、周遍、无分别、包容一切的意思。湛，澄明深邃，犹如蓝天。

[3] 威音王佛，乃空劫之初成道的佛陀之名号。禅门中多用“威音王前”、“威音那畔”来比喻绝待无分别之实际理地。

[4] 廓彻：空寂广大。

[5] 情尘：旧译称“六根”为“六情”，故情尘即六根与六尘。又，根尘相接生识，识乃分别，能污心田，故心情之污染亦称情尘。此处二义并举。

[6] 扰攘：混乱，纷乱。

[7] 此处的“古人”，乃张拙秀才，石霜庆诸禅师之法嗣，生平不详。因受禅月大师指点，前来参石霜禅师。石霜禅师问：“秀才何姓？”张拙秀才道：“姓张名拙。”石霜禅师道：“觅巧尚不可得，拙自何来？”张拙秀才一听，豁

然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含灵共我家。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断除烦恼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随顺世缘无罣碍，涅槃生死等空花。”石霜览偈，遂印可张拙秀才，许其为得法弟子。

多见聪明之人，以妄心了了^[1]，放此妄心不下，逗到^[2]歇至不动处^[3]，不肯自承当本性，便唤作空豁豁地，却拟^[4]弃有着空，是大病。若有心弃一边、着一边，便是知解，不能彻底见性。此性非有，不须弃；此性非空，不须着。要当离却“弃着有无”^[5]，直下怙怙^[6]地，圆湛虚凝，翛然安稳，便能自信此真净妙心。晌间^[7]被世缘牵拖，便能觉得，不随他去^[8]。觉即把得住，不觉即随他去。直须长时虚闲^[9]，自做工夫，消遣^[10]诸妄，使有个自家省悟之处始得。昔人云：“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11]

[1] 以妄心了了：用妄想分别心用功，耍聪明伶俐，思维计度，不肯死却心意识。了了，聪明伶俐，明白事理。

[2] 逗到：犹言及至、等到、临至。逗，临，到。

[3] 歇至不动处：意谓放下一切，不为境缘所动。

[4] 拟：试图，企图。

[5] 此句意谓应当远离弃有着无的二边分别心。

[6] 怙怙：安宁、闲静的样子。怙，音tiē。

[7] 晌间：同“晌间”，白天，日常、平常。晌，音shǎng。

[8] 这句话意谓，偶尔被世缘所缠扰，但是很快就能够回光反照，看破放下，不被它控制。

[9] 虚闲：放下一切，安静自在。闲，安静、无牵挂。

[10] 消遣：消解，排除。

[11] 语见永嘉大师《证道歌》。

123. 示仲宣维那

岭外祖师曹溪^[1]，乃佛种也，发迹新城^[2]，开法番禺^[3]，如日照世，如麟凤呈祥，海内莫不宗仰^[4]。厥后^[5]，揭扬^[6]大巖^[7]、三平^[8]，龙象间出^[9]，拔昌黎见刺^[10]，为世明炬。是知彼有人焉^[11]。盖绝俗离伦^[12]，真克家种草^[13]也。其跂步志业^[14]，如天之高，那肯碌碌^[15]遁行逐队^[16]耶？

[1] 岭外祖师曹溪：指六祖慧能大师，住广东曲江曹溪。

[2] 发迹新城：出生于广东新州。发迹，此处指示现诞生。新城，即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六祖坛经》云：“惠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

[3] 番禺：地名，今广州市东南部。《六祖坛经》中记载，六祖在猎人队中混迹了十五年之久，始出世度人，先至广州法性寺，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

[4] 宗仰：推崇景仰。

[5] 厥后：其后。

[6] 揭扬：地名，今作揭阳，位于广东省东部，唐时属潮州。

[7][8][10] 大巖，即潮州大巖宝通禅师，石头希迁禅师之法嗣。三平，即福建漳州三平义忠禅师，大巖宝通禅师之法嗣，俗姓杨，福州人。元和十四年，刺史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先世居昌黎）因为谏佛骨表激怒了宪宗皇帝，被贬到潮州。在潮州这个僻远之地，韩愈觉得无人可语，非常孤独，后听说大巖禅师非常有名，于是派人请大巖禅师来寓所长谈。连续请了

几次，大巖禅师皆不赴会。后来大巖禅师听说他因谏佛骨之事被贬，于是不请自至，亲自前来拜访韩愈。从此二人便结下甚深的法缘。有一天，韩文公拜访大巖禅师，问道：“春秋多少？”大巖禅师提起数珠，说道：“会么？”韩文公道：“不会。”大巖禅师道：“昼夜一百八。”韩文公不明其意，遂回寓所。第二天，他又上山来拜访大巖禅师，正好在山门口碰到了首座和尚，于是他就把昨天拜访大巖禅师的情况告诉了首座和尚，并询问首座和尚，大巖禅师的答话是什么意思。首座和尚于是扣齿三下。等到与大巖禅师见面的时候，韩文公提起昨天的话头，大巖禅师亦扣齿三下。韩文公道：“元（原）来佛法无两般。”大巖禅师一听，便追问道：“是何道理？”韩文公道：“适来问首座，亦如是。”大巖禅师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对否？”首座道：“是。”大巖禅师于是将首座打出寺院。后来又有一天，韩文公对大巖禅师说：“弟子公事繁忙，佛法省要（关键、根本）处，乞师一语。”大巖禅师沉默良久。韩文公不知所措。当时，三平禅师为大巖禅师的侍者，正好在场。看到韩文公这种尴尬的样子，他便敲禅床三下。大巖禅师道：“作么？”三平道：“先以定动，后以智拔。”韩文公一听，豁然有省，高兴地说道：“和尚门风高峻，弟子于侍者边得个入处。”见刺，二边分别取舍之见，犹如利刺在身内或在眼中，不得自在，故云。

[9] 间出：即迭出，一再出现，层出不穷。

[11] 是知彼有人焉：可见广东这一带多出圣人。彼，指广东一带。人，此指圣人、人才。

[12] 绝俗离伦：超群拔俗，不同凡响。

[13] 克家种草：能够绍兴如来家业的好种子。克家，就是治理家业的意思。

[14] 跂步志业：行履、志向和事业。跂，音qǐ，行走貌。

[15] 碌碌：平庸无能的样子。

[16] 遁行逐队：即随群逐队，随众而行，循规蹈矩，人云亦云，没有主见、没有创意。行，音háng，队伍的行列。

昔兴化谓克宾^[1]：“你不久为唱导之师^[2]。”云：“我不入者保社^[3]。”化征^[4]云：“会了不入？不会了不入？”宾云：“没交涉^[5]。”乃行令^[6]罚钱出院。多少人堕在常情^[7]，不然作奇特机关^[8]，岂知他家通霄正路，只管望风转摸^[9]；要须是个中人^[11]方可与曹溪、大巖、三平、兴化、

克宾羽毛相似也。且作么生^[12]是个中人？凤凰直入烟霄外，谁怕林间野雀儿。

[1]兴化，即兴化山存奖禅师，临济义玄禅师之法嗣，后唐庄宗之师，灭后敕谥广济大师。克宾，乃兴化山存奖禅师之弟子，悟道之后，住持大行山，后返兴化寺，嗣兴化存奖之法。一日，兴化存奖禅师问克宾维那：“你不久为唱导之师。”克宾维那道：“不入者（这）保社。”兴化禅师便问：“会来不入？不会不入？”克宾维那道：“没交涉。”兴化禅师一听，拈拄杖便打，说道：“克宾维那，法战不胜，罚钱五贯，设饘饭（以羹和饭。饘，音zàn。）一堂。”克宾维那只好受罚，设堂饭供众。到了供斋的那一天，兴化禅师亲自白椎（平时白椎，由维那执行）云：“克宾维那，法战不胜，不得吃饭。”说完，便将克宾维那赶出寺院。

[2]唱导之师：指法会之首座法师，唱颂经文时，担任指导众僧之职务，又称导师。唱导，宣唱法理，开导众心。

[3]保社：古代基层户籍编制单位，特指丛林僧团。

[4]征：征问，诘问，追问。

[5]没交涉：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沾边、背道而驰。

[6]行令：发布命令。此指按丛林规矩行罚。

[7]常情：日常之分别思维习惯。

[8]不然作奇特机关：要不然，就把它看作是某种神秘莫测的玄妙机关。

[9]这句话的意思是，凡夫哪里知道明眼宗师的通天手眼，只管在那里胡乱揣测。望风转摸，听到一点风声和动静，便毫无根据地揣摩推测。

[10]个中人：指道中人，已经证道了的人。

[11]作么生：如何，怎样。

124. 示中辣知藏

岩头^[1]道：“大凡扶宗唱教，意在未屙时^[2]一觑便透，纵然理论^[3]，亦没痕迹。”良哉！真作家手段也。明眼汉才入门来，已辨深浅，更待鼓两片皮^[4]、弄泥团^[5]，岂有了期？雪峰问投子^[6]：“一槌便成时如何？”云：“不是性燥汉^[7]。”“不假一槌时如何？”云：“不快漆桶^[8]”。他古人自有如是风范，要离泥水、截葛藤^[9]、啮镞破的^[10]、雷卷风旋、乘机当阳^[11]、劈面快与^[12]，乃称^[13]临济宗风，亦不辜方来依扣^[14]，以言破言、以迹划^[15]迹，不堕死水^[16]、遑得便行^[17]，驱耕牛、夺饥食^[18]，意在出生死、越圣凡、平人我、融染净，承当辉天照地大解脱，自利利他，绍圣种族^[19]。

[1]岩头：指岩头全叟禅师，参德山而契旨。住于岩头。值武宗汰教，隐身为渡子，后庵于洞庭卧龙山，徒众辐凑。光启三年入寂，敕谥清岩禅师。

[2]未屙时：即父母未生我之时，宗门中常以此指代二边分别未生之前的真如本体状态。

[3]理论：讨论，谈论。

[4]鼓两片皮：指张口谈论。

[5]弄泥团：禅林中常用“弄泥团汉”来责骂那些惯用情识分别、计度思虑

来理会佛法的僧徒，他们玩弄文字知解，欲求解脱，如同玩弄泥团欲成馒头一样可笑。

[6][7][8]雪峰，指雪峰义存禅师，德山宣鉴禅师之法嗣。投子，指投子大同禅师，翠微无学禅师之法嗣，悟道后，一度放意周游，后归故土，隐投子山，结茅而居。师（投子）指庵前一片石，谓雪峰曰：“三世诸佛在里许。”峰曰：“须知有不在里许者。”师曰：“不快漆桶！”师与雪峰游龙眠，有两路，峰问：“那个是龙眠路？”师以杖指之。峰曰：“东去西去？”师曰：“不快漆桶！”问：“一槌便就时如何？”师曰：“不是性燥汉。”曰：“不假一槌时如何？”师曰：“不快漆桶！”峰问：“此间还有人参也无？”师将钁头抛向峰面前。峰曰：“恁么则当处掘去也。”师曰：“不快漆桶！”峰辞，师送出门，召曰：“道者。”峰回首应诺。师曰：“途中善为。”性燥汉，粗汉，此指根器猛利者。性燥，性情急躁，粗率。燥，音cǎo，急躁。不快漆桶，比喻被无明所障、没有智慧。不快，即不伶俐、不聪明。

[9]离泥水、截葛藤：意谓明眼宗师在接引学人时，直指人心，干净利索，不拐弯抹角，不留下丝毫文字知见让学人执着。葛藤，禅宗把语言文字比喻成葛藤，以其能缠缚学人故。

[10]啮齧破的：比喻明眼宗师在接引学人时，根据来机，师资道合，机应相扣，间不容发，其迅捷如同恰好咬住迎面飞来的箭簇，其精准犹如百步之外恰好射中靶心。啮，音niè，咬。齧，音zú，箭头。的，音dì，靶心。

[11]乘机当阳：当下抓住时机，明白无误。当阳，对着阳光，此指当下明明白白。

[12]劈面快与：犹言靛面相呈，当下直指，不容拟议。

[13]称：符合，合乎。

[14]不辜方来依扣：不辜负诸方参学衲子前来依止参扣。方来，“方来衲子”的简称，从诸方而来的学人，即参方的衲子。

[15]划：音chǎn，通“铲”，铲除、除灭。

[16]死水：指因执着于空净之境而不得活用。

[17]逮得便行：犹言直下承担，更不怀疑。逮，当为“绰”，音chāo，抓取、抓住。逮，音chuò。

[18]驱耕牛、夺饥食：即“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比喻明眼宗师在接引学人时，往往从打掉学人最深最重的执着开始。

[19]绍圣种族：犹言继承如来家业。绍，继承发扬。

不见道^[1]：“二祖不往西天，达磨不来东土”^[2]。与

人去缚解黏、拔楔抽钉^[3]，正在密室中，不将实法系缀人^[4]，从头与伊槌将去^[5]，一人半个^[6]眼目定动^[7]，堪作种草^[8]。若求义路、立解会、治择语句^[9]、商较古今^[10]，宁可无人扫地，此乃据曲录床本职事^[11]也。时中^[12]勤勤垂手^[13]，继之不勒^[14]；若只管推懒^[15]，则失却本宗、辜负先圣。

白云师翁^[16]云：“未透时一似铁壁，及至透得，元来^[17]铁壁便是自己也。”须作得铁壁定始得^[18]，然后着着^[19]有出身之机^[20]，始副岩头点破纲宗体段也^[21]。“九尾野狐多恋窟，金毛师子解翻身^[22]。”

[1]不见道：以反意疑问的句式表达肯定的意思，犹言“难道没有听说过吗”。

[2]二祖不往西天，达磨不来东土：这句话的意思是，佛性人人本具，大道不离日用，一切现成，无欠无余，非外求而后得，非他传而后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二祖不曾去西天求法，达磨亦不曾来此土传法。

[3]与人去缚解黏、拔楔抽钉：帮助学人打破种种执着。黏，音nián，粘连，胶合。楔，原作“屑”，据文意改。

[4]不将实法系缀人：不用一成不变的实有之法来束缚人。从宗门的角度来讲，一切法都是方便法，都是为了对治众生不同的心理疾病而设的，病不同故药亦不同，最后是病去药除，不可执药成病，所谓“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系缀，束缚。

[5]从头与伊槌将去：将他（学人）的种种执着和束缚彻底地打掉。

[6]一人半个：一作“一个半个”、“一人半人”。

[7]眼目定动：人在沉思时，眼睛先定住不动，等到眼珠突然一动，表示豁然大悟了。此指开悟、见到了实相。

[8]种草：犹言佛种，意谓佛性之于人，犹如草木之含种芽，人人本具，故名。后专指能够延续佛法慧命之大根器者。

[9]求义路、立解会、治择语句，均指执着于语言名相、思维知见。治择，对文章的词句进行删改润色。

[10]商较古今：商量古今大德悟道、证道、弘道之公案。商较，品评讨论。

[11]此乃据曲录床本职事：这是一个披法衣、坐法座接引大众的明眼宗师所应当做的本分事。曲录床，禅床，法座，刻木成屈曲形，故名。据曲录床，指代教化一方的宗师。

[12]时中：犹言二六时中、一切时中，即经常、时常、恒常。

[13]垂手：指接引大众。

[14]勑：音 juàn，同“倦”。

[15]推嬾：推卸责任，偷懒。嬾，同“懒”。

[16]白云师翁：指白云守端禅师。守端禅师乃五祖法演禅师之师、圆悟克勤禅师之师翁。

[17]元来：同“原来”。

[18]须作得铁壁定始得：修道之人必须有一种甘愿把自己变成铁壁一样的精神才行，也就是坚定不移，不受外在的境缘所转，荡尽一切文字分别知见。

[19]着着：犹言“步步”、“处处”。

[20]机：机用，妙用。

[21]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样做才合乎岩头和尚在前面所点明的宗门纲要，即“大凡扶宗唱教，意在未扇时一觑便透，纵然理论，亦没痕迹”。副，相称，符合。体段，形式，模样。

[22]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执着于文字知见、喜欢逞口舌之快的人，如同九尾野狐贪恋自己的洞窟一样，不得真正的自在；而那些真正的明眼作家，住无住处，随缘应用，如同金毛狮子一样，跳踯自由。九尾野狐，又称“九尾”、“九尾狐”，古人以为瑞兽，后多借用为妖媚多诈的象征。

125. 示钱次道学士

人人脚跟具有此一段大事^[1]，佛与众生无异无别；但佛觉证圆融，群灵染惑，遂相悬远。是故诸圣出兴^[2]，独唱^[3]此大法，谓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特接上机，要^[4]利根种性，覩面相呈^[5]，更不拟议，遑得便行^[6]。所以灵山立却榜样^[7]，才拈起花，迦叶便笑；若更论他如之若何，则蹉过^[8]也。器量既等，无虚授者^[9]；自尔源源到今^[10]，得证契悟如恒河沙。

只如俱胝见天龙、得一指^[11]，鸟窠吹布毛、侍者大悟^[12]，岂有许多路布、言诠^[13]返惑乱其真性？举要而指^[14]，唯是灵利上智^[15]，以透脱根尘、截断生死为意^[16]，向日用中高着眼^[17]，觑破万缘，一切胜劣境界了无一实，惟有本来灵明大解脱，亘古洞今^[18]，长时活鱗鱗^[19]地；一念契合，得无罣碍，便放下人我知见、世智辩聪、喜愠^[20]得失，种种执着，坦然一切平怀^[21]，初不妨日逐作用^[22]，筑着磕着^[23]，俱为本地风光，应物现形，不将不迎^[24]，湛然真寂，逗到腊月三十日^[25]，便了当^[26]得，所谓“把得住，作得主”。岂不见老庞长养，临行谓于

頔相公：“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枕公膝乃行^[27]。杨侍郎透彻圆融，立节立朝，下梢启手足，乃云：“沕生与沕灭，二法本来齐；要识真归处，赵州东院西。”^[28]不是向结交头^[29]得力也？

[1]人人脚跟具有此一段大事：意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2]出兴：即出现，诞生于世间，化现于世间。

[3]唱：倡导，宣扬。

[4]要：必须。

[5]觐面相呈：面对面地亲自传授。觐，音dí，相见。

[6]遑得便行：犹言直下承担，更不怀疑。遑，当为“绰”，音chāo，抓取、抓住。

[7]立却榜样：树立榜样。榜样，同“榜样”。

[8]蹉过：错过，失去机会。

[9]这句话的意思是，若是上根利器，只要传给他这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最上大法，没有不开悟成就的。器量，根性度量。

[10]自尔源源到今：犹言从古到今。自尔，从此。源源，连续不断。

[11]俱胝见天龙、得一指：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注[9]。

[12]鸟窠吹布毛、侍者大悟：参见第27信《示璨上人》第四自然段注[8]。

[13]路布、言诠：泛指书本知识、文字知见。

[14]举要而指：举要言之。

[15]上智：上等智慧、第一等智慧，此指有大智慧的人。

[16]意：意愿，志向。

[17]向日用中高着眼：犹言在日常生活中磨练自己的不二智慧。高着眼，立足于最高处、最究竟处，以便看得更广远、更透彻。

[18]亘古洞今：犹言亘古亘今，从古到今。亘、洞，都是贯通、贯穿的意思。

[19]活鱖鱖：今作“活泼泼”。

[20]愠：音yùn，怒。

[21]坦然一切平怀：以平等无分别心坦然面对一切。

[22]这句话的意思是，完全不妨碍日常动用。

[23]筑着磕着：意思是不经意之间与自己的本来面目打照面。筑、磕，都是碰撞、撞击的意思。

[24]不将不迎：犹言不取舍、不执着、不排斥。将，送。

[25]腊月三十日：指代死亡到来之际。

[26]了当：打发，处理妥当。

[27]庞居士将入灭，谓女灵照曰：“视日早晚，及午以报。”照遽报：“日已中矣，而有蚀也。”士出户观次，灵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锋捷矣。”于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问疾次，士谓之曰：“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好住！世间皆如影响。”言讫，枕于公膝而化。老庞，即庞蕴居士，马祖道一禅师之在家弟子。长养，长时间地保任（心地功夫）。頔，音dí。

[28]杨侍郎，即文公杨亿居士，字大年，广慧元琏禅师之在家得法弟子。幼时极聪颖，被举为神童。长大后，在翰林学士李维居士的劝引下，对佛法产生敬信。后出守汝州时，因参礼禅林大德广慧元琏禅师，得悟本来。居士悟道后，与慈明楚圆禅师、驸马都尉李遵勖、环大师等人，关系甚为密切，以法为友。杨亿居士临终时曾作偈寄给李都尉道别，偈曰：“沕生与沕灭，二法本来齐。欲识真归处，赵州东院西。”立节，树立节操。立朝，在朝为官。下梢，结果、结局，此指临命终时。启手足，告诉自己的亲密手足朋友。

[29]结交头：指生命的终结、结果、结局，亦即生死到来之际。结交，同“结角”。

大凡存诚向慕^[1]，本不希闻见、谈柄^[2]，正欲确然^[3]清身洁意^[4]，内守虚闲、外廓闻见^[5]，密运慧刃，割割情欲^[6]，返照回光，如灵云见桃花^[7]、香严闻击竹^[8]，以至“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9]，非风、铃鸣，我心鸣耳。

[1]向慕：向往思慕，此指向道、慕道、求道。

[2]本不希闻见、谈柄：本来就不是为了追求广见多闻，作为闲谈、吹牛的本钱。谈柄，谈论的话题或资本。

[3]确然：坚定。

[4]清身洁意：即清净身心，清净身口意三业。

[5] 外廓闻见：外息根尘见闻之诸缘。廓，廓清，清除。

[6] 割割情欲：斩断对尘境的欲望。割，音 tuán，割，截。情欲，泛指对一切可意之根尘境界的贪执，而不仅仅局限于男女情欲。

[7] 灵云志勤禅师，长庆大安禅师之法嗣，福州长溪人。初礼大沩，久未契悟。时长庆大安禅师于沩山座下充当典座。一日经行，灵云禅师见桃花灼灼，因而悟道，平生疑处，一时消歇。于是作偈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

[8] 邓州（今河南南阳）香严智闲禅师，沩山灵祐禅师之法嗣，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人。出家后，参百丈怀海禅师。智闲禅师性识聪敏，教理懂得很多，每逢酬问，皆侃侃而谈，但是，对于自己的本分事却未曾明白。后来，百丈禅师圆寂了，智闲禅师便改参师兄沩山灵祐禅师。沩山禅师问道：“我闻汝在百丈先师处，问一答十，问十答百。此是汝聪明灵利（同“伶俐”），意解识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时，试道一句看。”智闲禅师被沩山禅师这一问，直得茫然无对。回到寮房后，智闲禅师把自己平日所看过的经书都搬出来，从头到底，一一查找，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可是翻阅了几天，结果却一无所获。智闲禅师遂感叹道：“画饼不可充饥。”不得已，智闲禅师便频频去方丈室，乞求沩山禅师为他说破，但是遭到了沩山禅师的拒绝。沩山禅师道：“我若说似汝，汝已后骂我去。我说底是我底，终不干汝事。”绝望之余，智闲禅师便将自己平昔所看的文字付之一炬，说道：“此生不学佛法也。且作个长行（漫漫行游）粥饭僧（在僧团中混饭吃、并不真正修行的僧人），免役心神。”智闲禅师哭着辞别了沩山，开始四处行脚。有一天，他来到南阳慧忠禅师的旧址，觉得这个地方适合安居，于是决定在这里住下来，加以整拾。一日，智闲禅师正在芟除草木，不经意间，抛起一块瓦砾，恰好打在竹子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他忽然大悟。于是他急忙回到室内，沐浴焚香，遥礼沩山，赞叹道：“和尚大慈，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并作颂曰：“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

[9] 六祖慧能大师被恶人寻逐，于四会避难于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匿。”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旛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旛动。”议论不已。祖进曰：“不是风动，不是旛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

126. 示处谦首座

先德垂机立教^[1]，初不等闲^[2]，必使万世仰法为基准，是故摩竭掩室^[3]、少林冷坐^[4]、毗耶杜词^[5]、善现宴寂^[6]。盖有为而为，如北辰据位^[7]、百川潮宗^[8]、虎视龙骤^[9]、风回云合^[10]。知有者^[11]默识其趣向^[12]，不做道理^[13]，便可直领^[14]，深入其阃奥^[15]，即体裁步骤^[16]溜合^[17]。当其初立，似若适会^[18]，及已成形声^[19]，则不可掩，卓卓惊世^[20]，渐渐日新^[21]。

[1] 垂机立教：为世人开示并留下最上乘妙法的机理言教。垂，垂示，留传。机，机理，机要，佛法中最微妙的部分。

[2] 等闲：平常，随便。

[3][5] 摩竭掩室、毗耶杜词：《注华严经题法界观门颂》卷二云：“摩竭者，唐翻‘无毒害’，……佛于兹成道，三七日内不说法也，表名言路绝，状若掩室也。毘耶离，唐翻广严，……净名居士示疾于此，会诸菩萨各说不二法门竟，时文殊问言：‘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净名默然无言，名为杜口也。”

[4] 少林冷坐：指初祖达磨于嵩山少林寺后山洞中面壁之事。

[6] 善现宴寂：善现，即须菩提。须菩提尊者一日岩中宴坐，诸天雨花赞叹。尊者曰：“空中雨花赞叹，复是何人？”天曰：“我是天帝释。”尊者曰：“汝何赞叹？”天曰：“我重尊者善说般若波罗蜜多。”尊者曰：“我于般若未尝说一字，汝云何赞叹？”天曰：“尊者无说，我乃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般若。”又复动地雨花。

[7]北辰据位：意谓北辰据位而众星拱之。语出《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北极星。

[8]百川潮宗：犹言“百川朝海”、“百川归海”，意谓江河湖泽等众水都奔流趋向大海。潮，当为“朝”。

[9]虎视龙骖：如虎之雄视，如龙之腾跃，比如气势威猛。骖，奔驰，腾跃。

[10]风回云合：像风那样回旋，像云那样集合在一起。

[11]知有者：知道“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的人，指已经明心见性的人。

[12]默识其趣向：默默地辨识出师家的意旨。识，辨识。趣向，同“趋向”，指师家的意图、旨意。

[13]不做道理：意思是不从语言名相思维上去理会，而是离心意识去真实地参究。

[14]直领：蓦直领会，不假思维。

[15]阃奥：犹堂奥，比喻事理的精微奥妙之处。

[16]体裁步骤：指风格、行履。

[17]溜合：当为“溜合”，契合。溜，音mín。

[18]适会：随宜、适应、融洽。此指随顺于尘俗，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19]形声：声势。

[20]卓卓惊世：惊动世人之视听。卓卓，特立、高远的样子。

[21]日新：日日增新。

至于德峤纵白木棒^[1]、济北振奋雷喝^[2]、俱胝只立一指头^[3]、秘魔擎个铁杈子^[4]、象骨辊三球^[5]、禾山四打鼓^[6]、国师水碗^[7]、汾阜牧牛^[8]，俱逗逸群绝类作略^[9]；而西园烧浴^[10]、金牛召饭^[11]、天皇饼^[12]、赵州茶^[13]，极于细微，洞彻渊奥，不负时机^[14]，超宗出格，真麒麟头角、师子爪牙^[15]，异世仰之，不可跂及^[16]。逮^[17]发一句、施一机，尤不可意象名模^[18]也。

[1]德峤纵白木棒：德峤，指代德山宣鉴禅师。德山禅师接引学人时经常施棒，故云德山棒。曾有上堂法语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

[2]济北振奋雷喝：济北，指代临济义玄禅师。临济禅师接引学人时，经常

用喝，故云临济喝。

[3]俱胝只立一指头：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之注[9]。

[4]秘魔擎个铁杈子：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之注[8]

[5]象骨辊三球：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之注[10]。象骨，指代雪峰义存禅师。

[6]禾山四打鼓：参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之注[11]

[7]国师水碗：国师，指南阳慧忠禅师。紫璘供奉欲注《思益经》。忠国师曰：“凡注经须会佛义始得。”曰：“若不会佛意，争解注经！”师令侍者盛一碗水，中着七粒米，碗面安一只箸，问奉：“是甚么义？”奉无语。师曰：“老僧意尚不会，何况佛意！”

[8]汾阜牧牛：汾阜，指代大安禅师。福州长庆大安禅师，号嬾安。郡之陈氏子。受业于黄檗山，习律乘。后孤锡游方，将往洪州，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谓师曰：“师往南昌，当有所得。”师即造百丈，礼而问曰：“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骑牛觅牛。”师曰：“识得后如何？”丈曰：“如人骑牛至家。”师曰：“未审始终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执杖视之，不令犯人苗稼。”师自兹领旨，更不驰求。同参灵祐禅师，创居汾山，师躬耕助道。一日，汾山问嬾安：“汝十二时中，当何所务？”安云：“牧牛。”山云：“汝作么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蓦鼻拽将回。”山云：“子真牧牛也！”

[9]俱逗逸群绝类作略：都显露出超凡的手眼。逗，透露，显露。逸群绝类，超出常人，出类拔萃。作略，作事的手段和风格。

[10]西园烧浴：南岳西园兰若昙藏禅师，受心印于大寂（马祖），后谒石头，莹然明彻，出住西园，禅侣日盛。师一日自烧浴次，僧问：“何不使沙弥？”师抚掌三下。

[11]金牛召饭：镇州金牛和尚，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每自做饭，供养众僧。至斋时，舁饭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萨子！吃饭来！”

[12]天皇饼：澧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龙潭崇信禅师，天皇道悟禅师之法嗣，渚宫（今湖北江陵）人，姓氏未详。崇信禅师少而英异，宽愍好施。他家住在天皇寺附近的一个巷子里，以卖烧饼为生。当初，道悟和尚被灵鉴禅师偷偷地请到天皇寺隐居，当地的人皆莫测老和尚之深浅，而崇信禅师却对老和尚倍感亲切。他每天拿出十个烧饼来供养道悟和尚。而道悟和尚每次接受之后，总要留一个返赠给崇信禅师，并说道：“吾惠汝，以荫子孙。”后来有一天，崇信禅师突然想起：“饼是我持去，何以返遗我邪？其别有旨乎？”

于是崇信禅师便来到天皇寺，找道悟和尚，细问缘由。道悟和尚回答说：“是汝持来，复汝何咎？”崇信禅师一听，似有所悟，于是从道悟和尚出家。道悟和尚道：“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

[13] 赵州茶：见第4信《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最末一自然段之注[12]。

[14] 不负时机：不辜负当时的机境。

[15] 麒麟头角、师子爪牙：此二语皆是赞叹有大势力用、眼明手快、能给学人解粘去缚的禅门大德。

[16] 不可跂及：踮着脚也够不着，比喻不可企及，望尘莫及。跂，音qǐ，踮着脚跟站着。

[17] 逮：及，到。

[18] 不可意象名模：不可思议，不可描述。名模，言说，描述。

有志之士未发足已蕴此作^[1]，蓦地超方^[2]，遇缘岂局促笼槛、为循循频频之党哉^[3]？所以于不已^[4]中，聊发所蕴，追配^[5]古人高风，自不凡尔。然遇赏音^[6]，即不徒然^[7]，当使^[8]垂之竹帛^[9]，亦无忝^[10]也。故予心腹而为表出之^[11]。

[1] 未发足已蕴此作：未出世之前已怀藏有如上所列诸位大德之大机大用。

[2] 超方：超越凡俗、进入圣境。方，常规，常类。

[3] 这句话的意思是，证得大机大用的大解脱者，遇到境缘，自由自在，提起便用，妙用无方，岂会象常人那样，局促不安，牵牵绊绊，畏畏缩缩，犹豫徘徊！局促笼槛，即“局促于笼槛”，因受束缚而不得舒展自在。笼槛，指代常规等束缚人的东西。循循，遵守常规、犹豫徘徊。频频，成群结队貌。

[4] 不已：不得已。

[5] 追配：与前人相媲美。

[6] 赏音：知音。

[7] 徒然：空过。

[8] 当使：假如，倘使。

[9] 竹帛：古人无纸，用竹简和布帛书写文字，后以竹帛指代史籍。

[10] 无忝：不玷辱，不羞愧。

[11] 这句话的意思是，所以我推心置腹把话说出来，好让你明白。

127. 示悟侍者

云门示众云：“和尚子，莫妄想！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时有僧问：“学人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时如何？”云门以手面前划一划，云：“佛殿为什么从个里去？”旧时在众参^[2]，见说无事禅底相传云^[3]：“山是山，水是水，平实更无如许事^[4]，拨去^[5]玄妙理性，免得凿空^[6]，聒挠心肠^[7]。所以云门慈悲，开一线路^[8]指示，者僧便领览^[9]得，出来问；云门便用后面高禅茶糊鹞突伊^[10]，遂以手划云：‘佛殿为什么从者里去？’此乃移换它^[11]也。所以大凡只说实话是正禅，才指东划西是换你眼睛^[12]，但莫信它，但向道^[13]：‘我识得你。’”——苦哉！苦哉！顿却山僧在无事界里^[14]，得二年余，然胸中终不分晓；后来蓦地^[15]在白云^[16]桶底子脱^[17]，方猛觑见这情解死杀一切人^[18]，生缚^[19]人家男女向无事界里，胸中一似黑漆，只管长无明业识、贪名取利、作地狱业，自谓我已无事了也。细原^[20]云门意，岂只如此哉？将知^[21]醍醐上味，遇此翻成^[22]毒药。若是真实到云门田地^[23]，安肯如此死杀^[24]？则其提振处，并^[25]将佛祖大用大机显

示，则以手划云：“佛殿为甚从者里去？”干圣应须倒退^[26]，便是具大解脱知见底也须饮气吞声^[27]。山僧抑^[28]不得已，聊且露些，只知音知耳^[29]。大凡参学，须实究到绝是非、离得失、去情尘^[30]、脱知见，然后可以入此流矣。参！

[1]个里：这里。

[2]旧时在众参：过去我随大众参学。

[3]见说无事禅底相传云：看到那些说无事禅的人在一起互相解释道。无事禅，与“葛藤禅”相对，其特征是执空心无事为究竟。执无事为禅的人往往容易落入枯寂的“无事甲”当中，失去觉照和活用。传，音 zhuàn，解释，注解。

[4]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道平平实实，哪有这么多的玄妙道理可讲？

[5]拨去：消除，除去。

[6]凿空：在空中穿凿，指无事生非，凭空多事，凭空附会。

[7]聒挠心肠：烦扰人的心态，扰乱人的思想。聒挠，聒扰，扰乱。聒，音 guō。

[8]一线路：犹言一线方便之门径。

[9]领览：领会。

[10]这句话意思是说，云门文偃禅师使用后面这句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的禅语来迷惑对方，勘验对方是否真的站稳了脚跟、达到不疑之地。“茶糊”，唐人喝茶，先将茶叶研捣成末，加水调和后再喝，名曰“茶糊”。或指一种能令人糊涂不清爽的糊状东西。鹞突，指迷惑人，使人糊涂，使人疑惑不定。

[11]移换它：故意刁难，令其心动、失去觉照，从而离开了本分。移换，移动变换。它，同“他”。

[12]换你眼睛：意思是迷惑你，分散你的注意力。

[13]但向道：只是对他说。但，只。

[14]此句意为，学无事禅的人对云门祖师这则公案的穿凿解释，使我一度也把自己人安放在无事界里，自以为千了百当。顿却，放置，安放。

[15]蓦地：突然。

[16]白云：指舒州白云山海会寺，时法演禅师在此主持法席。

[17]桶底子脱：又称桶底脱落，比喻大悟。

[18]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才猛然发现文字知见，能够让一切人死于句下，

不得悟道。情解，文字知见，意识领解。死杀，让人死掉，走入死胡同，不解脱。

[19]生缚：强行束缚或捆绑。生，强行，强硬。

[20]细原：仔细地推究。原，探究，探讨。

[21]将知：当知，方知。

[22]翻成：反过来变成。

[23]真实到云门田地：真实地证悟到云门祖师那种心地妙境。

[24]安肯如此死杀：岂肯这样死掉。

[25]并：一并，全，都。

[26]干圣应须倒退：意谓向上一着不可言说和把捉，即便是所有的圣人到此，皆望而却步，开口不得。

[27]饮气吞声：忍气吞声，意谓开口不得，不可言说。

[28]抑：于是，又。

[29]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山僧不得已，聊且披露一些个中的消息，只有那些真正的知音才能理解我所说的。

[30]情尘：即六根与六尘。旧译六根为六情。《大智度论》卷二十三云：“情尘识和合，所作事业成。”情尘又指心情之尘垢。

128. 示冯希蒙^[1]

厌三界火宅，蕴爽迈风度^[2]，洁清缘业，从方外游^[3]，乃给孤、净名、裴公、老庞趣向^[4]，岂非英杰伟特、惊群敌圣^[5]者哉？然此段^[6]由威音七佛已前、下及穷未来际，万有十虚^[7]，把断^[8]包摄，悉无透漏；要一举便明，拈着便了，早是钝置^[9]也。所以丹霞生知^[10]庞老^[11]通方^[12]，目机铢两^[13]，勘辨诸禅，高步^[14]丛林，平沉^[15]数万珠金，脱却幞头^[16]，一味向无间道^[17]中行，宁可鬻^[18]策篱，赤日^[19]里卧街，曾无歉怍^[20]，及至逢人，逆拈倒用^[21]，莫非蹋上头关捩作略^[22]。

[1] 示冯希蒙：《卍续藏经》正文原作“云凭希蒙”，现据目录改。

[2] 蕴爽迈风度：怀藏着超世独立的爽朗风神。蕴，秉持，怀藏。爽迈，爽朗超逸。

[3] 从方外游：与方外之士交往。从，跟从，跟随。

[4] 乃给孤、净名、裴公、老庞趣向：这种情怀和行为，与给孤独长者、维摩诘居士、裴休相国和庞蕴居士等人的人生目标和趣向完全相同。

[5] 惊群敌圣：惊群动众、与圣人相匹。敌，匹敌，相当。

[6] 此段：又称“此事”，指当人本有之自性、妙明真心、如来藏。

[7] 万有十虚：十方世界一切所有。

[8] 把断：完全包揽控制，无一丝一毫逃于股掌。

[9] 钝置：愚弄、误导，使之变得不聪明不灵利。

[10] 生知：犹言深知。生，表程度，最，甚。

[11] 庞老：即庞居士，名蕴，字道玄，襄阳人，世代业儒。贞元（785~804）初，参石头希迁禅师，有所省发。后至江西，参礼马祖道一禅师，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于言下大悟，乃留侍两年。其后，居士常出入丛林，以其机辩迅捷，为诸方所瞩目。尝以舟载家珍数万沉之湘流。元和年间，北游襄阳，因爱其风土，乃偕其妻、子躬耕于鹿门山下，其妻、子后亦皆悟道。有《庞居士语录》行世。

[12] 通方：通达大道，大彻大悟，与“达道”同义。方，道。

[13] 目机铢两：即“目机于铢两”，能从极微细的事物中洞见事物发展变化的征兆。目，洞见。机，事物变化的迹象或征兆。铢两，极轻微之量。铢，古代的衡制单位。

[14] 高步：阔步，大步。

[15] 平沉：沉没。

[16] 幞头：古代男子用的一种头巾。幞，音fú。

[17] 无间道：又作无碍道，四道之一。乃正断除烦恼之位，生起于加行道之后，而在解脱道之前。指修行开始断除所应断除之烦恼，而不为烦恼所障碍，由此可无间隔地进入解脱道。

[18] 鬻：卖。

[19] 赤日：烈日。

[20] 歉怍：惭愧。怍，音zuò。

[21] 逆拈倒用：比喻纵横自在，妙用无方。

[22] 莫非蹋上头关捩作略：无不是在指示向上一路之关键。蹋，同“踏”。上头关捩，超越于二边之上的最高妙处的关键所在。作略，手段，或指作事的风范。

如今既操^[1]此志，根性气度幸自^[2]不凡，唯务退损精修^[3]，长久不变不转^[4]，乃克^[5]全体受用。只如划佛殿前草^[6]、圣僧顶^[7]、烧木佛^[8]、一口吸尽西江水^[9]、不昧本来人^[10]，皆圆机活脱^[11]，出没隐显，唯上流作家^[12]识其起倒^[13]。自余^[14]立亡^[15]、坐往^[16]，俱为余韵^[17]，真

所谓三界外人，岂火宅所能罗笼也？但使银山长壁立，不须入草更求人^[18]。

[1]操：持守。

[2]幸自：正自，本自。

[3]退损精修：放下万缘，精进修行。退，退步，回头，由向外驰求转为向内明心见性，回光返照。损，减损，放下，也就是休去歇去。

[4]不变不转：不改变方向，不退转，按照既定的目标，持之以恒，勇往直前。

[5]克：能。

[6][7][8]划佛殿前草：划，同“铲”。邓州（今河南南阳）丹霞天然禅师，石头希迁禅师之法嗣，自幼学习儒家经典。曾经与庞蕴居士结伴赴京考试，途经汉南，在一家旅店，梦见白光满室，解梦的人告诉他说，这是解空出家之兆。后遇见一位行脚的禅僧，闲谈时，禅僧问他们：“仁者何往？”天然禅师回答说：“选官去。”禅僧叹惜道：“选官何如选佛？”天然禅师一听“选佛”二字，忽然想起自己前不久的梦兆来，便问：“选佛当往何所？”禅僧回答说：“今江西马大师（马祖道一）出世，是选佛之场。仁者可往。”于是天然禅师便放弃了进京赴考的打算，改道南行，直达江西洪州，参拜马祖。马祖问明来意，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天然禅师，说道：“南岳石头是汝师也”，于是便劝他前往湖南石头希迁禅师那儿参学。天然禅师于是急急忙忙地又赶到南岳。初礼石头和尚，天然禅师便把自己出家的愿望告诉了石头和尚。石头和尚并没有立即给他落发，而是命他去槽厂舂米。天然禅师礼谢了石头和尚，便住进了行者寮，随分干各种杂活儿，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后来，忽然有一天，石头和尚告诉大众说：“来日（明天）铲佛殿前草。”到了第二天，大众包括所有的行者，都纷纷各自拿着锹钁，准备殿前除草，唯独天然禅师端着一盆水，在大殿前的一块石头上洗头，然后胡跪合掌。石头和尚一见便笑，于是给他落了发，并为他说戒。天然禅师开悟后，随即又往江西礼谒马祖。来到马祖的道场，他并没有立即去礼拜马祖，而是径直来到僧堂内，骑着圣僧顶而坐。当时大众都很惊愕，连忙报告马祖。于是马祖亲自来到僧堂，一见是他，欣然笑道：“我子天然。”天然禅师立即从圣僧像上跳下来，礼拜马祖，说道：“谢师赐法号。”从此他便改名为“天然”。离开马祖后，天然禅师开始了比较漫长的游方生涯。他先后在天台华顶峰住过三年，参访过余杭径山国一（道钦）禅师，元和年间又来到洛京龙门香山，与伏牛（自在）和尚成为莫逆之友。有一年冬天，天然禅师在慧林寺过冬。适逢天下大雪，寒

冷无比。天然禅师从大殿里取来木佛，烧了烤火。院主呵斥他道：“何得烧我木佛？”天然禅师拿着一根木杖，一边拨着火灰，一边回答道：“吾烧取舍利。”院主道：“木佛何有舍利？”天然禅师道：“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院主一听，须眉堕落（比喻言思路绝），豁然有省。

[9][10]此为马祖道一禅师接引庞居士之公案。一日，庞蕴居士参马祖，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祖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士于言下顿领玄旨，呈颂曰：“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悟道后，庞居士乃继续留在马祖的左右，参承两载。一日，居士又问马祖曰：“不昧本来人，请师高着眼。”祖直下觑，士曰：“一等没弦琴，惟师弹得妙。”祖直上觑，士礼拜。祖归方丈，士随后曰：“适来弄巧成拙。”

[11]圆机活脱：意谓当机发用，活泼自在，圆应无方，无有挂碍。机，指机用。

[12]上流作家：第一流的明眼宗师。

[13]识其起倒：知道其中的成败、得失。大慧宗杲禅师云：“因地而倒，因地而起，起倒在人，毕竟不干这一片田地事。”

[14]自余：其余，其他。

[15]立亡：站着脱化。

[16]坐往：坐着往生。

[17]余韵：指附带的枝末性的东西。

[18]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持之以恒地休去歇去，剿绝一切名相思维和分别执着，保持一种超然于万物的孤迥迥的心态，当下即可与道相应，更不必到深山老林中去向他人求取。

129. 示华严居士

“平常心是道”^[1]，才趣向即乖^[2]，到个里^[3]正要脚踏实地，坦荡荡^[4]，圆陀陀^[5]，孤迥危峭^[6]，不立毫发知见，倒底^[7]放下，澄澄绝照^[8]，壁立万仞^[9]，唤甚作心作佛、作玄作妙？一往直前，不起见，不生心，如猛火聚^[10]，不可近傍^[11]，似倚天长剑，孰敢撻锋^[12]？养得纯和冲淡^[13]，透彻无心境界，便可截生死流，居无为舍，端如痴兀拍盲^[14]，罔分皂白^[15]，犹较些子^[16]，所谓“绝学闲闲真道人也”。了了回光，深深契寂^[17]，乃绝渗漏^[18]，自然与向上人^[19]不谋而同、不言而喻。若作聪明、立知见、怀彼我、分胜负，则转没交涉。此唯尚^[20]猛利快割断，悬崖撒手，弃舍得性命，便当下休歇。只大休处是究竟合杀^[21]处尔！

[1]平常心是道：马祖示众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

[2]才趣向即乖：才起心追求，便已经与大道相背了。趣向，追求。乖，背离。

[3]个里：这里。

[4]坦荡荡：心空无物，自由自在。

[5]圆陀陀：灵动无住，圆融活泼。

[6]孤迥危峭：超然物外，不可思议。

[7]倒底：彻底。

[8]澄澄绝照：清澈明洁，明明了了而无照功。绝照，即无心无为而照，无能所之对待。

[9]壁立万仞：比喻超越了二边，不可言思拟议。

[10]猛火聚：熊熊燃烧的大火堆。

[11]近傍：靠近，依靠。

[12]撻锋：触其锋刃。撻，音yīng，触犯，迫近。

[13]冲淡：冲和淡泊。

[14]端如痴兀拍盲：恰如一个痴人或瞎子一样，对外在的一切浑然无知。端如，正如，恰如。拍盲，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

[15]罔分皂白：不分皂白。

[16]犹较些子：犹言“差一点”、“差不多”。较，不等，差。

[17]契寂：契入空寂不动之本地风光。

[18]绝渗漏：即断绝了一切妄想烦恼。

[19]向上人：指究竟的解脱者，也就是佛，因为佛证得了实相，超越了凡圣、生死涅槃、烦恼菩提等二边分别，达到了究竟的解脱。向上与向下相对而言，向下就是方便，不离二边对待。

[20]尚：崇尚，看重。

[21]合杀：结果、结局、收尾。

130. 示无住道人

《维摩经》：“依无住本，立一切法。”《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古德云：“一切无心无住著，世出世法莫不皆尔。”使有住则胶固^[1]，岂复能变通耶？日月住则无昼夜，四时住则失岁功^[2]，唯其无住，乃所以流于无穷。是故住于无所住，所以转凡成圣，即无作、无为、无住妙用，于万有中，得大解脱。既达此理、见此道，唯力行不倦，乃真道人也。

[1] 使有住则胶固：对境缘若有执着，即被所执着的境缘牢牢地粘缚住，不得自在。

[2] 岁功：冬寒夏热、秋收冬藏等一年之时序。

131. 示元长禅人

“佛语心为宗”^[1]，达磨传此者矣。而马师为蛇画足^[2]、慈悲落草^[3]，乃云：“诸人欲识佛语心么^[4]？”——已是漏逗^[5]了也；更言：“只如今语便是佛语，此语出于自心，便是佛心。”若举扬正宗，作如是话会^[6]，如何出得作家^[7]八十四人邪？是故从上来^[8]行正令底^[9]视之，如将恶水^[10]浇泼人，成甚模样^[11]？应知这老子太煞屈曲^[12]，事不获已^[13]。然今学者尚看他底不破，只管落语言^[14]、执解会^[15]、认光影^[16]、做窠窟，好不性燥^[17]也。可中^[18]有个生铁铸就、手里握得顽石粉碎，眼目定动^[19]，拟议不来^[20]，一绰^[21]便透，更说甚佛语心、如之若何^[22]？直饶千佛万祖躬亲^[23]，动地放光，如云如雨行棒行喝，雷奔电激，不消个热不采^[24]，等闲^[25]凡不收、圣不管，更唤甚作生死、菩提、涅槃、烦恼？不如饥来吃饭、困来打眠，此乃稍稍类他家种草也^[26]。

所以地藏^[27]道：“你南方佛法浩浩地^[28]，争如我种田博^[29]饭吃。”十成是以此为事^[30]；彻到无事^[31]，如斩一絢丝^[32]，一斩一切斩，把断^[33]世界，不漏丝毫，诸见不

生，了无渗漏。以长岁月，不动不退，靠之自然成办^[34]。香林四十年方打成一片^[35]，洵山三十载牧一头水牯。既有此志，深直长久，乃能堪报不报之恩，是真出家大解脱衲子也。

[1]佛语心为宗：语出《楞伽经》，意谓佛陀所开示的无量方便法门，均不离“万法唯心”、“即心即佛”的道理。

[2]为蛇画足：即画蛇添足。

[3]慈悲落草：在慈悲心的驱使下，明眼宗师有时候为了让学人能够契入真理，也会方便使用语言名相，来给学人讲道理。这种拖泥带水的迂回做法，与宗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一贯风格是相违背的，故称落草。

[4]马祖一日谓众曰：“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达磨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楞严经》文，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经》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夫求法者应无所求。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不取善、不舍恶，净秽两边俱不依怙。达罪性空，念念不可得，无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罗万象，一法之所印。”

[5]漏逗：原指老迈昏花、动作迟缓，此指疏忽，失误，露出破绽。

[6]话会：说，谈论，理会。

[7]作家：禅宗里，指称那些见地透脱、道眼明彻、能知众生根机、以本分事接人的善知识。

[8]从上来：从前，过去。

[9]行正令底：提举教外别传之本分事的明眼作家。

[10]恶水：脏水，臭水。

[11]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马祖的方便开示，若从惯以本分事接人的明眼作家看来，如同将一盆脏水浇在学人的头上，不仅不能令人获得清净和解脱，反而更加污秽不堪，重加系缚。

[12]太煞屈曲：太过曲意迁就和随顺（学人）。太煞，表程度，非常。屈曲，委曲，曲意迁就。

[13]事不获已：犹言不得已、无可奈何。

[14]落语言：执着于语言名相。

[15]解会：用分别思维来理解，此指知见。

[16]认光影：执修行过程中暂时出现的美妙的假象为真实。光影，原指弄

皮影戏时，借助灯光，显示种种影像，比喻事物依他而起，虚幻不实，皆为假象。

[17]性燥：又作性躁、性燥，性情急躁，粗率。燥，音cǎo，急躁。

[18]可中：假若。

[19]眼目定动：指思维测度。人在沉思时，眼睛先定住不动，等到眼珠突然一动，表示豁然大悟。

[20]拟议不来：思议不及，思议之心失效、不再起作用。

[21]绰：音chāo，抓取、抓住。

[22]如之若何：原作“如之若彼”，据《大正藏》第47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六改。犹言如何如何，指滔滔不绝地讲道理。

[23]躬亲：亲自，亲身从事。

[24]不消个热不采：意思是，只要不理睬它，也就无事了。不消，不堪，抵不上，不能担当。热不采，不理睬。

[25]等闲：平常。

[26]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样做稍稍还像个继承如来家业的人。

[27]地藏：即地藏桂琛禅师，玄沙师备禅师之法嗣。

[28]这句话的意思是，南方的出家人喜欢闹哄哄地，大谈佛法。浩浩，喧闹扰攘貌。

[29]博：交换，换得。

[30]十成是以此为事：意思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把修行当作一件有为的事情来做，殊不知修行乃是为了彻底休去歇去，达到无心无事无为的自在境界，岂是有心有为可得！十成，犹完全。

[31]彻到无事：做休去歇去的功夫到了无事无心的境界。

[32]一線丝：犹言一束丝。線，音lì，用于度量缣帛之类的量词。

[33]把断：完全包揽控制，无一丝一毫逃于股掌。“把断”与“截断”是修道人用功过程中的两个阶段，所谓“截断一切不涉廉纤，把断世界不漏丝发”，前者明体，后者起用。

[34]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长日久，坚持用功，不动摇、不退转，死死靠定它，自然能成办大道。

[35]香林澄远禅师，云门文偃禅师之法孙，汉州绵竹人，姓上官。将示寂，辞知府宋公瑄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这僧风狂！八十岁行脚去那里？”宋曰：“大善知识去住自由。”师谓众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讫而逝。

132. 示丹霞佛智裕禅师

祖师宗风，步骤阔远^[1]，迥出教乘^[2]，单提正印^[3]。灵山拈瞬，而饮光笑领^[4]；龙猛示圆相，而提婆中的^[5]；少林觅心，而二祖超证^[6]；卢老说偈，而大满付衣钵^[7]——人皆以为密传，鞠其端倪^[8]，乃是纳败^[9]。岂造妙^[10]深极之旨止如是而已？要须^[11]如天之高、地之厚、海之渊、虚空之广，尚未彷彿^[12]，信^[13]“过量大解脱人，回天转地，吸海枯竭，喝散虚空，奋大机，显大用，于无边香水浮幢刹外^[14]，斩魔外见网，摧佛祖化权^[15]，揭示不可示、拈提不可提之奥”，尚未为的^[16]，则雪峰鳌山得道^[17]、云岩始终不知有^[18]，乃戏论尔^[19]！应须^[20]生铁铸就心肝、杀人不眨眼手段^[21]，乃可略露风规^[22]，贵^[23]慧命流于无穷，差可人意^[24]耳。

建炎三年^[25]闰月十一日，前云居圆悟禅师克勤书。

[1] 步骤阔远：意谓祖师禅至圆至顿，行履超迈，不落言思，不落阶级。步骤，脚步，步伐，行履。阔远，辽阔，气象宏大。

[2] 迥出教乘：远远超出于教下。教乘，与宗门相对，指禅宗以外的教下渐次修行法门。

[3] 单提正印：意谓不涉其余，独标成佛之最上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

佛。正印，指教外别传的佛之心法，即佛法中最核心、最根本的东西，又称一实相印。

[4] 灵山拈瞬，而饮光笑领：昔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饮光，迦叶尊者之译名。

[5] 龙猛示圆相，而提婆中的：龙猛，即龙树，禅宗第十四祖。提婆，即迦那提婆，禅宗第十五祖。龙树尊者，西天竺国人，亦名龙胜。始于摩罗尊者得法，后至南印度。彼国之人，多信福业，祖为说法，递相谓曰：“人有福业，世间第一。徒言佛性，谁能睹之？”祖曰：“汝欲见佛性，先须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广非狭，无福无报，不死不生。”彼闻理胜，悉回初心。祖复于座上，现自在身，如满月轮。一切众唯闻法音，不睹祖相。彼众中有长者子，名迦那提婆，谓众曰：“识此相否？”众曰：“目所未睹，安能辨识？”提婆曰：“此是尊者现佛性体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盖以无相三昧，形如满月。佛性之义，廓然虚明。”言讫，轮相即隐，复居本座，而说偈言：“身现圆月相，以表诸佛体。说法无其形，用辨非声色。”彼众闻偈，顿悟无生，咸愿出家，以求解脱。祖即为剃发，命诸圣授具。中的，此指契入佛心。

[6] 少林觅心，而二祖超证：初祖达摩渡江之后，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时有僧神光者，旷达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览群书，善谈玄理。每叹曰：“孔老之教，礼术风规，庄易之书，未尽妙理。近闻达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遥，当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参承。祖常端坐面壁，莫闻诲励。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坚立不动。迟明，积雪过膝。祖悯而问曰：“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光悲泪曰：“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祖曰：“诸佛无上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非忍而忍。岂以小德小智、轻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劳勤苦。”光闻祖诲励，潜取利刀，自断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诸佛最初求道，为法忘形。汝今断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与易名曰慧可。可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祖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可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祖曰：“将心来，与汝安。”可良久曰：“觅心了不可得。”祖曰：“我与汝安心竟。”

[7] 卢老说偈，而大满付衣钵：指六祖慧能在五祖弘忍禅师座下悟道之因缘。卢老，即慧能，因其俗姓卢，故称卢老。大满，指五祖弘忍禅师，唐代宗赐谥大满禅师。

[8] 鞠其端倪：推究其实际情况。鞠，考查，穷究。端倪，事物的眉目，头绪。

[9] 纳败：又称“纳败阙”，找亏吃，折便宜，露破绽，丢面子，因暴露过

失而出丑。

[10]造妙：臻于奇妙之境地。

[11]要须：必须，需要。

[12]尚未仿佛：尚未得其大概。仿佛，近似，大概。

[13]信：信知。此处犹言“当知”。

[14]于无边香水浮幢刹外：指代世界未生之前、或者说一念未生之前的空寂妙明之本体。佛教认为，世界有九山八海，中央是须弥山，其周围为八山、八海所围绕。除第八海为咸水外，其他皆为八功德水，有清香之德，故称香水海。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变化不定，如同飘浮在大海上的一片枣叶一样，故名浮幢刹。

[15]摧佛祖化权：扬弃佛祖度化众生时根据众生的根性所采用的方便权宜之教法，而会归入一实相教。化权，即化教、权教，指方便教法。

[16]尚未为的：犹言尚未为究竟的，目标，标准，此指究竟。

[17]雪峰鳌山得道：参见第34信《示诸知浴》第二自然段注[4][7]。

[18]云岩始终不知有：云岩昙晟禅师临终前，洞山禅师问云岩禅师：“百年后，忽有人问，还貌（描画）得先师真（像）否，如何祇对（当为“祇对”，应对，回答）？”云岩禅师默然良久，云：“只这是。”云岩禅师圆寂后，洞山禅师供着云岩禅师的画像。有僧问洞山禅师：“先师道‘只这是’，莫便是否？”洞山禅师道：“是。”那僧又问：“意旨如何？”洞山禅师道：“当年几错会先师意。”那僧又问：“未审先师还知有也无？”洞山禅师道：“若不知有，争解恁么道？若知有，争肯恁么道？”

[19]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即使能如“天之高、地之厚、海之渊、虚空之广”，乃至能如“过量大解脱人，回天转地，吸海枯竭，喝散虚空，奋大机，显大用，于无边香水浮幢刹外，斩魔外见网，摧佛祖化权，揭示不可示、拈提不可提之奥”，仍然未是究竟，须知更有向上一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雪峰鳌山得道、云岩始终不知有，亦不过方便说法，说个“得道”和“知有”，都是黄叶止啼，不过是文字上的戏论而已。

[20]应须：应当。

[21]生铁铸就心肝、杀人不眨眼手段：意思是，明眼宗师重视以本分事接人，下手往往紧密狠毒，决不拖泥带水，决要绞绝学人的思维知见，让学人大死一回，而后才有可能大活。

[22]风规：风度品格，此指祖师接引人时所表现出来的风格。

[23]贵：欲，希求。

[24]差可人意：略微合人意，比较令人满意。差，略微，比较。可，符合，适合。

[25]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建炎，南宋高宗赵构年号。

133. 与耿龙学书^[1]

妙喜^[2]示来教^[3]，见矻矻^[4]于此，意况^[5]甚浓，真不忘悲愿也。而以宗正眼^[6]照破义路情解^[7]，透见肝胆，何明眼如此！正宗久寂寥^[8]，后昆习窠臼、守箕裘^[9]，转相钝致^[10]，举世莫觉其非，大家随语生解^[11]，祖道或几乎息矣^[12]！不有超卓颖悟之士，何以规正^[13]哉？此皆^[14]正念，乃真外护也。

时节扰扰^[15]，山居领众亦未可保全，尚未有可乘之便为转身之计^[16]尔！杲佛日^[17]一夏遣参徒^[18]踏^[19]逐山后古云门高顶，欲诛茆隐遁^[20]，其志甚可尚^[21]。今令谦^[22]去，山叟^[23]为书数语及疏头^[24]，亦与辍长财成之^[25]，可取一观也。渠欲奉锄^[26]，正在高裁^[27]也。

克勤启上。

[1]原作《与耿龙学书批》，据《大正藏》第47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第十六《与耿龙学书》，删去“批”。

[2]妙喜：指大慧宗杲禅师，圆悟克勤禅师之高足。宗杲禅师所住之庵名曰妙喜，故云。

[3]示来教：把您的来信呈给我看。

[4]矻矻于此：对于解脱之道，孜孜不倦，勤勉修习。矻，音kū，劳极貌。

[5] 意况：情态，志趣。

[6] 宗正眼：即宗门正眼，又称正法眼，指实相般若。

[7] 义路情解：文字知见、意识分别。

[8] 正宗久寂寥：禅门正法衰落萧条已经很久了。寂寥，冷落萧条。

[9] 习窠臼、守箕裘：因循守旧，固守形式，不得其本，不知变通，不得活用。箕裘，指代祖业。

[10] 转相钝致：一代一代地互相误导。钝致，一般作“钝置”，犹言“愚弄”、“误导”，使显得不聪明、不灵利。

[11] 随语生解：犹言望文生义，执着于语言文字，不知实义。

[12] 祖道或几乎息矣：祖师的禅法几乎快要灭亡了。

[13] 规正：匡正，矫正。

[14] 皆：《大正藏》第47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第十六《与耿龙学书》作“真”。

[15] 扰扰：纷乱不安的样子。

[16] 计：原作“许”，据《大正藏》第47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第十六《与耿龙学书》改。

[17] 杲佛日：指大慧宗杲禅师。

[18] 参徒：参禅之僧徒。

[19] 踏：勘察（地形）。

[20] 诛茆隐遁：砍掉茅草，结庵隐居。茆，同“茅”。

[21] 可尚：犹言可嘉，值得赞叹。

[22] 谦：指道谦禅师，建宁府（又称建州，治所在今福建建瓯）人，大慧宗杲禅师之法嗣。出家后，曾前往京师，依圆悟克勤禅师参学，无有省发。后于大慧宗杲禅师座下悟道。

[23] 山叟：犹言山僧，圆悟禅师自指。

[24] 疏头：用于募捐化缘的册子或文书。

[25] 亦与辍长财成之：并同道谦禅师一起布施自己分外之余财以成就其志愿。辍，舍，舍己施人，指布施。长财，指出家人三衣一钵等基本的资生之具之外多余的财物。《楞严经疏解蒙钞》卷六云：“如来制律，比丘当具足受持三衣、六物、十三资具，除此十三物不得阙一，余有分寸之物，皆谓之长财，可施于众生”。可见，长财是专指出家人分外多余的钱物。长，多余。成，成就。

[26] 奉锄：指躬耕自食。

[27] 高裁：高明的裁决。这句话的意思是，大慧宗杲禅师想隐居修行，躬耕自养，此事能否成办，就看您高明的裁决了（意即决定是否捐资成全此事）。

134. 示杨无咎居士

佛祖出兴于世，以大悲愿力，起无缘慈，唯务引接利智上根、具大器量，堪委任^[1]大解脱上上胜妙玄机^[2]，作人所不能为，超群绝众，可以弹指^[3]证无生，可以立地越果海。眼观东西，意在南北，如快鹰俊鹞，戛戛^[4]腾云，迷风曜日^[5]，捎玉兔、拂金鸡^[6]，英灵掀豁^[7]，乃拈当头^[8]末上一着子^[9]，似电闪星飞，不容拟议。待伊全体脱去笼罗^[10]，直下不费一毫指点，遂乃披襟^[11]，透顶透底领略，即两手分付。是故体裁、步骤^[12]，如狞龙^[13]之得水，似猛虎之靠山，云突突^[14]、风飏飏^[15]，倾人肝胆、耀人心目，方可谓之本家种草。

[1] 堪委任：可以委付。堪，可，能。

[2] 大解脱上上胜妙玄机：指最上乘大解脱微妙法门。上上，犹言最上、无上。玄机，指一乘妙法。

[3] 弹指：一弹指间，一刹那间，形容速度极快。

[4] 戛戛：象声词，鸣叫声。一说独特貌。戛，音 jiá。

[5] 迷风曜日：形容气势宏大，令人不敢正视。

[6] 捎玉兔、拂金鸡：掠过月亮和太阳。捎，拂，掠。

[7] 掀豁：超拔。

[8] 当头：当前，面前。

[9]末上一着子：犹言向上一路、末后一着。

[10]笼罗：知见文字等方面的束缚、缠绕。

[11]披襟：解开衣襟，比喻大事已成，心怀舒畅。此指全然放下，胸臆豁然，无心于事，无事于心。

[12]体裁、步骤：指风格、行履。

[13]狞龙：凶猛的龙。狞，凶猛，恶毒。

[14]突突：跳动貌。

[15]颺颺：飘动貌，摇动貌。颺，音zhǎn。

所以维摩大士大集会魔王^[1]，现首楞严定^[2]，魔界行不污菩萨之俦^[3]，与夫文殊、普贤、金色头陀^[4]之类，皆离伦拔萃^[5]，而一旦举花密传^[6]，岂常事哉？以自达磨西来、神光^[7]瞥地^[8]，自尔多没量大人^[9]特达精通^[10]，只向“动用、瞬扬、语默、舒卷、纵擒、与夺”显发底里^[11]，长时^[12]己思不露^[13]，等闲兀兀地^[14]，若百不知、百不会底人，及乎挨拶着，便见惊群动众^[15]。虽然，鞠其至趣^[16]，初无如许多事，唯直下明妙、一切无心而已。苟能弃去学解^[17]、执着，放教闲闲地^[18]，圣谛亦不为，自然契合从上来纲宗，便可入此选佛场中，转度未度、转化未化^[19]，得不是再来人间世、不依倚一物、无为绝学、真正出格^[20]大道人耶！

[1]大集会魔王：把所有的魔王召集在一起。

[2]首楞严定：即坚固摄持诸法之三昧，为百八三昧之一，乃诸佛及十地菩萨所得之禅定。又作首楞严三摩地、首楞伽摩三摩提、首楞严定。意译作健相三昧、健行定、勇健定、勇伏定、大根本定。《大智度论》卷四十七云：“首楞严三昧者，秦言健相。分别知诸三昧行相多少深浅，如大将知诸兵力多少。复次，菩萨得是三昧，诸烦恼魔及魔人无能坏者，譬如转轮圣王主兵宝将，所往至处，无不降伏。”又《涅槃经》卷二十七曰：“首楞严三昧者，

有五种名：一者首楞严三昧，二者般若波罗蜜，三者金刚三昧，四者师子吼三昧，五者佛性。随其所作，处处得名。”

[3]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维摩大士于魔众中，现首楞严三昧，行游于魔界之中，而内心不动，清净无染，不污菩萨之名。俦，音chóu，等，类，辈。

[4]金色头陀：指迦叶尊者。

[5]离伦拔萃：出类拔萃。

[6]举花密传：昔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7]神光：指二祖慧可，河南洛阳人，俗姓姬，初名神光，皈依达磨祖师后，改名慧可。

[8]瞥地：意为像眼光一瞥那么快，形容时间极短、速度极快，犹言一刹那。宗门中专指顿悟见性。

[9]没量大人：不可限量测度的超凡之士。没量，不可限量，不可测度，不可言说。

[10]特达精通：彻底通达。

[11]显发底里：显示发挥其妙用。底里，个中，内部，里面。

[12]长时：当作“常时”，平时，平常。

[13]己思不露：原作“己思不露”，犹言“深藏不露”。

[14]等闲兀兀地：平常如痴兀一般，呆头呆脑的。等闲，平常。兀兀，痴呆的样子。

[15]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等到被宗师逼问，便显示出他惊天动地、不同凡响的大智慧、大手段来。挨，音ǎi，推，击。拶，音zá，挤压，逼压。

[16]鞠其至趣：考查其究竟处。鞠，考查，穷究。至趣，究竟处，奥妙处。

[17]学解：文字知见。

[18]闲闲地：心中无事，自在无牵挂。

[20]转度未度、转化未化：转过身来度化那些还没有被度化的人。

[21]出格：超常，不同凡响。

诏使^[1]观察^[2]杨公无咎高识远见，博学多能，而于祖道尤深造诣，智鉴机警^[3]，未举先知，未言先透。在都下^[4]日获参陪^[5]。兹沿^[6]帝命，使宣抚司^[7]，再会锦

官^[8]，持^[9]辱道照临^[10]，还索葛藤^[11]，因出此纳败^[12]云。

[1] 诏使：皇帝派出的特使。

[2] 观察：官名。

[3] 智鉴机警：对事物的变化观察敏锐迅速。

[4] 都下：指宋都城东京开封，时圆悟克勤禅师在开封天宁寺主持法席。

[5] 参陪：陪伴左右参学。

[6] 沿：遵循。

[7] 使宣抚司：出任宣抚司之职。宣抚司，官名。

[8] 锦官：今四川成都。

[9] 持：当为“特”。

[10] 辱道照临：犹言屈尊光临。

[11] 葛藤：指语言文字开示。

[12] 纳败：又称“纳败阙”，找亏吃，折便宜，露破绽，丢面子，因暴露过失而出丑。

135. 示成都雷公悦居士

如今照了，本心圆融无际，色声诸尘那可作对？迥迥独脱^[1]，虚静明妙，要须彻底提持^[2]，勿令浮浅，直下^[3]高而无上、广不可极，净裸裸^[4]、圆垛垛^[5]，无漏无为。干圣依之作根本，万有由之建立^[6]。应须斗顿^[7]回光自照，令绝形段^[8]，分明圆证，万变千化无改无移^[9]，谓之“金刚王”、谓之“透法身”。

饷间^[10]行住坐卧，无不透彻，物物头头，靡有间隔，唤作“干白露净^[11]、单明自心^[12]”。不可只么守之；守住便落窠窟^[13]。却须猛割猛断，十分弃舍^[14]，转舍转明，转远转近^[15]，抵死打叠^[16]，令断却命去^[17]，始是绝气息人^[18]，方解向上行履^[19]。若论向上行履，唯己自知，知亦不立，释迦、弥勒、文殊、普贤、德山、临济不敢正眼觑着^[20]，岂不是奇特底事？一棒上、一喝下、一句一言、若细若粗、若色若香，一时穿透^[21]，方称无心境界。养得如婴儿相似，纯和冲淡^[22]；虽在尘劳中，尘劳不染；虽居净妙处，净妙收它不住^[23]。随性任缘，饥餐渴饮，善尚不起念，恶岂可复为？所以道：“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

[1] 迥迥独脱：超然于物外，不与万法为侣，自在解脱。迥迥，高超，超然。

[2] 彻底提持：彻底地承担、绵密地保任。

[3] 直下：当即，当下。

[4] 净裸裸：清净得一尘不染。裸，同“裸”，赤裸，一丝不挂。

[5] 圆垛垛：同“圆陀陀”，灵动活泼的样子。比喻菩提自性人人本具，圆满无缺，于日用处放光动地，妙用无尽。

[6]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万法唯心，一切圣贤皆因证得此清净圆融的本心而得解脱，一切万有亦皆依此本心而得建立。

[7] 斗顿：顿时，突然。斗，同“陡”。

[8] 令绝形段：意谓不住于相，灵明自在，无相可求，无可把捉。形段，身体。

[9] 万变千化无改无移：意谓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如如不动而圆应万方。

[10] 晌间：同“晌间”，白天，日常、平常。晌，音 shǎng。

[11] 干白露净：指观照功夫成片，极清净明白，无丝毫障碍。干，表程度深，极，尽，彻底。

[12] 单明自心：指觉照的功夫达已到事一心不乱，然犹有能所、色心之对待，故谓之“单明”。与天童正觉禅师所说的“单明一色”同义。

[13]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功夫达到极清净虚明的事一心不乱，还不是究竟，因为尚有能所、色心之二边在，尚属有心、有为的用功，不可住在上面，尚须继续做休去歇去的功夫。若住在清净虚明的空境中，即自塞悟门，自作障碍。窠窟，此指牢笼、束缚。

[14] 十分弃舍：彻底完全放下。

[15] 转远转近：离有为有心的用功越远，意味着离无为无心的大道就越近。

[16] 抵死打叠：拼命将它们扫除干净。打叠，收拾，安排，处理，打发。

[17] 断却命去：斩断命根。命，指命根。

[18] 绝气息人：即死人。宗门中用来指代修行人剿灭了一切欲望执着、分别思维以及向外攀缘驰求的心之后所处的那种寂然无为的状态，所谓“大死方能大活”，即此意。

[19] 向上行履：证悟之后，尚须转身，借缘起用，随缘度生；然个中尚有凡圣、佛魔、生死涅槃、烦恼菩提等微细二边，必须超越扫荡，宗门谓之“向上行履”，这是一种归无所得的不可说的绝待境界。

[20] 不敢正眼觑着：意谓向上一路，是无相无住、绝待不二的，不可言说。

[21] 穿透：自在地往来于一切境缘中，无有粘滞。

[22] 冲淡：冲和淡泊。

[23] 收它不住：即不能束缚、障碍它。

又示

道贵无心^[1]，禅绝名理^[2]，唯忘怀泯绝^[3]，乃可趣向^[4]。回光内烛^[5]，脱体通透，更不容拟议，直下桶底子脱，入此大圆、寂照、胜妙解脱门，一了一切了，只守闲闲地，初不分彼我胜劣；才有毫芒见刺，即痛划^[6]之，放教八达七通、自由自在。长养^[7]绵密，干圣亦觑不见，自己尚似冤家，只求得远离、不限傍^[8]，翛然澄静，虚而灵，寂而照，猛勇断割，彻底无纤毫挠胸次^[9]，王老师^[10]谓之“作活计”，赵州“除粥饭二时是杂用心”，悠久^[11]践履、使纯熟，乃令从上来^[12]无心体道，密密作用，自见工夫，到下梢结角头^[13]，自然如悬崖撒手，岂不快哉！

[1] 无心：非如木石之无心，乃指无心而照、照而无心、与大道相应的无为状态。天童正觉禅师讲，“无心体得无心道，体得无心道亦休”。修道最难的就是无心，所以古人云“无心道人只如此，要得无心也大难”。

[2] 名理：名相知见。

[3] 忘怀泯绝：放下有求、有得、有对治的有意识用功，扫荡一切文字知见和思维分别计度。

[4] 趣向：朝向某个目标前进，达到和实现某个目标。

[5] 内烛：内照。

[6] 划：同“铲”。

[7] 长养：不断地修养，令其增长、纯熟、强大。

[8]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见性之后，从性起修，无心无住，不落痕迹，千圣亦不知其行处，视自我为怨贼，但求远离，更不要说去依傍执着它了。限傍，同“偎傍”，紧贴、靠近。

[9] 无纤毫挠胸次：无一丝一毫的东西牵挂于心。挠，扰乱，搅乱，缠绕。胸次，心间。

[10] 王老师：指南泉普愿禅师。南泉普愿禅师，马祖道一禅师的弟子，俗姓王，悟道后，自称“王老师”。

[11] 悠久：长时间，长久。

[12] 从上来：从前。

[13] 到下梢结角头：到了果熟蒂落的时候。下梢，结果、结局。

136. 示张持满朝奉

克勤自出峡^[1]止讷堂^[2]，唯念兹在兹，相从者多不告倦，所谓利他乃自利也。要须根本明彻、理地精至^[3]、纯一无杂，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若踏正脉^[4]，诸天捧华无路^[5]、魔外潜觑不见^[6]，深深海底行、高高峰顶立^[7]，始得不惊群动众，谓之“平常心”、“本源天真自性”也。虽居千万人中，如无一人相似，此岂粗浮识想、利智聪慧所能测哉？

[1] 出峡：离开四川。

[2] 讷堂：此指东京（开封）天宁寺。

[3] 根本明彻、理地精至：悟明心性，见地透彻，远离二边之见。精至，纯净无杂。

[4] 正脉：远离二边，实际证得无住之实相。

[5] 诸天捧花无路：《维摩经·观众生品》载，中印度毗舍离城之长者维摩诘为诸菩萨、舍利弗等大弟子及诸天人说法，时有天女散天花于会众，因诸菩萨已断一切分别想，故天花不著诸菩萨身，大弟子舍利弗等则未绝分别想，犹畏生死，色、声、香、味、触等五欲得其便，故天花著于彼等之衣，神力亦不能去之。后宗门中用“诸天捧花无路”比喻修行已进入到无相无住的境界。

[6] 魔外潜觑不见：障蔽魔王，领诸眷属一千年，随金刚齐菩萨觅起处不得。忽一日得见，乃问曰：“汝当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觅汝起处不得。”齐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无住而住，如是而住。”

[7]深深海底行，指所行隐秘，虽烦恼苦海而不辞，住无住处。高高峰顶立，指所见超迈，远离二边。

示谕^[1]：“绵密无间，寂照同时，岁月悠久，打成一片，而根本愈牢，密密作用，诚无出此。”应当“当处全真”^[2]，则彼我、遐迩触处皆渠，刹刹尘尘皆在自己大圆镜中，愈绵愈密，则愈能转换^[3]也。故云门道：“直得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犹为转句；不见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须知有全提时节始得。”^[4]所以德山棒、临济喝皆彻证无生，透顶透底，融通自在，到大用现前处，方能出没，欲人全身担荷外，退守文殊、普贤大人境界。

[1]示谕：犹言“您在信中告诉我说”。

[2]当处全真：亦称“立处皆真”，此乃宗门正见之殊胜处。意谓自性遍一切时处，一切皆是自性之妙用和呈现，修行当于此处直下承担即是，不可作二边见，更不可向他时求、他处求、他人求、他事求，直须无所求、无所得始得。

[3]转换：掌控，役使，意谓转万物而归自己，将一切境缘皆转化为菩提之妙用，不为万境所系。此指自主自在享用万物之能力。

[4]语见《云门匡真禅师广录》。这段话揭示了参禅用功的三个阶段，大致相当于理一心（证得空性，破俱生我执）、理事无碍（破俱生法执）、事事无碍一心（圆融不二之实相）。转句，原作“转物”，据《云门匡真禅师广录》改，即转生死而向涅槃。提，提示，提唱，开示，演说宗要。半提，即不到位的方便开示或表达，此指所证尚不究竟，犹在半途。全提，即完整、全面的开示或表达，此指所证究竟圆满，已经到家。

岩头^[1]道：“他得的人，只守闲闲地^[2]，二六时中无欲无依，自然超诸三昧。”德山亦云：“汝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3]，则虚而灵、寂而照。若毫端许言本末者^[4]，皆为自欺。”此既已明，当须履践，但只退步^[5]，愈退愈明，愈不

会愈有力量^[6]，异念才起、拟心^[7]才生，即猛自割断，令不相续，则智照洞然、步步踏实地，岂有高低、憎爱、违顺、拣择于其间哉？无明习气旋起旋消，悠久间^[8]自无力能扰人也。古人以牧牛为喻，诚哉！所谓要久长人^[9]尔！

[1]岩头：即全夔（同“豁”，音huò）禅师，德山宣鉴禅师之法嗣，俗姓柯，泉州人。初礼青原谊公落发，后往长安宝寿寺受戒，并学习经律诸部。学成后，即行脚参方，游历诸方禅苑，与雪峰义存、钦山文邃禅师为友，后于德山山下悟道。唐武宗毁法期间，师于鄂州岩头住山，靠在湖边摆渡过活。

[2]闲闲地：心中无事，自在无牵挂。

[3]无心于事：原作“于心无事”，今据《五灯会元》卷七改。

[4]若毫端许言本末者：若有一丝一毫在本末上进行取舍、分别，意指落入有为当中。

[5]退步：有二义：一者反躬自求，反求诸心；二者休去歇去，看破放下。此处主要是指第二种含义，即上文所言“只守闲闲地”、“无事于心，于心无事”。

[6]愈不会愈有力量：愈是理会不得、思维不及处，愈是得力的时候。因为普通的名相概念和语言思维都是建立在二边分别的基础之上，与圆融不二的解脱大道不相应，故祖师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7]拟心：起心思维，起心寻找。

[8]悠久间：时间久了。

[9]久长人：发起了长远心的人，有恒心的人，能始终一如的人。

直截省要^[1]，最是先忘我见，使虚静恬和^[2]，任运腾腾，腾腾任运^[3]，于一切法皆无取舍，向根根尘尘应时脱然自处^[4]，孤运独照，照体独立^[5]，物我一如，直下彻底，无照可立^[6]，如斩一縷^[7]丝，一斩一切断，便自会作活计^[8]去也。佛见、法见尚不令起，则尘劳业识自当冰消瓦解。养得成实^[9]，如痴似兀^[10]而峭措^[11]，祖佛位中收摄不得^[12]，哪肯入驴胎马腹^[13]里也！

- [1]直截省要：修行最直接、最快捷、最简便的方法。省，音 shěng，简约。
- [2]恬和：安静闲和。
- [3]任运，原意是听任命运摆布，此指随缘放旷。腾腾，刚健奋进貌。
- [4]向根根尘尘应时脱然自处：面对根尘境界，随时放舍，洒脱自在。应时，随时。脱然，超脱无累貌。
- [5]孤运独照，照体独立：虚明自照，不被尘境所系。
- [6]无照可立：虚明自照的功夫到了一定的火候，忽然一念不生，能所双亡，寂然无为。
- [7]一緌：犹言一束、一缕。緌，音 lì。
- [8]作活计：起大用、起妙用。
- [9]成实：成熟、稳实。
- [10]如痴似兀：像个痴呆汉一样。兀，混沌无知的样子。
- [11]峭措：犹峭拔，孤峻、超迈、洒脱。
- [12]祖佛位中收摄不得：究竟的向上一路，凡、圣不立，所谓悟无悟迹，归无所得，故云。意为其所证悟已超佛越祖。
- [13]入驴胎马腹：指代生死轮回。

赵州道：“我见千百亿个尽是觅作佛汉子，于中觅个无心底难得。”又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饭二时是杂用心处。”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1]、涌泉四十年尚自走作^[2]、南泉十八上解作活计^[3]，信知^[4]从上古人，无不皆如此密密履践，安可计得失、长短、取舍、是非、知解也？同学之中，唯龙门智海^[5]，昔常熟与究明^[6]，但逢缘遇境，莫不管带^[7]，何止此生而已，穷未来际、证无量圣身，也未是他泊头处^[8]，但一味退步，切莫作限量^[9]也。

[1]香林澄远禅师，云门文偃禅师之法嗣，汉州绵竹人，姓上官。将示寂，辞知府宋公瑄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这僧风狂！八十岁行脚去那里？”宋曰：“大善知识去住自由。”师谓众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讫而逝。

[2]台州涌泉景欣禅师，石霜庆诸禅师之法嗣。曾示众云：“我四十年在这

里，尚自有走作。汝等诸人，莫开大口。见解人多，行解人万中无一个半个……”

[3]《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载：“池州南泉普愿和尚上堂曰：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计，有解作活计者出来，共尔商量，是住山人始得。……”

[4]信知：深知，确知，确信无疑。

[5]龙门智海：未能确知何人。

[6]昔常熟与究明：曾在常熟帮助他发明本分大事，即开悟见性。

[7]管带：亦作管待，照顾，照看，保任。管带与忘怀，是指用功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两种方便，一是有为觉照，二是放下任运。管带，偏重于动中用功夫。忘怀，即无心用功，放下任运，自然而然，不须著意，偏重于静中用功夫。这两种方便，都不能过度，过度即落入禅病。管带过度，即落入急躁，忘怀过度即落入失念。参见《大慧宗杲禅法心要——宗杲禅师书信集校注》中的第五十四信《答汪内翰（彦章）》中云：“了达时，安排不得，计较不得，引证不得。何以故？了达处不容安排，不容计较，不容引证；纵然引证得，计较得，安排得，与了达底了没交涉。但放教荡荡地，善恶都莫思量，亦莫著意，亦莫忘怀。著意则流荡，忘怀则昏沉，不著意不忘怀，善不是善，恶不是恶。若如此了达，生死魔何处摸索？”又，第七十五信《答楼枢密》中亦云：“工夫不可急，急则躁动；又不可缓，缓则昏怛矣。忘怀、著意俱蹉过，譬如掷剑挥空，莫论及之不及。”

[8]泊头处：停靠处、落脚处、休歇处。泊，音 bó。

[9]切莫作限量：千万不要执着二边，自我束缚。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一味偏于管带、一味有用用功，不肯放下，不能进入无为的状态，这样下去，不要说这一生，就是穷未来际，就算他分身无量，也不得休歇处。修行人当一味休歇、放下，住无住处，切不可执着于圣境而自我束缚也。

137. 示吴教授

佛祖以禅道设教，唯务明心达本。况人人具足、各各圆成，但以迷妄，背^[1]此本心，流转诸趣^[2]，枉受轮回，而其根本初无增减。诸佛以为一大事因缘而出，盖为此也；祖师以单传密印而来，亦以此也。若是宿昔蕴^[3]大根利智，便能于脚跟直下承当，不从他得，了然自悟“廓彻灵明、广大虚寂，从无始来亦未曾间断，清净无为”妙圆真心，不为诸尘作对^[4]，不与万法为侣^[5]，长如十日并照^[6]，离见超情，截却生死浮幻，如金刚王^[7]，坚固不动，乃谓之“即心即佛”。更不外求，唯了自性，应时^[8]与佛祖契合，到无疑之地，把得住，作得主，可不是径截^[9]大解脱耶！

[1]背：离开。

[2]流转诸趣：在六道中展转流浪。趣，又称为“道”，众生依各自的业力牵引所投生的生命界域。

[3]蕴：怀藏。

[4]不为诸尘作对：不把尘境当作心的对立面加以排斥。

[5]不与万法为侣：不执着粘滞于万法。

[6]长如十日并照：意指长时间不间断地保持了了分明的觉照状态。

[7]金刚王：金刚中之最胜者。

[8]应时：当即，立刻。

[9]径截：直接快捷。

探究此事，要透死生，岂是小缘^[1]？应当猛利、诚志、信重^[2]，如救头然^[3]，始有少分相应。多见参问之士世智聪明，只图资谈柄^[4]、广声誉^[5]，以为高上趣向^[6]，务以胜人，但增益我见，如以油投火，其炎益炽，直到腊月三十日茫然缪乱^[7]，殊不得纤毫力，良由最初已无正因，所以末后劳而无功。是故古德劝人参涅槃堂里禅^[8]，诚有旨也^[9]。

[1]小缘：犹言“小事”、“等闲之事”。

[2]猛利，勇猛、精进。诚志，原作“诚忘”，据《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改，真实的求道志愿。信重，信受殷重。

[3]然：同“燃”。

[4]资谈柄：供闲谈用。资，供给，资助。谈柄，谈资，谈话的材料。

[5]广声誉：扩大名声和影响。

[6]高上趣向：情趣或格调高雅。

[7]缪乱：错乱，手忙脚乱。

[8]参涅槃堂里禅：以向死的心、老实恳切地参禅修行。涅槃堂，又作延寿堂、延寿院、延寿寮、重病间（阁）、省行堂（院）、无常院、将息寮，古代丛林中，专供老、病的出家人调养休息之用。

[9]诚有旨也：犹言“说得真好啊”。旨，味美。

生死之际，处之良不易^[1]；唯大达^[2]超证之士，奋^[3]利根勇猛，一径截断^[4]，则无难。然此段虽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于常时些子^[5]境界中，转得行^[6]、打得彻，不

存解，不立见，凛然^[7]全体现成，践履将去，养得纯熟，到缘谢^[8]之时，自然无怖畏；只有清虚莹彻，无一法当情^[9]，如悬崖撒手，弃舍得、无留恋，一念万年，万年一念，觅生了不可得，岂有死也？是故古德坐脱立亡、行化倒蛻^[10]，能得勇健，皆是平昔淘汰^[11]得净洁。香林四十年得成一片^[12]，涌泉四十年尚有走作^[13]，石霜劝人“休去歇去、如古庙里香炉去”^[14]。

[1] 处之良不易：要打发生死大事，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2] 大达：彻底看破。

[3] 奋：奋发，奋起。

[4] 一径截断：当下斩断、当下放下。一径，径直。径，原作“经”，据《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改。

[5] 些子：《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作“些小”。些子、些小，均指微小、一点点。

[6] 转得行：犹言“转得去”、“转得及”。

[7] 凛然：不容侵犯、令人敬畏的样子。

[8] 缘谢：世缘将尽、临命终时。

[9] 无一法当情：目前了无一法可作为对境，意谓心中了无一法可牵挂。

[10] 坐脱立亡，行化倒蛻：大修行之士，于生死得大自在，或坐着去世，或站着去世，或行走时去世，或身体倒立着去世。

[11] 淘汰：消磨习气，清除业习。

[12] 香林澄远禅师，云门文偃禅师之法嗣，汉州绵竹人，姓上官。将示寂，辞知府宋公瑄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这僧风狂！八十岁行脚去那里？”宋曰：“大善知识去住自由。”师谓众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讫而逝。

[13] 台州涌泉景欣禅师，石霜庆诸禅师之法嗣。曾示众云：“我四十年在这里，尚自有走作。汝等诸人，莫开大口。见解人多，行解人万中无一个半个……”

[14] 石霜，即石霜庆诸禅师，道吾宗智禅师之法嗣。瑞州九峰道虔禅师尝为石霜侍者。洎霜归寂，众请首座继住持。师白众曰：“须明得先师意始可。”座曰：“先师有甚么意？”师曰：“先师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万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庙香炉去，一条白练去’。其余则不问，如何是一条

白练去？”座曰：“这个只是明一色边事。”师曰：“元来未会先师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装香来！香烟断处，若去不得，即不会先师意。”遂焚香。香烟未断，座已脱去。师拊座背曰：“坐脱立亡即不无，先师意未梦见在。”

永嘉云：“体即无生，了本无速。”盖业业兢兢、念兹在兹，方得无碍自在。既舍生之后，得意生身^[1]，随自意趣后报^[2]，悉以理遣，不由业牵^[3]，所谓透脱生死耶！报缘未谢，于人间世上，有如许参涉交互^[4]，应须处之使绰绰然有余裕始得^[5]。人生各随缘分，不必厌喧求静，但令中虚外顺^[6]，虽在闹市沸汤中，亦恬然安稳；才有纤毫见刺，则打不过也^[7]。

[1] 意生身：指不假父母精血等缘，唯由心意业力所化生的无实质之身。又作意成身、意成色身。音译摩奴末耶。中有之身、劫初之人、色界、无色界及变化之身等均属此身。《杂阿含经》卷三十四云：“众生于此处命终，乘意生身，生于余处。”即将中有之身称为意生身。《中阿含经》卷四十三〈意行经〉则将色界初禅天到无色界之第四有顶天，皆称意行生。即谓色、无色之诸天为意生身。《毗婆沙论》卷七十则广列其种类，云：“从意生者，谓劫初人及诸中有、色无色界并变化身。”又，大乘佛教中，将界外的变易身称为意生身，乃指初地以上的菩萨为济度众生，依“意”所化生之身。此处的意生身当指菩萨依意所化生之身。

[2] 随自意趣后报：随自己的意愿去选取来世之身、土。

[3] 悉以理遣，不由业牵：舍生示生，完全由自己的理智、誓愿作主，不受业力的控制。遣，指令。

[4] 参涉交互：往来打交道。参，音cān，参差。交互，原作“交牙”，据《大正藏》第四十七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改。

[5] 处之使绰绰然有余裕始得：应对纷杂的世缘，自在无碍，游刃有余。绰绰，宽裕貌。

[6] 中虚外顺：内心空无执着和牵挂，外面随缘自在应物。顺，顺应。

[7] 意谓若有一丝一毫的分别取舍，即被尘缘所笼罩，不能从中透出。打不过，即打不透、打不出来。

138. 示禅人

“末后一句”都通^[1]穿过，有言无言、向上向下、权实照用、卷舒与夺，不消个勘破了也。谁识赵州这巴鼻^[2]？须是吾家种草^[3]始得。

[1]都通：从头到尾，彻底，全部。

[2]巴鼻：根据，来由，把柄，把捉处。

[3]种草：犹言佛种，意谓佛性之于人，犹如草木之含种芽，人人本具，故名。后专指能够延续佛法慧命之大根器者。

139. 示韩朝议

乃佛乃祖^[1]，直指此大法^[2]，于人人跟脚下洞照，如干日并出^[3]，但趣外奔逸久^[4]，不能自信有如是大威德光明，唯务^[5]作聪明、立知见，向业惑中，以谓出乎等彝^[6]，衒耀^[7]自得，向人间世所习，古今博究广观^[8]，谓穷极底蕴，殊不知萤火之光岂比太阳？所以古之奇杰之士、颖脱之性，就近而论，如裴相国^[9]、杨大年^[10]之侔^[11]，投诚^[12]放下，就宗师决择，划去浮尘知见^[13]，大彻大悟，始能超轶^[14]，与老禅硕德抗行^[15]，履践到临合杀、结角头^[16]，自解撒手，克证^[17]大解脱，岂小事哉？

[1]乃佛乃祖：即诸佛祖师。乃，你的。

[2]大法：指人人本具之菩提自性。

[3]并出：同时出现。

[4]但趣外奔逸久：只是因为背觉合尘、向外驰求太久了。

[5]唯务：只知道，一心致力于。

[6]向业惑中，以谓出乎等彝：本来是随顺生死之惑业而流转，却自认为已超出常伦，证到了生死涅槃不二的境地。彝，音yí，法度，常规。

[7]衒耀：同“炫耀”。

[8]向人间世所习，古今博究广观：仿效世间人读书，追求博古通今、博学多闻、见多识广。

[9]裴相国：参见第33信《示许奉议（庭圭）》第二自然段之注[19]。

[10]杨大年：参见第33信《示许奉议（庭圭）》第二自然段之注[20]。

[11]俦：音chóu，俦类，等，辈。

[12]投诚：归附，此指皈依佛教。

[13]划去浮尘知见：将一切烦恼、妄想、知见统统铲除干净。划，音chǎn，通“铲”，铲除。浮尘，又称客尘，指代能障碍自性光明的一切烦恼妄想分别知见等生灭法。

[14]超轶：超脱，不同凡俗。

[15]与老禅硕德抗行：其见地、行持与道高德重的宗门大德并行。抗行，并行，抗衡，不相上下。

[16]履践到临合杀、结角头：修行的功夫用到生死相交的关头。合杀，犹言结果、结局、收尾。结角，有两种组合用法，一称“结角罗纹”，原指手上的罗纹交错盘结处，宗门中指死路、绝路、走投无路、进退不得处，亦即生死存亡的转折点；一称“下梢结角”，指果熟蒂落，结局、结果。故“结角”有二义：一指关键、关口、盘根错节处，二指结局、结果。此处的“结角”，当指第二义。

[17]克证：圆满地证得。克，完成。

今既明敏^[1]不减前辈，平时学业才力迈往^[2]，于世路久之^[3]，虽知宗门有此段缘，谓“不出我所宗尚”，殊不著意^[4]。以夙昔大缘，相值欧峰^[5]，经年^[6]会聚，一闻举扬，即起深信，回光返照，顾^[7]人间世如梦如幻，随大化^[8]变灭，乃虚妄尔！唯此“千劫不坏、不移易，一切圣贤根本”，乃造物之渊源，印定自己^[9]，若一发明^[10]，七通八达，何往不自得^[11]哉？是知宿世亦曾薰炙^[12]，遇缘而彰^[13]，见于行事，岂非自信耶？然能自捡点^[14]，二六时中学佛法已是杂用心，则去却佛法^[15]，乃真净界中行李^[16]矣。但请依此，一切不杂，即纯一洞然，无爱憎，离取舍，不分彼我，不作得失^[17]，一切法坦然^[18]皆我家不思维处、净妙圆明受用之物尔！须令此心长时现前，不

堕沉昏，不生聪慧^[19]，入平等安闲寂静境界，那有恶作业缘、识情干挠^[20]得此本妙光明也？只恐临境界面前，都卢^[21]忘失，依前纷乱，则不堪^[22]也。

[1]明敏：聪明机敏。

[2]迈往：超凡脱俗。

[3]于世路久之：在世俗中混的时间长了。

[4]殊不著意：全然不在意。

[5]欧峰：江西云居山。

[6]经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7]顾：回首，回视。

[8]大化：指宇宙、大自然的运行变化。

[9]印定自己：意思是根据此法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此智慧德相不生不灭，凡圣齐等），在内心深处，确立决定的信心和观行。

[10]发明：开悟。

[11]自得：自在。

[12]薰炙：薰习。

[13]遇缘而彰：时节因缘一到便显现出来。

[14]捡点：同“检点”，考查，反省。

[15]去却佛法：放下对佛法的执着和有为修学。

[16]行李：行旅，引申为行履、行踪。

[17]不作得失：不要有得失之心。

[18]坦然：显然。

[19]聪慧：此指世智辩聪，即分别计度机巧之心。

[20]干挠：同“干扰”。

[21]都卢：全然，统统，都。

[22]不堪：犹言糟糕、不中用。

古人修行，亦只以自所证入，时中照了^[1]，截断尘劳，教活卓卓地^[2]，悠久^[3]三、二十年纯熟，超出生死不为难。著力在行处^[4]，不只空高谈说之而已。古云：“说得

一丈，不如行得一尺。”盖定慧之力回转业缘^[5]，正要惺惺^[6]地、勇猛果决，千百生中当受用其余^[7]。古人机缘语句，不必尽要会之，但一着分明，则着着如此，千变万化岂移变得渠力用哉？内心既虚，外缘亦寂；着衣吃饭，本自天真，不劳凋琢^[8]。若或立胜见、负我能^[9]，即祸事也。切须照管^[10]，勿作此态^[11]，由是可入无我、真实、平等、如如不动、不变、净妙清凉稳密田地矣。志公云：“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12]

[1] 时中照了：恒时看破放下。

[2] 活卓卓地：活泼泼的，超然自在。

[3] 悠久：长久，久远，此指长久地用功。

[4] 著力在行处：关键是要实际用功行持。

[5] 回转业缘：将生死之业缘转变成菩提妙用。

[6] 惺惺：清楚了。

[7] “千百生中当受用其余”一句，意谓若真实行履，不落空谈，勇猛精进，其功德力用，会使行人于后世千百生中仍然得其受用。其余，即“其余绪果报”。按：有不少人将“其余”二字，读作下句，恐不确。

[8] 凋琢：同“雕琢”，即有意为之。

[9] 立胜见、负我能：执着于建立一个胜妙见解，自恃我能，贡高我慢。负，依恃。

[10] 照管：即照顾好自己心念，不令落入我法二执。

[11] 此态：即前面所说的“立胜见，负我能”。

[12] 见《宝志和尚十二时颂》，《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

140. 示曾待制

禅非意想，道绝功勋^[1]。若以意想参禅，如钻冰求火、掘地觅天^[2]，只益劳神；若以功勋学道，如土上加泥^[3]、眼里撒沙，转见困顿。倘歇却意识、息却妄想，则禅河浪止、定水波澄；去却功用、休却营为，则大道坦然、七通八达^[4]。是故僧问石头^[6]：“如何是禅？”头云：“碌砖^[7]。”僧云：“如何是道？”云：“木头。”此岂意想、功勋所能辩哉？除非直下顿领、截流便透^[8]，则禅道历然^[9]；才拟作解，则千里万里。要是^[10]向来世智辩聪顿然放却、消遣令尽，自然于此至实之地自证自悟，而不留证悟之迹，翛然^[11]玄虚通达乃善。

马大师尝举《楞伽经》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乃云：“诸人要识佛语心么？只你如今语便是心，心便是佛。故云佛语心乃是宗也，此宗无门乃是法门。”古人大煞老婆^[12]，拖泥涉水^[13]。若一举便透，犹较些子^[14]；或穷研义理，卒模捺^[15]不着。

[1] 禅非意想，道绝功勋：禅离二边，当离心意识而参，道本无为，当无心而证。是故古人云：“无心体得无心道，体得无心道亦休。”又云：“无心道人

只如此，要得无心也大难。”此“无心”二字，乃入道之要径，然不可作无情之木石解会。意想，指识心分别。功勋，指有为有心之用功。

[2]掘地觅天：天空本来在头顶上，却向地下深掘寻觅，比喻所使用的方法与所追求目标背道而驰。掘，原作“掘”，通“掘”，今直接改作“掘”。

[3]土上加泥：意思是越弄越糟糕，转加污染。

[4]这句话强调，修行人当通过不断地休去歇去，离却妄想分别、思维计度以及二边对治、有所求有所得等有为心，达到无心而照、照而无心、一念不生的境地，大道自然现前，所谓“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断除烦恼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营为，即有为用功，指有所求、有所得、有二边取舍之用功。坦然，平直广阔，此处亦有明白显然、自然而然显现在前的意思。七通八达，指自在无碍。

[6]石头：指石头希迁禅师，青原行思禅师之法嗣。

[7]碌砖：石碾子（或石碾子）和砖块。碌，音liù。

[8]直下顿领，截流便透：截断分别意识之流，不容拟议思维，当下顿悟。直下，当下，不容拟议，不用拐弯抹角。截流，截断意识之流。

[9]历然：清晰貌。

[10]要是：主要是，关键是。

[11]翛然：超脱貌，无拘无束貌。翛，音xiāo。

[12]大煞老婆：犹言“太慈悲心切”。大煞，表程度，太、非常。老婆，即“老婆心切”，比喻诸佛菩萨、历代祖师慈悲心切，悯念众生，好比一位老婆婆对待她的孙儿一样，反复叮咛，千般晓示。

[13]拖泥涉水：即拖泥带水，比喻宗师在接引人时，因慈悲太过，下手太软，不干净利索，未能荡尽学人的文字知见，故云。

[14]较些子：差一点，差不多。

[15]模搥：同“摸索”。

141. 示宗觉大师

佛语心为宗^[1]，宗通说亦通^[2]。既谓之宗门，岂可支离^[3]、去本逐末、随言语机境作窠窟^[4]？要须径截超证，透出心性玄妙胜净境界，直彻绵密、稳审^[5]、向上大解脱、大休大歇之场；等闲^[6]虽似空豁豁地^[7]，而力用圆证不拘限量^[8]，千人万人罗笼不住。所以迦文老人久嘿^[9]斯要，三百余会略不明破^[10]，但随机救拔，候时节到来，乃于灵山露面皮拈出^[11]，独有金色头陀上他钩钩，谓之“教外别行”。若谳此旨，则威音已前漏逗了也^[12]。

点捡将来^[13]，虽随类化身、千般伎俩、万种机缘，无不皆是个^[14]一着子。此岂单见浅闻^[15]、存知解、堕机括^[16]者所测量？是故从上来，行棒、行喝、辊球、擎叉、吃茶、打鼓、插锹、牧牛、彰境智、据坐、掩门、唤回、叱咄、与掌、下踏，莫不皆于此^[17]。唯本色衲子自既了悟透彻，又复遇大宗师恶手段淘汰锻炼，到师子咬人、不随药忌^[18]、直截轩豁^[19]处，方可一举便知落处，如狮子入窟出窟、踞地返掷^[20]，何人可测量哉？

此门不论挹泥涉水、草里辊、打葛藤、眼麻眯三搭不

回者^[21]，唯是八面受敌^[22]、未举先知、未言先契，自然水乳相合，得坐披衣^[23]。养得纯熟，待霜露果熟，出头来^[24]便与么^[25]用，始合祖先本因地发行一周^[26]佛事。所以道：“要穷恁么事，须是恁么人；若是恁么人，不愁恁么事。”

[1] 佛语心为宗：佛陀所开示的无量方便法门，均不离“万法唯心”、“即心即佛”这个道理。马祖一日谓众曰：“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达磨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经》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夫求法者应无所求。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不取善、不舍恶，净秽两边俱不依怙。达罪性空，念念不可得，无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罗万象，一法之所印。”

[2] 宗通说亦通：已经通达宗门的旨、超证第一义谛，谓之宗通；复为他人随机说法，晓示未悟，谓之说通。永明延寿禅师讲，为宗匠者，须宗说双通，宗通自修行，说通示未悟，说通当以宗通为根据。

[3] 支离：不明真相，偏执一端，残缺不全，虚妄不实。

[4] 随言语机境作窠窟：将语言公案当作实法来执着，安住在上面，自塞悟门，自作障碍。机境，机缘公案。窠窟，动物的栖身之所，比喻牢笼、束缚。

[5] 稳审：稳妥，谛当，真实可靠。

[6] 等闲：寻常，平常。

[7] 空豁豁地：空荡荡的，心中无事，无牵无挂。

[8] 不拘限量：不可限量，不可思议。

[9] 嘿：同“默”，沉默，不说话。

[10] 三百余会略不明破：佛陀说法虽然多达三百余会，因机缘未到，暂且不将宗门的旨说破。略，暂且。

[11] 露面皮拈出：真实地毫无保留地呈示给人看。露面皮，意思是说出自己真实的本怀、提示事物真实的本来面目。

[12] 此句意思是说，如果证得了宗门的旨，明白了涅槃妙心本自具足，本不生灭，远离二边之相，此时，说个“此涅槃妙心在威音王佛以前就已具足”，已是落二落三、多余无用的了。威音，即威音王佛，乃过去庄严劫最初之佛，此佛出世以前为绝待无限之境界，故禅家多以威音王佛出世以前称

为威音那畔，以示学人向上探解之境界，或点醒学人自己本来之面目，其意与“父母未生以前”、“天地未开以前”等语相同。漏逗，失误，露破绽，丢丑。

[13] 点检将来：细细考查起来。检，多作“检”。

[14] 个：这。

[15] 单见浅闻：犹言见识短浅，孤陋寡闻。

[16] 堕机括：落入思维分别计度中。机括，计谋、心思，此指思维心、机巧心，与“直心”、“实头（老实）”相对。

[17] 此处所列的“行棒”、“行喝”等十多种行为，皆是过去明眼宗师接引学人的方便手段，旨在使学人当下死却分别心、驰求心、机巧心，契入本具的无为无碍的妙明真心。“吃茶”的“茶”，《卍续藏经》本作“茶”，误。

[18] 不随药忌：比喻自在无碍，随心所欲。药忌，服药期间，根据所服之药的药性，严格禁止食用某种食物，这种食物称之药忌。

[19] 轩豁：气宇轩昂，卓尔不凡。

[20] 返掷：同“返蹶”。

[21] 这句话的意思是，宗门下反对落在文字知见中，反对住在思维计度中，反对坐在黑山鬼窟中无知无觉，认为这些都是与大道相背离的生死业行。不论，不讲，不主张，反对。挹泥涉水，据上一则《示曾待制》（第140信），当为“拖泥涉水”，即拖泥带水，比喻宗师在接引人时，因慈悲太过，下手太软，不干净利索，未能荡尽学人的文字知见，故云。辊，同“滚”。打葛藤，指在文字公案中思维计度。眼麻眯三搭不回，指坐在禅床上，迷迷糊糊，任别人推他、碰他，都没有反应。眼麻眯，双眼微闭，迷迷糊糊的样子。搭，击，打。

[22] 八面受敌：此指寂寂惺惺，周应万物，圆通无碍。

[23] 得坐披衣：指大事已明，可以披衣升座，说法接众。

[24] 出头来：指出世说法度生。

[25] 与么：如此，这样。

[26] 一周：循环一遍，一圈。

后 记

2005年5月，《大慧宗杲禅法心要——大慧尺牋校注》与读者见面之后，编者随即全身心地投入《圆悟克勤禅法心要》的校注工作，原计划在当年底或2006年春，完成此项任务。快进行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净慧老和尚突然来电话，让我集中精力，尽快将《禅一百期合刊》编印出来，之后又让我接着编辑《虚云和尚全集》，这一晃，三年过去了。2009年春，当我正准备重新拾起《圆悟心要》的时候，老和尚又让我编辑《柏林禅寺志》，没想到，又一个三年过去了。这期间，我清楚地记得，老和尚曾两次给我打电话，问我要《圆悟心要校注》，我每次只好支支吾吾地回应道：“惭愧，我还没有完成……”

2011年秋，净慧老和尚组织生活禅系寺院的主要负责人及护法居士，在湖北黄梅老祖寺召开座谈会，提出了编辑出版《正法眼系列丛书》的计划。《圆悟心要》一书，亦被纳入这一计划当中。于是，《圆悟心要》的校注工作又被重新拾起。原计划在2013年农历八月老和尚生日之前，将《禅宗六代祖师传灯法本》、《马祖五家语录》、《五宗七

家语录》、《大慧宗杲尺牍校注》、《圆悟心要校注》等书一起印出来，作为生日献礼。可是，万万没有料到，2013年4月20日谷雨节那天，老和尚突然示寂。一时间，生活变得格外纷乱起来。直到年底，我终于可以安静地坐在书房里，专心地做校注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了却了这桩“宿债”。在感到轻松的同时，内心也有几分感伤：“再也没有机会将此书呈给先师了……”

《圆悟心要》一书的重要性，就不必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初入禅门的人，要读懂这本书，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原因有三：

一、本书之开示，立足于宗门的圆顿知见，直趋向上一路，“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扫一切文字知见，令人住无住处。这与世间人的阅读习惯——不断地思维分别领解，并希望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或者有一个可靠的结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所以，初次接触此书的人，可能有一种如读天书的感觉，不知所云。

二、本书援引了大量古人接机之公案，且大多是片言只语，并非全貌。不要说那些不熟悉禅宗历史和语录公案的人感到茫然无措，就算是老参上座，也未必能一一详其出自，明其落处。

三、本书之开示中，出现了大量宋代的日常口语和丛林习语，这些语汇及释义，现有的工具书一般极少收录，即便像《唐五代语言词典》、《宋代语言词典》这样专业性极强的断代词典，也很难找到它们的踪影。

因此，除非是简单地不求甚解地浏览，若真想透过文字，明白其背后的归趣，不经过一番文字义理上的考据和

疏通，是很难品尝到其中的法味的。而且这个工作非常枯燥和琐细，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是人人都能承当而且愿意承当的。

十多年来，编者一直在地方佛学院任教。出于教授《禅宗典籍导读》课程的需要，编者一直在尝试做一些基本禅典的文字疏通工作，希望能给后来者带来方便。

由于编者学识有限、修证不精，本书之注解，或有不少失当之处，敬请具眼方家指正。

本书修订完稿于2014年夏。此次编辑出版，得到柯湘老师的倾力相助，在此深表谢意。

岁次丙申初冬
明尧居士谨志于北京三省堂

